

## 序

格·魯勃卓娃

一九五四年，在威尼斯舉行的一次展覽會上，特別有力地顯示了意大利現代進步畫家爲現實主義而進行的激烈鬥爭。這次展覽會雖然沒有邀請一些最著名的現實主義畫家參加，但僅就展出的不多幾幅現實主義的繪畫來說，也證明了現實主義藝術的不斷成長和壯大，同時和那些超現實派的形式主義的作風形成了顯著的對比。

在那些現實主義的畫幅中，最突出的是卡羅·勒維的一套描繪路甘尼亞農民生活的組畫。卡羅·勒維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不是完全沒有曲折的。天才的畫家對農民文明自有一套獨特的概念，從而把農民日常生活的缺點賦予了某種理想。一九五四年展出的這套組畫（根據一般的看法，這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幾乎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證明了他創作中的現實主義的鞏固和成長。

這套組畫是畫家被法西斯當局放逐到路甘尼亞以後，居住在那裏的一年中，開始構思和局部實現的。

基督不到的地方，他這部被譯成許多歐洲文字的名著，就是敘述這一年的流放情形。

卡羅·勒維在一九〇二年生於都靈。他遠在醫學院求學時，就對繪畫藝術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爲了獻身於藝術，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幾乎立刻就放棄了醫學。

這位積極的反法西斯戰士曾於一九三四年被捕，出獄後，又於

一九三五年被捕。經過幾個月的監禁，被判處三年流刑，放逐到路甘尼亞去。

卡羅·勒維從法西斯政府慶祝攻佔亞的斯—亞貝巴的大赦中釋放出來以後，就僑居法國，在那裏，他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被迫回到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再度被捕，直到法西斯政府垮台以後，才獲得解放。現在他住在羅馬，担任意大利自由雜誌的編輯。

基督不到的地方這本特寫集，是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一段艱苦而陰暗的日子中寫成的。畫家從法蘭西回國以後再度被捕，在監牢裏，他總是不由自主地回憶着那被流放的慘痛的一年。

“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關在屋子裏，愉快地在回憶中重遊了那個世界——那個爲風俗和憂患所束縛的、與歷史和國家相隔絕的、永遠忍氣吞聲的世界。”

卡羅·勒維就這樣產生了這部著作的構思，他敘述出自己對意大利人民的熱愛和對法西斯制度的強烈仇恨。

基督不到的地方這本特寫集，描寫着卡羅·勒維一年的流放生活。

作者描述的是意大利南方一個偏僻的角落——小小的加里亞諾村。儘管如此，作品所描寫的面仍然極其廣泛，並且以加里亞諾村的例子說明了整個法西斯意大利的面貌。

卡羅·勒維給自己創立了兩種文明的概念——並存於意大利的都市文明和農民文明。一如他稱之爲“神權政體”的都市文明，在法西斯制度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

在卡羅·勒維看來，法西斯制度是墮落的、不文明的、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依賴着人民生存，在上司面前戰戰兢兢，雖然在極小的地區，它也千方百計地妄想竊取政權，力求在掠

奪勞動人民的同時，達到相應的順利。

卡羅·勒維認為法西斯國家僅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巨大的官僚機構等等，它頒佈一些殘酷而荒謬的法令，但是這種法令好像硬要播種在不適宜的土地上的小麥一樣，在那裏根本不能生長。

雖然卡羅·勒維沒有揭穿法西斯制度的階級本質，但是，作為一個熱愛祖國人民和痛恨人民敵人的真正的藝術家，他却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表現力令人驚訝的、諷刺性的法西斯意大利的景象。

格拉沙諾和加里亞諾是路甘尼亞的兩個村落，卡羅·勒維曾經被流放到那裏，並在那裏居住了一年，無論在平日或節日中，反映在讀者眼前的這兩個村莊，都是一片終年灰白、土崗綿延的荒涼景象。

路易·馬加隆領導着加里亞諾，這位村長不學無術到這種程度，以至認為蒙坦恩是法國革命的活動家，把一封普通的商業書信當作秘密陰謀的密碼文件。他相信一些咒語、迷魂藥草和魔術。這位村長領導着加里亞諾村國民教育的整個組織，他自己是教師；他的妹夫（法西斯黨的書記）、他的父親和他妹妹的公公，都是教師。教師當中有一個可憐的酒徒，常常喝得醉醺醺地來上課，於是他的粗野的喊聲在全村都可以聽見。村長本人在教課的時候坐在陽台上，抽抽煙，和過路人聊聊天。一些學生們呆着，唐·路易爲了維持紀律，把手中的長竿子穿過窗戶，用熟練的手法打擊學生們的手和腦袋。

奇怪的是，有許多學生讀了幾年書，還是文盲，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會寫。

在法西斯制度下，就是這樣推行着人民義務普及教育。

保健事業的組織也是那樣黑暗。城市醫生米里洛大夫是一個昏聩的老古董，假使他以前有些醫學知識的話，現在一點都不剩

了——他甚至連簡單的包紮和注射也不會做，於是就用奎寧治療所有的病人。另一個醫生，基比里斯科，把自己的職業看作是有利於自己的、對農民徵收捐稅的封建權益，不管治療是否對病人有幫助。他認為不要他醫治的農民都是沒有盡納稅義務的犯人，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一心希望他們早些死亡。但是，照卡羅·勒維敏銳的觀察，死亡的情況並不那樣多，“因為即使要弄死一個人的話，也需要一知半解的醫學常識。”基比里斯科的兩個姪女，兩個未曾受過任何醫學教育的姑娘，由於他的愛顧，在藥房裏支配着一切。她們認為反正任何藥粉都適用，因此也不願爲了分量和準確配方來麻煩自己。

顯然，農民們不願意買藥，也不會去請教這一類的醫生。

卡羅·勒維來到村上以後，農民們就信任地請他看病，同時把他看作是不願諂諛“羅馬的傢伙們”的不幸的夥伴。

於是，他忘我地爲農民治療，和瘧疾進行鬥爭，並且作爲一個真實的人，他終於決定呼籲省政府的當權者，要求履行他們的無可推卸的責任。

他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列舉了各種必要而最簡單的撲滅瘧疾的辦法。

但是，地方當局對人民的疾苦絲毫不感興趣，他們把農民們當作牛馬看待；省城馬台拉有兩萬多人住在貧民窟裏，而且毫無例外地都染上了瘧疾，這事實一點沒有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認為格拉沙諾的一些真實醫生和瘧疾進行鬥爭的試圖，不過是一種古怪的行爲，因此一點也不幫助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卡羅·勒維的報告只可能有一個結果。馬台拉的官員們唯恐這個流放醫生的聲譽增高，索性就禁止他行醫。

他們一方面讓農民們仍舊處於無醫無助的狀態中，讓孩子們

死亡，讓瘡疾產生更多的貧困，一方面又禁止流放者的“有害”影響，於是統治當局便可以繼續進行對他們“有利”的活動。

每一個小村落裏都進行着尖銳的爭權奪利的鬥爭。

太太們相繼當上暗探，一封接着一封的告密信，隨便亂寫，造謠誹謗。包庇提拔、巴結上司、趨炎附勢、以及相互間野蠻的迫害，都盛極一時。

流放的藝術家兼醫生卡羅·勒維所居住的加里亞諾村，它的政權完全操縱在村長馬加隆一家人的手裏：路易·瑪加隆又是這個村子的教育領導人，他的妹夫是法西斯組織的書記，他的舅舅是村上的醫生。警察局局長是他的賭伴和酒徒，他所以到這個偏僻的地方來，只爲了給自己積聚財富。他具有徵收罰金的各種特殊才能。他們在村民那兒奪去最後一匹馬和最後一瓶橄欖油作爲稅款和罰金，於是在幾年當中，局長就積聚了四萬里拉的財富，當他認爲村上已經搶劫光了的時侯，就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繼續進行對自己有利的事業。

村長把間諜活動和警察監視當作自己主要的責職，他非常樂意地幹着這種工作，他拆閱流放者的書信，甚至抄錄這些信件，禁止他們個人之間的往來。

他傲慢地宣稱，他是被認爲當權代表人物中最年輕、法西斯思想最濃厚的人，爲了保持這種聲譽，他展開了瘋狂的活動。

遇到任何事情，他就驅使村民們到村公所去開大會，發表兩個鐘點的演講，談論羅馬的偉大。他頒佈一些問題“畜類交通”的荒謬法令，這種法令有助於他向村民們無限地徵收罰金。他不關心修築一座倒塌的橋梁，却在廣場中心建造一個巨大的鋼骨水泥的廁所，那種廁所任何人也不去使用，並且也不可能使用，因爲村上沒有給水系統，沒有衛生設備。他無恥地宣稱，說什麼全村生活富

裕，本地濟貧名冊上一共只登記着五個居民。

法西斯當局的活動和他們整個醜惡世界，正如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的迷網，這個骯髒圈子裏的趣味就是卑鄙的色情、懶散倦怠、無能和貧困。

與這一切相對立的是農民們的世界，卡羅·勒維以滿腔熱愛和真摯的內心痛楚給我們指出那種普遍的貧窮，和農民在貧瘠的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可怕景象，這整個是“永遠屈從和絕望的世界”。

卡羅·勒維在農民中間所看到的一切誠實、真正的人性、熱愛勞動、崇高和正義等品質，在鄉紳們中間早就消失了。卡羅·勒維和農民們有了真正的友誼，從那些常到他這兒來的小孩子起，直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們；他們不僅器重他，認為他是一個自我犧牲的醫生，不幸的流放難友，還認為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們沒有把鄉紳們當作真正的人，只把他們看作是那些敵對的羅馬的惡勢力的代表，這些人活在世界上，只爲了向農民們徵收過分的稅捐，剝奪飢餓的孩子們的最後的一點東西和驅使青年人走上戰場。

在一八七一年，意大利統一以後，社會生活中立刻出現了一個所謂“南方問題”，北意大利迅速地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雖然國家沒有原料資源，而且巨大的債務還高壓在它的身上。農業的南方，特別是屬於法蘭西皇朝的土地，仍是一片荒涼。在統一後的年代裏，一直存在着非常尖銳的南意大利問題，關於減輕農民生活負擔的某種必要措施的問題。南方還保持着封建殘餘，土地屬於大地主所有，大部分居民過着窮困的日子，渴望着移居到美國去。弗·依·列寧在說明意大利僑民時寫道①：

“所有這些人簡直就是被飢餓所迫、從自己的國家裏跑出來的

---

① 引自“意大利的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1卷，826頁。

叫化子，更確切地說，所有這些人都為各個工業部門提供了最廉價的勞動力，他們都居住在歐美都市中最狹窄、窮困、骯髒的區域裏。”

法西斯分子上台以後，他們偽善地聲稱，南方問題並不存在，並號召僑民們回到國內來。卡羅·勒維十分明顯地揭露了這種虛偽的號召和惡意的宣傳。

一九五四年間，經濟消息上登載了一張“意大利地區貧困分佈圖”，在這張圖表上，卡拉勃里亞和路甘尼亞的貧困標記特別顯著，根據雜誌報導，那裏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七是乞丐。

由此可見，從十九世紀以來，情況一直沒有改變。

卡羅·勒維把這種暗無天日的貧困景象繪成鮮明的圖畫，只回憶一下藝術家和他的姊姊逗留過的省城馬台拉的一段描寫就夠了。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的，是一個像旅行雜誌上所介紹的“美麗城市”。沼地對面的小溪向深澗的谷底淙淙流着，這是一個傳染瘧疾的真正溫床，人們就在這深澗的陡壁上挖掘了窰洞，亮光只能從門裏透進去，而有些窰洞裏連門也沒有，只是頂上有一個窟窿，只好順着梯子下去，每一個這樣的窰洞裏都住着整整一家人。人們和牲口一起坐在地上。瘧疾、砂眼、丹毒和癌症到處傳播。兩萬人就是這樣生活着。

小小的加里亞奈洛村使作者聯想起中世紀“無奇不有的底層”，他在那裏看到的情形也是這樣可怕。

在加里亞諾，人們住得比較好些，也就是說，居住在唯一的房間裏，但是也沒有窗戶，全家都住在這裏面，牲畜躺在地上，一家人睡在一張很大的床上，吃奶的嬰孩懸在床上的搖籃裏晃盪。

農民們過的生活和他們的祖先們一樣。都市的文明沒有觸動路甘尼亞的面貌。基督不到的地方這部作品也沒發行到路甘尼亞

去，任何文化事業根本不到這些地方。

卡羅·勒維給我們描述這個一貧如洗、千辛萬苦的昏暗、陰沉、閉塞的世界時，他覺得這世界有一個“殘暴的魔力”。所以卡羅·勒維除了那些具有巨大力量的現實主義繪畫以外，還寫一些自然主義的作品，竭力指出路甘尼亞的農民們像畜牲一樣本能地生活着，竭力說明都市文明不能影響，而且也不可能影響他們。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到美國去，在那裏居留幾年，回來時還是和去的時候一樣。這些美國式的農民很快地就忘掉那些習慣，忘掉英語，他們並不覺得可惜，於是便跟那些從來不曾離開過路甘尼亞的人們沒有什麼區別了。卡羅·勒維由於深惡法西斯制度的都市“半文明”，試圖使路甘尼亞的“農民文明”理想化。恰如繪畫中一樣，卡羅·勒維常常遵循着他的兩種文明的理論，在自己的文章中欣賞着他認為只屬於農民文明的一切。他把迷信和民間魔術編成詩歌，他時常因為這些作品難於理解而感到遺憾。他的眼中既沒有鬼怪，也沒有天使，而各種咒語和藥草對他都不起作用。

這樣，基督不到的地方這本書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這是一部深刻而真實的作品，徹頭徹尾地揭露了法西斯制度和它的反人民性，並以鮮明的形象指出意大利農村的絕望的貧困。另一方面，作者的有時可爭論的政治觀點在書中得到了反映，他在“南方問題”上獨特的見解，未必可以獲得一致的同意。

藝術家談述到農民們的馴順是有限度的，如果一旦觸動他們內心的本能的正義感時，憤怒的抗議就會自動爆發，這是正確的。

這種自然的力量早在十九世紀就爆發了，以燒毀村公所和殺掉兩三個特別可恨的地方當局的代表而告終，接着一些主犯默默地走進牢獄，一切才恢復舊有的軌道。

但是，在現今的意大利，雇農們爲自己的人權而進行的鬥爭更



具有組織性了。

現代意大利的傑出的進步畫家勒維，也是一個傑出的作家。

假如卡羅·勒維不是用語言，而是用彩色把這一切描繪出來的話，那麼路甘尼亞的如畫的風景，白色的格拉沙諾、馬台拉、加里亞諾的曲折街道和許多深刻的描寫，都會歷歷出現在讀者眼前。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彷彿又看見了經濟消息上登載的“貧困分佈圖”，有才能有智慧的、誠實的意大利人民，爲反對一切必然滅亡的法西斯主義的繼承人而進行的鬥爭，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不到的地方是一本有意義的書，是蘇聯讀者所需要的。

(金克銘譯自1955年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基督不到的地方俄譯本序)

# 基督不到的地方

卡羅·勒維——畫家、醫師、作家——由於堅貞不屈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在阿比西尼亞戰爭爆發時期（一九三五年），被流放到意大利南部路甘尼亞區的一個荒涼的小鄉村。到今天為止，這個地區不但對於遊歷者，而且對於極大多數的意大利人，都是完全生疏的。下面就是勒維在該區生活的印象記。

## 第一章

許多年過去了——戰爭的年月和人們稱之為歷史的年月。我在命運的衝擊之下，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還不能實現我離別時許下的諾言，回到我的農民們那兒去；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來了却這樁心願。可是，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關在屋子裏，愉快地在回憶中重遊了那個世界——那個為風俗和憂患所束縛的、與歷史和國家相隔絕的、永遠忍氣吞聲的世界——回到了那個找不到舒適和安慰的地方；那兒的農民在貧瘠的土地上過着一成不變的生活，永遠貧困，經常受着死亡的威脅。

“我們不是基督徒，”他們說。“基督來到伊波里，就猛然停住了。”照他們的說法，“基督徒”就是“人”的意思。我時常聽到他們反覆說着這句幾乎是成語的話，也許這只是一種絕望的自卑感的表現。我們不是基督徒，我們不是人；人家不把我們當作人，只當作畜牲；當作負重的牲口，或者比牲口更不如的荒野裏的動物。然而，不管好壞、不管是像天使還是像魔鬼，他們至少還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一個天地中；可是我們却必須服從地平綫以外的那個基督徒的世界，受到它的牽累，並且常常和它相提並論。不過，這句話裏還有一種更深刻的意義，而且，以它的象徵性來說，這句話是符合實際的。基督確實來到伊波里就停住了。公路和鐵路通到那裏之後，就離開了薩來諾海岸，轉進了路甘尼亞的荒蕪地區。基督從來沒到過這麼遠的地方，時間、個人、希望、理智、因果關係和歷史也都沒有來過。基督從沒來過；正如羅馬人從沒來過一樣，他們只滿足於守衛公路，不再深入山區和森林地帶；也像希臘人一樣，

他們僅在大蘭多灣附近繁殖滋長。西方文明國家的開拓者裏面，誰也沒有把他對時間的感覺、對國家的崇敬、或者那種生生不息的活力帶到這個地區。除了以敵人、征服者、或者不了解情況的旅客身分而來的之外，沒有人到過這地方。如今，農民們辛勤地春耕秋收，正和紀元前三千年的情況完全一樣；人類或神靈的訊息從不會到過這個常年貧苦的地區。我們講一種不同的語言，在這兒我們的話就沒有人懂得。最偉大的旅行家從來不會超越他們自己世界的境域；他們踏過了他們自己靈魂的道路，踏過了善和惡、道德和贖罪的道路。基督一度降臨到希伯來道德法則的地獄中，爲了及時把它的大門打開，再把它們永遠封閉起來。可是基督却不到這個陰暗的地區來——這地區既不知罪惡，也不知贖罪，沒有道德上的邪惡，只有永恆的人世的痛苦。基督就在伊波里止步了。

## 第二章

八月間的一個下午，我乘着一輛吱吱嘎嘎的小汽車到達了加里亞諾。我帶着手銬，由兩名健壯的、毫無表情的、褲子上縫着紅條子的官員押送。我無可奈何地到了這裏，準備接受最壞的遭遇；因爲命令突然下來，迫使我離開了格拉沙諾；當時我住在那裏，開始認識到路甘尼亞區域的面貌。開頭是非常艱苦的。跟附近所有的鄉村一般，格拉沙諾也是童山頂上一條白色的地區，彷彿荒涼沙漠中一個虛幻的小型耶路撒冷。我挺喜歡爬上村裏最高的地點，到那風雨剝蝕的教堂去，在那裏，一眼望去，能夠看到一片無邊無際的地方，周圍的景色完全一模一樣。這時候，你彷彿置身於一片單調的、沒有樹木的白茫茫的海上。還有其他的村莊，顏色也是灰白的，遠遠地分散在各個山頂：伊新那、克拉可、蒙太爾朋諾、薩蘭德

拉、比斯蒂切、格羅多爾、費侖狄那，這些以前盜幫出沒、營爲巢穴的地方；視野之外就是海洋和美太邦多、大蘭多了。我覺得我已經逐漸了解這個不毛之地所蘊藏的優點，而對它起了好感；我不想改變這種看法。我生性敏感，別離使我痛苦，由於這個緣故，我對自己今後必須適應和生活下去的新村子就有了一些敵意。我期望從一個地點旅行到另一個地點，期望有機會遊歷那些聞名已久的地方，並且在腦海中構成了一幅羣山環抱的巴森托山谷的圖景。我們經過一個斷崖，一年以前，格拉沙諾村的樂隊在亞塞都拉廣場上演奏完畢，深夜返家的途中，就在這個地點失蹤了。打那晚起，死了的樂隊隊員半夜裏在斷崖腳下聚會，吹起號角，使路過的牧羊人陷入極度的恐怖。可是我們是在大白天經過；陽光燦爛，來自非洲的熱風烤炙着大地，崖下的荒地上沒有絲毫聲響。

在地勢比較高一點的聖馬羅堡，我看到矗立在村子外圍的旗杆，歷年來這上面掛着盜幫的首級，暴露示衆。之後，我們進入了亞塞都拉森林——這是目前遺留下來的極少數幾塊森林地之一，而以前整個路甘尼亞曾是一個森林區。“名不副實”這句老話到今天還是正確的，因爲路甘尼亞，這個含有“森林地”的意義的地名，其實却是相當光禿的。我終於再看到了樹木和青蔥的叢林、綠油油的青草，並且聞到樹葉的芬香，簡直像是置身仙境了。這裏曾是盜幫出沒的區域，旅客們即使在今天經過這兒，只要一想到盜幫的事蹟，就會產生一種揉合着恐懼和好奇的感覺。但是這區域相當狹隘，當我們向斯的里亞諾進發的時候，它很快就落到我們身後去了。馬克——那隻古老的烏鴉——幾世紀以來，老像斯的里亞諾的守護神似的，展開着它的黑翅，停在村裏廣場上的鵝卵石上。再過去，我們開始進入沙羅河的峽谷，那兒有白石構成的河床和一個以生產“科隆那公爵”良種橄欖樹著名的小島；波里也斯的盜幫在

開往波頓查的途中曾在這個島上消滅掉整隊的“狙擊手”。到達十字路口，我們就離開了通向亞格里河谷的大路，轉向左面一條新築的小道上去。

再見吧，格拉沙諾；再見吧，只能在遠地遙望和存在於想像中的地方！我們已經翻過山頭，直奔加里亞諾——不久前，這裏還是一個車輪從未輾過的地方。道路到加里亞諾也終止了。它給我的印象是不很愉快的。乍一看，這村子簡直不成其為村子，只是一簇零零落落的白房子，雖然簡陋，却略微有一點孤芳自賞的神氣。它不像別的鄉村那樣座落在山頂上，而好像是坐在一個不整齊的馬鞍上，從風光如畫峽谷中聳立起來；我初次看到它的時候，覺得它並沒有那種足以象徵這個地區的嚴肅可怕的外貌。我們進村的入口處，有幾株樹和一块草地；就是這種柔和的景象使我感到不快。我現在已經習慣於格拉沙諾那種荒涼而悲慘的冷酷，它那滿是裂痕的土牆和神祕而令人神往的寧靜。籠罩着加里亞諾的鄉間氣氛在我看來，也和附近地區的情調格格不入，因為這個地區根本不像個鄉村。再說——這也許是由於自己的幻想——我的流放地竟不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地點，而是一個展開的、甚至是迎人的環境，這一點使我感到不合情理。對於一個囚犯來說，帶有浪漫氣息的裝着粗鐵柵的牢房，或許比一個外表正常的房間能給他更大的安慰。可是，我的初步印象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

我被押下車子，移交給村公所的一個辦事員；他穿着運動短外套、瘦削、半鬚，黃黃的臉上長着一把黑色的山羊鬚。我被帶去見過村長和警察局的官長，並和急於趕路的押解人員道別以後，我獨個兒站在道路中間。這時候，我才發覺剛才沒有仔細觀察這個村子，因為這個村子像一條毛蟲似的彎彎曲曲地盤繞在它僅有的一條道路的兩旁，這條路又順着兩個峽谷之間的狹長山脊突然下降；

再沿着另外兩個峽谷忽上忽下地延伸過去，最後突然終止。我認爲自己最初見到的鄉村景色，到這裏就不再看到了。每一個轉角的地方都有陡削的白土山坡，房屋像懸掛在半空似地依附在上面；周圍是更多的白土，草木不生，因而被侵蝕得滿是洞穴和土墩，像月球的表面一般。幾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搖搖欲墜地架在懸崖上面，牆壁坼裂，普遍地顯示出不牢靠的樣子。門戶上釘着黑色的三角形小旗，有的還新，有的經過雨打日晒，褪了顏色；因此整個村莊像是在服喪掛孝，又像是萬靈節<sup>①</sup>的打扮。以後我才知道，凡是家裏死了人的，按照風俗得在門口掛上這種黑旗，讓它經年累月地掛在那兒，風吹雨打，爛掉爲止。

正確的說來，村子裏沒有店舖，也沒有旅館。村公所的那個辦事員指點我到他的寡嫂那兒去，她有一間房，可以接待偶爾來這裏的外客，還可以供應膳食，直到我自己找到了住處爲止。她的房屋靠近村子的入口，離開村公所只有幾步路。我也沒有仔細地看看我的新居，就帶着行李和我的狗——巴隆尼——走進寡婦家的釘着黑旗的門子，先在廚房裏坐定下來。

空中是一片黑壓壓的、數以千計的蒼蠅，牆上還有幾千隻；一條老黃狗帶着無限膩煩的神情躺在地板上。寡婦的蒼白的臉上呈現出類似的膩煩和一種厭惡的樣子——一種由於冤屈和悲慘經歷而產生的表情。她是個中年婦人，打扮得不像農民，而像富有人家的太太，頭上還蒙着黑紗。她的丈夫是三年以前橫死的。一個懂巫術的農婦用春藥把他迷住，使他成了她的情人。他倆生了一個小孩；那時他想割斷這種罪惡的關係，結果她下了毒。他的病是長期而神祕的；連大夫也診斷不出來。他的體力逐漸衰退；臉色發

---

<sup>①</sup> 萬靈節(All Souls' Day):十一月二日,天主教祭祀亡靈的節日。



黑，最後皮膚變成了古銅色，又轉為黑色；他終於死了。他遺留給他妻子的只有一個十歲的孩子和極少的錢，因此她只得出租一間餘屋。她的地位介於農民和鄉紳之間，她表現了農民階級的貧困和鄉紳社會的風度。孩子被送到波頓查的神學校去念書。當我到達的時候，他剛好放假在家。他是個靜默、溫和、聽話的少年，早已受到宗教教育的陶冶，頭剃得煞光，身穿一套灰色校服，鈕扣一直鈕到脖子那兒。

我在寡婦家的廚房裏待了不多久，正想開口問問有關本村的情形時，外面忽然有敲門聲；一羣農民胆怯地問說能不能進來。他們大約有七八個人，頭戴黑帽，黑色的眼睛中有一種不尋常的嚴肅。

“您是剛來的那位大夫嗎？”他們問我。“請您立刻來一趟吧，有一個人快不行了。”

他們已經從村公所那兒獲悉了我到達的消息，並且聽說我是個大夫。我告訴他們，我確實是個大夫，可是我已經多年不行醫了；同時村裏一定還有別的大夫，因此我必須拒絕他們。他們回說，這兒沒有大夫，而且他們的朋友快要死了。

“難道村裏竟然沒有大夫嗎？”

“一個也沒有。”

我感到非常窘迫和遲疑，脫離了醫學界有這許多年，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對付得了。可是我又怎能拒絕他們的請求呢？他們中間有一個白髮老頭走近我身旁，抓住了我的手，像是要吻它似的。我立刻抽回手，羞愧得臉都紅了。以後的一年中，當別的農民也有同樣的動作時，我曾不止一次地有過同樣的感覺。這是一種懇求的方式呢，還是封建制度的殘餘？我終於站起來，跟他們一塊兒去看病人。

那地方很近。病人躺在門邊一個類似担架的東西上，身上的衣服都齊全，穿戴着鞋帽。房間裏很暗，我依稀可以看出在啜泣的婦女們。一小羣男人、女人和孩子，從街上跟着我走進屋裏，在我身邊站成一個小圈子。從他們斷斷續續的話中，我推斷他們曾經用驢子把這個病人馱到十五哩路以外的斯的里亞諾去看醫生，剛送回家的。他們說，斯的里亞諾雖然有大夫，可是他們不是善良的基督徒。那兒的一位大夫吩咐病人回家等死好了。現在他回來了，我應當想想辦法，救他的命才是。可是他已經奄奄一息，我也無能為力。我在寡婦家裏找到的針藥是不頂事的；但是爲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我無望地試着挽救他的生命。他患了極嚴重的瘧疾，熱度已經超過了最大的限度，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他軟綿綿地躺在担架上，面如土色，呼吸困難，說不出話，朋友們則在他身邊號哭。沒多久，他就死了。圍在旁邊的人閃開了一條路，讓我出去，我獨個兒走到廣場上；那兒的視界豁然開朗，可以望到聖阿克安琪羅那方向的山脊和峽谷。夕陽快落到卡拉勃里亞山後去了，陰暗逐漸籠罩下來，農民們沿着在粘土中開出來的小道，慢慢地各自回家；遠遠望去，他們顯得更矮小了。

### 第三章

這裏的廣場其實只是村裏唯一的街道上略微寬闊一些的平地而已，上加里亞諾——村裏比較高的區域——到這裏就終止了。再過去，先有一段短短的上坡路，然後坡度又開始下降，經過了另一個較小的廣場，就是下加里亞諾——它一直到地層崩場的邊緣爲止。房屋都座落在大廣場的一邊，另一邊則是一堵矮牆，圍着那個名叫“狙擊手之墓”的懸崖；因爲很早以前，一個從比特蒙脫俘獲的

狙擊手會被盜幫從這裏摔下崖去。

是黃昏時分了，烏鴉從天空飛過，鄉紳們照例來到廣場上聊天消遣。每天這個時候，他們在這裏踱來踱去，有時他們停下來坐在矮牆上，背對着夕照的陽光，同時抽着廉價的香烟，等候夜晚的涼風。廣場的另一面，剛從田裏回來的農民們倚着自己的屋子站着，可是他們的聲音傳不到廣場的那一面去。

村長認出我，招呼我過去。他是一位發育過度而肥胖的青年人，一綹烏油油的頭髮雜亂地披在額上，一張黃黃的沒有鬍鬚的臉，和一對又虛偽、又自滿的閃爍不定的黑眼珠。他穿着高統靴、格子馬褲、短外套，手裏老是玩弄着一根小鞭子。人家都管他叫做路易·瑪加隆“教授”，其實他只是一個小學教員；他的主要任務是監視那些被判居留在加里亞諾的政治犯。我不久就發現，他對這項工作的確熱心起勁。省長大人不是稱他爲馬台拉全省中最年輕、法西斯思想最濃厚的村長嗎？他馬上用一種做作的嗓音——他那龐大的身軀中所發出的喜悅的尖聲——告訴了我這件事。聽了這話，我不得不向教授祝賀；他告訴了我一些村子裏的事，勸我該怎麼循規蹈矩，作爲答謝。這裏的政治犯總共有十來個。我不能去看他們，這是在禁止之列。無論如何，他們是無足輕重的——工人之類的人——而我很明顯地是個上流人物。

我體會到，教授由於第一次有機會把權力加在一個紳士、畫家、醫生和有些學問的人身上，覺得非常得意。他急於向我說明，他自己也是有學問的人；爲了大家屬於同一個階級，他一定要好好地照顧我。可是我究竟怎麼會被捕的呢？尤其是爲什麼不在別的年頭，偏偏在這個年頭——我們的國家正走向偉大道路的一年——被捕呢？說到最後這句話，他稍微有點遲疑，因爲我被捕時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剛只開始呢。“讓我們希望一切都順利吧。”

“對，讓我們這樣希望。”但是我在這裏會過得挺舒服；這村子是繁榮和有益健康的。除了稍微有點瘧疾以外，其他就無可非議了。大多數的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只有極小一部分人才算是貧苦的。這個村子是全省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可是我必須小心；這兒喜歡嚼舌頭的人可不少。我最好不要相信任何人。他自己也有不少敵人。他聽說我曾經診治過一個農民。因為我能夠當大夫，這是地方上的幸運。我不願意幹這個嗎？不，我絕對應該這樣做。他的老舅舅——米里洛大夫——剛從廣場那頭走過來；他是一位正式的掛牌醫師。可是我不必擔憂，他會替我想辦法，不讓他的舅舅反對我行醫競爭。無論如何，他的舅舅倒無關緊要；我得提防另一位大夫——他正在較遠的地方躑躅——這個人却是有點亂來的。最好我能把他所有的病人從他那兒爭取過來；教授會支持我的。

米里洛大夫不好意思地走近來。他看上去年紀不到七十歲，有着老獵狗般的鬆弛的面頰和水汪汪的和善的眼睛。他的動作滯鈍，這與其說是年齡的關係，還不如說是天生如此。他的手不住地顫動，不連貫的話從他的長長的上唇和掛垂的下唇間發出來。我第一個印象是，他是個完全衰老的好人。他對於我的來到顯然是不是很高興的；我設法使他安心。我並沒有行醫的意思；今天我到那個垂死的病人家裏去，是因為情況緊急，並且我又不認識這兒的大夫。我這些話顯然使他高興起來；他像他的外甥一樣，覺得有把他的學識炫耀一番的必要，於是竭力搜索枯腸，說了些他在醫學院學的過時的醫學名詞。這些名詞好比是束之高閣的戰利品。從他的斷斷續續的談吐中，只有一樣是清楚的：假使他以前有些醫學知識的話，現在一點都不剩了。那不勒斯學派的輝煌教義已經在他的記憶中消褪了，已經溶化在他的漫不經心的單調的日常生活中去了。他的失去了的本領的痕跡，表現在他晚年濫用奎寧這一事實

上——他把奎寧當作治療百病的靈藥。我替他打破這種尷尬的場面，避而不談科學，問起村子和居民的生活情況。

“都是好人，可是幼稚落後。第一要當心女人。你又年輕又漂亮。不要從女人手裏接受任何東西。不管酒也好，咖啡也好；吃的喝的都不行。她們一定會放點蟲藥或者春藥在裏面。這兒的女人一定會愛上你，並且都會給你吃春藥。不要接受農婦的任何東西。村長知道我是對的。這種藥非常危險，不光是味道難吃，而且簡直叫人作嘔。你要不要知道是用什麼做的？”說到這裏，他終於得意非凡地想起了一個正確的科學名詞，湊着我的耳朵，吶吶地說：“血，月月……月經血。”村長像雞似地咯咯笑着。“她們還放些別的草藥在裏面，念些咒語，但是那樣東西是主要的成分。她們就是些無知無識的女人。隨便什麼東西裏都攪上一點：酒、巧克力、香腸、甚至她們的麵包裏也有。對，月經血。你要小心啊！”

唉！這樣說來，這一年中，我不知不覺地吃了多少春藥啊！當然，我不會去理睬甥舅兩位的忠告；我每天大胆地吃着農民們的咖啡和酒，甚至是女人替我準備的東西。即使這裏面有春藥，它們一定彼此抵消掉了，因為它們並沒有害我；也許反而神乎其妙地幫助我深入了這個披着黑紗的、血腥和凡俗的世界——農民們生活的另一個世界；要是沒有一把魔鑰，任何人都進不去的。

夜色從波林諾山籠罩下來。所有的農民都已回到村裏，屋子裏生了火，到處都是嘈雜的人聲和羊咩驢鳴。這時，廣場上已經擠滿了鄉紳們。那位孤獨的大夫——村長的仇人——焦急地想和我認識認識。他在我們的身旁兜着圈子，越兜越近，很像一頭醜惡的黑吧兒狗。他年紀很大，身材矮胖然而挺直，牙齒又黃又不整齊，一張闊嘴上長着三縷灰白的鬚鬚，臉上帶有敵視的猜疑和掩藏不了的宿恨。他戴着眼鏡和一頂黑色的大禮帽，身穿破舊的黑禮服

和里里拉拉的黑褲子。他手中揮弄着一把極大的黑布傘——以後不論冬夏晴雨，我看見他老是神氣活現地帶着它；活像一頂罩在他的權力的聖龕上的華蓋。基比里斯科大夫兇狠得很，而不幸的是：他的權力似乎已經動搖得很厲害了。

“農民簡直不理會我們。即使有病也不來找我們。”他像主教申斥新創的異教時那樣，譏刺而憤慨地對我說。“不然他們就乾脆不付錢。他們要人去照顧而不肯花錢。可是他們會弄清楚的。你今天不是看見那個不肯來求教我們的人嗎？他先到斯的里亞諾，後來又找你，結果還是死了，死得活該。”

講到這裏，米里洛大夫表示了適度的同意。

“他們都像驃子一般倔強。啊，對啦。他們喜歡自己搞一套。我們給他們奎寧、奎寧，可是他們不吃。簡直頑固得不可救藥。”

我竭力使基比里斯科大夫相信，我沒有和他對敵的意思，可是他的目光中還帶有懷疑和猜忌，怒容也沒有消退。

“他們不信任我們。他們不信任藥房。當然，那裏的藥並不齊備，但是我們可以用一種藥去代替另一種。倘使那兒沒有嗎啡，我們就用阿朴嗎啡<sup>①</sup>。”

基比里斯科也急於要賣弄一下他的學識。可是我立刻得出結論：他的無知比老米里洛更甚。他什麼都不知道，只是信口胡說。有一件事他却很明白：農民們的存在只爲了讓他有機會借診病的名義去歛取金錢和食物。誰要是給他找到，誰就得代別的不請他看病的人出錢。醫學這門科學，對他是一項特權，或者是掌握農民生死的封建特權；由於窮苦的病人表示了反抗，他對這裏的百姓便

---

① 嗎啡是中樞神經抑制藥，有鎮痛催眠作用，阿朴嗎啡是催吐劑，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經常懷着獸性的忿怒。假如結果並不是每次都搞出人命的話，並不說明他不存心害人，只因為即使要巧妙地弄死一個基督徒，也需要一知半解的醫學常識。該用這味藥而不該用那味藥的事，對他是無所謂的；他不懂醫藥，也不想懂得，他只把它當作衛護自己特權的武器。一個戰士爲了使人畏懼，可以隨便挑選一種武器——弓、劍、彎刀、手槍、甚至馬來亞匕首——來武裝自己。基比里斯科的特權是世代相傳的；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大夫。他的一年前死去的哥哥當然也是藥劑師。因爲死後沒有人接手照料，照說藥房應當關掉。可是，通過一位在馬台拉省府任職的朋友的幫助，藥房獲准繼續營業；以便照顧當地居民的福利，直到所有的存貨賣完爲止。管理藥房的是藥劑師的兩個女兒，她倆沒有學過藥劑學，所以沒有配製毒性藥物的執照。存貨當然沒有售完的日子；快要用空的藥盒可以用某種粉末來填滿，因此在配方時稍微有點出入，也不至於造成太大的危險。但是農民們是固執的、多疑的。他們既不願光顧藥房，也不願請教大夫；他們不承認這項封建特權。所以一個個的死於瘧疾，也是理所當然。

我又發現了有關那些在散步或默坐在矮牆上的鄉紳們的事情。那個耀武揚威的警官打我們面前走過。他是一個來自亞布里亞的漂亮的年輕人，搽着香油的頭髮配上一張令人不快的面孔，穿着合身的細腰身制服和擦得雪亮的皮鞋，洒上點香水，老是匆匆忙忙、目空一切。我跟他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他遠遠地瞪着我看，好像我是個危險的罪犯似的。人家告訴我：他來了這裏三年，已經攢下了四萬個里拉。他機智地運用自己的權力，每次可以從農民那兒勒索十個里拉。他的情人就是那個收生婆，一個又高又瘦的婦人，身子略微歪向一邊，生有一張長長的馬臉，和兩只又大又亮、倦慵浪漫的眼睛。她好像永遠是那麽繁忙，說話和手勢總是多情

而過火得像是小飯館裏的歌手。警官停了片刻，和村長聊聊，村長是他在文官圈子裏的左右手。以後我時常看到他倆這樣竊竊私議，可能是商量有關維持地方秩序和提高法律尊嚴的妙法。然後，他對我們瞅了一眼，朝着街道那頭他情人的屋子走去。

也許他現在是到那個美麗的“馬非奧薩”——西西里來的被迫住在這兒的女盜——那裏去的。她住在接生婆後面的一幢屋子裏。她是一個可愛的人物，皮膚黑裏泛紅；照她本土的風俗，爲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貞潔，除了每星期一次（不是每天）到村公所去簽到以外，平時總是躲在家裏，所以誰也沒有見過她。聽說警官向她求愛，求愛的方式既殷勤又有要挾的意味。這位貞潔的西西里婦人雖然聽說是不可征服的，而且謠傳西西里有很多男人準備爲她的名譽拚命，可是這位蒙紗的美人是難以抗拒一位代表法律的人的。

廣場中間的三位紳士是地主——他們身穿老式的雙排鈕扣的黑背心，默默地吸着烟，像舉哀一般地嚴肅。那個聰明相的、孤芳自賞的瘦長老頭是斯先生——律師兼本地最大的財主，他帶着沮喪的神情，對自己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抱着懷疑和不滿。他的獨生子是去年死的，從那時起，他的兩個美麗的女兒——康采塔和瑪麗亞——就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連彌撒也不去做。這是本地的風俗，至少在上層社會裏是這樣的，女孩子死了父親三年不出門，死了兄弟一年不出門。在律師身旁的一個白鬚垂胸的老頭兒，是退休的郵政局長，也是基比里斯科大夫的好朋友。他姓普愛里奧，是加里亞諾那個有名的愛國世家的唯一後裔。他耳朵已聾，非常衰弱，不能小便，瘦得不成人樣。他顯然離死不遠了。

這些另另碎碎的消息是年輕和愉快的律師普先生告訴我的，他剛剛加入我們這一羣人。他又立即告訴我：幾年前，他在波倫亞



大學得到了學位。他之所以得到學位，並不由於自己好學，或者受了職業野心的驅使；完全相反，是由於他的一個叔父遺傳了房屋和土地給他，作為條件的是：他必須進大學念書。學生時代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了。自從他得到學位，回來享受他叔父的遺產以後，就和一個年齡比他大的女人結了婚，從此發現自己無法脫身了。他整天做的，只是在這個鄉村環境中設法使學校生活繼續下去。他怎樣消磨這些時日呢？玩紙牌、賭酒喝、到廣場上聊天、晚上就泡在酒店裏。他早在波倫亞的時候，就輸掉了叔父遺留給他的、但尚未正式歸他的錢財的大部分；如今他的土地抵押出去了，收入微薄，而人丁却在增添。可是他保留着波倫亞學生時代的性格：放蕩而愉快。在廣場另一面，那個吵吵鬧鬧的傢伙是他玩牌和喝酒的伙伴——一個代課教員。今晚，他喝得醉醺醺的，其實這也是他從早到晚的常態。但是這個人酒品太差，不久就脾氣暴躁、愛找人吵架了。他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喊聲會從村子的這頭傳到那頭。

忽然，所有的人都站起來走向郵局。在道路的最高點，出現了一個年老的女信差。她每天趕着騾子從沙羅河邊的交岔口把信件和報紙帶回來。破舊的公共汽車，從遙遠的馬台拉經過許多顛簸和驚險的彎折，把旅客送到亞格里谷的途中，就經過這個交岔口。原先擠在廣場上的人們現在都集中到郵局門口，等候唐·科西米諾——瘦臉的駝背——去打開包裹，分發郵件。這已經成為每晚的例行公事，沒有一個人錯過；我也一年到頭天天參加。當這一小簇人等在門外的時候，村長和警官藉口有公事，先走到裏面，好奇地把每一個人的信件翻閱一遍。今晚——我來這兒的第一個晚上——郵件來遲了。夜色已經降臨；天黑以後，我是不准待在外面的。我看見神甫來了；他是個蹣跚、矮小的人，帽子上垂着一大綹

紅流蘇。沒有人招呼他。這時我真的必須回去了。我吹着口哨招喚我的巴隆尼，慢慢地走回寡婦家去。巴隆尼對於這個滿是狗、綿羊、山羊、小鳥的氣息的新家庭感到狂喜，跳蹦着走在我前面。

“狙擊手之墓”沉浸在陰影裏，黑暗籠罩了四周的紫黑色的山頭。第一批星星已經出現了，在亞格里谷的那邊，閃爍着聖阿克安琪羅的燈光；再過去，像紐波里或者生尼司的別的村落的燈光，已經隱約不可辨了。道路狹窄，在逐漸加深的夜影裏，農民們坐在門口。那個死了人的屋裏傳來了一聲聲女人的哭泣。一種模糊的喃喃聲遠遠地圍繞着我；此外一切都陷入深沉的寂靜。我覺得自己彷彿從天上掉下來，像一塊落進池塘的石子。

## 第四章

我在寡婦家裏等吃晚飯的時候，這樣想道：“原來這個村子裏的人都是好人！”這位好心的婦人認爲我長途跋涉以後一定想吃些熱的東西，所以她生起了火燉菜。即使是有錢的人家，晚上也難得生火，只吃些中午剩下來的菜肴——一些麵包和奶酪，幾個橄欖和平時常吃的無花果乾——也就算了。至於窮人，他們一年到頭光吃麵包，偶爾加上一只仔細弄碎的生番茄，或者大蒜和油，或者一種名叫“小魔鬼”的辣得要命的西班牙胡椒。

“這個村子裏的人都是好人。”我的初步印象還不夠清晰，並且還沒有深入了解當地的政治和人情的祕密。可是，聚集在廣場上的紳士們的嚴肅，他們談話中所含蓄的仇恨、譏諷、猜忌，不免使我吃驚。因爲他們毫不掩飾地暴露了他們獸性的仇恨，在生客面前一點也不包涵，使我立即知道了他們之間的種種劣跡和弱點。雖然我目前還不敢肯定，不過以我看來，這裏似乎和格拉沙諾一樣，

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把他們分成了兩派。格拉沙諾以及路甘尼亞區內所有的地方，上層階級由於自己的愚蠢、貧困、早婚、家累，以及其他命裏註定的原因，無法遷到天堂般的那不勒斯或羅馬去，他們這種失望的情緒和極度的厭煩，便轉變為盲目的忿怒和無休無止的仇恨。

他們的生活充滿了舊恨新仇，不斷地把自己的權力加到和他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頭上。加里亞諾是個人跡罕至的小村落；這裏的人情比較簡單、比較原始，可是和外面的世界比較起來，仇恨的情緒也同樣猛烈。我想：要找尋這些問題的解答並不是太困難的。

格拉沙諾比較大，它位於交通要道，離省城又不遠。那裏的居民不像這裏這樣每天熙來攘往，情感比較隱藏，態度也比較客氣，因而更為複雜。可是格拉沙諾的隱秘，在我剛到的時候，就被一位極熱心的局中人完全揭露給我了。我怎樣去了解加里亞諾的隱秘呢？我要在這裏住上三年——這幾乎是一段無窮無盡的時間。它是一個閉塞的世界，上流人物間的敵對和仇視構成了這兒的日常生活。從這些人的臉上，我已經看到敵意是何等深刻和強烈；同時這種情緒又瑣碎和緊張得像是希臘悲劇的主題。我必須像斯湯達①筆下的主角似的去安排一個不會讓自己犯錯誤的計劃。我在格拉沙諾時的指導員是法西斯民兵隊的隊長——第更托中尉。在加里亞諾代替他的是誰呢？

第更托中尉——格拉沙諾民兵隊的長官——在我從羅馬的勒

---

① 斯湯達(1788—1842)：法國著名小說家。在紅與黑一書中，他描寫的主角是一個英俊、冷酷、非常自大的青年，曾利用愛情達到了他的野心，後來又想把出賣他的情婦謀殺。

琴那却立監獄轉到格拉沙諾去的第二天，突然召見了我；我心中惴惴不安，覺得新的麻煩在等着我，那時我還沒有了解周圍的環境，不知道廣大的世界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地對迫在眉睫的阿比西尼亞戰爭又抱着怎樣激動的情緒。在他作為辦公室的小房間裏，我見到了這個矮小、金髮、和氣的青年；嘴角上帶着譏刺的表情，淺藍的眼睛游移不定，老是不肯正視任何東西，這並不是出於害怕，而是出於羞愧，甚至厭惡。他把我叫去，只因爲我倆都是後備軍官，希望和我認識認識。他很快地告訴我：他雖然指揮民兵隊，可是他和警察局、村長、或者當地的法西斯黨的領導人都沒有關係。法西斯黨的領導人是個兇犯，其餘的也是一丘之貉。格拉沙諾的生活簡直難以忍受，但也無法可想。這裏每個人都是野心勃勃、愛好偷盜、欺詐和粗暴的。他非離開這裏不可，否則他活不下去了。他已經志願申請到非洲去打仗。要是結果不利也無所謂，反正他也沒有什麼損失。

“我們是孤注一擲，”他目光閃爍我說，“這次要完蛋了，你知道嗎？完蛋。倘使我們贏了，情況也許可以改善，誰知道呢？可是英國不會答應的。我們是以卵擊石。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張牌。假使我們的運氣不濟……”說到這裏，他做了一個形容世界末日的手勢。“我們不會成功的；你等着瞧吧。但這也沒有什麼，我們總不能老是這樣下去。你要在這裏待一個時期。你對本地情況還不熟悉，以後你可以自己去判斷。等你看清了這裏的生活究竟是怎麼樣以後，你就會承認我是對的……”

我保持緘默，並且也不太相信。可是以後我得承認：即使第更托中尉的職務是監視我，他的誠懇和悲觀確實不是做作的。他對我很有好感，因爲我是一個外鄉人，他可以毫無拘束地向我傾吐他的怨恨。每當我到村頂的教堂那兒，冒着大風眺望那荒涼的景色

時，他總是出現在我身旁。他的淺色的頭髮和灰色的制服使他顯得像是幽靈似的。他眼睛不瞧我，開始和我說話。他說：他是幾代以來一條仇恨的鏈子的最後一環，這條鏈子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二百年、或者更遠以前，甚至追溯到太古時期。他被這種遺傳的仇恨所束縛，除了飲恨傷心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這兒，幾百年來人們彼此仇視，而且還會繼續仇視下去；就在同樣的屋子之間，在巴森托谷的白石和伊新那的洞穴前面。當然，現在他們都是法西斯黨員。但是這一點毫無關係。他們一度是尼的① 或者薩蘭德拉② 的黨徒，贊成或反對過吉奧利的③，參加過右翼或左翼，袒護或反對過盜幫，擁護過保皇黨或自由黨；推得更遠一點，他們還有其他的派別。可是最早的時候，這裏有好人也有盜幫，有好人的兒子也有盜幫的兒子。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帶來什麼改變。其實，在法西斯主義以前，黨派還很多的時期，上流人物總是聚合在相同的旗幟下，自成一派，展開政治鬥爭。目前他們只能利用匿名信、貪污和對當局施以壓力等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因為所有的人都信奉法西斯主義了。

“你知道，我出身於一個自由黨的家庭，我的曾祖父在波旁王朝時代下過牢。你知道本地的法西斯黨首領是誰？他是盜幫的兒子。對，盜幫的兒子。他周圍的統治這村子的人也是一路貨。在馬台拉也是如此。國家議員尼就出身於一個支持盜幫的家庭；還有大廣場上那座邸宅的主人，大地主考萊凡斯哥男爵，你知道他

---

① 尼的 (Nitti 1868—1953)：意大利政客，初反對法西斯主義，流亡國外，意大利解放後，投入反動陣營。 ② 薩蘭德拉 (Salandra 1855—1931)：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意大利首相，於一九一五年對奧地利宣戰，一九一六年被追下台。巴黎和會時為意大利代表。 ③ 吉奧利的 (Giolitti 1842—1928)：意大利自由黨政治家。

是誰？每個人都知道他住在那不勒斯，從不上這一帶來。你不認識他？考萊凡斯哥族的男爵們在一八六〇年都是盜幫的真正的領袖。他們供給盜幫金錢和武器。”他那狹小的藍眼睛閃爍着憎恨的光芒。“我看見你常常坐在邸宅前面的石凳上，一百多年前，男爵的曾祖父也跟你一樣，每天晚上總坐在這個石凳上乘涼。他懷裏常常抱着一個孩子——就是男爵的祖父，後來他成了國會後補議員，支持盜幫。這個老頭就是在石凳上被我曾祖父的一個親戚謀殺的。那個親戚是藥劑師，姓伯利司，他的弟弟是個大夫。目前波頓查還有這個大夫的子孫；我們在格拉沙諾的第更托族就是屬於這個家系的。”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個‘燒炭黨人’——自由黨人——的祕密組織，其中包括伯利司兩弟兄、拉沙拉（你認識的那個木匠的同宗）、羅吉路、包乃利以及別的幾個人。那個偽裝自由黨人的考萊凡斯哥老男爵也在內。可是男爵是個奸細；他加入這個組織，只爲了達到向警局告密的目的。某一天，他們舉行了集會，佈置以後的行動計劃。會議剛結束，男爵立刻回家，把所有的黨員的名單附在信裏，吩咐一個心腹，騎了他最好的馬，送給波頓查的總督。但是僕人出發時被人發覺了。他們有理由懷疑：在這樣的時候，騎了村裏最快的馬到波頓查去，究竟爲了什麼呢？時間是迫不及待了；他們必須追蹤他，並把他截住，證實一下他們是否被出賣了。

“四個‘燒炭黨人’騎了馬趕去，可是男爵的馬比他們的快，出發的時間又早一小時。這四個人竭力抄小路找捷徑，整夜馬不停蹄地窮追猛趕，終於在波頓查邊境的一個小樹林旁趕上了那個僕人。他們在馬上遠遠地朝他的坐騎放槍，把牠擊倒了。他們捉住那個僕人，把他綁在樹上，搜出了男爵的密信。之後，他們沒有殺他，就讓他留在那裏，連夜趕回格拉沙諾。叛徒必須受到懲罰。‘燒

炭黨人’舉行了會議，抽籤決定該由誰去殺死男爵。這件任務落到了那個當大夫的伯利司身上，可是他的當藥劑師的弟弟，槍法既好，又是個獨身漢，自願代替他的哥哥。當時邸宅的對面還沒有房屋，只有一株高大的橡樹矗立在田岸旁邊。時間是晚上，藥劑師帶着槍躲在橡樹後面，等着男爵出來散步。天上掛着滿月，男爵出來了，可是懷裏抱着小孩，他坐到石凳上，把小孩放在他腿上顛弄。藥劑師不願意傷害無辜的孩子，沒有開槍，但是他發現孩子一時還不會離開，他必須打定主意。他是個第一流的射手，正當孩子攬着男爵親暱的時候，子彈打中了男爵的眉心。當然，所有的自由黨人都躲藏起來，可是事後他們一個個都被逮捕和判刑。藥劑師就死在波頓查的監獄中。

“那位大夫也在獄中待了好多年，要不是總督太太因為生了孩子，病得很兇，他可能死在獄中。波頓查的大夫都治不好總督太太的病，最後有人想起了關在監獄裏的大夫。他救了她和她的嬰兒。她復元後立刻就到那不勒斯，跪在皇后面前替大夫求情。大夫終於獲得了特赦，可是他不回格拉沙諾去，情願留在波頓查，所以到今天為止，他的後代仍舊住在那兒。藥劑師槍下留情、不肯加害的那個孩子——我已經告訴過你——日後成了格拉沙諾地方的第一位後補國會議員。他也偽裝成自由黨人，同時却支援盜幫。他的兒子——現在的男爵——從來不上這兒來，可是他在羅馬祕密地保護格拉沙諾的統治集團，集團裏的人都是盜幫的後代。”

我始終沒有證實這個故事的細節是不是真的。總之，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先把自己的出身拉得很遠，然後加上點近乎虛擬的原因，藉以表示格拉沙諾大族間的宿冤世仇也有其崇高的淵源。可是，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此。上流社會間的敵視並不由於遺傳的“仇殺”動機，本質上也不是保守派和急進派之間的政治鬥爭——

雖然有時也以這種面目出現。每一方面當然把對方說得罪大惡極。在當權的一派裏，也有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說起第更托中尉的故事，不過他們用的語氣却完全不同了。

事實上，這裏上流社會中的互相殘殺跟路甘尼亞區每一個村子的情況完全一樣。上層階級沒有條件過體面像樣的生活。有前途的青年，甚至稍微有點辦法的人，都離開了村子。最富於冒險心的人，像農民一樣，都到了美國，還有些人到那不勒斯或羅馬去；沒有一個人回來。留在這裏的人是些被遺棄了的，是些沒有才幹、殘廢、愚蠢和懶惰的人；貪心和無聊使他們墮落。小塊的田地是不夠維持生活的；爲了生存，這些不夠條件的人必然要爬在農民頭上，鑽營掙錢的職業，如藥劑師、神甫、警官等等。所以，掌握統治權和抬高自己的地位，或者把親戚朋友安插到重要的職位上，便成了勢在必爭的事。一切不停的爭權奪利和排斥異己的爭鬥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環境的狹窄，身不由己的空閒，個人利益和政治動機的參雜，使這種爭鬥沒完沒了，一天比一天野蠻。每天都有匿名信從路甘尼亞的各個村落寄到省府，而省府對這情況顯然並不表示不滿，即使嘴上說的是相反的話。

“在馬台拉，他們裝着要緩和我們的爭執，”第更托中尉這樣告訴我。“其實呢，他們想盡方法來挑撥煽動。這就是羅馬方面的指示。這樣，他們才可以利用我們的希望或恐懼，把我們完全掌握起來。可是，我們又指望什麼？”說到這兒，他裝出他特有的手勢表示絕對沒有。“這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必須離開。目前我們就要開往非洲，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中尉說到這裏臉色陰沉下來，他的閃避的眼睛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怒火，變得又絕望又兇狠。他是這個地區的典型人物，具有他們的仇恨和忿怒；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他傷心。他內裏還存在



着一絲良心和沮喪。他像別的人一般，把希望寄托在非洲之行；他相信一個沒落的統治階級必須要有“生存空間”。同時，根據他的幼稚和傷感的看法，他也感到了周圍的腐朽和精神上的貧乏，認為戰爭是一條出路，一條導向毀滅的道路。事實上，引導他去冒險的根本因素，主要的是他預感到了失敗和毀滅。從他重複說着的“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張牌”這句話裏，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使他不和他那一類人同流合污的一絲良心的微光，只表現在他對自己的深刻羞愧和蔑視上。在對上流人物的仇恨上，他加上了對自己的仇恨。密切地觀察他的人，都清楚地看到：由於這個原因，他比別人更怨恨，更痛苦，更能做出任何壞事。由於這種基本的絕望，如果這個出身名門的青年要燒殺擄掠、充當奸細或者光榮犧牲，這樣做法和他的天真而過分簡單的看法也沒有什麼不協調的地方。對他來說，非洲戰爭的意義就在這裏。倘使戰爭失利，又有什麼關係呢？爲了要抹去格拉沙諾的記憶——白色的山頂、鄉紳和盜幫——讓整個世界毀滅吧！

## 第 五 章

“第更托中尉這種搖曳不定和有害的良心光輝倒是少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我一邊在寡婦的廚房裏等吃晚飯，一邊這樣想。我在廣場上新認識的這批人中，任何一張愚蠢、兇惡、貪得無厭、自以爲是的臉上都看不出這種光彩。他們的忿恨顯然並不根原於歷史；他們從來沒有超越過這個瘧疾橫行的村莊的範圍；他們在一個六七座房屋所組成的小圈子裏繁殖着。每天對金錢和食物的需要形成了他們貧乏而可憐的性格，他們竭力裝出上等人的氣派，可是一無用處。困厄在猥瑣的人羣和荒涼的環境裏，他們給煎熬得像

寡婦家湯鍋裏的水汽一般——鍋裏的薄湯正在微弱的柴火上沸滾，發出噝噝聲。我凝視着火光；想着將在自己面前展開的無窮無盡的歲月，想着我自己的眼界也有被這種陰暗情緒所限制的一天。

寡婦把麵包和一壺水放到桌上。這地方的麵包是用一種粗麥子做的，體積很大，顏色是黑的，圓得像太陽或者墨西哥人的日晷儀，每個有五磅到十磅重，夠吃一個星期。這裏的人不分貧富，都把這當作主要食物。我用已經學會的手法，將它抵住胸口，用刀向裏切，同時小心不讓鋒利的刀口割破自己的下頷。橙紅色的陶土水壺，跟格拉沙諾所用的一樣，是費侖狄那出產的、農婦們頂在頭上的那種雙耳圓甕，綫條形狀像是一個古代女人：細腰身、豐滿的胸部和屁股，兩面的把手像是兩條小手臂。

我獨自坐在一張鋪着粗厚的手織麻布的桌子前，可是房間裏却並不空。鄰舍的女人不時打開通往街上的門，走了進來。她們找了種種藉口：有的來送水，有的來問寡婦有沒有衣服給她們明天帶到河邊去洗。她們都站在靠門的地方，離我的桌子很遠，擠在一起，像鳥兒般地噙噙喳喳。她們假裝不在看我，而遮在面紗後面的黑眼珠却不時好奇地向我這方面瞟一下；之後，她們的眼光又像森林裏的野獸般地滑開了。因為我還沒有看慣她們的服裝（這種服裝很蹩腳，絕對比不上比特拉加拉和比斯蒂切的女人所穿的各種花式衣服），她們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樣，臉上都遮着打摺的、長及雙肩的薄紗，都穿着樸素的棉布罩衫和垂到腿肚上的又寬又肥的黑裙子，腳上都是高統鞋。她們臉上流露出樸實莊嚴的表情，筆直地站着，姿態優美，因為平時她們頭上頂慣了重的東西。她們動作很莊嚴，但是缺乏女性的柔媚，她們好奇的黑眼睛裏投射出來的目光也是如此。我認為她們不像女人，而像一支奇怪的軍隊裏的士兵，甚至像一隊黑色的渾圓的船隻，一齊等着風起，揚帆而去。當

我瞅着她們，正想聽聽她們用我所不懂的方言在說些什麼的時候，外面有人敲門了；她們立刻在一陣薄紗和裙子的起伏下離開了我。一個陌生人走進了廚房。

進來的是一個年青人，有一撮紅色的小鬍子，挾着一個棕色的長皮盒。他的衣着很不講究，鞋上蒙了一層灰土，可是他却穿着襪衣、繫着領帶，頭上還有一頂模樣奇怪的高頂的便帽，這一度是學會會員所戴的帽子。灰色的帽身上縫着兩個顯眼的用橘黃呢子剪成的字母：U E。我問起這兩個字母的意義時，他告訴我說，這是Ufficiale Esattoriale（稅吏）的縮寫。他把皮盒小心地放好，然後在我的桌子旁坐下，從口袋裏掏出麵包和奶酪，向寡婦要了一杯酒，就這樣開始吃晚飯了。他在斯的里亞諾辦公，可是經常到加里亞諾來執行任務。

今晚已經遲了，他只得在寡婦家中過夜，明天他在附近的地區裏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不願談起自己的任務，可是却很高興地立刻把皮盒裏的東西拿給我看。那裏面是一管簫。他從來不肯離開它一步，即使向農民追逼稅款的時候，也把它帶在身邊。他要混飯吃，收稅便是他的職業，可是他的心却在別的地方，在音樂上面。他的技巧還不熟練，因為只學了一年，但是他繼續不斷地在練習。是的，他可以為我演奏一曲，因為他看得出我是個內行，可是只以一曲為限，因為時間已經晚了，他還要去看一個老朋友。麵包和奶酪吃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吃的了。那支簫吹出一個柔弱乏力的流行曲調，狗在旁邊呼呼地伴奏。

那個愛好音樂的稅吏出去以後，屋裏只剩了我和寡婦兩個人，她馬上說了許多請求我原諒的話，說明今晚我必須和一個生客合住一間房，此外沒有別的辦法。“他是個正派人，很乾淨，並且不是農民。”我叫她安心，我會和他相處得很好。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和

素昧生平的人同住。在格拉沙諾，我住在普里斯科的旅店裏，幾乎每晚都和不同的人合住。那兒只有兩個房間，倘若一個已經住滿，就會輪到我的房間。因為格拉沙諾位在交通要道，而普里斯科的旅店又是省裏最好的，因此很多外客都到那裏投宿。事實上，有事情上特里加里科去的人，寧願不辭辛苦地趕回格拉沙諾過夜，而不願待在那個主教派教會所在地區的可憐的小客棧裏。

那時候，住在我房間裏的有亞布里亞來的行商，那不勒斯的梨樹園主，馬夫和許多形形色式的人。有一晚，時間已經很遲了，我早已上床，外面忽然傳來一陣不常聽到的機器腳踏車聲，帽子上滿是灰塵的騎車的人在我屋裏出現，原來就是本省最富有的大地主之一：亞維里諾的尼哥拉·羅頓諾男爵。他和他的當律師的弟弟在格拉沙諾、特里加里科、格羅多爾和馬台拉區的其他鎮市附近擁有大片土地。他乘了機器腳踏車各處跑，到他的代理人那兒收取出售莊稼的款項，並催逼農民們還債。農民借了債過日子，要等收穫時再還，可是債台築得那麼高，已經大大地超過了他們全年的收入，任何豐收也抵償不了這些日積月累的債務。男爵是個瘦削、沒有鬍子的青年，帶着夾鼻眼鏡，他和他的弟弟都以殘忍聞名。爲了幾個里拉的債，他會釘住農民不放；他精於討價還價，知道如何選擇忠心於他的田地經理人；並且從不對任何人加以憐憫。他是個虔誠的教會工作者，所以鈕孔裏掛的不是一般的法西斯黨徽，而是一枚圓形的天主教機關的證章。他對我非常客氣；當他聽說我是個政治犯時，馬上答應代我去懇求上議員波基尼——國家警察局局長——的相好女人，設法恢復我的自由。這位太太和他一樣，也生長在亞維里諾，信奉附近一個著名的寺院裏的聖母。

我們開始談到寺院和聖徒，特別提到都爾夫的聖羅科。他的聖跡是我親自從他的信徒那裏聽到的。都爾夫這個村莊鄰近波頓

查，每年八月間的朝聖盛典最近剛開始。白天黑夜，成羣的男人、女人、小孩從附近各個省份步行或者騎着驢子趕來。聖羅科正在等候他們，在禮拜堂頂上的半空出現。“都爾夫是我的，我要保護它，”市面流行的他的畫像上都印着這一句話，畫像上的他，穿着棕色衣服，後面有個金色的光輪映襯着蔚藍的天空。

格拉沙諾也有一個仁慈的聖徒作為它的保護神——下級教堂裏的聖摩立遮，一個用紙糊的、全身披掛、光彩奪目的偉大戰士；如今巴利地方還有很熟練的手藝人裱糊他的像。我們從聖摩立遮談到他的戰友和他的賜福，又談到別的聖徒，包括聖奧古斯丁和他的著作上帝之城；最後談到福音。我在這方面的知識使男爵感到高興和驚異，因為他沒料到我竟會這般熟悉。時間已經很晚了，我的眼睛也倦得睜不開了，我看見男爵忽然從床上起來，把床頭櫃上的夾鼻眼鏡架在鼻上，跳到地下，悄悄地朝我的床邊走來，他裹着那件幾乎拖到腳背的白睡衣，簡直像鬼。他走近我的身旁，用手在我身上劃了一個大十字，並且莊嚴而激動地說：“我以聖子基督的名義祝福你。晚安。”說罷又劃了個十字，然後回到床上，熄了燈。受了這個富男爵的意想不到的祝福之後，我很快地睡着了，直到黎明，才被羊羣趕到牧場上去的悅耳的鈴聲，和普里斯科老闆大聲叫喚孩子們起床的嘈聲所驚醒。

我那晚要和稅吏合住的寡婦家的空房，比起我在普里斯科的旅店裏所住過的房間還要暗。它是一個狹長的房間，只有一扇小窗，因此光綫特別暗；粉牆已經變成灰色，積滿了灰塵。房裏放着三張鋪，角落裏放着一個裂開的臉盆和一把水壺，床對面有一口搖搖晃晃的五斗櫃。被蒼蠅玷污的燈泡透出灰黃的光綫。悶熱的房間裏到處有成羣的蒼蠅。因為不讓蚊蟲進來，窗子也關着；可是我的頭還沒有放到枕上，就已經聽到四面八方都有蚊子的營營聲，在

這個瘧疾流行的地區，這種聲音實在太可怕了。

這時，我的同房回來了，他把帽子掛在我床對面的釘子上，簫匣放在五斗櫃上，然後脫下衣服。我問他今天在加里亞諾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太壞了，”他說。“今天我是去查封的。他們不繳稅。但是當我去查封他們的財產時，什麼東西也封不到。我去過三家，裏面除了床舖外，別的家具一件也沒有，我們又不能沒收床舖。我只捉到了一隻山羊和幾隻鴿子，也就算了。他們窮得連轉讓證件上的印花稅也付不出。明天我還有兩個地方要去；希望運氣要好些。說來也丟人，那些農民簡直就不肯繳稅。他們大多在加里亞諾有點土地，雖然土地離開村子有步行兩三小時的距離；當然啦，這種貧瘠的土地有些時候生產不出什麼東西。稅固然是重的，但還不關我的事；稅又不是我定的，我的任務只是收稅罷了。你知道農民是怎麼樣的人，他們把每年都說成荒年。他們給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又害瘧疾，又沒有吃的。不過，要是我聽信了他們的話，我自己可就糟了。我有我的責任；既然他們不繳稅，我就必須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東西充公——多半是些毫無價值的東西。有時候，我老遠跑來，只弄到幾瓶油和一點麵粉。爲了這點東西，他們還開口罵我，目光裏含着怨恨。兩年前，米森奈洛的人還開槍打我。我的職業太下賤了；可是一個人總得活下去啊！”

我知道這個話題叫他厭煩，爲了安慰他，我就談到音樂上面。他要寫作歌曲，參加競賽，倘使得了獎，他就放棄這個收稅工作。他還在斯的里亞諾的樂隊裏吹簫。我向他討教這個地區的民間歌曲，問他能不能教我一個，或者憑他的大才替我寫下來。他問我是不是想聽那支小黑臉①，或者當時別的流行歌曲。不，我想知道些農村歌曲。他停下來思索着，似乎從未考慮到這方面。他可以從簫

上把一支曲子的音符摸清楚後逐一寫下來，可是他記不得可曾聽到農民唱過歌。維其亞諾的農民們會唱歌，會音樂，可是這些地方却不然。也許這裏有些宗教歌曲，他要慢慢的去了解。其實，我自己也體會到這方面的缺乏。不論在農民下地幹活的早晨，或是在烈日當空的中午，或是帶着驢子山羊繞過山坡陸續走向歸途的黃昏，寂靜的空氣從不會被歌聲劃破。只有一次，我聽到巴森托河那面傳來一種蘆笛的哭泣般的聲音，在山的另一面也有相同的笛聲應和着。這是兩個來自遠方的牧羊人，驅趕羊羣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時，彼此呼應的聲音。這裏的農民不愛唱歌。

我的同伴不再作聲了；我聽到他均勻的鼾聲，夾雜在一片不停的蒼蠅的營營聲中，因為悶熱使蒼蠅也感到煩躁。新月的光輝透進了關着的窗子，形成了一條狹長的光綫，正照在對牆帽子上的U E兩個字母；我在黑暗中凝視着，直到閉起眼睛睡着為止。

## 第 六 章

清早，我並不是像在格拉沙諾時那樣被羊羣的鈴聲吵醒，因為這裏既沒有牧人也沒有牧場，我是被驢子在石板路上的蹄聲和山羊的叫聲所吵醒的。農民們天沒亮就起身，朝着傳播瘧疾的亞格里和沙羅河岸，或者遙遠的山坡，步行三四小時到他們的田地上去，這已經成了他們每天固定的行程。我的房間現在已經充滿了光綫，那頂綴着字母的帽子也不見了。我的同房一定趕在農民離家以前，拂曉時分就離開這兒，把法律的“安慰”帶給這些人的家庭；也許這時候他早已在返回斯的里亞諾的路上了，他的帽頂在陽

---

① 小黑臉：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期的流行歌曲。——原註

光下閃耀，一手挾着他的簫，一手牽了一頭山羊。

我聽見門外有女人的聲音和小孩的哭聲。有十來個女人——有的抱着小孩，有的讓孩子站在身旁——正在耐心地等我起身。她們是來請我替孩子看病的。這些孩子又瘦又蒼白，黑眼珠大而無神，面孔蠟黃，肚子像小鼓似的绷紧在他們細瘦彎曲的大腿上。這些地區裏誰也逃不過的瘧疾，早已侵入他們的脆弱而營養不良的身體中了。

我想儘量避免替人看病，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同時也感到自己不精於醫道。我更感到，這樣做必然會同當地鄉紳已經形成的、並且小心謹慎地維護着的利益圈子發生衝突。可是，今天早晨我知道是難以推辭了。前一天的情形開始重演。女人們懇求着我，爲我祝福，並且吻我的手。她們對我的信任和希望非常大，我只能對她們感到驚異。昨天那個病人死去了，當時我束手無策，不能挽救他的生命；她們却認爲我和別的大夫不同，不是一個江湖郎中，而是一個善良的、能診治她們的孩子的基督徒。我之所以受到尊敬，也許因爲我是個外鄉人，我的遙遠的出身使我像神一般地受人崇拜；再不然就是因爲她們抱着這樣的看法：雖然那病人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我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挽救他，並且我最初用關切的眼光看待他，以後又表示了真誠的悲哀。我對她們的信任感到驚異和慚愧，因爲這完全是無功受祿。最後，我給了她們一些勸告，打發她們回去；接着也走出這間陰暗的屋子，來到耀眼的陽光底下。村屋的黑影靜靜地投射在地上，山谷裏吹來的熱風刮起了陣陣灰土，睡在塵埃中的狗正在搜索身上的跳蚤。

我要了解一下我可以走動的範圍，雖然我早已知道這範圍就是村莊的境界；我還想勘察一下我置身的孤島，因爲它以外的地方都是禁區，是海格勒斯柱石以外的區域了①。寡婦的房屋位於村



莊的上端，街道從那兒起就開始放寬，通到教堂門口為止，教堂是一個不比附近房屋大多少的白色建築。神甫站在教堂門口，拿着一根棍子，正在威嚇一羣離他不遠的孩子。有的孩子扮着鬼臉取笑他，有的蹲在地上檢石子，顯然想擲他一下。孩子們看見我走近，就像麻雀般地飛散了。神甫狠狠地對他們瞪了一眼，揚着棍子喊道：“可惡，野孩子！我要把你們逐出教門！”

“這個村子裏沒有神的恩典，”他轉向我說，“除了孩子們以外，沒有一個人上教堂來；而孩子們只是爲了玩兒才來的。你剛才看見了這些孩子，可不是？我對着空座做彌撒。這裏的人甚至不受洗禮。簡直沒有辦法叫他們從可憐的收穫中捨出一個銅子兒來。從去年起，我就沒有收到過什一稅呢<sup>①</sup>。是啊，這兒的百姓真夠瞧的；你將來自會明白。”

他是個瘦小的老頭兒，架在尖鼻子上的鋼邊眼鏡差不多被帽子垂下的紅流蘇擋住了；他的眼睛相當銳利，平時迷迷糊糊，可是一下子會變得炯炯有光。他的薄嘴唇向下垂着，表示出一種習以爲常的尖刻的表情。在他的半敞的、又縐又髒、滿是污漬的法衣下面，有一雙沾滿灰土的塌跟的皮靴。他露出厭煩和不甘貧苦的神情，很像一座失火後的茅屋，盡是焦炭和野草。村子裏誰也不喜歡唐·鳩塞比·特拉也拉；昨天晚上，我聽到本地的鄉紳們衆口一詞地罵他。他們侮辱他，罵他，指使頑童們和他搗蛋，並且向省長和主教申訴。

---

① 海格勒斯是希臘神話中力大無窮的勇士；海格勒斯的柱石指地中海西班牙海岸及非洲海岸遙遙相對的海角，即今之直布羅陀及海可山。傳說該兩處原本相接，後爲海格勒斯劈開。此處作“可望而不可即”解。 ② 指教會或牧士在教區居民收入中提取十分之一的款項。

“小心那個神甫！”村長對我這樣說過。“對我們村子來說，他是個恥辱；對教會來說，是個活的褻瀆。他一天到晚喝酒，沒有清醒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辦法把他攆走，但是我們希望不久就可以成功，至少把他調到同區的加里亞奈洛去，那才是他自己的教區。他是被貶謫到這兒來的，已經住了好多年。原先他在神學院裏當教授，後來被貶到加里亞奈洛來，爲了他和學生有過曖昧的事情——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他根本沒有權利留在加里亞諾，可是我們又沒有別的神甫。你也可以這樣說：報應落到了我們的頭上。”

可憐的唐·特拉也拉！即使他年輕的時候魔鬼曾經引誘過他，那段時間早已過去，被人淡忘了。現在，他的兩條腿已快站不住了；他不過是一個遭受迫害和磨折的苦老頭兒，一頭受狼羣包圍的綿羊。可是，即使到了風燭殘年，還可以清楚地看出：當年在梅爾非和那不勒斯神學院執教的時候，特里加里科的唐·鳩塞比·特拉也拉一定是個善良、聰明、風趣和多才多藝的人物。他寫過聖徒的傳記，作過繪畫和彫刻，並且對世界上的事物有過深刻的興趣；可是突然出了不光采的事，把他和每一樣事物隔絕開來，把他像一條破船似地拋在這個遙遠和不好客的海岸。他抱着復仇的心情去糟蹋自己，加深自己的困境而不以爲苦。他以後不再翻閱書本或者提起畫筆了。隨着年月的增長，舊時的心情中只有仇恨還保留着，而且已經變得根深蒂固的了。特拉也拉恨這個世界，因爲這個世界迫害了他。他不跟任何人攀談，只和他的母親——一個九十歲的老太婆，現在已經昏聩無用了——住在一起。除了酒瓶以外，他唯一的安慰是用拉丁文寫諷刺詩，謾罵村長、警官、所有的政府官吏和農民。

“這兒的人都是驢子，不是基督徒，”他說，一方面招呼我走進

教堂去。“你一定懂得拉丁文，是嗎？”

Gallianus, Gallianellus

Asinus et asellus

Nihil aliud in sella

Nisi Joseph Trajella.

加里亞諾和加里亞奈洛，

是一頭驢子和牠的崽子；

兩者之間的鞍上，

掛着約瑟夫·特拉也拉。

教堂只是一個骯髒不堪、無人收拾的、泥灰牆皮的大房間，一頭的木板平台上有一個不加修飾的講壇，旁邊就是一張小講桌。拆裂的牆上掛着十七世紀的圖畫，雜亂無章地掛成幾排，畫布也早已破碎剝落了。

“這些都是從老教堂移來的，也是我們所能搶救得來的全部東西。你既然是個畫家，請欣賞吧。可是這些都沒有什麼價值。現在的這個教堂，當初只是一個小禮拜堂。真正的教堂，聖母堂，是在村子的那一頭，就是現在還有山崩痕跡的地方。三年前，那個教堂突然倒塌下來，陷在土裏了。幸好這件事發生在夜裏；我們總算倖免於難。這兒常常有山崩。一下雨，地面就鬆塌，並且開始下瀉，房屋也跟着倒下去。有的房屋每年都塌。有人提議建築護牆，簡直使我好笑。再過幾年，這個村莊就不存在了，它會整個兒完蛋。當初接連下了三天雨，大教堂就塌了。這種現象每年冬天都有，這兒和省裏每一個地方或多或少都受過災害。這兒既沒有樹木也沒有石頭，粘土簡直就像溶化似的往下傾瀉，有如一條急流，把所有的東西都沖掉。今年冬天你等着瞧吧。可是爲你設想，我

倒希望你那時候已經不在這兒了。這兒的百姓比土壤還壞。我恨透了這些無知的人……*Odi profanum vulgus*……”神甫的眼睛在鏡片後面閃閃發亮。“我們只好利用這個破敗的小禮拜堂對付對付。這裏沒有鐘樓，鐘就掛在外面的柱子上。屋頂也需要修理，天雨就漏。我們早該把屋子撐得牢靠一點。你看見牆上的裂縫嗎？可是我到哪兒去籌錢呢？教會窮得要命，村子更窮。再說，他們又不是基督徒，他們根本沒有宗教；且不說給我錢去造鐘樓，連什一稅都不肯繳。唐·路易村長和別的人都認爲沒有必要。嘿！他們自稱爲藥劑師！你會看到他們想搞的公共事業是些什麼！你會知道的！”

我的狗巴隆尼不了解這地點的神聖，等我等得不耐煩了，把頭探進門裏高興地吠叫。我既沒法使牠安靜，又沒法把牠趕跑，只得辭別了神甫，沿着教堂左邊的道路——我昨天經過的道路——向村子盡頭的遙遠的幾所房屋走去。那就是我昨天坐車飛快地經過時，所見到的有綠樹和洋溢着歡迎氣氛的地方，可是現在在早晨的強烈陽光的照耀之下，它彷彿消失在一片眩目的灰色牆壁和泥土中了。道路兩旁雜亂地散佈着幾所房屋，它們的周圍有簡陋的菜園和幾株稀疏的橄欖樹。幾乎所有的房屋都只有一間房，沒有窗子，僅靠大門透點光綫進來。因爲男人都到田裏去了，門都閉着；門口有年輕女人在弄着嬰孩，老婆子在紡毛綫。她們揮手招呼我，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我。偶然有幾所有陽台的樓房；大門可就不是那種破爛的黑木料了，而是塗着光亮的油漆、配着銅把手的門。這種房子是屬於“美國人”的。夾雜在農民們茅舍中間的是一幢狹長的、所謂“現代化”或者“郊區式”的平房——它是警察的營房。房屋四周和道路上有幾頭母豬，身邊圍繞着小豬，帶着像貪吃好色的老頭兒的嘴臉，拚命地在抓爬着一堆堆的垃圾。巴隆尼嚇得縮

住了脚步，一邊狂吠，一邊咧嘴呲牙，毛也豎起來了。

過了村裏最後的一座房屋，道路先有一段短短的上坡，然後向着沙羅谷下降。那兒有一塊不平整的空地，上面點綴着枯萎的野草。這就是村長唐·路易所興建的運動場，據說是給法西斯童子軍操練和百姓們舉行愛國性集會用的。場子的左邊有一條小徑，它迂迴曲折地穿過附近長滿橄欖樹的山坡，到達一道鐵門前；鐵門左右有兩根石柱和低矮的磚牆，牆後長着兩株細瘦的柏樹。從鐵門裏望去，可以看到在陽光下顯得雪白的墓碑。這個公墓就是我活動範圍內地勢最高的場所。這裏的風景比任何其他地點更開闊，更明淨。我看不到加里亞諾的全景，因為它像一條長蛇似的盤旋在岩石中間；可是村裏較高地段的橘紅色的屋頂，掩映在迎風擺動的灰色橄欖樹中，顯得分外活潑生動。在這片色彩鮮明的景色後面，緊接着就是一片遼闊的荒土；像是懸在半空似地，在酷熱中起伏不定；夏天的雲影在這片單調的白土上掠過。蜥蜴靜靜地伏在向陽的牆上；兩只蚱蜢正像練習歌唱似地此唱彼隨，突然又歸於寂靜。

我不可以再走遠了，就從原路蕘回村去。我經過教堂和寡婦家的門口，一直走到郵局和“狙擊手之墓”。那位村長兼校長正在執行他的教學任務。他坐在教室外面的陽台上，一邊抽烟，一邊看着樓下廣場上的人們，並且很民主地招呼着路人。他手裏拿着一根長竿子，可以安閒地坐着不動而同時維持課堂秩序；他只消把竹竿從窗口伸進去，用驚人的準確性打在那些乘機搗亂的學生的頭上或手上。

“好啊，大夫！”當他看見我在廣場上的時候，高聲喊道。從他這個居高臨下的有利地位來看，再加手裏拿着竿子，他有理由覺得自己就是村子的統治者——慈愛、公正、深得民心，對周圍的大小

事情都不放過。

“今天早晨我沒有見到你，你上哪兒去啦？散步嗎？到公墓去嗎？這對你是有好處的，儘管散步吧！儘量玩吧！下午五點半左右，請你到這兒來一趟。我相信你一定要先睡個午覺吧。我希望你和我的姊姊見見面。你現在上哪兒去？到村子下面？你是不是去找住房？我姊姊一定會幫你找；不用愁。像你這樣的人不能老是住在農民家裏。大夫！我們一定會找到好一些的房子。祝你愉快！”

過了廣場，道路略爲高一些，然後往下傾斜，通到另一個小得多的、四周都是矮房子的廣場。廣場中間有一座奇怪的紀念塔，高度差不多和四周的房屋相等；由於這裏地位狹窄，它便顯得挺莊嚴。這是一個公共廁所，是人類所能想像的最現代化、最富麗堂皇的廁所，全部水泥建築，有四個小間和經得起風雨的屋頂，大城市裏最新的建築物也不過如此。一面牆上釘着顯眼的營造廠家的牌子：“都靈 命切公司”——這名字對城市居民是很熟悉的。在什麼奇怪的情況之下，是哪一個魔術家或神仙，把這座奇異的建築從遙遠的北方攝過來，讓它像隕石般地落到這村子的廣場中間，掉在這個方圓數百哩內沒有給水系統和衛生設備的地方？它是法西斯政府和唐·路易村長的副產品；以它的外形而論，至少要花掉當地幾年的稅收。我向裏面看：一頭豬正在吮吸着一個坑底的污水；兩個孩子在另一個坑裏漂紙船。在這一年中間，我從沒看見它給派過什麼用場。除了豬、狗、雞和小孩以外，我沒看見有誰走進去；除非九月裏一個節日的晚上，有幾個農民爲了更清楚地欣賞焰火，才爬到它的頂上去。只有一個人派了它原來的用場，這就是我。即使如此，我必須承認：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需要，而是出於思鄉情緒。

廣場一角，紀念塔的影子剛巧沒有擋住的地方，有一個身穿黑衣的癩子，他的臉枯萎莊嚴得像是神甫，瘦得像是黃鼠狼，正用足氣力，吹着一只山羊的肚子。我停住脚步瞧瞧。這山羊就是剛才在廣場上宰的，平放在兩個木架中間的板上。癩子只在牠的後腿蹠上劃了一刀。他把嘴湊在那裏，使勁地吹，同時把皮從肉上剝開來。牲口的體積逐漸膨脹，而他却因為把身體裏的氣都吹出來了，似乎越變越瘦。看到他這樣湊在牲口身上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了人獸變形。當那只山羊膨脹得像氣球一般的時候，癩子一手握緊羊腿，把嘴巴從羊身上移開，用袖管抹了一下，然後很快地把皮剝下，好像脫手套似的。最後山羊被剝得赤裸裸地擱在板上，像一位聖徒般地兩眼朝天。

“用這種方法剝下來的皮便於保存，可以做水囊，”癩子很鄭重地解釋說，同時他的姪兒，一個文雅沉默的孩子，便幫他剖剖羊肉。“今年特別忙，農民們要把所有的山羊都宰掉。他們繳不起山羊稅，沒有別的辦法。”

看光景，政府好像剛發現山羊對農作物有害，因為牠們愛啃田裏生長的東西；因此政府制訂了一條適用於全國城鎮鄉村的法令，徵收山羊稅，稅額幾乎等於山羊的市價。莊稼給保全了，而山羊却倒了霉。可是，譬如加里亞諾附近根本就沒有農業，而山羊却是農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因為牠們用不着喂養，自會在河岸上蹦來跳去，吃些帶刺的樹叢嫩葉，並不像牛和綿羊那樣，需要牧場。於是山羊稅成了一種災難，因為農民沒有錢繳稅，除了把山羊宰盡殺絕外，沒有別的辦法；這樣他們也就沒有羊奶和奶酪可吃了。這個癩子是個破落地主，可是他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賴以生活的多種多樣的手藝（宰羊就是其中之一）而感到自豪。由於這種捐稅，以後我一年到頭可以從他那兒買到肉吃，要是在以前的話，據他告訴

我，我就難得碰上一次。他又是幾個不住在村裏的地主的管事，他監視着農民；他還主持拍賣，說媒撮合，附近的每一個人他都認識。事無大小，都有他的一份；這個跛腿、身穿黑衣、狐狸臉的人不在大小場合裏出現的情況簡直很少。他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是沉默寡言；話沒說完就打住了，好像表示他懂的比說的多；說話的神情莊重嚴肅，這和他的名字，卡諾伐爾，所代表的歡愉的意義完全相反<sup>①</sup>。

他聽說我要找房子，最好是寬敞明亮、適於繪畫的房子，便用心想了一會，然後對我說，我可以住到他表弟們的房子裏去，他們的姓名或許我也熟悉，因為他們都是那不勒斯著名的醫生。我可以承租他們房子的一部分，兩間或三間。他願意立刻替我寫信；同時我必須自認運氣好，因為村子裏不可能再有更適合的房子了。那座房子裏沒有家具，但是他能夠借給我一張床和一些必要的用具。而且，我要是願意去看看房子，他可以打發他的娃子去開門，讓我看。我和孩子一塊兒去了；孩子和他的叔父一般嚴肅和憂鬱，也穿着黑色的衣服。

離開小廣場以後，道路的坡度逐漸下降，直到一個峽谷口；那兒地位狹隘，容不下房屋了。過了谷口，道路沿着一條山脊穿過去，兩面有矮牆擋着。這條百來碼的小道是上、下加里亞諾間的通道，長年刮着猛烈的大風。通道上，山脊略微放寬的地方，有一個山泉；加里亞諾一共有兩個山泉，另一個就在我早上去過的教堂附近，位於村莊的高處。這裏的山泉供應了下加里亞諾的全部和上加里亞諾的大部分用水。往後我任什麼時候經過這兒，總看見一大羣女人，有老有小，有的坐着，有的立着，圍聚在山泉前面取水，

---

<sup>①</sup> 意大利文中卡諾伐爾 (Carnovale) 的涵義是“狂歡”。



頭上都頂着小木桶，提着費命狄那出產的紅土陶甕。

她們依次走到山泉跟前，耐心地等着細小的泉流灌滿容器。她們要等很久，風不住地刮着她們落到背上的白面紗；當她們很自然地把水桶頂在頭上的時候，她們的背影顯得分外均勻挺直。她們站在陽光底下，一動不動，像一羣在草原上放牧的牲口，甚至身上的氣味也有點像。我聽到一種模糊的連續不斷的說話聲，好似不間歇的喃喃自語。我在她們身旁走過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移動，可是我感覺到十幾雙黑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打量，直到我走完山脊上的狹徑，開始爬上通往下加里亞諾的有房屋的山坡為止。過了這道坡，道路再次下降，一直伸展到那個陷在地下的教堂和地層崩陷的邊緣。

我們很快就走到了我們要找的房子，它可以說是全村最令人注目的建築了。從外表來看，它那變黑的牆，狹窄的、配有鐵欄的窗戶和長期荒廢的跡象，使人望而生厭。這座房子曾是一個離鄉已久的貴族的住家；之後，警察在新建的現代化的房屋還沒有落成以前，又把它當作營房。遺留在牆上的污跡足以證明這裏曾經駐紮過軍隊。客廳曾經被隔成幾間黑暗的牢房，窗子裝着高大的欄柵，門上安着笨重的鐵鏈。門戶受到雨雪的浸潤，已經漲得關不攏來，窗玻璃也沒有一塊是完整的；風吹進來的灰土厚厚的覆蓋在所有的東西上面。一條條的牆皮和蛛網從貼金和油漆的天花板上掛下來；黑白鑲嵌、鋪成花樣的磚地現在已經鬆動，灰色的草莖從隙縫中鑽了出來。

我們在一間間屋子裏走動的時候，老是聽見一種像是驚獸找尋掩蔽似的急遽而神祕的聲音。我打開一扇法國式的長窗，走到一個裝有歪歪扭扭的十八世紀鐵欄的陽台上面。我剛從黑暗中出來，給突如其來的強烈的陽光照得幾乎睜不開眼睛。我們的底下

是個山谷；面前一無遮攔，抬眼望去，只見一片無邊無際的荒無人烟的白土，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幾乎跟白色的天空混為一體。陽光直勾勾的照射下來，沒有絲毫蔭影來打破這片土海的單調。時間已是正午，該回家了。

我怎麼能住在這座高貴的廢宅中呢？可是這地方却有一種淒涼的誘惑力；我可以在鬆動的磚地上踱步，並且我夜裏寧可跟蝙蝠作伴，而不願與稅吏和寡婦家中的臭蟲為伍。我想，也許我可以配上玻璃窗，從都靈弄一頂帳子來預防瘧疾，並且把粗糙敗壞的牆壁修理一下。我通知癩子——他帶着割割好的山羊正在廣場上等回音——請他寫信給那不勒斯的房東，然後回到我臨時的住所。

走到“狙擊手之墓”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高大結實、金黃頭髮、穿着短袖襯衫的青年從一所破爛小屋的窄門裏走出來，手裏捧着一盤熱氣騰騰的通心麵。他穿過廣場，把盤子擱在矮牆上面，高聲吹起口哨，然後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我停下來，遠遠地望着那盤沒人理睬的通心麵。對街的屋子裏，忽然走出了另一個又黑又高、非常漂亮的青年；他的臉色暗淡陰鬱，穿着一套剪裁合身的灰色衣服。他走到牆邊，端起盤子，往後就走。剛要進門的時候，他小心地回頭向廣場望了一下，對着我微微一笑，並且和氣地揮手招呼，然後彎下腰鑽進矮門，在我面前消失了。唐·科西米諾——駝背的郵政局長——正要關起辦公室去吃中飯，在一個隱蔽的角落裏也看到了剛才這一幕。他注意到我吃驚的神情，對我點頭暗示。我看出他那銳利而傷感的眼裏含有同情。

“這情景每天這時候都有，”他告訴我。“他們兩人跟你一樣，也是政治犯。金黃頭髮的那個是安科納的泥水匠，共產黨員，非常好的人。另外一個是在比薩讀政治的學生，他是法西斯民兵隊的軍官，但也是共產黨員。他出身貧苦，可是他們不給他生活費，因為

他的母親和姊姊都是教員，認為應當有錢去維持他。流放到這兒來的人原本可以互相交往，可是幾個月以前，唐·路易·瑪加隆發頒命令，禁止他們見面。他們倆爲了省錢，本來在一起做飯，現在只能輪流燒飯。每天由一個人把另一個的飯菜擱在矮牆上，走開之後再由另一個去拿了吃。假使他們湊巧碰見，你想，對國家該是多麼危險啊！”

我們一塊兒向村子的高處走去。唐·科西米諾跟他的妻子和幾個孩子住在離寡婦家不遠的地方。

“唐·路易對於這種事是非常注意的；維持紀律是他的拿手。他和警官共同商訂這種辦法。對於你，我希望一切就不同了。無論如何，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嚴重，大夫。”唐·科西米諾安慰地看着我：

“他們不得不幹起警察的工作來，對什麼事都要過問。那個泥水匠自尋麻煩。他和農民們談話，想使他們了解達爾文學說——人是從猴子演化來的。我自己並不是達爾文的信徒，”唐·科西米諾譏諷地微笑着，“可是，如果你相信這種話，我看不出有什麼害處。當然，這件事給唐·路易知道了。當時鬧得天翻地覆；你應當聽聽他那種咆哮的聲音！他告訴泥水匠：達爾文學說是和天主教教義抵觸的，而天主教教義和法西斯主義却是一致的，談論達爾文就等於反對法西斯主義。他甚至寫信給馬台拉的警察局，說泥水匠在進行顛覆宣傳。可是，農民們都喜歡那傢伙；他非常誠懇，什麼事都能做。”我們已經走到了唐·科西米諾的門口。“高興點吧，”他說。“你剛來，這兒的生活可能過不慣。可是，這一切總有一天會過去的。”說完，這位善良的駝背似乎害怕自己已經說得太多了，低聲道了再見，急忙和我分手了。

## 第七章

那天下午，村長等在廣場上，準備帶我去見他的姊姊。唐娜·凱德林娜·瑪加隆·古西安那正在等候我們；她爲我們預備了咖啡和家製蛋糕。她站在門口，非常熱誠地歡迎我，把我領進她那間陳設簡單的客廳，裏面擺着一些小玩意兒：有小丑臉譜的坐墊和寒棉絮的洋娃娃。她問候我的家人，同情我的孤獨的處境，保證將盡力使我在這裏生活得愉快些；總之，她非常和藹可親。她有三十來歲，矮矮胖胖的，臉型很像她的弟弟，可是神情比較堅定深沉。她的頭髮和眼睛都是烏黑的，可是黃而發亮的皮膚，以及一口不加注意的牙齒却帶給她一種不健康的外表。她的打扮很像一個忙碌的主婦，因爲在炎熱天氣幹了活，衣服有點雜亂。她說話的聲音高而刺耳，樣子有些做作：

“大夫，你在這兒會過得挺愉快的。我要代你找一所房子。目前還沒有不花錢的事兒，可是不久就會這樣。你需要一個舒適的地方，還得有一間可以接待病人的屋子。我還要替你找個用人。嘗嘗這些蛋糕吧。當然啦，你是吃慣了更細巧的點心的，你母親也許做得更好。這些蛋糕都是鄉下格式。你怎麼會調到這兒來的？一定是弄錯了。墨索里尼不可能明白所有的事情；儘管他手下的人多麼小心謹慎，一定也有弄錯的時候。再說，一個人待在大城市裏總會結下仇人。被迫住在我們這個地區中的法西斯黨員就有好幾個呢。亞爾賓那蒂，波倫亞的黨書記，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一個村子裏，不過他可以自由行動。現在，戰爭正在進行。我的丈夫志願參軍去了；以他的地位，當然要以身作則。自己的理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祖國。你也是完全擁護意大利的，對不對？把你送到

這兒來一定是弄錯了。可是，我們有你在—起，却感到萬分榮幸。”

唐·路易抱着不置可否的態度，默不作聲。過了一會，他說有些別的事情，先走了。等他走了以後，唐娜·凱德林娜把我面前的一只日本瓷杯斟滿了咖啡，叫我尝尝她自製的楓梓糖醬，同時把我捧上了三十三天，答應幫我弄到我需要的任何東西。我弄不懂她的用意：天性熱誠呢，女性和母性的本能呢，還是想在一個來自北方的紳士面前賣弄她的社會地位和烹調手法？其實這裏面各種成分都有：熱誠、母性、社會野心和烹調技巧。的確，唐娜·凱德林娜做得絕好的果醬、蜜餞、蛋糕、烤橄欖、塞着杏仁的無花果乾、混有西班牙胡椒的香腸。除此以外，還有明確的個人野心（我的意想不到的來臨，多少有助於這個野心的實現）和一種仇意（我的來到像一陣風似的使它死灰復燃了）。

“真的，你來了真是我們的運氣。你要住三年嗎？當然啦，你寧願早點離開這兒；爲你打算，我也希望如此；可是爲我們着想，我却希望你留下去。這兒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壞，我們又都是優秀的意大利人和法西斯黨員。路易是村長，我的丈夫是當地的黨領導。他不在的時候，他的職位由我代替；其實也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你在這兒可以不必拘束。我們終於得到了一位好大夫，生病時再也不必趕遠路去求醫了。說起來，我希望你見見我的公公，他跟我住在一起。鳩塞比舅舅，就是米里洛大夫，年紀老了，也該退休了。至於那個用他兩個姪女所配的毒藥來害我們的人，以後再也不能害我們了。他和那兩個惡毒的女人，那兩個……母狗！”

唐娜·凱德林娜的聲調突然變得非常高；毫無疑問，她的隱藏着的、而又無法掩飾的情緒就是仇恨，根深蒂固、專心一致的仇恨。因爲她是女人，她的心裏便容不下別的東西，所以這種根深蒂固的仇恨既能變幻無窮，也會無中生有。唐娜·凱德林娜恨那兩個開

藥房的“惡毒的女人”，恨她們的叔父，康采托·基比里斯科大夫，也恨他所有的親戚朋友和在馬台拉庇護着他的官員們。

我像是上天派來的；至於我被調到這裏來的政治口實是什麼，却無關緊要，因為我真正的用處就是當作她報仇雪恨的工具。她指望我把基比里斯科大夫攆走，把藥房關掉，至少要把它從那兩個姪女手裏奪過來。

唐娜·凱德林娜是一個活躍而富於想像力的女人，她事實上控制着這個村子。她比她的弟弟聰明堅強；她知道，只要表面上讓她弟弟掌握權力，她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指揮一切。她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在她的心目中，當個黨領導的目的只是掌握權力而已。她一聽到我來的消息，就訂出了一個計劃，強制她的弟弟去執行，同時費了些周折把她的舅舅也拉進去。她以為我一定很想行醫，盡可能賺一些錢；她應該鼓勵和慫恿我放胆去幹，而且有他們做後台，我決不會碰到麻煩；同時成功與否也全在於他們的支持。她必須一方面對我特別客氣，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她的勢力，這樣我就不至於落到她敵人的圈子裏去。唐·路易對待政治犯一貫特別苛刻，不敢接受這種優待我的讓步辦法；他本來還不願意請我到他家裏去，唯恐他的仇人會向上級報告；爲了這個原因，她便出頭，並且想把我爭取到他們那邊去。

唐娜·凱德林娜的妒忌其實只是這裏兩個名門之間的宿仇的一面，也許和格拉沙諾的情形一樣，這種典型的宿仇可以追溯到上代。我猜測（不過我始終沒有證實）一世紀前大夫出身的基比里斯科族人，也是自由黨人，而瑪加隆族的家世也許比較近，比較低微，和保皇黨與盜幫有關聯。除了這種傳統的敵對以外，唐娜·凱德林娜之所以仇恨基比里斯科，還有很多個人的理由。由於她自己說話不小心和村子裏婦女們的閒談，我不久便發現了事實的真相。

唐娜·凱德林娜的丈夫，尼古拉·古西安那，是教員、黨領導，又是他的小舅子管理村子事務的好幫手，他身材高大，一張軍人型的臉又傲慢又愚蠢。他的穿着上尉軍服的相片控制了整個客廳裏的氣氛。他給藥劑師女兒的美麗的黑眼珠、又紅又白的面色和修長苗條的身段迷住了；雖然她是敵對陣營中的一分子。他倆是不是真的情人，這種傳說是否給人家添油加醬地擴大了，我可不知道，但是唐娜·凱德林娜却認為這是事實。唐娜·凱德林娜已經不很年輕了，因此她情敵的青春美貌當然會使她不寒而慄。這一對假定的情人不能在這樣小的村子裏相會，因為有千百雙眼睛監視着他們，當然也包括唐娜·凱德林娜的永遠警惕的眼睛；她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他們。在這個所遇非人的妻子的幻想中，他們只有一個辦法才能滿足他們的熾烈的情欲：她，唐娜·凱德林娜，必須死去，他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結合。那個黑髮的妖精和她那貌不驚人的金髮的妹妹，是那藥房的名正言順、然而力不勝任的主人——雖然她們完全不配經營，全村的人對她們的胡亂配方都嘖有煩言、感到恐懼。要擺脫唐娜·凱德林娜是毫不費事的：毒藥。毒藥能達到目的而沒有被發覺的危險，因為當地兩個大夫中的一個就是她們的叔叔，或許還是她們的同謀，而另一位却由於年齡太老，根本看不出什麼毛病來。唐娜·凱德林娜會被害死，這對情人却可以逍遙法外，一塊兒對着她的坟墓哈哈大笑。

唐娜·凱德林娜幻想中的這幅謀殺圖畫的後面，究竟有多少真實呢？哪一些祕密的綫索，哪一些被發現的情書，哪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洩漏的隱祕，會使她激烈而妒忌的心靈先產生懷疑，然後又着迷似地加以肯定？我不知道，可是唐娜·凱德林娜却相信她自己幻想的產物。對於這件未來的罪行，她並不埋怨她的丈夫，因為他被人迷惑，身不由己，她歸罪於她的情敵和所有與情敵有關的

人。長期的仇恨、爭權奪利的野心，再加上個人的妒忌，一切變得狂暴而猛烈。這個下毒的人和她一家必須為他們的罪行付出巨大的代價。

唐娜·凱德林娜知道怎樣對付她的丈夫。既不要有任何流言，也不讓別人產生絲毫懷疑。他們單獨在房間裏的時候，她每天數落他犯了強姦罪和謀殺罪，並且不讓他同床。那個顯赫而人人畏懼的加里亞諾的黨領導，一回家就把他的高傲的神氣喪失得乾乾淨淨；在他太太咄咄逼人的黑眼睛裏，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無賴和不可寬恕的罪人；他必須在客廳裏的榻椅上度過寂寞的長夜。這種悲慘的生活繼續了六個月，最後才有一個贖罪的機會：阿比西尼亞戰爭。

這個蒙羞受辱的罪人志願從軍，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贖罪，才能在回來時跟太太講和，同時還能領到上尉級的薪俸，這和當教員的薪金比起來要大得多了。然而不幸得很，他的榜樣竟沒有人仿效。古西安那上尉和格拉沙諾的第更托中尉（上文已經提起過他了），是他們所屬村子裏唯一自動參軍的人。儘管靠戰爭得到利益的人不多，但它畢竟也有它的用處。古西安那上尉被認為是英雄，唐娜·凱德林娜成了英雄太太，反對派裏絕對找不出這種可以向馬台拉當局誇口的光榮稱號。現在，我出現在這種場合，顯然是上天派來，讓唐娜·凱德林娜達到向敵人報復的目的。

“路易諾想跟我丈夫一同入伍。他們像弟兄一般，難分難捨，互相照顧。可是路易諾身體太壞；一年要生六個月的病。真巧，你來了。倘若他離開以後，誰留在這兒維持治安和進行宣傳工作呢？”

唐娜·凱德林娜正說着的時候，她的公公唐·巴斯蓋爾·古西安那被新鮮蛋糕的香氣吸引來了，他踏着緩慢呆滯的小步子跨



進了房間。他身上披着一件斗篷，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帽，牙齒掉光的嘴裏啣着烟斗。他是個肥胖、臃腫、耳聾的老人，像一條大蠶般地貪嘴愛吃。他退休以前也做過校長。的確，加里亞諾跟意大利所有的地方一樣，都操縱在校長們的手中。人人都尊敬唐·巴斯蓋爾。他每天吃吃睡睡消磨光陰，或者坐在廣場一邊的牆上抽烟。他的媳婦告訴我，他身體不好，前列腺有病，還可能有輕微的糖尿病；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不對剩下的蛋糕快速進攻和狼吞虎嚥。之後，他喉嚨裏發出滿意的咕嚕聲，坐到一把長椅裏去；偶然翕動一下嘴巴，像是參加我們談話似的，其實他聾得什麼也聽不見；他一面咕咕嚕嚕，一面抽烟，不多一會兒就睡着了。

我正想告辭，兩個二十五歲左右的小姐——在這些地區，她們的歲數已經超過了一般的結婚年齡——衝進屋子裏來，叫着跳着，比着手勢，發出驚異的喊聲，高舉着兩臂，擁抱了唐娜·凱德林娜。她倆都矮小癯肥，黑得像煤包，一頭蓬亂的黑髮又短又鬢，一對黑眼睛火辣辣的，厚厚的嘴唇上面和動個不停的手腳上都長着黑毛。這是瑪格里塔和瑪麗亞，米里洛大夫的兩個閨女，唐娜·凱德林娜特地把她們叫來介紹給我的。因此，這兩個小姐特地在嘴上抹了一層厚厚的口紅，臉上塗了白粉，穿上了高跟鞋，立刻趕來了。她們本質上都是好姑娘，不可思議地坦率和無知，腦袋裏空無所有。她們對什麼東西都感到驚奇；我的狗、我的服裝、我的繪畫，都會使她們尖聲驚叫，使她們像兩隻黑蚱蜢似地做出神經質的動作。然後她們開始談到烤蛋糕和一般的烹飪，唐娜·凱德林娜把她們管理家務的才幹捧得天一般高。她也許以為瑪格里塔和瑪麗亞可以幫她達到雙重目的：一個是勸導她們的父親，米里洛大夫，待我特別好些；另一個使我和他家攀上姻親。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人追求的對象還有比大夫的閨女更有價值嗎？唐娜·凱德林娜問起我有

沒有訂過婚；她可以通過她兄弟私自檢查信件的便利，很容易地查出我的答覆究竟是真是假。

這兩位不幸的小姐和我一個樣，成了某種權力的工具而不自知。她們還帶着一個十八歲左右的男孩。他的衣服相當破舊，一張呆笨的黃臉配上一片耷拉着的下唇；不聲不響、傻喝喝地站在角落裏。這是她倆的弟弟——米里洛家唯一的男性後裔。那位老大夫這時也來了，他告訴我說，這個孩子雖然很好，但是叫他們担了好大一份心事，因為這孩子害過腦炎，智力衰退，沒法送他上學。他曾經把他送進高中、農業學校和其他的學校，但是都不行。目前，這孩子準備參加低級警官訓練班，所以他腦子裏除了軍裝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了。這原不是他父親想爲他安排的前途，不過還不失爲一個好職位。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和大夫一致；這個有缺陷的可憐蟲將來倒可以成爲一個無害於民的警官。

唐娜·凱德林娜爲了她舅舅的緣故，把話題轉到我的醫學技術上面。我竭力使她了解，只有繪畫才使我感到興趣；可是她毫不理會。大夫以一貫窘迫和口吃的語氣堅決地勸我，倘使我行醫的話，決不能出於一時的慷慨而犧牲診費，人們一定會把這種心理看作弱點。每個人都想賴掉看醫生的錢，但是診費是義不容辭的，又是政府規定的；作爲一個大夫，必須從兩方面着想，一方面是對同業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是尊重一般標準，萬萬不能讓診費落空。這位老人家只因爲親族關係才勉強參加了他的甥兒女所領導的政治派別，分担了他們的野心；正如唐娜·凱德林娜和唐·路易所說的：他“太慈悲”了。他以前是尼的黨員；有時私下裏還替村長的法西斯精神抱憾，並且批評他的好出風頭、作威作福和專管閒事的作風。可是，爲了免於爭吵起見，他終於對這些缺點作了讓步，甚而利用了它們。

在他的甥兒甥女的唆使之下，可能也爲了自己的女兒打算，他同意不妨礙我，可是他絕不願意被人當作一個無足輕重的老人，可以被他們隨心所欲地指揮。不，他有他的榮譽和自尊心。因此，我必須傾聽他對地方上種種無稽之談的複雜的解釋，和他的倚老賣老的忠告。我必須收錢，要遵守公議的診費標準，不要偏信農民們編造出來的謊話；因爲這些人都是無知欺人之輩，你愈幫他們，他們愈對你忘恩負義。他在這地方住了四十年以上，照料着他們，素來慈悲爲懷；不料換回來的僅是一句話，說他老朽無能。其實他絕不服老。看到農民們的忘恩負義、迷信、頑固等等，真覺得傷心。

斷黑的時候，我終於設法脫身，逃避了大夫訥訥不休的空話、他兩個女兒的尖聲怪叫、唐·巴斯蓋爾的咕嚕和唐娜·凱德林娜的別有用意的微笑。農民們正牽着牲口從路上回來，紛紛湧進屋子。每天黃昏都是這個景象，農民們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黑暗神祕的世界裏的一股浪潮，充滿了單調的氣氛。至於上流人物，我對他們已經徹底瞭解了。他們的蛛網般的錯綜複雜的日常生活，毫無意義的自私觀點，低級的趣味和無聊，貪婪，無能，貧困，使我感到討厭。我每次走到村裏唯一的街道上，不得不看見聚在廣場上的人們，不得不聽取他們的沒完沒結的怨言；今天、明天，永遠如此。我在這個地方到底是幹什麼呢？

天空中揉合着玫瑰、翠綠和紫絳的顏色——瘧疾地區裏特有的誘人色彩——天空顯得又高又遠。

## 第八章

我在寡婦家裏住了三個星期，等着另找住所。這時候正是盛夏，太陽好像直停在我們頭頂上不動似的，粘土地被灼熱的陽光烤

得坼裂開來。在這些焦渴的裂罅裏躲藏着一種致命的粗壯的毒蛇，農民管牠叫“小步”，意思是：“草裏有蛇，小步走過。”繼續不斷的風把人身上的水分都吹乾了。白天就在這種酷日下單調地度過，太陽下山後，晚上才涼快些。我坐在廚房裏注視着亂飛亂撞的蒼蠅，這可以說是寂靜無聲的伏天裏唯一的生命象徵。我的眼睛困倦地集中到深綠色的百葉窗上，那裏有無數的營營作聲的小黑點。不時有一個黑點突然飛走，它原來的地位上出現了一顆很亮的白點，周圍還有金色的光圈，極像一顆逐漸暗淡的小星。隨着，另一隻蒼蠅飛走了，綠窗上又多了一顆星。最後，躺在我腳前的巴隆尼在夢中驚醒了；牠跳起來抓住了一隻在飛的蒼蠅；這時候，寂靜才被牠的猛烈的磨牙聲打破。

陽台的欄杆上掛着一串串的無花果乾，上面黑壓壓的滿是蒼蠅，牠們乘火熱的陽光還沒有把果實完全晒乾以前，正在吮吸裏面最後的水分。街上，在掛着黑色三角旗的大門底下，血紅的濕搭搭的番茄擺在闊邊桌子上曝曬。一羣羣的蒼蠅在已經硬化的部分上爬來爬去，腳都沒有沾濕，牠們數目之多簡直和以色列的子孫一般；另外幾羣却投進了水汪汪的“紅海”裏面，像法老的軍隊拚命追趕以色列人時似的，淹在汁水裏面，飛不起來<sup>①</sup>。籠罩在鄉間的寂靜，沉悶地滯留在廚房裏，只有蒼蠅的單調不斷的營營聲標誌着時間的消逝。

突然，附近教堂的鐘聲響了起來，可能是爲了紀念某一個不知名的聖徒，也可能是召喚人們去參加冷落的宗教儀式；它那淒涼的聲音充塞了我的屋子。打鐘的是個衣衫襤褸、光腳、十八歲左右的

---

<sup>①</sup> 舊約出埃及紀十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一節：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埃及法老派兵追趕，上帝使紅海分開，讓以色列人通過，却把法老軍隊淹死。

孩子，臉上堆滿了虛偽和不光明正大的笑容；隨着自己的幻想，不斷地敲出悲愴的喪禮進行曲的調子。我的狗對於鬼靈特別敏感，牠受不了這種淒慘的聲音，聽到第一下鐘聲就痛苦地狂吠起來，好似死神已經降臨到了我們頭上。再不然，是不是因為潛伏在牠身體裏的魔鬼，被這種神聖的音樂驚擾得不安呢？無論如何，我必須站起來，把牠帶到外面去溜溜，讓牠安靜一下。又大又餓的跳蚤在白色的街石上跳動着，找尋藏身之所；扁蝨離開了草葉埋伏起來。村子裏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農民們在田野裏工作，婦女們躲在半掩的門裏。道路在兩排房屋和房屋後面的峽谷中間逐漸下降，一直延伸到山崩的地方，沒有絲毫蔭影。我朝着相反的方向慢慢地往上爬，到公墓去找那些細瘦的橄欖樹和柏樹。

一種野獸般的誘惑力籠罩着這個荒涼的村子。沉寂的中午突然傳來了母猪在垃圾堆上翻滾時的叫聲，回答這聲音的是驢子的震耳的吼叫，比教堂的奇怪而淒涼的鐘聲更來得洪亮。公雞在啼，可是牠午後的歌唱遠沒有早上的啼聲那麼刺激夠味，相反地却襯托出這個荒涼鄉村的無限悲哀。空中滿是烏鴉，再上面是盤旋着的老鷹，牠們凝神的圓眼似乎在跟踪着我。空氣中處處令人感到有隱藏着的野獸的存在，有一隻彎腿的山羊，這個地區裏的皇后，終於從一座房子後面跳了出來，用呆呆的黃眼瞪着我。幾個半裸的、衣裳破爛的孩子在追趕牠；其中一個四歲的女孩穿了修女的道袍、頭巾和面紗，另外一個五歲的男孩穿了修士的法衣和腰帶。這是當地的風俗：做父母的爲了還願，把孩子打扮成這樣；有的穿着小型的宗教服裝，有的打扮成維拉斯蓋茲<sup>①</sup>所畫的小王子。孩子們想騎着山羊玩，那小修士抓住了牠的鬍鬚，用手臂抱着牠的頭，

---

<sup>①</sup> 維拉斯蓋茲 (Velasquez 1599—1660)：西班牙畫家。

小修女試着跨到牠的背上，其餘的孩子拉住了角和尾巴。有一會工夫，他們總算都跨上了山羊背，後來，牠突然跳起來，猛烈地搖晃一下，把他們摔在地上，還回過頭來對他們露出惡意的微笑。孩子們爬了起來，重新抓住山羊，再一次跨了上去。山羊飛快地逃跑，狂野地蹦跳，直到拐角的地方，這一羣小孩和山羊才不見了。

農民說山羊有些近似惡魔的氣質。這對所有的野獸說來都很正確，特別是山羊。並不是因為牠天性邪惡，或者與基督教所謂的魔鬼有什麼關係（雖然牠們確實常以類似的姿態出現），而是因為這是一般生物的野性，在山羊也許更突出一些，因為牠的毛皮裏邊還藏着某種特殊的力量。對農民來說，山羊代表一種古代的森林之神<sup>①</sup>，而且是活的森林之神：牠長相又飢又瘦，生着彎彎的角和鈎鼻，還有下垂的大奶子或者雄性生殖器。牠是一種可憐的、毛茸茸的、友愛而野性的森林之神，在懸崖的邊緣上找青草吃。

在這種既非人類又非神靈的目光的注視下，再加上牠們的神祕力量所給我的感覺，我慢慢地向公墓走去。橄欖樹底下沒有蔭蔽的地方，因為陽光穿透了它那稀疏的花邊似的枝葉。我決定穿過破敗的鐵門走進公墓裏去，這是全村唯一的涼爽而幽靜的地點，同時也許是最不令人感覺淒涼的地方。我坐到地上的時候，牆外泥土所反射的眩眼的光綫消失了，兩株柏樹在微風中擺動着，一叢叢的玫瑰在坟墓中間盛開着，在這個缺乏花草的地區中煞是奇妙。墓地的中央有一條一兩碼深的溝，在乾燥的泥地中挖得整整齊齊，準備下一次埋葬死人。溝裏放着一架梯子，以便在這露天墓穴裏進出。在酷熱的天氣，我總是到公墓裏來，躺在這塊地方。裏面的泥土又滑又燥，不曾受過太陽的烤炙。我在裏面只看到一塊長方

---

① 森林之神 (Satyr)：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羊的神道。

形的青天，偶爾有雲彩掠過，却沒有聲音傳來。在這個自由孤獨的天地中，我消磨了漫長的光陰。我的狗平時老是追捕向陽牆上的蜥蜴，牠厭倦了以後，便會先懷疑地向溝裏探頭望一下，然後從梯上下來，蜷伏在我的腳邊，很快就睡着了。我聽着牠的均勻的呼吸聲，也終於讓書本從我手裏滑掉，閉上了眼睛。

我們被一種奇怪的、分辨不出性別、音調和年齡的聲音所驚醒。一個老頭俯在墓穴邊上和我說話，他的牙齒全掉光了，所以聲音含混不清。我看出他是個高大而微駝的老人，臂膀瘦長得像是風車的翼柄。他年近九十，臉上有一種時間對他已經不起作用的表情——像風乾蘋果似的起皺醜怪；兩隻富有吸引力的藍眼睛從打褶的皮肉中間閃出光彩。下頷上竟找不出一根鬍鬚，這樣更使他的皮膚顯得特別。他講的不是加里亞諾的方言，而是一種夾雜的言語；他曾經在很多地方待過，比斯蒂切的口音特別重，因為他是很久以前生在那兒的。這種參雜的語言，加上掉了牙齒，發音含混，還有句子簡短含蓄，起初簡直使我聽不懂；可是我逐漸了解，和他談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在聽我說話，還是一味在轉他自己的神祕的念頭，這種念頭似乎出自原始世界中遙遠偏僻的地區。這個無法形容的人穿着一件又破又髒的襯衣，領口敞開，露出了不長汗毛的胸膛，胸骨像鳥類一般凸起；他頭上戴的那頂尖角紅帽，也許標誌他所擔任的公務之一；目前他是掘墓人，又是市鎮傳呼吏。他一天到晚，吹着喇叭，敲着掛在脖子上的皮鼓，在大街上走動，用他的不像人聲的音調喊出當天的新聞：來了一個小販啦，宰了一隻山羊啦，村長出告示啦，以及舉行喪禮的時間等等。把死人抬到公墓，掘墳掩埋的也是他。

這些是他的例行事務，此外他還有一種祕密而不可捉摸的內

心生活。他經過的時候，女人們老是揶揄他，因為他沒有鬚鬚。據說他生平沒有跟女人打過交道。“今晚來跟我睡好嗎？”她們在門口叫喚着，一邊笑，一邊用手掩住面孔。“你爲什麼讓我一個人獨睡？”她們作弄他，而他對女人們却敬而遠之。這個老頭兒有一種神祕的本領：他能溝通幽靈，呼神喚鬼，還有制服野獸的魔力。他原本是制服豺狼的人，之後年老力衰，才來到加里亞諾。他能隨心所欲地驅使狼羣闖入村莊，也能把牠們趕跑，牠們簡直無法抗拒，必須聽從他的指揮。

有人說，他年輕時，常常帶着兇暴的狼羣，在山間漫遊。這種本領使他特別受人尊敬。嚴冬的季節，各個村莊都請他去驅除那些迫於飢寒來侵犯他們的森林野獸。他的魔力雖然不能施之於女人，對各種野獸却都靈驗；並且不光是野獸，即使空中的一切妖魔鬼怪都聽他的指揮。他年輕時，刈一天麥子抵得上五十個人，因為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在幫着他。一天終了的時候，別的農民都汗流浹背，累得腰酸背痛，晒得頭昏眼花，而這個馴狼者却像早晨一樣神清氣爽。

我爬出溝和他講話，敬他一支雪茄，他把雪茄插在一個用灰兔後腿骨做的發黑的烟嘴上。他支着一把鏟子——因為他老是在掘新坟——彎下身去檢起一塊人的肩骨，一面說話，一面把骨頭拿了一會兒，過後才扔開。地上到處是從坟墓裏翻掘出來、經過日晒風吹而鈣化的白骨。在這個老人看來，骨頭、死人、野獸和鬼怪都是素來熟悉的東西；其實村裏所有的人也都如此，這些東西已經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分不開了。“這村子是用死人骨頭建築的，”他用含糊的土語告訴我，音調像是地下泉突然在石隙中湧出來的潺潺聲，同時扭動着他那沒有牙齒的嘴巴，裝出一副像是微笑的樣子。每當我問他是什麼意思的時候，他總是不理不睬，一味笑着，並且照舊



重複他剛才說過的話：“就是這樣；這村子是用死人骨頭建築的。”老頭兒的話很對，不管他的說法實有其事呢，還是影射。

不久之後，離寡婦家不遠的地方要蓋一幢法西斯童子軍用的小樓房，村長下令挖掘地基；從地裏翻出來的不是泥土，而是成千上萬的骨頭；接連好幾天，馬車載着這些古代的殘骸經過村子，傾倒在“狙擊手之墓”的崖下。從聖母堂廢墟下面的坟墓裏起出來的骨頭年代比較近，有的還帶着皮肉，有的帶着羊皮紙似的皮膚；骨頭出土的時候，羣狗互相爭奪；牠們瘋狂地吠叫着，在大街上追逐一個啣着一塊脛骨的同伴。在這個時間早已停止的地方，最近的、較遠的和古老年代的骨頭，同時在旅客腳下出現，似乎是不足爲奇的事。埋葬在聖母堂廢墟下面的死者是最不幸的，不但有狗羣鳥類搶散了他們的遺骸，還有其他更可怕的東西光臨廢墟下面潮濕駭人的洞穴。

幾個月，或者幾年以前的某一夜晚（他不能確定什麼時候，因爲他對時間的觀念是很模糊的），這個馴狼者從加里亞奈洛回家，正走到教堂對面的一個高起的地方，聖母丘，——他突然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疲乏，不得不在旁邊一個小禮拜堂的台階上坐下來。他沒有力氣站起來再走了，像是有人拖住他似的。夜色漆黑，他在黑暗裏什麼也看不清，可是峽谷裏傳來一種野獸般的喊聲，在叫喚他的名字。一個在死人堆裏安居下來的魔鬼不准他再往前走。這時候，老頭兒劃了十字，魔鬼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並且痛苦地嗷叫。在黑影中，他瞥見一個面目猙獰的山羊的形體，在廢墟上驚恐地縱跳着，一晃眼就不見了。魔鬼一邊沿着峽谷往下奔逃，一邊在狂叫。“嗚……嘿！”它消失的時候這樣叫着。老頭兒立刻覺得輕鬆有勁了，走了不多幾步就跨進了村莊。這一類的奇事他遇到過不少；當我硬要他講述的時候，他毫不爲奇地告訴了我。他年紀這麼

大，當然免不了碰到很多這樣的事。

他年紀這麼大，在盜幫橫行的時代，早已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了。我無法肯定他是不是其中之一，不過可能性很大，因為他認識那著名的寧古·南可，並且把這個強盜的壓寨夫人，瑪麗亞·派斯托拉，形容給我聽，好像他昨天還見到她似的。瑪麗亞·派斯托拉是個美麗的比斯蒂切的農婦，和她的愛人同住在樹木茂密的山嶺中，一起打家劫舍，她穿着男裝，總是跨着馬。寧古·南可的一幫是當地最殘忍最大膽的強盜，而瑪麗亞·派斯托拉對打家劫舍、剪徑搶掠、分贓仇殺的勾當件件參與。當寧古·南可赤手空拳把曾經俘虜過他的狙擊手的心臟掏出來的時候，瑪麗亞·派斯托拉把刀子遞給了他。這位掘墓人對她的一切記得很清楚；他帶着喜悅的音調告訴我，她是多麼美麗——像花朵般又紅又白，她端坐在馬背上的時候，黑色的長辮垂及腳面。寧古·南可被處死了，可是那老頭兒不知道瑪麗亞·派斯托拉，這個農民起義的女神的下落。他告訴我，她既沒有死，也沒有被俘；她曾經在比斯蒂切漏過臉，那時她渾身黑色打扮，騎着馬，馳入森林，以後再也沒有給人見到。

## 第九章

我到公墓去不只是爲了找尋休息、幽靜和聽聽故事。公墓是我活動範圍內的唯一沒有人工建築的地方，那裏的幾棵樹木可以打破農舍的刻板的綫條。因此，我選擇了它作爲寫生的對象。夕陽西斜的時分，我帶着畫布和畫筆上那兒去，把畫架安放在橄欖樹蔭下，或者放在公墓的圍牆後面，開始作畫。

在我剛到不久初次這樣作畫的時候，我的工作引起了警官的懷疑。他立刻報告村長，同時爲了謹慎起見，特地派了一個屬員在

旁監視。這個警察直挺挺地站在我身後幾步路的地方，從我落筆起一直看到畫完。有人在你身後望着你作畫，即使你不怕受到壞影響（據說賽尚①作畫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總也覺得厭倦。我想盡辦法，還是不能叫他移動寸步，因為命令如此。他那張笨臉上的表情逐漸由好奇變為有趣，終於問我可否照着他母親的遺像，替他畫一幅放大的油畫；對一個警察來說，這就是登峯造極的藝術了。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太陽下山了；薄暮的景色分外迷人，好像本身發出光芒，而不是外面光綫的反射。一輪碩大、透明、近似虛幻的月亮，懸掛在灰色橄欖樹上玫瑰色的天空中，底下的房屋像一塊被海水侵蝕了的烏賊魚骨一般。這時候，我對於月亮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因為好幾個月以來，我被禁錮在半裏看不見它，這次能夠重見確實是天大的樂事。為了祝賀和紀念，我把它收進了畫面，畫得又圓又亮，掛在天空中央；使那個警察大為驚異。

這時，村裏的兩個主子跑來看我工作；那個愛好修飾的警官穿了一身無懈可擊的制服，腰上佩着劍；村長臉上堆滿了笑容、恭維和做作的和善。唐·路易當然是位鑒賞家，他希望我知道這一點；他毫不吝嗇地對我的技巧大加稱許。此外，他認為我把他的家鄉作為有藝術價值的對象，覺得非常得意。我利用他這種心理向他建議，倘使要把這裏的美景一覽無遺地描繪下來，必須讓我稍微越過村界才行。村長和警官都不願意負起破壞規定的責任，可是在以後的幾星期中，我們逐漸達成了默契，我為了繪畫起見，可以離境二三百碼。這種破例的照顧並不是因為他們尊重藝術，而是由於唐娜·凱德林娜的陰謀和她想籠絡我的企圖，還有她弟弟對害病的恐慌。其實唐·路易的身體完全正常。除了腺分泌障礙以

---

① 賽尚（1839—1906）；法國名畫家，後期印象派創導者。

外，他非常健康，腺分泌障礙表現在他的虐待狂和幼稚的性格上，然而身上除了嗓子比較尖和有肥胖的傾向以外，也沒有別的徵象。可是微天之倖，他老是害怕生病；今天擔心肺病，明天擔心心臟病，後天又擔心胃潰瘍；他自己數脈搏，量體溫，對着鏡子看舌苔；我們每次見面時，我總得再三向他保證，才使他放心。這個害憂鬱症的人終於找到了一個俯首聽命的大夫。因此我往往可以超過範圍，到遠一些的地方去繪畫，可是次數不能太多，也不能跑到他們看不見的地方。這一切還得算作我自己的主意，由我自己負責；因為他有不少敵人，他們可能寫匿名信到馬台拉去，使他因為對我作了這樣的讓步而蒙受不利。

我爭取到的空間仍舊太少。這地方是個羣山環抱的峽谷，除了那條從公墓通到外面去的小道以外——我不敢在那條路上走遠，因為我必然會跑下山坡以至失去監視——村子和外界溝通的路徑只有兩條。第一條是從加里亞諾通往加里亞奈洛的沿着山谷脊頂上下起伏的小道；順着它的方向我可以一直走到聖母丘，也就是掘墓老頭碰上鬼的、離村子最後幾所房屋不遠的地點。這條路的右邊有一條幾呎寬的小徑岔出去，經過一連串曲折陡削的山坡，通往二百碼以下的谷底；大部分農民每天帶着山羊驢子，到亞格里谷附近的田野裏去時，必定經過這條危險的路徑；晚上回家也走這條路，農民們背着木柴和秣草，活像一羣罪人。另外一條通道是在村子較高的一端；它從離寡婦家很近的教堂右側繞過，到達一個小小的山泉——幾年前，這是加里亞諾唯一的水源。一股細小的泉水從生鏽的水管裏淌下來，注到木槽裏面，村裏的婦女時常來這兒洗衣服；潑在地上的水因為沒有水道宣洩，形成了一片蚊蚋滋生的沼澤。這條通道又經過點綴着幾株橄欖樹的麥田，然後消失在一片茫茫白土上的無數丘壟和洞穴的迷宮中了；到了沙羅河不遠的

懸崖邊緣，白土也跟着突然中斷。我經常來這裏散步作畫；有一天，就在這兒碰到一條毒蛇，可是我的狗高聲地狂叫，使我有了提防。

奇怪而凹凸不平的地形，使加里亞諾成爲一個天然的堡壘，只有極少的進口和出口。村長在所謂舉國若狂的日子裏，曾經利用過這個地形。他召開了羣衆大會，照他自己說，是爲了振奮民心；他把百姓集中到廣場上收聽正在策劃阿比西尼亞戰爭的首長們的廣播演說。當唐·路易決定召集這種會議以前，他命令那個年老的市鎮傳呼吏兼掘墓人在前一晚帶着喇叭銅鼓穿過大街小巷，在每一家門口用他的蒼老的嗓子尖聲地喊着：“明天上午十點鐘，每個人都到村公所前面的廣場上集合，收聽無線電廣播。不准缺席！”

“我們又得趕在日出前兩小時起身了，”農民們咕噥說；他們不願意犧牲一個工作日，雖然他們明知道唐·路易一定派有警察和法西斯童子軍把守着村子的每一個出口，不准任何人通過。大多數人設法在天沒亮、崗警還沒有佈防以前趕到田裏去，起身晚一些的人只得挨着女人學童站在廣場上，村長的滔滔不絕的話語就從上面陽台上傾瀉下來。他們戴着帽子站在那裏，沉着而懷疑；村長的演說傾瀉在他們的頭上，但是絲毫不留痕跡。

鄉紳全都是法西斯黨員，即使像米里洛大夫之類極少數的分歧派也是黨員。黨代表權力，分佈在政府和國家機構中；黨員們感到有資格來分享它。相反地，農民們都不是黨員；的確，即使有另一個政黨存在，要他們加入這種黨派也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是法西斯黨員，也不會成爲保守黨員、社會黨員或其他黨員。這種事情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屬於另一個世界；他們覺得這些事毫無意義。權力、政府、國家對農民又有什麼關係？國家，不管它是什麼

形式，總意味着“在羅馬的傢伙”。“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說，“在羅馬的傢伙不要我們過人的生活。我們有冰雹、山崩、旱災、瘧疾和……國家。這些都是無法逃避的厄運，從前是這樣，以後還是這樣。他們逼我們宰了山羊，搬走了我們的家具，現在又要我們去充當砲灰。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對於農民，國家比天堂還遠，帶給他們的苦難也更大，因為國家老是和他們敵對的。它的政治口號、綱領以至整個機構的確對他們毫無關係。農民不了解這些，因為他們用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沒有理由去了解。他們對付國家和它的宣傳的辦法就是忍受，正如他們忍受着自然界加在他們身上的苦難一般；他們看清了沒有希望過幸福的生活，對這種苦難只得逆來順受。

因為這個理由，他們對政治鬥爭當然毫無概念；他們把它當作“在羅馬的傢伙”之間的個人的口角。他們不去理會流放到他們這裏來的政治犯的觀點，也不過問他們來這裏的原因。他們善意地望着這些人，友好地對待他們；因為由於某種不可理解的理由，他們也是命運的犧牲者。我住在這裏的初期，只要在村外的道路上遇見了一個不相識的老農民，他總是把驢子帶住，停下來招呼我，並且用土話問我：“您是誰？上哪兒去？”“溜躑一下；我是個政治犯，”我這樣回答。“一個流放的？（他們不說囚犯而說流放的）太糟了！一定有人在羅馬陷害了你。”於是他不再往下說了；只在他催着坐騎上路的時候，對我露出友好的微笑。

這種消極的友愛，這種出於同是受苦人的真切的同情，這種聽天由命、休戚相關、古老悠久的忍耐，是一般農民的最深刻的感情，是天生的而不是宗教所造成的維系。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政治感覺，因為他們事實上是“異教徒”，或者是用以分別於城裏人的“鄉下佬”。國家和城市裏所信奉的神靈，在這塊土地上找不到

一個信徒，這兒，狼和古代的黑豬佔了最高的地位；這兒，人的世界和野獸精靈的世界，樹上的葉子和地下的樹根，都沒有分界綫。他們甚至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單獨的人看待；這兒所有的事物都相互作用，緊密連繫，同時每一件事物也是作用於它本身的無形的力量；這兒沒有不被巫術所克服的障礙。他們生活在一個獨行其是的世界裏，這兒的人沒法和太陽、畜牲、瘧疾分開，這兒不可能有幸福——如當地文人所想像的一般——也不可能希望，因為二者都是個性的附屬物，這裏只有悲慘的大自然所造成的不可改變的忍受。可是他們對於人類的共同命運和遭遇却有着強烈的感情。這純粹出於情感而不是出於理智；他們雖然並不把它放在嘴上，但是他們生活在荒土上的日子裏，無時無刻不在行動中表現出來。

“太糟了！有人陷害了你。”你也受着命運的支配。你也因為生不逢辰來到了這裏；造化的播弄使你顛沛流離。你也是個人，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別管迫害你的動機是什麼：政治、法律或者理性的錯覺。像理性或者因果之類的東西是不存在的，只有厄運——一種惡意的願望——才是支配一切“事物”的魔力。“國家”是厄運的一方面，正如摧毀莊稼的大風和敲骨吮髓的熱病一般。對付命運，除了忍耐和沉默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了。說話有什麼用？再說，一個人能頂什麼事？毫無用處。

因此，配備了沉默、忍耐、安靜和無動於衷的武器以後，沒有逃到田裏去的幾個農民就到廣場上來參加集會。他們似乎並不在傾聽無線電裏的叫囂，因為它來得太遠了；它是從一個進步而安樂的地方傳來的；那地方早已忘了世上還有死亡存在，而現在却像異教徒一般，兒戲般地要求人家去拚命。

## 第十章

到目前爲止，我在加里亞諾已經認識了很多農民。初眼看去，他們似乎都是一模一樣：短小、黧黑，眼睛呆滯而沒有表情，像是黑屋子裏的窗洞。有的人是在我散步時遇到的，有的人黃昏時在門口招呼過我，但是大多數人是因爲來找我看病才認識的。我不得不勉強擔負起大夫的工作，我最初像是初出道的大夫似的，很爲自己的病人擔心，並且常爲自己的能力薄弱而感覺不安。他們率直而盲目地信任我，指望着同樣的回報。我只得違背了自己的原意，把解除他們的疾苦當作自己的責任。我過去受過醫學教育，但是從沒有行過醫，手頭又沒有參考書和器械。我對待病人的態度不是不關痛癢地亂來，也不是很科學化的；其實我必須承認，我經常處於焦慮的狀態中。

因此，我的姊姊——她是個很有能耐的大夫，和善而聰明——的短期訪問對我是特別可貴的，尤其因爲她答應帶給我藥品、醫療器械、書籍和一些指示與鼓勵。我從電報中得悉了她的意想不到的來臨；電報來得恰是時候，讓我能夠雇到一輛汽車，到沙羅河旁的交叉路口公路車站去接她。加里亞諾只有一輛卡搭卡搭直響的老舊的飛亞脫牌汽車，車主是一個“美國”機械師：身軀魁梧，頭髮金黃，頭上戴着機器腳踏車手的帽子。這人在村子裏的名氣很響，因爲他身體的某一部分特別大；這也許使他在女人中很吃香，可是對她們畢竟是危險的。由於這種特點，他獲得了農民中的唐·璜的稱號<sup>①</sup>；不幸而成爲他情婦的女人們，很難掩飾她們的不正當的

---

<sup>①</sup> 唐·璜 (Don Juan)：拜崙同名長詩中的主角，以風流著名。



私情，避免他的太太的妒忌和村人的好奇與打趣。他把從紐約帶回來的全部積蓄買了這輛車子，指望公衆需要他的服務，賺幾個錢。可是，他每星期只有一兩次生意，通常是送村長上馬台拉省府，或者供稅吏和警察使用；偶然也送病人上斯的里亞諾去，或者從那兒接些貨運生意。

村子當局一度鄭重地考慮過，要否放棄騾子而改用他的汽車去運每天的郵件；要是這樣做，他們還可以爲搭乘公共汽車的旅客建立起正規的交通。但是人的時間和勞力在這裏是不重要的，並且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價值。一方面，兩者的費用相差太大，另一方面還得考慮到某些家族和社會關係的因素；總之，這問題一拖再拖，當我離開這裏的時候，還沒有得到解決。他上公路汽車站去接某一個人的時候，常常把郵件捎回來，因此分發郵件的時間就會比平日早幾小時。遇有這種情形，大家事前都知道了，所以教堂前面早已聚了一小羣人，在那裏等候。當車子的響聲從道路拐角傳來的時候，大夥就一擁上前，爭看這個新奇的景象。

在這羣期待着的人們中間，我看見姊姊從車裏下來；我很久沒有見到她了，因此她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她的端莊的姿態、樸素的服裝、誠懇的嗓音、開朗的笑容，和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可是經過了漫長的監獄生活和格拉沙諾與加里亞諾的流放日子，她的容貌簡直像是只存在於回憶中的世界裏的鬼靈顯形。她那意味深長的姿勢和優雅的動作屬於離這裏極遠的一個地方，在這裏根本不能想像。我還沒有領會到這種外形上的基本區別；她像一個大使似的，從一個國家到達了山這面的另一個國家。

我們互相擁抱；她代父親、母親、弟弟問候了我；我們便離開了衆目睽睽的場合，在寡婦的廚房裏坐定，這時，我迫不及待地問我的姊姊路易莎。她告訴了我家中和朋友們的消息，以及我離開以

後的一般事情；我們談到書本和繪畫，談到我們認識的人和一般意大利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我最關心這些事，每天想着這些事，當它們就在附近一般。可是現在通過了她的談話，一切顯得像是另外一個時代裏的事；另有一種節奏，另有一種規律，在這裏，這種規律會被認為是比中國和印度更遠的外國的規律，我立刻懂得，爲什麼這兩個時代互相隔絕，爲什麼這兩種文化除了奇跡以外無法溝通。我體會到爲什麼農民們把來自北方的人當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遊客看待，甚至把他們當作外來的神道。

我姊姊從都靈來，只能耽擱四五天。

“我在路上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她說，“因爲我必須到馬台拉，把准許來探望你的證明交給那兒的警局蓋章。倘若經過那不勒斯和波頓查直接來，只要兩天就夠了，現在我却繞了一個大彎，取道巴利到馬台拉；在馬台拉等公共汽車就耗了整整一天。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啊！我剛才把加里亞諾看了一下，認爲這兒還不算壞；無論如何不會比馬台拉更糟了。”

她所見到的一切使她又驚又怕。我告訴她，她所以產生強烈的反感，一定是由於她以前從沒有到過這一帶的緣故；馬台拉只是她見到這種景色和陰鬱的居民的開頭罷了。

“當然，我不了解這個地區，”她回說，“可是我心裏總有一個大概的想法。只有馬台拉……嘿，我簡直不能想像。我是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到那兒的。我從一本旅行指南裏看到，它是一個風光如畫的小城，值得一遊，還有一個古代藝術博物館和一些奇怪的窠屋。但是我一走出車站——一個現代化和相當豪華的建築——左顧右盼，怎麼也找不到這個小城的影踪；它根本不存在。我像是站在一片荒涼的高原上，周圍盡是些光禿低矮的灰土山丘。在這荒漠的中央，零零落落的矗立着八幢十幢大理石建築，仿照比亞森蒂

尼使羅馬因而著名的式樣，有着厚實的大門，華麗的柱飾，莊嚴的拉丁銘文和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庭柱。有幾幢房屋還沒有完工，看上去空空洞洞的；它們這種奇形怪狀的外表和四周荒涼的景色完全不相稱。一座偷工減料的宿舍，無疑地是供給公務人員居住的，已經弄得骯髒和破敗不堪了；它恰好把大樓旁邊的空地補上，同時也擋住了我的視線。整個格局像是一個龐大的城市計劃的一部分，開始時匆匆忙忙，中途發生鼠疫，被迫停止了；或者像是一座配合鄧南遮<sup>①</sup>的悲劇而搭成的毫無審美觀點的舞台佈景。這些宏大的二十世紀的皇宮，容納了省政府、警察局、郵政局、市政廳、警察營房、法西斯黨總部、法西斯童子軍、國營公司等等。可是城市在哪兒呢？馬台拉怎麼樣也看不見。

“我決定馬上去辦證明手續。我到警察局去；那裏外表是金碧輝煌的大理石建築，而內裏到處是塵垢和臭蟲，無人收拾的房間積滿了灰塵和垃圾。因為我要請他們在證明上蓋印，所以由一個副局長接見，他又是當地政治警察的首長。我很擔憂瘧疾的危險，所以問他有沒有機會把你調到氣候較好的地方去。這時候，房裏另一個長官突然插嘴說：‘瘧疾？沒這回事。完全是憑空捏造的。也許一年內有一個病例。你弟弟在那兒過得挺好呢。’但是在他知道我是一個大夫之後，他就不作聲了；他的上司用了截然不同的口吻回答我：‘到處都有瘧疾，’他說。‘假若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你的弟弟調一個地方，可是一切條件和加里亞諾沒有兩樣。全省只有一個地方沒有瘧疾，那就是斯的里亞諾，因為它拔海將近三千呎。以後我們也許可以把他調到那裏去，可是目前還不可能。’（我

---

① 鄧南遮 (D'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反動詩人、劇作家、頹廢派藝術家。

知道只有叛黨的法西斯黨員才被流放到斯的里亞諾) ‘不, 你弟弟最好還是待在原來的地方。你瞧我們吧, 我們住在馬台拉, 我們又不是政治犯; 以瘡疾來說, 這兒也並不比加里亞諾強。倘若我們待得下去, 他當然也沒有問題。’

“這一類爭執得不出什麼結論, 所以我不願再講下去, 離開了那兒。我想替你買一副聽診器, 因為我知道你行醫需要, 可是忘了從都靈帶來。那兒沒有賣醫療器材的店舖, 我決定到藥房裏去碰碰運氣。在政府機關建築和草草修蓋的新房屋中, 我找到兩家藥房, 據說城裏也只有這兩家。兩家都沒有我要買的東西, 最奇怪的竟是它們的老闆根本不懂聽診器是什麼東西。‘聽診器嗎? 那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給他們解釋: 這是一種聽心臟用的簡單的器械, 像聾子用的小喇叭, 通常都是木質的; 他們告訴我, 在巴利也許可能買到, 在馬台拉却從沒有聽說過。

“已經是中午了, 我走進一家飯館去, 別人指點我說, 那是本城最好的飯館。警察局的副局長和幾個屬員圍坐在一張覆着油污枱布的桌子四周, 桌上放着的套餐巾用的環子說明了他們是這裏的老主顧; 他們的神氣非常無聊。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 可是我可以賭咒, 當我站起身來要走的時候, 肚子像進去的時候一樣餓。

“我終於去找那個小城了。從車站過去不遠, 我發現一條街道, 一邊有一排房屋, 另一邊是一道峽谷。馬台拉就藏在峽谷裏面。我站在很高的地方望去, 幾乎看不到它, 因為石壁實在太陡了。我往下望, 只看見一些短街小巷, 房屋却看不清楚。我對面有一座灰土小山, 除了陽光烤炙着的泥土和石塊以外, 上面沒有一棵樹, 也沒有種植的跡象。在峽谷的底部, 格拉維那河的病態的、泥沼似的水流在山石間穿過。小山和水流都顯得灰暗醜惡, 使我看

了很不舒服。那個峽谷的樣子相當特別：它像是兩個半月的漏斗，並排放着，中間隔着一條狹窄的土埂，到谷底才會合。我望見谷底有一座似乎半埋在土中的白色教堂——依特里斯的聖太·瑪麗亞教堂。後來我聽說這兩個漏斗叫做薩沙·卡維奧沙和薩沙·巴利山諾。它們像是小學生心目中的但丁地獄①。我也像但丁似的開始沿着驢子走的小徑盤旋而下。那條小徑曲曲折折地向下盤轉，從人們的房屋——假若它們可以稱作房屋的話——頂上經過。所謂房屋，其實只是在谷壁上堅硬的泥土中挖出來的洞穴；每一個洞穴都有門面，有的還相當美觀，帶着十八世紀的裝飾。因為峽谷傾斜的緣故，這種虛設的門面底下緊貼着谷壁，而頂上却向外凸出；屋子和山坡中間的小巷起了雙重作用：從上面屋子裏出來的人把它當作道路，住在下面的人則把它當作屋頂。因為天氣炎熱，屋子都做開着；我走過時，可以窺見洞裏的一切；洞裏的光綫全靠大門裏透進去。有的屋子沒有進口，只有一個活門和一架梯子。在這些從泥土裏開闢出來的暗洞裏，我看到一些簡陋得可憐的家具、床舖和晾着的破衣服。地板上躺着狗、綿羊、山羊和豬。大多數人家只有一個洞穴，他們都睡在一起；男人、女人、孩子和牲口。這就是兩萬人的生活方式。

“說起小孩，我看見的不計其數。在灰土裏、日光下、蒼蠅叢中隨處皆是，有的一絲不掛，有的穿得破破爛爛；我生平從沒見過這般貧苦的景象。我的職業使我每天接觸到許多窮苦、患病、營養不良的孩子，可是我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光景。我看見孩子們坐在門口泥土中，陽光直射在他們身上，眼睛半開半閉，眼皮又紅又腫；蒼蠅在眼皮上爬着，孩子們竟毫無動靜，甚至不抬手把牠們趕跑。

---

① 但丁 (Dante 1265—1321)：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著名詩人，以神曲聞名。

真的，蒼蠅在他們的眼皮上爬着，而他們似乎一點都不覺得。他們都有砂眼，我知道南方流行這種疾病，可是在這種貧困和骯髒的背景下看到，我的感覺就大不相同了。我還看見一些孩子，面孔枯萎得像是老人，餓得幾乎成了骷髏，頭上長滿了蝨子和疥癬。他們的肚子大半隆起，臉色蠟黃，都給瘧疾摧殘得半死不活。

“婦女們看見我在門口張望，就招呼我進去；在這些又黑又臭的洞穴裏，我看見躺在地板上的孩子，裹着破舊的毯子，由於發燒，牙齒不住地打戰。還有些孩子被痢疾磨折得骨瘦如柴，走都走不動了。我看那些面孔蠟黃的孩子們，似乎害着一種比瘧疾更兇的疾病，也許是黑熱病之類的熱帶病。枯瘦的女人用她們鬆弛的乳房喂着齷齪和營養不良的嬰兒，用和氣而絕望的聲調和我談話。在烈日的照射下，我感覺彷彿置身於一個鼠疫流行的城市裏。我朝着谷底的教堂走去，後面有一羣小孩隔着幾步路跟着，人數越來越多，他們在嚷着，可是我無法了解他們那種難懂的方言。我不住地走，他們仍舊在後面跟着，叫嚷着。我想他們一定是要幾個銅子兒，所以我停了下來。這時候我才弄清楚，他們齊聲喊叫的是：‘小姐，給我些奎寧吧！’我把身上所有的另錢都給了他們去買糖果，可是他們要求的並不是這個；他們堅持不停地、可憐地向我索奎寧。這時我已經走到了依特里斯的聖太·瑪麗亞，它是個美麗的巴洛克式的教堂。我抬起眼睛看看剛才走過的道路，這才看到了馬台拉的全貌——像是一堵傾斜的石壁。從這裏望去，它幾乎像是一座真正的城市了。洞穴的正面像一排排的白屋，而它們的門洞像黑眼瞳似地凝視着我。這小城確實是美麗如畫，同時也觸目驚心。這裏有個很好的博物館，收藏着附近發現的希臘花瓶、塑像和錢幣。當我站在那裏閒眺的時候，孩子們還站在陽光底下，等我給他們奎寧。”

我姊姊可以住在哪兒呢？宰羊的癩子已經收到那不勒斯的回信。他們並不急於出租屋子，不過他們可以用極高的房租——每月五十個里拉——租給我一兩間；對於這一點，他們表示抱歉。他們說，鄉下的住房目前應當貴些，因為大家都知道隨時有宣戰的可能，他們害怕遭受英國艦隊的轟擊。屋主或他們的友人可能來加里亞諾避難。其實，這個時候我對於這幢破敗神祕的屋子已經失去了原有的興趣，開始覺得它並不適於居住。那個來自比薩的學生——就是我看見在牆上拿食物的政治犯——託一位農民帶話給我，說是他的當教員的母親和姊姊現在所住的房間不久就可以騰出來。她們也是來探望他的，但是她們多半待在家裏，所以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出不起錢把房子保留下來自己住，所以她們動身以後，我立刻可以搬進去。癩子和唐娜·凱德林娜都贊成這麼做。目前我姊姊只能和我合住在寡婦的這間屋子裏，讓她熟悉一下路甘尼亞的昆蟲生活。看過了馬台拉的洞穴以後，她發誓說這間淒涼的房間已經算得上宮殿了；她逗留在這裏的幾天中，幸好沒有稅吏和別的旅客來光顧。

我姊姊的訪問是一件相當隆重的大事，鄉紳們都出來表示歡迎，唐娜·凱德林娜詳詳細細地把自己的肝臟毛病和烹飪祕密告訴她，並且極其客氣地招待她。他們從沒見過像她這樣的人物，一位來自北方的女士，舉止是這樣的誠懇，大夫的氣息又這樣重，他們切望給她一個良好的印象。農民們對待這件事比較自然。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去過美洲，他們看見一位女大夫倒不奇怪，不過他們當然要充分利用她的專長。可是她身上還有某種地方投合他們的心意。

在這以前，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獨一無二的從火星來的人，現在發現我在地球上也有血親，似乎把他們想像中的缺陷給彌補上了，

並且爲這件事高興。我和姊姊兩人在一起的情景觸動了他們最深刻的感情——血親感情，因爲他們對宗教和國家的感情非常淡漠，因而血親感情特別深厚。他們並不因爲血親是社會、法律或情感的維系而加以尊重，多半還是由於他們熱愛一種神祕和神聖的結合感。村裏盛行着一種名叫“兄弟會”的組織；不但包括家族（叔伯兄弟往往和親手足一樣親密），也包括後天的象徵性的親族關係。參加“兄弟會”的人在仲夏六月二十三日晚上誓約爲盟，他們之間的感情比親兄弟還好；他們經過自己的選擇和參加結拜儀式以後，就成了同一血統的成員；這個血統裏存在着神聖的約束，禁止通婚。這種兄弟關係是他們之間最堅強的感情。

晌晚，姊姊和我挽着臂沿着大街走去，農民在家門口向我們微笑，婦女們招呼我們，在門口對我們說了不少祝福的話：“祝福生育你們的子宮！”“祝福哺養你們的乳房！”掉了牙齒的老人放下手裏的編結活計，抬頭望着我們，喃喃地念着成語：“妻子如衣服，姊弟如手足！”“姊姊弟弟，相親相愛。”路易莎以城市裏的理智的眼光來看問題，不明白他們爲什麼爲了我有姊姊的簡單事實而大驚小怪。

最使她奇怪和駭異的是，這裏竟沒有任何人想改善村子。她天性愛好創造，這種性格，古代人稱之爲“多血質”，天文學家稱之爲“太陽型”。由於她活躍而慈愛的心腸不能容忍拖延，她費了很多時間告訴我該做哪些事，並且提出了具體幫助加里亞諾的農民和馬台拉的孩子的計劃：醫院、家庭、抗瘧運動、學校、公用事業、公家醫師、義務醫師以及發起一個支援這些村落的全國性的運動。她自己也樂於獻身於這種有意義的事業；再也不能耽擱了，必須行動起來。她是十分正確，她所建議的也合情合理；可是這裏的事比那些正直的男女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我姊姊逗留四天的時間很快地過去了。在一陣飛揚的塵土中，機械師的小汽車載着她繞過公墓後面的拐角消失了；具有創造性活動和文化價值的世界——我過去也是它的成員之一；當她在這裏的時候，它又曇花一現——彷彿溶化了，好似給時間吸收了過去，落到了遙遠縹緲的回憶中。

## 第十一章

我姊姊給我留下了書籍、藥品和忠告，這一切幾乎立即給用上了。除了一些傳染病之外，當地許多截然不同的疾病彷彿是有周期性的。一連幾星期，也許根本沒有生病的人，即使有的話，也只是些非常輕的病；接着，趕上某些重病發生的時候，準有別的同樣嚴重的疾病接踵而來。

我姊姊離去後，不久便來了這樣的一段時期，這是我來到加里亞諾之後的第一次；當地發生了一連串棘手而危險的疾病，使我相當吃驚。說實話，我在這兒碰到的每一個病例都是急性和險惡的，跟我以前在都靈教學醫院的一排排整整齊齊的病床上看慣的病例完全不同。這也許是由於居民長期受着瘧疾的折磨而患了慢性貧血，也許是由於營養不良，或者是缺乏精力和農民特有的逆來順受的性格，但是，不管由於什麼原因，任何一種毛病只要一開頭，各種各樣的徵狀都出現了，病人臉上顯出臨終的痛苦。我發現有一些病例，任何一位好大夫都認為無可救藥了，結果經過最簡單的照料之後，却逐漸好轉恢復，這使我始終覺得很詫異。我彷彿交上了某種奇怪的運道。

這時，我去拜訪了神甫。他害着腸出血，但是，作為一個厭世派，他從不談起，照樣在村裏走動，根本不理會自己的病。唐·科

西米諾，那位老是在郵政局裏念神甫寫的諷刺詩的和善的郵政局長，是這個老頭兒唯一的朋友，他請我去作一次友誼的訪問，同時看看能不能替神甫想點辦法。

唐·特拉也拉跟他母親一起，住在離教堂不遠的一條小巷子裏，只有一個像是洞窟的大房間。我進去的時候，看見他們倆正在吃飯；桌上只放着一個盤子和一只玻璃杯。盤子裏滿滿地盛着煮得半生不熟的豆子，這就算他們主要的食物了；他們母子二人坐在沒鋪桌布的桌子旁邊，用舊錫匙輪流舀豆子。房間後頭有兩張吊鋪，用一幅破破爛爛的綠簾子隔着，還沒有收拾整齊。一堆堆的書本亂七八糟地靠牆擺着，上面蹲着幾隻雞。屋子裏不知多久沒有打掃過了，還有幾隻雞在四處亂飛亂跑，滿是雞埘的氣味，教人氣都透不過來。神甫顯得很喜歡我，彷彿把我和唐·科西米諾同等看待，當作和他談得投機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因為我們不在他的仇人之列。他熱誠地歡迎我，他那聰敏悲哀的臉上泛起一絲笑意。他把我介紹給他的母親，請我原諒她的遲鈍，因為她又老又衰弱的。之後，他趕忙請我喝酒，那個杯子準是他母親和他用了好幾年了，一直沒洗過，邊上結了一層黑黑的油垢，可是我爲了不使他見怪，只得喝了。唐·特拉也拉沒有用人，目前他對這種骯髒已經習以爲常，不再注意。我們談了他的病之後，他發覺我在好奇地望着他的書本，便說：

“你指望什麼呀？待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根本沒有看書的必要。我有幾部很好的書。你看到嗎？其中有些稀有的版本。我來這兒的時候，替我搬書的那個混蛋故意教我難過，把柏油塗在書上。我完全沒有心思再打開它們了，就讓它們這麼堆在地上；好幾年沒動過。”

我走近了一些。書上積了一層灰塵和雞屎；羊皮封面上盡是

些斑斑駁駁的柏油漬，教人想起以前的暴行。我隨便檢起幾本；都是一些十七世紀的神學書、決疑論、教會聖徒和神甫的傳記、以及拉丁詩人的作品。這些書籍在沒有成爲雞窩之前，準是一位飽學開通的神甫的圖書館。書本中間還有一些揉縐塗污的小冊子，是唐·特拉也拉自己寫的、研究阿維拉的聖加洛海羅的歷史性和辯解性的作品。

“聖加洛海羅是一位不很出名的西班牙聖徒，”神甫說，“我那時候畫了一套說明他一生中各個階段的圖畫。”

我竭力請他把那些畫拿出來給我看看，他終於從床底下翻了出來，他說，從他來到的一天起，這些畫給塞在裏面，始終沒有碰過。這些畫是用水和蛋黃調和的顏料畫成的，風格通俗，但是運筆有力，佈局周密，上面畫着許多微小的、精工細描的人物，表現那位聖徒的誕生、生活、神跡、死亡和榮耀。他還從床底下找出一些上過油彩的、用木頭和陶土雕塑的天使和聖徒像，這是他仿照十七世紀那不勒斯育嬰堂裏的式樣，運用了相當精湛的技巧做成的。我以同行藝術家的身分祝賀他。

“我到這批異教徒中間之後，如他們所說的，在傳播母教會的聖禮方面，根本沒有出過力，因爲這些異教徒不願意接受。我一度對傳教的事情很感興趣。但是在這兒根本行不通。在這個地方做任何事情都沒有意義。再喝一杯酒吧，唐·卡羅。”

他的酒苦得比任何藥都更難喝，我正想找個藉口推辭的當兒，那個靜悄悄地坐在椅子上、彷彿不在屋裏的老母親，突然站了起來，一面大聲吆喝，一面揮動胳膊。雞嚇了一跳，在屋子裏飛撲起來，在床上、書上和桌子上到處亂飛。唐·特拉也拉一面把牠們從床單上趕跑，一面咒罵這個“爲上帝所棄的地方”。雞給嚇呆了，更響地咯咯叫了起來，揚起一蓬蓬的灰塵，從半開窗戶的窄洞裏射進

來的陽光，照着空中的塵埃，形成了一道白綫。我趁這個混亂的當兒，在飛撲的雞翅膀和揮舞着趕雞的黑裙子當中走出了屋子。

唐·特拉也拉的前任(我後來發現自己沾了他不少光)是個完全不同的神甫，又胖又有錢，花天酒地，行跡幾乎近於浪蕩子，他的講究吃食和大量吃雞使他出了名。據說他就是因為暴飲暴食才送了命的。那個被拘禁的比薩學生的家屬離開之後，我過了幾天搬進去住的房子就是神甫蓋的，那所房子可以說是村裏唯一的文明的住宅。他把房子蓋在古老的聖母堂旁邊，山崩時教堂倒坍了，這所房子倒沒有波及，仍舊矗立在斷崖的邊上。這所房子有三個房間，各各相連。從大街右邊的一條小巷子裏進來，先是一間廚房，第二間是我安置床舖的地方，第三間比較寬敞，有五扇窗，我就把它當作坐起間和畫室。畫室有一扇門，走下四級石磴，就是中央有棵無花果樹的小花園，花園的另一頭有一道小鐵門。臥室外面有一個小陽台，房屋邊上有一條通到屋頂平台的樓梯，從平台上一直可以望到地平綫。這座房子相當樸素，設計得很經濟，也談不上漂亮；它沒有特點，既沒有敗落門第的貴族氣派，也沒有農家小舍的寒酸模樣，只是富有沉悶平凡的教會風味。畫室和平台的地面像許多鄉村中的聖器室一樣，是用彩色磚頭鋪的，它的幾何圖案教我看了很不順眼，因為在我繪畫的時候，老是轉移我的目光。那些廉價磚頭一受潮就落色，喜歡在地上打滾的巴隆尼，一身白毛就染成了玫瑰色。話又說回來，牆上的粉倒刷得很好，門是漆成藍色的，還有綠色的百葉窗。

有一件最主要的東西，甚至足以補償最嚴重的缺點，那就是過世的神甫愛好享樂的性格給這座房子添了一樣無價之寶——抽水馬桶，當然沒有接上水源，不過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抽水馬桶，另外還有一個瓷盆。這是村裏僅有的一個抽水馬桶，並且方圓五十

哩之內也許找不出第二個來。小康的人家仍舊使用老式的彫花木頭馬桶，體積非常大，簡直像是小型的寶座，本身還帶有一種莊嚴的氣派。我聽說（雖然我從沒有親眼看見），有一種雙座馬桶，專為那些形影不離的恩愛夫妻而設計的。窮人當然沒有馬桶這樣玩意兒，這種缺欠造成了奇怪的習慣。在格拉沙諾，幾乎在一定的時間，早晨一次，傍晚一次，住家的窗戶給偷偷摸摸地打開了，接着就看到老太婆的起皺打褶的手從窗口伸出來，把便壺裏的東西倒在街上。這就是施行“黑魔術”，或者倒運的時辰。在加里亞諾，這種習慣倒不普遍，也不常見；因為這種寶貴的肥料不能給糟蹋掉。

當地沒有這種簡單的用具，幾乎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慣，這些習慣和別的普通的做事方式糾纏在一起，逐漸有了一種可算是富有詩意和多情善感的性質。木匠拉沙拉，那個機靈的“美國人”，好幾年前當過格拉沙諾的村長，曾經從紐約帶回來一架極大的無線電唱機，裏面藏着加魯索①的唱片和橫渡大西洋的飛行家，特·比奈多，到達美國時發表談話的錄音，還藏着紀念被刺殞命的麥台奧蒂②的演講錄音；他告訴了我下面這件事情。從格拉沙諾到紐約去的一批移民，辛辛苦苦地幹了一星期的活之後，經常聚集在一起，舉行郊遊……

“我們一共有上十個人：其中有一個大夫、一個化學師、幾個買賣人、一個旅館侍者，還有幾個工人，大家都是同鄉，從小就認識的。在摩天大樓之間的生活叫人喪氣，雖然設備周全，電梯、旋轉門、地下火車、沒完沒結的街道和房屋等等，應有盡有，但是却沒有

---

① 加魯索 (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

② 麥台奧蒂 (Matteotti 1885—1924)：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抨擊法西斯主義及墨索里尼甚力，1924年被暗殺。

一小塊青草地。我們常常想念家鄉。星期日，我們乘上火車，走上許多路去尋找空曠的地方。趕上我們終於到達一個人跡稀少的地點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彷彿肩頭卸下了一副重担。於是大家蹲在一棵樹下，一起褪下褲子……多快活！我們可以體味到新鮮的空氣和周圍的大自然。那跟那些又光又亮、千篇一律的美國馬桶不同。我們像小孩一般高興，似乎又回到了格拉沙諾；我們快活，我們歡笑，我們暫時呼吸到了家鄉的空氣。我們解完手之後，大家一起喊道：‘意大利萬歲！’這句話是打心坎裏發出來的。”

我的新居有一個有利條件，就是它座落在村裏比較偏僻的一頭，看不見村長和他的助手；我在散步的時候，不會老是碰到同樣的人們，談些同樣的話了。這一帶的鄉紳們在街上碰見熟人的時候不說：“你好嗎？”他們總是用這句問話來招呼人家：“你今天有什麼吃的？”如果答話的是個農民，他往往一聲不吭，只把一隻手舉到面孔前面，伸出大拇指和小指，彎起其餘三個指頭，慢慢地轉轉，這個手勢的意思是：“少得很”或者是“根本沒有”。如果答話的是個有地位的人，他就詳詳細細地把他的飯菜報出來，然後再問他朋友吃些什麼。接着，如果當地沒有什麼不和與糾紛可以聊聊的話，他們仍舊談着這些口腹之欲，可以拖上很多時候。

現在我可以探出頭去而不至於把鼻子撞上唐·日那羅的大肚子了（他的肚子大得幾乎要堵住整個街口），唐·日那羅是當地的警察和捕狗人，村長的雜差和密探，他嚴密地注意政治犯的行踪，豎着耳朵探聽農民們說些什麼。他心地也許不壞，可是他愛奉承有權力的人，特別是唐·路易；他獨斷獨行地公佈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告，規定豬狗的交通辦法，並且毫無理由地對一些付不出錢的女人課以罰款。

最重要的是，我在這座房子裏可以獨個兒生活和工作，於是我

趕忙離開寡婦家，在我固定下來的家裏開始了新的生活。這座房子屬於神甫的繼承人，唐·羅可·馬西奧比和他的甥女，唐娜·瑪麗亞·馬台蘭娜；唐·馬西奧比是個不擺架子的中年地主，和藹可親，戴着一副眼鏡，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活像是教堂裏的耗子；唐娜·馬台蘭娜是個二十五歲的老處女，在波頓查的修道院裏受過教育，臉色慘白，貧血，一天到晚唉聲嘆氣。我們商定，花園仍舊歸他們使用，種植萵苣，他們從外面的那扇大門進出，但是我也可以隨意在那裏散步。屋子幾乎是空的，不過房東和那個瘸子，他的朋友，供給了我必需的家具。我把剛運來不久的幾件物件隨身帶去：一個大畫架以及和畫架配好的扶手椅子，畫架在繪畫時用得着，椅子是在工作時打量我的圖畫用的。我非常喜愛這兩件東西，簡直到了寸步不離的程度；我在各處流浪的時候，總把它們帶在身邊。

還有一箱書也是剛剛運到，害得村長和警官特地來訪問了我一次。唐·路易捎口信來說，當我開箱的時候，非有他在場不可，爲了檢查有沒有違禁的書籍，他在他的心腹的幫助之下，把我的書一本一本地檢查了一番。他檢查時，當然帶着一副學者的神氣，不會大驚小怪，而且臉上擺出會心的笑容，以及出於自己的智慧和權力的得意。違禁的書一本也沒有。但是，舉個例子說，其中倒有一本普通的蒙坦恩<sup>①</sup>的集子。

“這本是法文的，是嗎？”村長說着眨眨眼睛，大有警告我別在他面前耍花槍的意思。

“是的，唐·路易，不過作者是個老派的法國人！”

“是啊，蒙坦恩，很出名，在法國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

---

① 蒙坦恩 (Montaigne 1533—1592)：法國哲學家，作家。

我費了很多口舌，向他說明這些論文絕對沒有危害性，但是這個教師有他自己的一套，沾沾自喜地微笑着，爲的是要我明白，他有責任沒收這本書，如果讓我保留的話，完全是出於對同行的恩典和同情。

屋子收拾整齊了，我的物件也安置好了。如今我得着手解決招雇女用人的問題，因爲我需要一個人替我洗衣煮飯，從山泉那兒弄水來。我的房東、那個宰羊屠戶、唐娜·凱德林娜和她的甥女們都說：“只有一個女人適合你的條件。你不用找別人啦！”唐娜·凱德林娜說：

“我去跟她談談，叫她來。她尊敬我，不會拒絕的。”

女用人的問題比我想像中的難以解決。倒不是因爲加里亞諾的女人不多，相反的，好幾十個女人都希望找一些工作輕鬆、待遇優厚的事情。可是我獨個兒住着，沒有帶妻子、母親或者姊妹，一個女人光身一人進我的屋子是不恰當的。一種非常古老而嚴格的風俗不許可這樣做，這種風俗形成了兩性關係的基礎。農民們認爲，愛情或者性的誘惑是一種非常強烈的自然力量，任你意志多麼堅定都沒法抵擋。如果一男一女單獨待在一個隱蔽的場所，世上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們的結合；不存邪念和潔身自好是辦不到的。他們的接近萬一不出事情，結果仍舊跟出了事情一樣，因爲他們待在一起的事實就表示求愛尋歡。愛神的力量是這樣強大，順從他的衝動是這樣簡單，以至根本顧不到兩性道德的問題，更顧不到社會對於違法行爲的指摘。有許多女人沒結婚就生了孩子，她們既沒有受到嘲弄，也沒有受到非難；大不了不容易在本村找一個丈夫，而不得不到別處去物色，或者委屈一下，嫁給一個瘸子或者有別種生理缺陷的人。話又說回來，就因爲這種不可收拾的肉欲不受道德約束，習慣便挺身而出，儘量防止犯罪的機會。沒



有別人在場的話，女人不能跟男人談話，特別是對沒有結過婚的男人。這種禁忌非常嚴格；即使無心觸犯的話，也等於是犯罪。這條不成文法適用於全體婦女，因為愛情是不受年齡限制的。

有一次，我替一個老奶奶看病，老奶奶名叫瑪麗亞·羅沙諾，年紀有七十五歲，長着一雙清澈的藍眼睛和一張和善的臉。她害着心臟病，徵狀非常兇險，體力非常衰弱。

“大夫，我這輩子休想起床啦。我死的時候到了，”她說。那時期我覺得自己醫運亨通，便向她担保結果一定會好的。有一天，爲了讓她高興，我這樣說：

“你會恢復的；別害怕。你一定會不需要別人扶持，從這張床上起來的。一個月之後，你就好了，你可以獨自到村那頭我家裏去，看看我。”

那個老太婆果真復原了，一個月之後，我聽到了敲門的聲音。瑪麗亞沒忘記我的話，跑來謝我、替我祝福；她捧了一大抱禮物，無花果乾啦，香腸啦，家製蛋糕啦，等等。她是個可親的人，世故很深，溫柔慈愛；她講的話很有道理，她那蒼老的、滿是皺紋的臉上有着一種忍耐和明達樂觀的神氣。我謝了她的禮物，想跟她隨便聊聊，但是我不一會兒就覺察到，這位老太太顯得很侷促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時瞟着房門，彷彿在鼓起勇氣，要向房門走去。

我起初還不明白，後來才想起她是獨個兒來的。別的女人們來找我治病或者來拜訪我的時候，總是帶着一個朋友，至少帶着一個小孩，帶小孩的用意無非表示向習俗低頭，其實也只是拘泥於形式而已。我猜測這就是瑪麗亞侷促不安的道理，她承認確實如此。她認爲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她甚至願意爲我犧牲性命，因爲我不但救了她自己，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太婆，還救了她所寵愛的、生肺炎時病得很厲害的孫女兒。何況我還說過，她復原以後，可以獨自一

個人來看我。我的意思當然是指她不需要別人扶持，她誤會了我的意思，不敢違背。她沒讓人家陪伴，確實爲我作了一次犧牲，但現在她却惴惴不安了，因爲儘管她的意圖顯然是無可非議的，她總是違反了習俗。我禁不住大笑起來，她也隨着我哈哈大笑，她說習俗比我們兩人的年紀都大，然後心安理得地走了。

法律不外乎人情，在需要和不可抗拒的情欲之前，規則是經不起考驗的。因此，在這方面來講，習俗只流於形式，而形式仍然爲大家所遵守。再說，這個地區相當廣闊，生活充滿着意想不到的變化，居心叵測的伴侶和討人喜歡的朋友並不在少數。這裏的女人們給揭去面紗之後就和野獸一樣。她們腦子裏除了尋歡求愛之外就沒有旁的念頭，她們的想法非常自然，她們談論這類事的時候，態度的隨便和言語的率直簡直教人吃驚。你在街上碰到她們時，她們的黑眼睛直盯着你，還要向下一瞟，彷彿衡量你的丈夫氣概，你還可以聽到她們在你背後悄聲議論着你的含蓄的魅力。如果你轉過身去，她們就用手蒙住臉，從指縫中偷偷地看你。她們眼裏滲透出來的、彷彿瀰漫全村的情欲氣氛，並沒有真實的感情，而只是一種任憑造化擺佈、聽從一個無可逃避的高級權力支配的感覺。和她們的愛情混合在一起的，不是希望或者熱情，而是聽天由命的心理。機會是一去不返的，不能看它滑過；了解是迅速而不需要言語的。

關於南方人的傳說很多，我自己也一度相信過，說是他們的道德觀點古板到野蠻的程度，他們具有東方人的妒忌心，他們的激烈的尊嚴感往往造成激怒和復仇的犯罪行爲，其實這一切都沒有根據。也許很久以前確實有這種情況，其中的一些以習俗成規的形式遺留了下來。但是移民改變了這種情形。男人們走了，女人繼而代之。很多女人的丈夫都在美國。在一年，甚至兩年之內，他還

寫信回來，接着就音訊毫無，也許另外成了家；總之他再也不回來了，彷彿消失了似的。妻子等了他一年，甚至兩年；接着碰到了某種機會，結果生了一個孩子。大多數的孩子都是私生子，母親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加里亞諾有一千二百個居民，而僑居美國的加里亞諾人却有兩千之多，格拉沙諾有五千個居民，移居出去的人數幾乎相等。在各個村子裏，女人的數目比男人多，因之父親是何等樣人，人們也不斤斤較量了；面子問題跟父系沒有關係，因為母權佔着優勢。

白天，農民到離家很遠的田裏去幹活時，村子便留給女人掌管了，女人像是后蜂似的統治着一大羣兒童。母親們都溺愛縱容小孩子，孩子做了一些極小的錯事，母親們便氣得發抖，她們餵孩子的奶要餵好幾年，和他們一刻也不分開，甚至當她們從泉邊汲了水，把水甕頂在頭上回來的時候，也把孩子用黑肩巾裹好，背在背上，或者抱在懷裏。嬰兒的死亡率很高；活下來的也都未老先衰，因為害瘧疾的關係而皮膚發黃，精神憂鬱；等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有的去打仗，有的去美國，再不然就待在自己的家鄉，一年四季像啞口畜牲一樣在羈轡之下幹活。

如果私生子並不使女人們丟臉的話，對於男人們當然更不足為奇了。神甫們幾乎都有孩子，誰也不會認為這事對神甫的職業有什麼玷辱。如果這些孩子小的時候沒給上帝召喚去的話，他們就給送到波頓查或者梅爾非去上教區附屬學校。格拉沙諾的郵差，一個有些跛腳然而動作敏捷的、長着兩撇八字鬚的老頭兒，在村裏名氣很大，受人尊敬，因為據說他和普里姆①一樣，生過五十個孩子。其中二十二三個是他的兩三個妻子生的；其餘的分散

---

① 普里姆 (Priam)：希臘神話中特洛的國王，有赫克多、派里斯等五十個兒女。

在村裏和四郊，有許多或許只是傳說而已，也派在他頭上，但是他根本不去理會他們，並且好像沒把他們當作一回事。他給稱作“皇帝”，不是由於他的驚人的生殖力，就是由於他那縉像帝王一般的鬍鬚，他的子女當然給稱做“皇子”和“公主”。

母權社會的體系、原始單純的求愛方式以及移民所引起的兩性之間的不平衡，仍然需要克服一種殘餘的家族觀念、強烈的血親意識和劃分男女界限的古老的習俗。能到我家裏來幹活的女人，只有那些多少不受一般規律所約束的人，生過許多來歷不明的孩子，雖然不靠賣淫爲生（村裏沒有這種勾當），却有放蕩隨便的傾向，只關心男女之間的事情，尤其是關心與尋歡求愛有關的一切事物。總而言之，只有巫婆才能來我家幹活。

像這樣的女人，加里亞諾至少有二十個，但是唐娜·凱德林娜對我說，她們都太骯髒、太邋遢，不是不能好好收拾屋子，就是要照顧出地的活計，分不開身，再不然就已經在大戶人家幫工了……

“只有一個人才適合你；她很乾淨，很老實，會燒飯做菜，並且你住的屋子會教她覺得自在。她跟那位神甫一起在那屋子裏住了好幾年，到他死了之後才離開，上帝保佑他！”

我決定去看看她，她接受了我的雇用，開始替我幹活了。她的名字是裘里亞·凡納列，人家管她叫做聖亞克安琪羅的裘里亞，因爲她生在亞格里河北岸的那個白色的村子裏，她有四十一歲，把正產、小產都計算在內，一共生了十七胎，使她受孕的有十五個各不相同的男人。她的頭生子是她丈夫和她在第一次大戰時期生的；後來他到美國去，把孩子帶走了，從此就消失在那個廣大國家的某個地方，再也沒有訊息。其餘的孩子是後來生的；她有過雙胞胎，死產，跟神甫也生過。她的子女幾乎全都夭折了；我只見過其中的兩個。一個是十二歲的姑娘，住在鄰村的一個牧羊人家裏，偶爾來看

看她的母親，長着黑眼睛、黑皮膚、蓬鬆的黑頭髮披在前額上，簡直像一隻小小的野山羊，老是又害羞又倔氣地一聲不吭，跟她講話也不回答，彷彿隨時會逃跑似的。另外一個是男孩，是最小的一個，名叫尼諾，長得又胖又結實，裘里亞老是把他用肩巾裹好，隨身帶着；他的爸爸是誰，我就知道了。

裘里亞身材高大，模樣兒很好，胸部和臀部都很發達，腰身却跟酒壺一般纖細。她年輕的時候，一定具有一種莊重和野性的美。她的臉蛋由於年齡關係而起皺，由於瘡疾的關係而發黃，但是從那些輪廓分明的線條上，還看得出舊日的風韻，正像一座古代的神殿，雖然失去了大理石的裝飾，但是還保留着原來的模樣和優美的比例。她的長橢圓形的小腦袋，蒙着一塊面紗，安在她那散發着動物活力的、給人深刻印象的、高大而挺直的軀體上。她的前額又直又高，給一縷柔軟的黑髮遮去一半；她的杏仁形的晦暗的眼睛，有着烏黑的瞳仁和像狗一樣的滿佈藍褐血絲的眼白。她的鼻子細長，稍微有點鈎形；她的嘴唇薄而沒有血色，嘴角譏刺似地向下抿着，笑的時候露出一口閃閃發亮的、像狼牙一般堅實的牙齒。整個講來，她的臉蛋有一種強烈的古代風味，不是希臘或羅馬的古典式樣，而是出自一個更神祕更冷酷的古老時期，發源地始終如一，但是跟人類毫無關係，却和土地與動物之神相聯系。它裏面混雜着冷靜的肉欲、隱蔽的譏刺、自然的殘酷、莫測高深的狠毒以及巨大的消極力量，這一切揉合成一種嚴厲、智慧和惡意的表情。她披着飄拂的面紗，穿着寬闊而短的裙子，露出一雙樹榦般的又長又結實的腿，她的行動遲緩、和諧而均衡，像蛇頭似的烏黑的小腦袋，自豪而端正地架在那高大的母性的身體上。

裘里亞很樂意地到我家裏來，彷彿一位女皇離開了一個時期，又回來巡視她喜愛的一個省份。她在那兒住了這麼些年，生了這

麼多孩子；她主宰過神甫的廚房和臥床，她現在戴的長長的金耳環就是神甫送的。她知道這座房子的一切祕密：通風不良的烟囱、那扇打不開的窗、敲在牆上的每一枚釘子。往昔這座房子裏擺滿了家具，貯藏了許多食物、酒、蜜餞以及各式各樣的東西。如今却空了；只有一個床舖、幾把椅子和一張飯桌。爐灶也沒有了，只得在空地上生火燒飯。但是裘里亞知道怎麼弄到必需的東西，到哪兒去找煤炭柴火，並且在小販還沒來村裏之前借到了一隻盛水的桶子。

裘里亞認識所有的人，知道周圍的一切事情；加里亞諾沒有一件事瞞得了她；她熟悉村裏每一個男女的最隱蔽的私事，還了解他們一切行爲的祕密根源。她好像一個活了幾百歲的人，任什麼都知道。她的智慧不像一般老太婆的那樣，沒有親身體驗，只憑口口相傳，並且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也不像愛管閒事的人的道聽途說；而是一種冷淡消極的識見，無情地反映了生活，不作道德上的批判；她的模稜兩可的笑容裏既沒有譴責，也沒有同情。她像野獸一般，是大地的精靈；她不怕歲月催人、不怕工作、也不怕男人。這一帶的女人都幹着男人的活計，她搬得動極重的東西。她把一只容量七加侖以上的桶子帶到山泉邊，裝滿了水，臨空頂在頭上回來，兩手還抱着她的孩子；爬上陡斜的石子路，像一隻山羊似的敏捷利落。她按照農民的方式生火，用柴非常節省，先點着木柴的一頭，燒旺時再把它們湊得近些。她能用村裏搞得到的一些有限的材料，在這種火上燒出最有滋味的食物。她把山羊腦子蘸了生雞蛋和薄荷，再把羊頭放在陶土罐子裏，擱在柴火的餘燼上燉。她會做一種當地叫做“奈摩列里”<sup>①</sup>的菜，把羊腸子像繞綫團似地繞在一塊肝或脂油上，裹上一片月桂樹葉，用鐵叉叉住，放在火上熏烤。

---

<sup>①</sup> gnemurielli: 香腸。

滿屋子都是焦肉的氣味和灰色的烟氣，一直瀰漫到街上，說明一頓野蠻的歡宴就要開始了。裘里亞精通配製春藥的訣竅，年輕姑娘們都來向她討教怎麼調製春藥。她認得草藥，懂得符咒的力量；她能用咒語來治病，據說她甚至能夠念可怕的咒語，愛叫誰死，就叫誰死。

裘里亞自己有一幢房子，在北面的聖母丘附近，離我的住處不遠。晚上，她和她新近的情人睡在那兒，她新近的情人是本地的理髮師傅，一個年輕的長着一對兔子似的淡紅眼睛的羊白頭<sup>①</sup>。每天一清早，她抱着孩子來敲我的門；她去打水，生火，替我預備午飯。她下午就回去了，晚飯是我自己燒的。裘里亞來去都趁自己的高興，但是她絕沒有當家女主人的神氣。她明白情況和以往兩樣了，我跟那位老神甫是完全不同的；也許我在她眼中比她在我眼中更為神祕。她認為我具有極大的力量，因此她很順從而滿足。這個農村巫女雖然冷淡、麻木、庸俗，却是一個忠誠的僕人。

我初到加里亞諾的一段時候，是在村子上端寡婦家度過的，這段時期終於結束了。眼前，我換了一個新的孤獨的環境，覺得心滿意足，我躺在平台上，看那雲影像在海洋中的船隻一般，漂過一片荒涼的白土。我聽得見底下房間裏的裘里亞的脚步聲和狗的叫聲。從現在開始，這兩個奇怪的生物——巫女和巴隆尼——將要成爲我日常的伴侶。

## 第十二章

是九月了，炎熱消退，有了幾分秋意。風也轉了方向；現在已

---

① 羊白頭 (albino)：害白化病的人，一稱白公，天老兒，生來頭髮和皮膚都是白色。

不再夾雜着炙熱的沙漠氣息，而夾雜着一絲淡淡的海洋味道。金光燦爛的晚霞在卡拉勃里亞的山頭留戀不去，空中滿是翻飛的蝙蝠和烏鴉。我從平台上望去，天空遼闊得無邊無際，鋪滿了千變萬幻的雲彩；我覺得彷彿置身於世界的屋脊上，或是停泊在水波不興的海洋中的船板上。東方，下加里亞諾的簇擁的小屋遮去了村裏的其餘部分，因為這個村子位在一條參差不齊的山脊頂上，永遠不能一眼望見全村；在小屋的淡黃色屋頂後面，公墓的上方顯出了一道山腰，這後面，你不用看，就知道是一個傾斜的山谷。南方，我左面的景色跟我最初找房子時從神甫公館裏望出去的一樣：一片片無窮無盡的粘土一直伸展到望不見的海邊，上面點綴着一個個白點似的村落。北方，我的右面，山崩的痕跡一直延伸到峽谷；對面光禿禿的山麓草木不生，底下是蜿蜒曲折的小道，看得見一些像螞蟻那麼大的農民在田間來往。我距離這麼遠還能分辨其中誰是加里亞諾人，誰是別的村子裏的人；誰是農民，誰是小販；使裘里亞相當驚奇。即使我眼力尖銳，不惜魔術的幫助，也不可能看到這麼遠的。祕密拆穿了很簡單：我是從他們走路的樣子上看出來的。農民們走路時相當僵直，手臂動也不動。我一看見山谷裏的一個黑點，幾乎像跳舞似的在搖搖擺擺，我就知道那是城裏來的人。不多久，掘墓人和傳呼吏的喇叭就會宣佈他的來到，叫婦女們去買他的貨物。

西方，在我的前面，在園裏無花果樹的灰綠色大葉子和峽谷坡上農舍屋頂的後面，矗立着聖母丘。聖母丘是塊滿佈洞穴和土疙瘩的高地，坡度平穩的邊上附着幾撮青草，像是一塊極大的人身上的大腿骨節，還附着幾條乾枯的肌肉。聖母丘的左面是一連串小山、洞穴、侵蝕得斑斑駁駁的圓錐形的土墩、天然的洞窟、溝壑、一片片隆起的土地，遠遠地伸向底下的亞格里山谷；那兒的地層平攤



開來，形成一個叫做“沼澤”的地方；這一帶的地質全是同樣的白粘土，整個大地彷彿死了，只剩下一具變白的骨骼，聽任太陽烤晒，河水沖刷。在這片荒涼的、白骨似的土地後面，在瘡疾充斥的河上，就是加里亞奈洛，再後面就是亞格里的河岸了。裘里亞的村子，聖阿克安琪羅，矗立在河那邊第一行青山上，村子後面還有一行行的小山，顏色比較深些，斜坡上的村落幾乎看不到了，再往後則是波里諾山腳的亞爾班尼亞居住區，和襯在地平綫上的卡拉勃里亞山羣。

聖阿克安琪羅的左面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座落在一座小山的半腰上。山谷裏的人們到那兒去敬香；它是大衆虔誠膜拜的焦點，那兒供奉着一個創造奇跡的聖母。這座教堂還供着一條龍的角，古老的時候，這一帶受過龍害。加里亞諾的人全看過龍角，但是不幸得很，我沒能如願。據說，這條龍從前住在河邊的一個山洞裏；牠吞噬農民，攝去農民們的女兒們，牠噴出的毒焰瀰漫在田地上，毀壞了莊稼，搞得人們不可能在聖阿克安琪羅繼續生活。農民們企圖自衛，但是在這個怪物的巨大的力量之前，他們是無能爲力的。他們弄得毫無希望，不得不像野獸一般散居在山裏，最後決定向最有勢力的領主，斯的里亞諾的科隆那公爵，請求援助。

公爵全副武裝，騎着馬來了；他逕直跑到龍洞前面，激牠出來戰鬥。但是那個怪物的本領很大，牠的嘴裏噴出火焰，牠的蝙蝠似的翅膀非常寬闊，公爵的寶劍都不起什麼作用。一時間，這位英雄覺得勇氣衰退了，他正想拔腳逃跑，要不然就將落在龍爪下面，這當兒，穿着藍衣服的聖母在他面前出現了，她微笑着說：“勇敢些，科隆那公爵！”接着，她退到一邊，靠在洞中的壁上，看他們廝殺。公爵的勇氣增加了一百倍，打得那樣出色，終於把龍殺死在他的腳下。他割下龍頭，拔出龍角，蓋起這座教堂，把龍角永遠保存

在裏面。

當可怖的龍不再存在，這一帶地方不受威脅的時候，聖阿克安琪羅的居民回到了自己家裏，原先也逃到山裏去的紐波里和生尼司的居民也回來了。他們應當酬謝替他們出力的公爵。當年，貴族們雖然仗義行俠，愛好榮譽，還有聖母的庇護，却是不肯白出力氣的。因此，由於龍給殺死而獲得安全的村裏的居民們，就聚在一起商議。紐波里和生尼司的居民提議把他們的田地劃一部分歸公爵轄領，但是聖阿克安琪羅的居民（甚至在目前，據說他們也是狡猾而貪婪的）却另有打算。他們說：“龍是從河裏出來的。把河歸給公爵，讓他轄領河水吧。”他們的提議佔了優勢；於是亞格里河獻給了科隆那，他接受了。聖阿克安琪羅的農民們認為自己做了一筆賺錢生意，矇騙了他們的救星，但是他們在這件事上鑄成了大錯。亞格里的河水是用來灌溉田地的，從那一天開始，他們爲了用水，不得不長此以往地付錢給公爵和他的繼承人。這項封建權益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起源就是這樣的。我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有這些中世紀的騎士的直系繼承人，他們是不是仍舊要求擁有亞格里河的權利。我的一個朋友，樂隊指揮科隆那，是斯的里亞諾公爵們的旁系後裔，有權循用他們的稱號，當我在幾年之後把這個故事告訴他的時候，他甚至不知道斯的里亞諾在什麼地方，更不知道那條龍——他家族的光榮之一——的故事了。但是幾世紀以來，農民們一直瞻仰龍角，如今依然參拜這地方，他們還記得龍、公爵和聖母。

中古時期，這一帶有龍的事實並沒有奇怪的地方。（農民們和裘里亞常常說：“很久很久，一百來年以前，早在盜幫以前的時候……”）即使今天有龍再出現在鄉民們吃驚的眼睛前面，也沒有什麼奇怪。在這兒，牧人奉爲神道的公羊和羔羊每天在熟悉的小道

上奔跑，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以至怪物的世界之間，根本沒有明確的分界綫，任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加里亞諾有許多具備雙重天性的奇怪的生物。有一個中年農婦，她結過婚，生過孩子，相貌也沒有與衆不同的地方，但她的母親是條牛。村裏人都這樣說，她自己也承認。老一代的人清晰地記得她的牛媽媽，當她還小的時候，這條牛到處跟着她，向她嗥叫，用粗糙的舌頭舐她。不過儘管這樣，事實上她也有一個已經死了多年的人媽媽。誰也不認為這種雙重生世有什麼矛盾，而這個女人（我自己也認識她）儘管有動物的血統，跟她兩個母親一樣，安靜而愉快地生活着。

有些人只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具有這種人獸混雜的天性。夢遊者會變成狼或者狼人，他們本身的特徵完全湮滅在野獸的特徵中。這樣的人，加里亞諾就有幾個，他們冬天晚上到外面去，和他們的弟兄——真狼——混在一起。裘里亞告訴我：“他們晚上出去時還是人形；之後就變成狼，跟他們的伙伴一起，聚在泉水邊。他們回家的時候，你得非常小心。當他第一次敲門時，他的妻子千萬不能開。如果開了的話，會看到她丈夫仍舊是狼形，她丈夫就要把她吃掉，逃到森林裏去，再也看不見了。當他第二次敲門時，他的妻子還是不能開，因為她看到的將是一個人身狼首的生物。只在敲了第三次之後，她才能放她丈夫進來；那時候完全變好了，狼的跡象都消失了，他跟以往一樣，仍舊是一個好好的人。沒敲過三次門之前，千萬千萬不能開。他們必須有充分的時間來改變形狀，擺脫眼睛裏狼一般兇狠的樣子，忘掉他們到動物世界去的經過。之後，他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有時候，這種雙重天性是可怕而駭人的，狼人就是一個例子。然而雙重天性含有一種神祕的引人注意的力量，使人產生一種尊敬的心理，彷彿它有些神聖似的。村裏的人對我的狗都本能地懷

着這種感覺。他們不把牠當作一只普通的狗，而當牠是一個不平凡的生物，和牠的同類有些不同，應該另眼相看。說真的，我自己也始終認為牠有點像淘氣的天使或魔鬼，農民們覺得牠有值得尊敬的二重性，也有道理。甚至牠的來源也是神祕的。牠是在一列從那不勒斯駛往大蘭多的火車上給發現的，脖子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我的名字叫巴隆尼。請找到我的人好好照顧我。”誰也不知道牠是打哪兒來的；也許是打一個大城市來的；牠甚至可能是一位國王的兒子。鐵路員工收留了牠，在特里加里科車站飼養了一個時期，之後，那裏的人把牠交給格拉沙諾的車站員工。格拉沙諾的村長看到了這條狗，吩咐鐵路員工轉讓給他，帶回家去給他的孩子們做伴兒。但是這條狗太吵鬧了，他便把牠送給了他的弟弟，法西斯農民協會的書記，他弟弟到四郊去的時候，帶着牠到處跑。格拉沙諾的人都認得巴隆尼，認為牠與衆不同。

我獨個兒住在那裏時，有一天偶然跟我的農民和商人朋友們談起，我希望養一條狗陪陪我。第二天早晨，他們就給我送來一條小狗，一條普通的黃色的獵狗。我養了一個時期，但是我並不喜歡牠。我似乎不能把牠訓練得好好的，牠把我的屋子弄得很髒。我終於得出結論：牠沒有什麼靈性，我把牠送了回去，決定打消養狗的主意。但是，當我突然接到去加里亞諾的命令時，這些以往相當敬愛我的善良的人，彷彿覺得什麼無辜的不幸降到了他們身上似的，非常難受，希望給我一些禮物，使我一直記起格拉沙諾有一些正直的、信奉基督教的、爲我祝福的人。他們想起我當時已經置諸腦後的願望，決定另外送我一條狗。除了著名的巴隆尼之外，再沒有更適合的了，一定得把巴隆尼送給我。他們費了好大的勁，終於說服了牠的主人放棄牠；然後把牠刷洗乾淨，替牠配好一副項圈、嘴套和皮帶。年輕的理髮師和笛手，安東尼諾·羅塞里，一直

夢想以私人祕書的身分跟我到天涯海角，他把那條狗修剪得像是一頭小獅子，前身的毛留得很長，後面剃光，尾巴尖端留下一撮濃密的毛。粗野的巴隆尼經過這番文明的修飾，打扮得整整齊齊，洒上香水，完全改了樣兒，他們在我離開前的一天把牠送給了我，作為這個可愛的格拉沙諾村的紀念。

經過這樣漂亮的打扮，我自己都說不出牠是什麼種了；牠像是獅子狗和牧羊狗的雜交種。也許牠是一條牧羊狗，但有着不平常的血統或混合的氣質，因為我生平沒見過和牠相似的狗。牠身量中等，渾身雪白，只在耳朵尖上有些黑斑；牠的耳朵非常長，垂在臉的兩旁。牠的臉很漂亮，像是中國的龍的頭，發怒或者呲牙咧嘴時顯得很可怕，一雙圓圓的、幾乎像人的淡褐色眼睛，一直注意着我的行動，連頭也不用扭動。牠的神情介在溫柔和自恃之間，還有一種淘氣似的敵意。牠的毛幾乎拖到地上，柔軟、鬚曲、絲一般的閃閃發亮；牠的尾巴像狐狸尾巴一樣蓬鬆，翹在空中搖搖擺擺，有如東方武士的翎子。牠是一個無拘無束、歡愉而狂野的生物，熱情而不帶奉承，馴從而不肯犧牲自己的自由，牠像是一個鬼怪或者傭魔<sup>①</sup>，善良而難以掌握。牠走路的時候跳跳蹦蹦，扭動着耳朵和毛皮，從一個地方縱到另一個地方。他追逐蝴蝶和烏雀，嚇唬山羊，找貓狗打架，獨個兒在田野裏亂跑，仰望着雲彩，一直警惕地嗅着空氣，似乎在遵循某種超自然力量的動盪的思路，某種林地精靈的禁咒。

我們一到加里亞諾，大家都詫異地注視着我的奇怪的伙伴；深信動物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的農民們，立刻留心到牠的神祕的天性。他們從沒見過這樣的一個動物。村子裏只有可憐巴巴的、挨

---

① 供術士使喚的靈鬼。

打的雜種獵狗，偶而有一條從馬蘭馬來的兇惡的牧羊狗，牠總跟在牧人和畜羣後面，項圈上豎着許多釘子，以免被狼傷害。此外，我的狗名叫巴隆尼①。在這一帶地方，名字是有意義、有魔力的；它們不只是沒意義的習用的字兒，還具有獨特的現實性和潛在的影響。對於農民們，我的狗是真正的“男爵”，是一位紳士，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我在老百姓中間獲得熱誠的、幾乎是欽佩的反應，極大部分要歸功於我的狗。當牠一路狂跳亂叫的時候，農民們指指點點，小孩們嚷道：“瞧哪，瞧哪！牠一半是男爵，一半是獅子！”他們認為巴隆尼是紋章上的野獸，貴族徽章上的後腿立起的獅子。其實牠只是一條狗，和別的動物一樣，不過牠同時具有神祕的雙重性格。我也喜歡牠的又單純又變化多樣的品性。後來我把牠送給了我的父親，現在我的父親已經過世，牠也死了，牠埋葬在我家鄉立古里亞的一株俯臨海洋的杏樹下面，那地方我再也不能去了，因為當權的人害怕任何聖潔的東西，似乎發覺我也具有雙重性格，像我的狗一樣，也是一半男爵一半獅子。

在農民們看來，任什麼事物都有雙重意義。牛女、狼人、獅子兼男爵以及羊魔，這一些只是比較突出而衆所周知的例子罷了。人、樹木、動物、甚至物件和語言都有雙重生活。只是理智、宗教和歷史才有明確的意義。但是對生活本身的感想，對藝術、語言和愛情的感想是非常複雜的。在農民的世界中，理智、宗教和歷史是不存在的。宗教不存在的原因是，他們認為任何事物都和神有關係，任何事物不只是象徵上的神聖，而是事實上的神聖：基督和羊；天上的神道和地面的走獸；萬物都通過自然的魔力相互聯系着。即使教堂儀式也成了邪教徒的儀式，因為教堂裏膜拜無生命的東

---

① 意大利文中巴隆尼的意思是“男爵”。

西(農民們給它們加上靈魂),膜拜村裏數不清的凡俗的神道。

九月中旬,當地舉行了崇拜聖瑪麗亞的宴會。天剛亮,街上就擠滿了穿黑衣服的農民;還有不少陌生人:斯的里亞諾的樂隊,從聖阿克安琪羅帶着筒形焰火和臼砲來的人。天清氣爽,時不時發出一陣排槍聲,像教堂鐘聲一般憂鬱。農民們放射着槍筒閃閃發亮的步槍,開始慶祝節日了。

下午,氣溫降低的時候,遊行開始從教堂出發,蜿蜒穿過村裏。隊伍先到公墓,再到大廣場和小廣場,然後到下加里亞諾的聖母堂,末了沿着原路回到出發點的教堂。隊伍的前面是小孩們,他們擎着繫有白被單或衣服的棒子,在空中揮動,算是旗幟;接着是斯的里亞諾來的、配備着聲音宏亮、精光刷亮的銅樂器的樂隊。樂隊後面是聖母,她坐在撐着兩根長竿子的寶座上,由輪流調換的十二個人抬着。聖母是一個紙糊的不值錢的玩意兒,模樣完全像那神通廣大的、著名的維其亞諾的聖母,也是一張黑臉,穿戴着華麗的黑袍、項圈和手鐲。跟在聖母後面的是唐·特拉也拉,他那件油膩的法衣外面罩着一件白袈裟,臉上跟往常一樣的顯得困頓厭煩;之後是村長、警官、鄉紳,殿後的是蒙着面紗的婦女、小孩和農民。一陣強勁的涼風吹來,揚起了塵埃,不分青紅皂白的掀起了裙子、面紗和旗幟;也許,這股風會帶來乾旱時人們渴求的雨水吧。隊伍行進的時候,排在街道兩邊的兩行極小的臼砲轟隆隆地放射了起來。導火綫給點着了,爆炸聲和站在家門口看遊行的農民的步槍聲混在一起。噼噼啪啪的聲音響個不停,只在某些大火器突然發射的時候才給打斷,那時候響聲擴大,在周圍的山谷中激起了回音。

在這種打仗似的轟鳴中,人們的眼睛裏並沒有歡樂或宗教狂熱的表情;相反地,他們似乎已為一種瘋狂所掌握,像邪教徒一般,再也不願自制,完全如醉如癡或者給迷住了;他們都非常興奮。牲

口四處亂跑，山羊跳跳蹦蹦，驢鳴、狗吠、小孩叫喊、女人歌唱。臂彎裏搭着一籃籃麥子的農民們，抓起麥子向聖母拋去，讓她想起收穫，賜給他們好運道。麥粒掠過空中，落在石板地上再跳起來，發出一陣輕微的毯子似的聲音。黑臉聖母的四周盡是陣雨一般的麥粒、東竄西跑的牲口、槍砲聲和喇叭聲，一點不像慈悲爲懷的基督的母親，反而像是在地府的陰影中顯得黑黑的地下神道，像是農民們的陰間女王，或者地底的收穫女神。

一些房子的門前，如果街道夠寬的話，就擺着鋪有白布的桌子，彷彿粗陋的小聖壇。隊伍走到這兒就停一會兒，唐·特拉也拉喃喃地說了幾句祝辭，農民們和他們家裏的女人拿着供品走上前來。他們把五里拉十里拉的鈔票，甚至在美國省吃儉用積下來的美鈔別在聖母的袍子上。

不過大多數人只把乾無花果串成的練圈掛在她脖子上，或者把水果和雞蛋放在她腳旁；隊伍已經往前走去的時候，他們還拿了別的禮品趕上來，在喇叭聲、槍砲聲和叫喊聲中，擠在寶座四周。隊伍一路走去，人羣越來越擁擠，嘈雜聲也越來越大，直到隊伍走遍整個村子，回到教堂裏爲止。天空洒下了幾點疏疏落落的大雨點，可是風立刻又吹開了雲塊，暴風雨過去了，寧靜帶着黃昏的新星重又來臨。這保證了焰火的成功。大家匆匆忙忙吃了晚飯，天剛黑，整個村子的居民都從家裏出來，聚集在峽谷的邊上。這時，我看到一羣羣小伙子爬上了那寬大的公共廁所的屋頂，以便看得更清楚些。看在聖母的面上，連我們這些政治犯也獲准在外面多待一個鐘頭。

這是一個慶祝收穫的大節日，一年中只有這一天才放焰火。今年收穫不好，可是在這上面花費了三千個里拉；往年也有花費五六千的，比較大一些村子，遇到這種節日，花費得更多。三千個



里拉在加里亞諾是筆極大的數目，全村節省了六個月才湊起這筆錢，可是人們很快活地把它花在焰火上，誰也沒有絲毫悔意。全省的製造焰火的能手都要搶這筆生意；如果村人們有能力的話，他們一定雇用蒙的摩羅或者費命狄那的焰火製造工人，但是他們不得已而求其次，雇用了聖阿克安琪羅的工人，事實上這些工人做得也非常好。在喝采聲和婦女孩子的驚叫聲和贊嘆聲中，第一個筒形焰火直射星光閃閃的天空，接着，又放了幾個。之後是輪轉焰火、信號焰火、金雨焰火等等，煞是好看。

十點鐘了，我得回去了。我帶着巴隆尼在平台上看了好久，一面看那些條高條低、濺在聖母丘上的火光，一面聽着隆隆的爆炸聲，巴隆尼興奮地嗅着空氣，火光一上射，就狺狺吠叫。最後，二十個大爆竹一個緊接着一個放上去，噼啪一聲作為結束。人羣分散了，我聽到街上響起了腳步聲和門的開闔聲。農民們的如火如荼、狂歡興奮的節日過去了。牲口都睡了，寧靜和黑暗又籠罩了陰暗的村子。

### 第十三章

在以後的幾天裏面，儘管舉行過了遊行，唐·特拉也拉作了祈禱，農民們熱切地盼望着，雨還是不下。土地太堅硬，不能耕作，晒枯的樹上的橄欖開始乾萎；但是黑臉的聖母像無動於衷的大自然一樣，仍舊冷漠無情、不聞不問。人們都向她盡情表示敬意，主要的還是畏懼她的權力，而不是報答她的恩典。黑聖母像大地一樣；她有權養育、有權毀滅，不過她不尊重人，只是根據自己的不可捉摸的計劃來安排氣候的運行。對農民們說來，黑聖母是談不上好壞的。她使莊稼乾旱，讓它們枯萎，同時她却散播糧食、庇護衆生，

並且要求人們崇拜她。每一份人家床頭的牆上都釘着維其亞諾的黑聖母的畫像，她那雙毫無表情的眼睛望着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

農民們的屋子都是一個模樣，只有一個房間，兼作廚房、臥室，如果沒有披屋的話，往往還當作牲口的窩棚。當地的方言管披屋叫做“卡托伊各”，這是從希臘文衍化來的。房間的一邊是爐灶；他們每天從田野裏檢回樹枝來當作燃料，牆壁和天花板給烟熏得烏漆墨黑。房間裏唯一的光綫是從門口射進來的。一張極大的床舖幾乎佔滿了整個房間，這種床舖比普通的雙人床大得多；一家人——父親、母親和兒女——全睡在這上面。最小的孩子在斷奶之前——那就是說，在三四歲之前——給放在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懸在床舖上空的蘆葦搖籃或普通籃子裏。母親要餵奶的時候用不着下床，只消伸出手來，就把孩子抱在懷裏，餵好奶之後，再把他放回籃裏，用手一推，使籃子像鐘擺似的搖晃起來，直到他不哭為止。

牲口睡在床底下，這樣一來，房間給分成了三層：牲口睡在地上，人睡在床上，嬰兒睡在空中。當我在床邊彎下腰聽診病人的心臟，或者替一個發寒熱、牙齒打顫的或者害瘧疾發高熱的女人打針的時候，我的頭就會碰到懸掛着的搖籃，受驚的豬和雞在我腳底下亂竄。

但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現在我幾乎已到過所有的人家），從床頭牆上朝我望着的兩位不可分割的守護神的眼睛。一邊是維其亞諾聖母的漆黑陰沉的臉，睜着一雙冷漠無情的大眼睛；另一邊是羅斯福總統的彩色畫片，他愉快地咧開嘴笑着，閃亮的鏡片後面露出一雙奕奕有神的眼睛。除了這兩張畫像之外，我從沒見過別的：既沒有國王的，也沒有元首的，甚至連加里巴的相片都沒有；這裏沒有任何著名的意大利人，也沒有恰當的守護天使；羅斯福和維其亞諾的聖母却到處都是。那兩張廉價的畫片並排釘着，兩張

臉面面相對，彷彿是平分世界的兩個人物。但是，他們擔任的角色正好相反，事實也是如此。聖母的相貌是一個兇惡、無情、神祕而古老的女神，人間的農神；總統却像是無所不能的宙斯，天上的慈祥和善的主神。有時候，還掛上了第三張東西，結果和這兩張畫像形成了三位一體：那是一張美鈔，是海外帶回來的最後的一張，或者是丈夫和親戚附在信裏寄來的，這張鈔票給釘在聖母或總統像的下面，再不然就釘在兩張畫片的中間，像是天上派到地獄裏來的聖靈或使者。

對於路甘尼亞的農民們說來，羅馬是無足輕重的；它是紳士階級的首都，一個敵對的外國世界的中心。那不勒斯更有理由作為他們的首都，而且也可以這麼說；因為它是窮人的首都。住在那兒的人臉色蒼白、滿眼火氣；在炎熱的夏天，你在托列多城外陡峭的窄街上，可以從窮人家打開的門裏望見半裸的女人睡在桌子上。那不勒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沒有國王，農民們為了搭船到國外去，才上那兒。那不勒斯王國已經不存在了，赤貧的人們的國度不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的另一個國度就是美國。在農民們的眼裏，甚至美國也有雙重性。人們到那個國度去工作，為了每天的麵包而賣命苦幹，忍受着艱辛窮困才攢下一筆小數目的錢，他們可能死在那兒，死了以後記也沒有人記得。同時，也可以毫不矛盾地說，那地方是天上人間和想望之地。

是的，路甘尼亞農民們的真正的首都很可能是紐約，而不是羅馬或那不勒斯，如果這些沒有祖國的人能夠有首都的話。並且在某一種情況之下，紐約確實是他們的首都，那就是在神話似的情況之下。作為一個工作的地點，紐約對他們也沒有差別；他們住在那裏，跟住在任何別的地方一樣，像是套在車子上的牲口，該把車子拖到哪一條街上去都無所謂，但是作為一個人間天堂，作為黃金的

耶路撒冷，紐約是神聖而不可接觸的；人們即使到了那裏，也只能眼睜睜地望着，不能希望登堂入室。移居到美國去的農民還是依然故我；很多人留在那兒，他們的子女入了美國籍，可是其餘的人過了二十年之後回來，跟他們離家的時候一模一樣。過了三個月，他們忘掉了他們所學的極有限的幾個英文字，摺開了為數不多的新習慣，恢復了本來的農民面目，正如一些被潺潺流水長久覆蓋着的石塊，溫暖的太陽剛一出來，便把它們晒乾了。在美國，他們自夥兒生活，不跟別人往來；經年累月除了麵包之外不吃別的東西，正像在加里亞諾時的情況一樣，把他們一些可憐的收入攢積下來。他們就住在人間天堂的隔壁，但是他們不敢進去。

於是，他們有一天回到意大利來，原本打算待上不多幾天，看看親屬朋友。但是人家要賣一塊地給他們，他們又碰到了一個小時候就認識的姑娘，決定和她結婚。一晃眼，六個月已經過去了，他們重新入境的許可證過了期，他們只得待在家裏。那塊地是以高得荒唐的價格賣給他們的，幾年來在美國刻苦幹活的積蓄全花在那上面；那只是一堆粘土和岩石，他們還得繳地價稅，收成從來就彌補不上他們的費用；他們生兒育女，老婆又病倒了。不久，他們又陷入窮困的境地，正如多年前他們離家之前所過的那種沒完沒結的貧苦生活。和窮困一起來的是他們那種古老的忍耐心、聽天由命的想法和先前所有的農民的習慣；總而言之，這些“美國人”和其餘的人沒有任何區別了，所不同的無非是他們的怨憤更深刻，時不時想起損失的財富而後悔不已。加里亞諾滿是這種回國的移民，他們把歸來的那個日子當作生平最倒楣的一天。

一九二九年是不幸的一年；他們總是用“天翻地覆”來形容它。這一年“經濟崩潰”，金元大不穩定，銀行都關了門。然而移民們却沒有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因為他們把積蓄存在意大利銀行裏，免

成了里拉。但是紐約起了恐慌，法西斯宣傳人員到處宣佈：真是天曉得，意大利有的是工作、金錢和安全，移民們都該回去。這樣，在這不幸的一年，很多人給說動了，他們放棄了工作，回到故鄉，一回家就像蒼蠅給蜘蛛網粘住一樣，從此不能脫身。他們沒多久又成了農民，每天早晨趕着驢子和山羊到瘡疾橫行的低窪地去。還有些人想繼續維持他們在美國混飯吃的手藝，然而這裏生意不多，難以餬口。

“該死的一九二九年，還有那些把我弄回來的該死的雜種！”裁縫喬凡尼·比齊里說。他替我做一件獵裝，正按照一種新型複雜的美國規矩，一寸一寸地量着，放低肩膀，進行最後的修飾。他是個聰明的手藝人，比許多時髦的城裏裁縫更高明，他只要五十個里拉就替我做了一件我所有的最漂亮的楞條布衣服。他在美國掙了不少錢，現在他生活困苦，要撫養四五個孩子。他沒希望再改善他的命運了，他那仍然年輕的臉上，已看不見一絲精力和自信，只剩下一副永遠失望的神情。

“在那邊，我自己有一家舖子和四個幫手，”我的理髮師對我說。“一九二九年，我回到這兒來待六個月，可是我結了婚，去不成了。現在我只有這一個可憐的牆洞，經濟困難得很。”他兩鬢的頭髮已經斑白，顯着一副悲哀嚴肅的樣子。加里亞諾有三家“理髮舖”，只有在村子上端、教堂附近、寡婦家下面的那家“美國理髮舖”才整天開着；這是鄉紳們光顧的地方。下加里亞諾的羊白頭理髮師就是裘里亞的情人；他的主顧都是農民。他的舖子幾乎老是關着，因為他要照料田地，除了星期日早晨之外，難得使用剃刀。

第三家舖子在村子中心，靠近大廣場，它也常常關着，因為理髮師出去幹別的事情了。人們鬼鬼祟祟地溜進他的舖子裏，悄悄地找他。他長着金黃色的頭髮，明亮的眼睛，臉像狐狸一樣機靈，

行動敏捷，腦筋聰明。戰時，他在醫療隊裏當過班長，學到了一些醫學技術。雖然他的正式職業是理髮，他在基督徒的鬍子和頭髮上所花的時間却最少。他剪羊毛，給驢子灌瀉藥，醫治一般的生病的牲口，他真正的專長却是拔牙齒。你出兩個里拉，他就可以替你拔一個臼牙，而沒有什麼痛苦。村裏幸虧有他，因為我不懂牙醫學，另外兩個大夫懂的比我更少。他會打針，甚至會靜脈注射（另外兩個大夫對這門一竅不通），會接脫臼或挫折的骨頭，還會驗血和把膿腫切開引流。除了這些本領之外，他很會使用草藥、香油和膏藥；總之，這位費加羅<sup>①</sup>幾乎無所不能，真是個可貴的人才。兩個大夫都恨他，主要是因為他知道他們倆的無知，而且口不留情，又因為農民們總是去請教他；他們兩人中間無論哪一個打他舖子前面走過的時候，總是恐嚇他，說是要向當局報告他非法行醫，招搖撞騙。

他們的恐嚇倒不是虛張聲勢的；時不時會有一封無頭信寄給警察局或者警官，嚴正地提出警告。這個理髮師得想盡種種辦法，掩飾自己的行爲，免得招惹麻煩。起初，他對我也不信任，但是過不了多久，他體會到我不會出賣他的，便和我做了朋友。他有真本實領，我替病人動小手術的時候，往往找他來幫忙，請他注射針藥。他沒有行醫執照也不成爲問題。他工作做得很好，然而非得偷偷摸摸不可，因為意大利這個地方只重學位和文憑，所謂文化往往墮落到追求有利地位，以及拚命而又軟弱地攀住這個地位。加里亞諾有許多農民，如果請教正式醫師的話，可能就此殘廢，但是他們今天還是好好地走着路，這完全要歸功於這個理髮師、走私者

---

① 費加羅 (Figaro)：博馬舍的喜劇塞維爾的理髮師和費加羅的婚禮中的機智風流的主角。

兼百有份，要感謝這個眼明腿快、不肯向法律低頭的巫醫。

鄉紳們光顧的“美國”理髮師的舖子，在三家當中比較最像樣一點兒。那裏有一面給蒼蠅屎蒙得昏暗的鏡子、幾把筆直的椅子，牆上還有從美國報紙上剪下來的羅斯福和別的政治領袖、電影女明星的照片，以及化裝品廣告。這些就是他在紐約的豪華舖子裏的殘餘。當這個理髮師想起舊日的風光時，他的臉色立刻陰沉悲傷起來。他在那邊所過的安逸生活，眼前剩下了什麼啦？只剩下村子頭上的一所小房子（這房子有一扇精工細彫的門，陽台上擺設着天竺葵花盆）、一個病懨懨的老婆和貧困而已。他常常說：“要是我沒回來可多好啊！”你可以根據懷喪的神情和他們的金牙齒，辨認出這些在一九二九年從美國歸來的人。

在法西亞洛達的農民型的闊嘴裏，金牙齒簡直是奢侈、荒唐而不相稱的東西，法西亞洛達身量高大結實，外貌狡猾倔強。他一定是由於相貌的緣故，才獲得了“法西亞洛達”這個渾名<sup>①</sup>，然而實際上他却是一個在移民的劇烈鬥爭中獲得勝利，而現在享受着榮譽的人。他打美國回來的時候，帶着一筆相當大的款子，雖然買了一塊貧瘠的土地，把錢浪費了一大半，他的生活還是過得很舒服。他的發財有一個特點：不是依靠辛勤工作掙來，而是用欺詐手段騙來的。傍晚時分，當法西亞洛達從田裏回來，站在家門口，或者在廣場四周踴躍的時候，他津津有味地把他在美國的經歷告訴我，並且為自己的成就而得意。他生長在一個農民的家庭裏，可是他在美國做的却是泥水匠。

“有一天，他們給我一根鐵管子，叫我挖挖乾淨，那根管子是礦裏用的，給塵土塞滿了。我敲了一枚釘子進去，裏面不是塵土，而

---

① 意大利文中“法西亞洛達”（Faccialorda）的涵義是“醜臉”。

是炸藥，那根管子在我手裏炸了開來。我一條胳膊給刮傷了，一面耳膜給震破了，什麼聲音都聽不見。美國有人身保險的制度，他們應該賠償我的損失。他們叫一個大夫替我檢查，大夫吩咐我三個月之後再去。過了三個月，我覺得身體很好，不過我既然遭到意外，他們有義務付給我錢。我大概可以領到三千塊錢。我假裝還是聾的；他們朝着我大嚷大叫，還放手槍，可是我只當沒聽見。他們叫我閉上眼睛；我踉踉蹌蹌地走了幾步，癱到地上。大夫們都說我身上找不出毛病，他們不打算給我賠償金。他們再三再四地檢查。我只當沒聽見他們的話，不斷地倒下去。天哪，他們該把我應得的錢給我呀！過了兩年，我一直不去工作；儘管大夫們說得嘴疲唇焦，我還是堅持說我沒用了，垮了。最後，這些大夫們——美國最好的大夫們——開始相信我，到兩年的末尾時，他們把那三千塊錢給了我。噫，我原是非弄到手不可的。那時候，我就回到了加里亞諾，現在還是好好的。”

法西亞洛達非常得意，因為他單槍匹馬的向美國科學進行了鬥爭，他只不過是一個加里亞諾的農民，光憑倔強和忍耐，竟然打垮了美國大夫。此外，他相信自己的做法是對的，他的欺詐是合法的。如果有誰對他說，他那三千塊錢來得不光明，他一定會感到詫異。我從沒拿這一類話去非難他；說老實話，我認為他的做法也有道理。他老是把他的故事講給我聽；他在內心裏認為自己是窮人的捍衛者，上帝給了他酬勞，獎勵了他向窮人們的敵人——美國——所作的鬥爭。法西亞洛達教我想起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意大利人，他們由於向文明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展開鬥爭，從官僚政治的荒唐可笑的掌握中掙脫出來，感到自豪。

我有一次在愛望河上的斯特拉福碰到一個賣冰淇淋的老頭，他用一匹小馬拖着裝冰淇淋的車子，那匹小馬身上裝飾着花黎胡



稍的馬具和鈴鐺。他姓沙拉西諾（車身上的標記却用英文拼法沙拉西），是弗羅辛農地方的人；他耳朵上仍舊掛着環子，說話時帶着含混不清的羅馬口音。他一看出我是意大利人，就告訴我說，五十年前爲了逃避替意大利國王服兵役，他逃出意大利，從此沒有回去過。他的冰淇淋生意很發達，附近一帶的手推車全是他的，他的兒子都受過高等教育；一個是醫師，還有一個是律師。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他把兒子們送回意大利，他們就可以不替英國國王服役了，一年之後，趕上意大利又號召他們參軍的時候……“別害怕，我們想辦法不讓他們從軍……”在老沙拉西諾和法西亞洛達看來，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可恥；相反地，他還沾沾自喜呢。他笑嘻嘻地把他的故事告訴了我之後，就策着他的小馬馳去了。

法西亞洛達當然是勝利的，但是他回家來，過不了多久，儘管有金牙齒，與衆不同，還是成了一個普通的農民。他敘說自己經歷的時候，喚起了對美國片面而局限的回憶。他的伙伴們忘記得更快；不久，美國對他們的意義又跟很久以前的完全一樣了，那是他們還沒有離家赴美時候，甚至是他們在美國這個人間天堂的時候。我在格拉沙諾發現少數幾個稍微比較精明的、美國化的人，他們比較像是待在那面的人，但他們不是農民，並且竭力設法不讓自己再給吸收到農民生活中去。他們中間的一個每天坐在他家對面的廣場上，瞅着來往的人羣。他是個中年人，高大、瘦削、結實，長着一張機靈的臉、鷹鉤鼻、黝黑的皮膚，老是穿着黑衣服，帶着一頂闊邊的巴拿馬草帽。他不但有金牙齒，還有金領針、金錶鍊、金烟盒、金袖釦、金戒指、避邪的金飾物等等。他在美國做生意，做拆客，發了財；我猜測他多半是靠剝削自己的比較老實的同胞而起家的；總之，他似乎慣於指使人，看不起格拉沙諾的居民。話雖這麼說，他每隔三四年總要回到格拉沙諾的老家來一次，揚揚得意地誇

耀他的錢、不高明的英文和更不高明的意大利文。但是他非常小心地不讓自己脫不了身。

“我很可以待在這兒，過得好好的，”他對我說；“我有許多錢。他們可能叫我當村長，這兒有許多工作要做，按照美國方式把這村子建設起來。可是這一定會大大地失敗，完全浪費。此外，我在美國還有生意要照顧……”

他每天細讀報紙，聽無線電；當他肯定不久要和阿比西尼亞開戰的時候，便打點好行李，搭上船就走了，以免給意大利拖住。

不幸的一九二九年後，從紐約回來的人很少，去紐約的也少。路甘尼亞的各個村落裏，有一半居民在海洋此岸，另一半在海洋彼岸，彷彿一分爲二。家庭給拆散了，許多女人在守活寡。對於留下的人說來，美國彷彿比任何時候都遙遠，他們獲救的每一個希望都破滅了。只有郵件忠實地帶來了海外的紀念，那些命運的寵兒給他們的家屬捎來禮物。唐·科西米諾爲這些包裹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寄來大批剪刀、小刀、剃刀、農業工具、鏟刀、鉋子、鉗子——簡單地說，各種各樣的日用品。在機械設備以及度量衡方面，加里亞諾的生活却是完全美國化的，農民們不說公斤和公分，却說磅和吋。婦女們用古老的機器紡織，但是她們用匹茨堡<sup>①</sup>的閃亮的剪刀來剪綫頭；理髮師用的剃刀非常好，我在意大利別的地方從沒見過，農民們的藍鋼口子的斧頭也是美國製造的。農民們對這些現代器具並沒有偏見，他們也看不出這些器具和他們古老的習俗之間有什麼矛盾。只要是紐約寄來的東西，他們無不歡迎，正如他們歡迎從羅馬寄來的任何東西一樣。但是根本沒有從羅馬來的東西。除了徵收員和無線電裏的演講之外，沒有從羅馬來的東西。

① 匹茨堡 (Pittsburg)：美國賓夕法尼亞西南的港市，以生產鋼鐵著名。

## 第十四章

這期間，演講的次數非常多，唐·路易很起勁地召集羣衆大會。那時是十月，我們的部隊已經越過馬列勃，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打響了。意大利人民，起來！美國顯得更遙遠了，像一個空中的島嶼一般，消失在大西洋的霧靄中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什麼時候再可以看見它，也許永遠看不到了。

農民們對戰爭不感興趣。無線電隆隆地直響，唐·路易除了在陽台上抽烟以外，把全部上課的時間都用上了，他大聲疾呼地向孩子們演說，聲音響得全村都可以聽見，還教他們唱小黑臉。他在廣場上宣佈說，馬可尼①已經發明了一種祕密武器，一種能使整個英國海軍爆炸的死光。他和羅馬那個偉大的校長兼無線電廣播員②一起宣稱，這次戰爭是爲了加里亞諾農民的利益才打的，農民們不久就有土地了，要多少就有多少，並且土壤是那樣肥沃，你只消播下種子，不必再去照料，莊稼自己就會冒出來。

不幸得很，兩位校長把羅馬的偉大講得太多了，農民們對他們的話一點也不相信；他們只是懷疑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一聲不吭。敢情“羅馬的傢伙們”要戰爭，讓農民們去打？好吧。在阿比西尼亞的沙漠上戰死，和在沙羅河畔的牧場上害瘧疾病死，比較起來也差不了多少。在羅馬，學生和他們的教師、法西斯童子軍、紅十字會婦女隊、米蘭軍人的寡婦和母親、佛洛倫薩的時髦女人、雜貨商人、商店老闆、退休的人、新聞記者、警察和公務員，總而言之，

① 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意大利電氣工程師與發明家。

② 指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

所有以“意大利人民”來稱呼的人，彷彿都被一個光榮而激情的浪頭捲倒了。在加里亞諾這兒，我看不到任何動靜。農民們比往日更沉靜、憂鬱、冷漠。他們對於這個想望之地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先得把這個想望之地從它原來的主人那兒奪取過來；他們本能地感到，這種做法是錯的，只會給他們帶來厄運。“羅馬的傢伙們”向來不為他們着想，最近的行動儘管搞得天翻地覆，必定有一個長遠的目的，他們不會從中得到利益的。

“他們既然有錢打仗，為什麼不把亞格里河上的那座橋修修好呢？那座橋已經塌了四年，誰也不打算重新修建。他們也可以造一座堤壩，或者替我們多開幾口泉井呀，再不然栽上幾株幼樹，別砍掉所剩有限的幾株樹了。我們這兒的土地已經夠多了，只是沒有配合土地的東西。”

他們認為戰爭是另一個不可避免的厄運，正如山羊稅一樣。他們怕的倒不是離家：“像狗似地活在這兒，跟像狗似地死在那兒，還不是一個樣兒，”他們這樣說。但是，除了唐娜·凱德林娜的丈夫之外，誰也沒有應徵。不久就顯得很清楚了：這次戰爭，不論它的目的也好，進行的方式也好，都是山那邊另一個意大利的事情，跟農民們沒有多大關係。入伍的只是一些到達兵役年齡的人，以及一個青年——由梅爾非的修士們養大的神甫的兒子唐·尼可拉——還有一個首批應徵的常備軍軍士；除了這些人之外，村裏自動報名參軍的只有兩三個人。有幾個赤貧的農民，既沒有自己的田地，又混不到飯吃，被唐·路易的演講和許諾給他們的高額薪津吸引住了。他們申請以平民的身分參加體力勞動，可是始終沒有得到答覆。“他們不知道該把我們怎麼辦，”這些可憐的人對我說。“他們甚至不要我們工作。戰爭只對北方的人有利。我們只有等在家裏餓死。現在又沒有機會到美國去。”

標誌着戰爭正式開始的十月三日，是個相當悲慘的日子。有二十或二十五個農民給警察和法西斯童子軍趕了來，木頭木腦地站在廣場上，聽着無線電廣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宣言。唐·路易已經頒佈過命令，叫村公所、學校、大戶人家都掛上旗子；鮮艷的旗子在和風中飄拂，和農民茅舍門口的黑色三角形喪旗形成了一個古怪的對照。打鐘人敲出了平時的喪禮的音調；大張旗鼓地從羅馬推動的戰爭，在加里亞諾却受到了漠不關心的接待。唐·路易在村公所的陽台上演說。他滔滔不絕地談着羅馬的永恆的偉大、七山①、哺養羅馬勒斯和雷摩斯的母狼②、凱撒的軍團、羅馬文化以及即將復興的羅馬神聖帝國。他說，全世界嫉恨我們的強大，但是羅馬的敵人將會遭到慘敗，我們又將勝利地踏着羅馬的道路前進，因為羅馬是永恆而不可戰勝的。他用做作的嗓音說了許多有關羅馬的事情，可是我記不得了，接着，他張開嘴唱起青年進行曲③來，同時向底下廣場上的學生們做手勢，命令他們和他合唱。和他一起站在陽台上的，還有警官和所有的重要人物；除了不像他們那樣熱心的米里洛大夫之外，大家都唱了。農民們縮在底下的牆腳前，默默地聽着，用手遮在眉頭，擋去陽光，他們穿着黑衣服，跟蝙蝠一般灰黑、陰鬱。

村公所的牆上，就在陽台旁邊，嵌着一塊白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將士的姓名。對這麼一個小村子說來，名字是很多的——將近五十個——並且都是加里亞諾熟悉的名字：魯比洛托、卡邦尼、瓜里尼、邦奈里、卡諾伐爾、拉西奧比、蓋

---

① 七山：古羅馬城是建築在巴拉丁納斯等七座山頭上的。 ② 羅馬勒斯和雷摩斯：神話中羅馬之建立者，戰神馬斯的孿生子，為母狼哺養長大。 ③ 青年進行曲（Giovinetz）：意大利法西斯黨歌。

里尼——一個也不缺。這批戰死者中間，每一份人家都有一個直系親屬或者表親；何況還有生病的、受傷的以及平安無恙地回家的人。那麼，我跟農民們聊天的時候，爲什麼誰也不提起戰爭，甚至不談他自己的功績、觀光過的地方以及經受過的苦難呢？唯一提起戰爭的人就是那個會拔牙齒的理髮師，他只告訴我，他在卡爾索當過担架員，因此懂得一些外科學。這一場過去不久的血腥可怕的戰爭，根本不使農民們感覺興趣；他們已經忍受過來了，現在彷彿已經把它忘了。誰也不吹噓自己的勇敢，講些血戰的事跡給自己的孩子聽，炫示自己的傷痕，或者抱怨自己經受的苦難。當我問起這一類的事情時，他們的回答總是簡短而冷淡的。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不幸，他們像忍受別的東西一樣地忍受過來了。

那次戰爭也是從羅馬推動過來的；那時候，也號召他們追隨着國旗進軍，在這片灰色樹木和無草粘土的襯托之下，鮮艷的國旗——另一個意大利的標幟——顯得非常扎眼和格格不入，上面的紅色顯得恬不知恥，綠色顯得荒謬可笑。這些和所有別的旗子都是貴族階級的附屬物；它們歸於貴族的紋章或者城市的標幟。農民和它們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的旗幟只有一種色彩，那就是他們的悲哀陰鬱的眼睛和衣服的色彩，其實這也算不上色彩，而是土地和死亡的陰影而已。他們的喪旗是黑色的，跟聖母的臉一樣。所有別的旗子的斑駁的色彩都表示另一種不屬於他們的文明，因爲這種文明是沿着歷史的大道向進步和征服前進的。另一個意大利是比較強盛、組織比較嚴密的，他們必須屈服於它；他們必須爲它開拔出去，爲它犧牲，今天到阿比西尼亞，昨天到過伊宋索和比亞維①，幾世紀以前，在某一面鮮艷的旗幟的率領下，到過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這時期，我正在看一本特爾·齊奧寫的梅爾非村的歷史。我

幾乎每天都上米里洛大夫家裏去，喝一杯咖啡，和他那兩個聰明、淘氣、汗毛濃重、像是長着鬍子的女兒，瑪格里塔和瑪麗亞聊聊，這本書就是從他家裏一堆積塵盈寸的書籍裏找出來的。作者寫作這部歷史的時期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書中提起一個裝木腿的老年農民，把他作為村上的光榮來描寫。他被徵參加了拿破崙的軍隊，在和俄羅斯軍隊作戰，渡過貝列辛那河時，給打斷了一條腿；這個農民在梅爾非的街道上一拐一拐地走動，有半世紀之久，他在他的同胞面前說明了文明的荒謬可笑，這種文明害得他終身殘廢，可是他自己却一無所知。對於一個梅爾非的農民說來，俄羅斯或者法國皇帝和他有什麼相干呢？維克多·雨果一定會說，巴洛克式②的歷史奪去了他的一條腿，却沒有使他學到乖。

自古以來，這些村鎮被迫屈從這種歷史，就是這種歷史在斷腿農民的同鄉人的身上留下了別的更沉痛的殘傷。梅爾非一度是個人口興旺、市面繁榮的市鎮，結果遭到了徹底破壞，原因是一個法國將領在山地裏和查理五世③的西班牙士兵交戰，鬼使神差地帶着部下退守到這個村上。彼得羅·那伐羅④的西班牙軍隊，奉了勞特來克⑤的命令，圍困了梅爾非，攻下了它，把所有的居民殺得一個不剩，這些居民根本不知道什麼法國和西班牙，也不知道法蘭西斯一世⑥和查理五世。佔領者焚毀了大部分房屋，把殘破的市

---

① 伊宋索和比亞維 (Tsonzo; Piave)；意大利東北部的兩條河流，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意大利戰綫上之重地，以伊宋索命名之戰役有十二次。 ② 巴洛克式 (baroque)；十七八世紀時偏重技巧的新奇華飾的藝術作風。 ③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西班牙國王。 ④ 彼得羅·那伐羅 (Pietro Navarro 1460—1528)；西班牙軍人，和法國作戰時被俘，投入法軍。 ⑤ 勞特來克 (Odet de Foix Lautrec 1485—1528)；法國軍人。 ⑥ 法蘭西斯一世 (Francis I 1494—1547)；法蘭西國王。

鎮交給奧蘭其的菲里勃特①，之後，又給了熱那亞的安德列亞·陀里亞②，作為他的戰功的酬報。陀里亞是什麼樣的人，村上的居民更不知道了，陀里亞從沒幸臨這個村子，來看看他的臣民；他的繼承人也是這樣。他們只派管事來徵收居民所能呈貢的一切東西。梅爾非的農民們和歷史毫無關聯，可是在歷史的不可捉摸的意旨之下，他們在以後的幾世紀裏過着一貧如洗的日子。有多少征服者，像那些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一樣，帶着被征服者所不知道的動機，踩過這片土地啊！經歷了數千年如一日的苦難，農民們自然對戰爭毫無好感，自然要以疑慮的眼光來看待所有的旗幟，當唐·路易在陽台上歌頌羅馬的偉大時，他們自然也默不作聲了。

政府、神權政體和軍隊的力量當然比分散的農民強大。因此，農民們不得不低頭服輸、任憑宰割，但是他們怎麼也不能把一個根本和他們敵對的文明的榮耀和成就當作自己的東西。唯一能使他們激動的戰爭只是保衛自己，反抗那個文明，反抗歷史和政府、反抗神權政體和軍隊的戰爭。他們在自己的黑色喪旗下進行這種戰爭，既沒有軍事領導和訓練，也沒有希望，這種不幸、劇烈、殊死的戰爭是必敗無疑的，也是歷史家所不能理解的。

加里亞諾的農民們對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既不記得世界大戰，也不提起大戰中陣亡的人們，然而有一次戰爭對他們却是親切的，經常提起的；並且已經成了神話、傳說和史詩。那就是盜幫的戰爭。盜幫早在七十年前，一八六五年，就結束了，只有幾個老年人才記得當時的情況，他們有的親身參加過，

---

① 菲里勃特 (Philibert)：一五〇二至一五三〇年間奧蘭其的公爵。

② 安德列亞·陀里亞 (Andrea Doria 1468—1560)：熱那亞海軍統帥，一五三五年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了突尼斯。



有的親眼見過。可是男女老少談起它的時候就非常激動，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我跟農民們聊天時，我可以肯定：不論我們談話的題材是什麼，我們總是不知不覺地談到了盜幫。到處都有他們的踪跡；每一個山頭、峽谷、森林、泉水、洞窟或岩石，都和他們的一樁冒險事業有關，或者為他們提供了隱匿藏身之所；每一個陰暗的角落都會是他們集會的地方；每一個鄉村教堂都是他們留下恐嚇信或等候人家送贖金來的地點。有許多地方（“狙擊手之墓”就是一個例子），是根據他們的事跡而命名的。有一個時期，所有的人家分成兩派：不是擁護他們便是反對他們，因為有的是家裏的人參加了盜幫，有的是收留隱藏盜幫裏的人，有的是親屬遭到一個落單的強盜殺害，有的是莊稼給盜幫縱火燒了。於是產生了不共戴天之仇，世代相傳，直到今天為止還是報復不已。除了個別例子以外，農民們大多是擁護盜幫的，隨着歲月的消逝，那些激發他們幻想的事跡和村裏熟習的地點聯系了起來，成了日常隨便談話的題目，正如動物和精靈一樣，發展為傳說軼聞和貨真價實的神話。

我並不打算學某些美學者和兩面派的政客的樣子，把盜幫讚美一番。以意大利復興時代為背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問題，盜幫是無可辯護的。從自由主義和進步的立場來說，這種現象彷彿是舊時代的迴光返照，必須毫不留情地加以剷除，因為這種盲目而有害的行動阻礙了意大利的統一，威脅了自由和文明制度。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這種行動本身就是布旁皇室、西班牙和主教為了自己的動機而煽動的戰爭。如果我們從嚴格的歷史觀點來看它，我們不但會發現它是無可辯護的，也是根本不可理解的。

但是對於農民們說來，盜幫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們既不批評它，也不為它辯護，當他們很起勁地談論時，他們也不言過其實。他們不了解歷史動機，也不了解布旁皇室、主教和封建地主的旨趣

所在，雖然他們模糊地覺察到這些事情是可悲和不愉快的。然而盜幫的神話是他們所喜愛的，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他們生命中唯一的詩篇，他們的晦暗絕望的史詩。甚至農民們今天的外表也教人想起盜幫：他們沉默、孤獨、陰鬱、愁眉不展，穿戴着黑色的衣服和帽子，冬天穿着黑色的大衣，每次下地幹活都帶着槍枝和斧子。他們心地善良，性情忍耐；幾百年來一直逆來順受，聽天由命，認為萬物都是如夢泡影，命運的力量，強大無比。

但是，經過了無限期的忍受之後，他們受到了徹底的震驚，在自衛的本能或正義的推動之下，他們的反抗是沒有邊際，無可估量的。這種挺而走險的反抗是越出人性的，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死亡。盜幫爲了農民的生命和自由，向國家的迫害進行了不合情理而無望的反抗。他們生不逢辰，不知不覺地做了歷史的工具，而歷史却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反對他們；他們處在不利的地位，他們是趨於毀滅的。但是農民們通過盜幫保衛自己，反抗那種從不了解他們、反倒永遠奴役他們的敵對的文明；他們自然而然地把盜幫當作英雄。農民的世界既沒有政府也沒有軍隊；他們的戰爭只是不時爆發的暴動，注定要給鎮壓下去的。然而這個世界還是生存下去，把土地上的果實交給征服者，却迫使征服者接受他們的度量衡、他們所崇拜的神道以及他們的語言。

農民們的身量教我吃驚：他們又黑又矮，圓圓的頭顱、大眼睛、薄嘴唇；他們的古式的臉相並不像羅馬人、希臘人、伊特路里亞人<sup>①</sup>、諾爾曼人或者任何一個侵略過他們的土地的種族，却教人想起最古老的意大利型。他們的生活方式自古以來一直不變，歷史的浪濤沖刷過他們，可是毫無作用。在這兩個分佔土地的意大

---

① 伊特路里亞 (Etruria)：意大利脫斯肯尼地方的古國。

利之中，農民的意大利要悠久多了；誰都不知道它的起源，也許它將永遠存在。“我們看到了卑馴的意大利；”當伊尼亞斯①的船隻繞過卡拉勃里亞岬角時，亞洲的征服者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低卑馴順的意大利。

這個意大利應該有一部歷史，在時間體制之外的歷史，以不變和永恆的事物為限，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神話。這個意大利像地球一樣，在黑暗和沉默中經歷了一連串周而復始的季節，和周而復始的苦難。每一個外來的因素都像浪頭打到岩石上一樣，碰上它就粉碎了，不留下絲毫痕跡。它難得站起來抵抗致命的危險，只在一些極個別的情況之下，它才進行了真正的民族戰爭，結果也是失敗的。這些個別情況中的第一個就是抵禦伊尼亞斯。一部神話式的歷史必須有神話的根源，在這方面說來，維吉爾是個偉大的歷史家。特洛伊來的腓尼基侵略者，隨身帶來了一套和古老的農民文明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帶來了宗教和國家，以及國教。伊尼亞斯的虔誠的宗教傳統是古老的、是那些和野獸共同生活的意大利人所不能理解的。侵略者還帶來了武器和軍隊、紋章和戰爭。他們的宗教是狂熱的，要拿人作為犧牲；虔誠的伊尼亞斯替派拉斯②火葬的時候，焚化了俘虜，貢獻給國家的神道。同時，古代的意大利人靠土地生活，既不知道犧牲，也不知道宗教。特洛伊來的人在當地居民中遭到了不能消除的仇恨，他們的兩種不同的文化起了衝突。伊尼亞斯只在伊特路里亞人中找到了支持，因為伊特路里亞人是城市居民，像他一樣地來自東方，也許是出於同一個閃族，

---

① 伊尼亞斯 (Aeneas)：維吉爾史詩伊尼亞特中的主角，特洛伊戰爭之後來到意大利，建立了一個殖民地。 ② 派拉斯 (Pallas)：維吉爾史詩伊尼亞特中意大利英雄。

同樣受到軍事寡頭政治的統治。於是，他和這些同盟者一起發動了戰爭。一方面是盔甲鮮明的軍隊；另一方面，如同維吉爾所描寫的，是農民的隊伍，他們起來自衛，沒有正式的武器，只有斧子、小刀和鐮刀——他們每天耕種用的工具。這些人也是英勇的盜幫，注定要失敗的。意大利，卑賤的意大利，給征服了：

Per cui morì la vergine Cammilla  
Eurialo e Turno e Niso di ferute.

爲了他的緣故，處女加米拉一命歸天，  
尤里勒斯、都納斯、尼蘇斯因傷而亡。①

特洛伊的建國者不得不接受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風俗和語言。羅馬繼之而起，在政治和軍事上把特洛伊建國者的神權政體改革得更趨完善，可是在農民中也碰到了釘子，一系列的意大利戰爭是羅馬所遭遇到的最頑強的障礙。在這些戰爭中，意大利人又打敗了，但是他們保持了他們的特徵，並沒有和征服者混雜起來。第二次民族戰爭之後，農民的世界給羅馬制度束縛得不能動彈，只是躺着等待，彷彿睡熟似的。之後，隨着年歲更替、人事變遷而來的封建文化不是農民們造成的，不過它和土地比較接近，受到大山產的疆界的限制，跟鄉村的生活方式抵觸也不大。就因爲這個緣故，斯華比亞人即使在今天仍爲農民所熟悉；農民們把康拉定②當

---

① 加米拉 (Camilla)：羅馬神話中古意大利伏爾齊的女皇，伊尼亞特裏寫她幫助都納斯，抵抗伊尼亞斯。都納斯、尤里勒斯、尼蘇斯 (Turnus, Euryalus, Nisus)：均係伊尼亞特中的人物。伊尼亞斯到達意大利後追求都納斯的未婚妻，和都納斯交戰，殺了他。尤里勒斯和伊蘇斯是伊尼亞斯的朋友，深夜潛入敵營，經發覺均被殺死。

② 康拉定 (Conradin 1252—1268)：德國南部斯華比亞公爵，耶路撒冷及西西里的名譽國王。

作民族英雄，爲他的死亡而哀悼。的確，他死了以後，這片繁榮的土地便荒廢了。

農民們的第四次民族戰爭就是盜幫的暴動，在這方面，卑賤的意大利仍舊脫不了歷史的規律，處於不利的一邊，注定要失敗的。盜幫既沒有伏爾肯①鍛冶的武器，也沒有政府軍隊的重砲。甚至他們的神道也是無能爲力的：和信奉黑格爾哲學的那不勒斯人的倫理國家比較起來，一個可憐的黑臉聖母又有什麼用呢？盜幫的行動近似有勇無謀和負隅頑抗的野蠻行爲，不存最後勝利的希望，只想殺戮破壞，以圖報仇雪恨之快。“如果這個世界只有一顆龐大的心，我也要把它撕出來，”盜幫的最可怕的首領之一，卡魯索曾經這樣說過。

幾世紀以來，忍氣吞聲、辛勤勞動的農民就懷着這種盲目的破壞慾，和這種血腥而自找死路的企圖毀滅一切的意旨。農民掀起的暴動，每一次都出自他們心坎深處的要求公理的基本願望。盜幫絕跡之後，這個地方就沉入了令人不安的寧靜。但是，政府裏沒有農民的代表，法律又不爲農民主持公道，這個或者那個村落的農民時常暴動，他們豁出性命，焚毀村公所或警察局，殺死鄉紳，然後一聲不吭地走進監獄，聽人擺佈。

在一八六〇年那個真正的盜幫中間，活到現在的人幾乎沒有。裘里亞告訴我，附近的米森奈洛還有一個。他已經九十歲了，長着雪白的長鬚，人家把他當作聖徒看待。他一度率領過一個盜幫，把附近一帶地方搞得雞犬不寧。眼前他仍舊住在村子裏，農民們都恭而敬之地把他當作一位長老；一遇到麻煩事就去找他商量。不幸得很，我從沒能和他見面。我有一次在格拉沙諾倒遇見了另一

---

① 伏爾肯(Vulcan)：羅馬神話中火與鍛冶之神。

個盜幫裏的人。我在安東尼諾·羅塞里那兒修臉（羅塞里是理髮師，笛手，偶而還替我做秘書工作），一個面色紅潤、精神健旺的怪老頭兒走進舖子，他長着一部又濃又白的鬍子，一雙銳利的藍眼睛咄咄逼人，身上穿的是一套楞條布的獵裝。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他。他等着的時候，點起烟斗，問我是誰。

“一個流放的嗎？”他問道，附近的人通常管政治犯叫做流放的。“羅馬那方面一定有人陷害了你！”

我問他有多大年紀了。

“盜幫時期我還是一個孩子，”他回答說。“我十五歲那年，我哥哥和我殺了一個警察。你有沒有注意到村外二百來碼遠的那株老橡樹？我們在那裏碰上了他，他想攔住我們；因此我們便殺了他。我們把屍體藏在一道溝裏，不久就給他們發現了。他們逮捕了我的哥哥，幾年之後他死在那不勒斯的監獄裏。我化裝成女人，躲在這個村子裏。我就住在這家理髮舖子的樓上，有七個月之久。最後，他們搜到了我，但是由於我年輕，只把我判了四年徒刑。”這個盜幫裏的老資格很高興，心安理得；這一樁舊的謀殺案並沒有使他受到良心責備，他談起這件事的時候，彷彿認為這是最自然的了。在他說來，這只不過是一個打仗的故事罷了。

“你可看到剛打門口走過的那位先生？”理髮師指着門口問我說。“他是唐·巴斯蓋萊，一個地主。他的祖父擁有一個大農莊，當盜幫來到的時候，他既不肯拿出秣料，也不肯拿出牲口。盜幫把他的屋子燒成平地，他竟然這樣沒有腦筋，跟警察一起打埋伏，準備襲擊盜幫。盜幫裏的人俘虜了他，送信給他的妻子，說是如果還希望看到他活着回來的話，就得在兩天之內交出五千里拉的贖金。家裏人捨不得出錢，希望軍隊救得了他。第三天，他的妻子收到一只信封；裏面裝着她丈夫的一只耳朵。”

盜幫割去地主的耳朵、鼻子、舌頭來勒索贖金，軍隊那方面就把被捕的盜幫的頭砍下，懸在村裏的柱子上示衆。毀滅性的鬥爭就這樣繼續下去。這些土山上，星羅棋佈地散佈着人工掘出來的和天然的洞穴。盜幫把搶劫或者綁架勒索得來的錢埋在這裏，藏在空心的樹幹中。當盜幫最後散夥的時候，他們的錢還留在森林裏。盜幫的歷史在這一點上轉變爲傳說軼聞，和古老的迷信密切相聯了。因爲農民們一直認爲盜幫把錢埋在隱祕的寶藏的地點。這樣一來，盜幫便給當作陰間的有魔力的人物了。

## 第十五章

許許多多民族經過這片土地，他們遺留下來的痕跡經常給犁刀翻掘出來。古瓶、塑像和古代坟墓裏的錢幣往往在鏟子下出了土。這種錢幣唐·路易就有幾枚，是從他的在沙羅河那邊的田地裏掘出來的。其中有破爛的錢幣，是希臘錢還是羅馬錢，我可說不上了，還有幾條非常美觀的全黑的瓶子。我還親眼看到一些盜幫的藏金，數目不很大；發現的人是木匠拉沙拉，他拿給我看的。一晚，當他把一段大木頭加在火裏的時候，他發現火焰裏有些閃閃發亮的東西。原來是一把布旁皇朝的銀幣，是盜幫藏在樹幹裏的。

對農民們說來，這種東西只是埋藏在地底下的龐大財富中的零星而已。他們相信山麓、洞窟、森林裏滿是亮晃晃的黃金，只等人去發現。但是搜尋寶藏是有危險的；這是魔鬼的工作，要和冥間的勢力打交道。漫無目的地在地上亂掘是沒有用的；只有命中註定要發現寶藏的人，才找得到寶藏。搜尋寶藏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在夢中得到啓發，另一種比較有利的是取得守護寶藏的精靈或地精的指引。

寶藏常常會光輝燦爛地呈現在一個農民的夢中。他會看到一堆金子和埋藏金子的確切地點：在森林中某一棵有記號的橡樹附近，上面壓着一塊大石頭。他只消去拿就行了。他必須在晚間去；白天寶藏可能失蹤的。他必須一個人去，去之前誰也不能告訴；只要洩露一個字，寶藏就不見了。去掘藏的危險性非常大，因為死人的精靈在森林中漫遊；胆敢冒險犯難而獲得寶藏的人幾乎沒有。

一個住得離我不遠的加里亞諾的農民，有一次夢見埋在亞塞都拉森林中的寶藏，就在斯的里亞諾那頭。他鼓起勇氣，夜裏出發了，可是當他發覺四周陰森森的都是鬼怪的時候，他渾身直打哆嗦。他從樹幹中間看到遠處有一個火光；那是一個卡拉勃里亞來的掘泥煤人的燈籠。幹他們這種行業的人都很大胆，他在有泥煤的地方過夜。寶藏的誘惑力對這個嚇壞了的農民實在是太大了；他忍不住把他的夢告訴了那個掘泥煤的人，並且請那個人幫他去找。他們一起出發去找那塊石頭，農民有了伴，胆子大了些，而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卡拉勃里亞人還帶着一把結實的刀子。他們找到了那塊石頭，和夢境裏的完全一樣。幸好他們有兩個人，因為石頭非常沉，兩個人都幾乎挪不動。最後他們搬開石頭之後，那個農民彎下身子看看，看到一個深洞底下有一大堆黃澄澄的金子。由於挪動石塊而鬆動的小石子，正往底下掉去，落在金幣上錚錚發響，教他聽了心頭都暖和起來。現在只要爬進洞去拿寶藏了，但是這時候農民又失策了。他請他的同伴爬下去，把錢遞上來給他，由他裝進袋裏，之後再行分配。掘泥煤的人不怕什麼鬼怪精靈，便下了洞，這時候，黃澄澄的金子一下子變成黑色和不透明的了；寶藏就在他眼前變成了煤塊。

小小的地精知道地底的一切祕密，如果有一個地精把寶藏的地點告訴誰，並且帶他去的話，那麼根據夢境去探索寶藏的困難和



失望都可以避免。地精是沒有受過洗禮而死掉的小孩的靈魂變的；這一帶地方多的是，因為農民們常常拖延好幾年、遲遲不替他們的子女舉行洗禮。每逢我給請去診治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時，做母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他有沒有死的危險？有的話，我得請牧師來替他舉行洗禮。我們以前沒做過，如果會死的話……啊，但願不會這樣……”

地精是矮小的、空虛的東西，到處跑來跑去；他們最喜歡作弄善良的基督徒。他們搔睡着的人的腳底板，把被單從床上拉下來，把沙撒在人們的眼裏，打翻酒杯，躲在氣流裏，把紙頭吹散，使掛着的濕衣服掉在泥地上，在女人們要坐下的時候把椅子抽掉，把物件藏在奇裏古怪的地方，使牛奶凝結，掐人，拉人的頭髮，還像蚊子那樣的嗡嗡、叮人。但是他們是不害人的妖怪，他們的惡作劇從來不很嚴重，總像是開玩笑似的；不管他們怎樣教人討厭，他們從不造成嚴重的損害。他們的性格反覆無常，愛鬧着玩，要捉住他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頭上戴着一頂紅色的、比他們身量大的罩帽，如果這頂罩帽丟了的話可不得了；他們會哭哭啼啼，懊喪非凡，非要把它找回來不可。要防止他們搗蛋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抓住他們的罩帽，如果你能搶來的話，他們就痛哭流涕的拜倒在你面前，求你還給他們。地精不但異想天開，淘氣頑皮，並且是非常聰明的；他們了解地底下的一切事物，當然也知道埋藏財寶的地點。地精沒有紅罩帽是不能生存的，因此，爲了贖回罩帽，他會答應把寶藏的地點告訴你。但是在他沒領你去之前，你可不能還給他；只要罩帽在你手裏，地精就死心塌地的聽你指使，然而他一弄到罩帽便跳了開去，嘲弄你，高興地跳蹦蹦，並且不會守信用。

這種地精可以常常見到，不過非常不容易捉住。裘里亞看見過他們，她的朋友，拉·巴羅柯拉，以及加里亞諾的許多別的農民

也看見過，但是誰也沒有抓到過地精的罩帽，迫他領路去找寶藏。

格拉沙諾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工人，名叫卡梅洛·考羅，一個結實的傢伙，長着一張黝黑的方臉盤，晚上常到普里斯科的客棧來喝杯酒。他有時候在田裏幹活，有時候在公路上幹活，但是他希望做一個競賽的自行車手。他在報上看到那兩位意大利的自行車手，平達和蓋拉的事跡，非常羨慕他們。他一有空就騎他那輛又破又舊的車子，每個星期日都在格拉沙諾周圍的彎路和山坡上練習；有時候他在風塵僕僕的炎熱的路上一直騎到馬台拉，甚至到波頓查。體力、耐心、長力這三方面他都不缺乏，他打算騎着車子到北方去做一個自行車手。我告訴他，這個計劃倘若能夠實現，我可以替他介紹我的一個熟人，一個體育新聞記者，又是平達的朋友，替平達寫過傳記。卡梅洛聽了這話喜出望外，以後每逢我在普里斯科客棧的廚房裏碰到他，他的臉總是高興得放光。

那時候，卡梅洛在一個修路隊裏幹活，修建沿着比里奧索河通向伊新那的公路，那條醜陋瘴疾的比里奧索河經過格羅多爾，注入巴森托河。白天最熱的幾個鐘頭，根本不能幹活，修路工人便在一個天然的洞窟裏睡覺，整個山谷裏有許多這樣的洞窟，零零落落地分佈着，以前都是盜幫的藏身之所。這個洞裏有一個地精，開始作弄卡梅洛和他的伙伴們。他們由於疲勞和炎熱，剛睡得像死人那樣的時候，地精便擰他們的鼻子，用稻草撩得他們癢癢的，往他們身上扔石子，澆冷水，藏掉他們的衣服和鞋子，吹口哨，踩得亂響，不讓他們安靜。他們眼看他戴着紅罩帽在洞裏跳來跳去，想盡方法去抓他，但是他比貓更靈活，比狐狸更狡猾，沒多久，他們便明白要搶走他的罩帽是辦不到的了。爲了避免他的作弄，可以安安逸逸地休息起見，他們就輪流站崗，即使抓不到他，至少也可以把他趕跑。這一點也不見効。狡猾的地精仍舊搗蛋，還嘲笑他們的無

用。

他們給弄得走頭無路，便和監督修路的工程師商量；工程師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也許他能制服這個跋扈的地精。工程師帶着他的助手——工頭——來了，兩人都帶了雙筒短槍。他們來到時，地精開始在洞窟的盡頭扮鬼臉，嘲笑，像山羊似的蹦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工程師舉起上了彈藥的槍，打了一響。子彈打到地精身上，又朝工程師彈回來，發出可怕的嘯聲在他頭上擦過，地精却快活得發瘋似的，越跳越高。工程師不敢開第二槍了；他扔下槍，跟工頭、卡梅洛和其餘的工人一起，沒命地逃出洞外。那之後，修路工人只得露天躺着，把帽子遮在臉上。盜幫們隱匿過的附近別的洞窟也都有地精，他們以後再也不敢進去了。

那個愛好體育、孜孜不倦的卡梅洛，遇到的這一類怪事相當多。他告訴我，不多幾個月之前，他跟他的叔父一起從比里奧索那面趕夜路回來。他的叔父是在海關緝私隊裏工作的，在格拉沙諾休假時，曾經和我見過面。他們兩人正爬上山谷中間的陡峭的小道（我以前常去那地方散步，繪畫），那時是冬天晚上，氣候很冷，天上都是雲，烏漆墨黑。他們本來在伊新那過去相當遠的地方釣魚，忘掉了時間，走到半路上已經天黑了。叔父帶着一支毛瑟自動手槍，還有二十四發子彈，因此他們有恃無恐，即使碰到什麼不幸的事情也不在乎。他們走了一半路，來到一座小農舍附近有兩株橡樹的地方，看到一條大狗在路中央向他們跑來。他們認出這條狗是住在農舍裏的那個農民的。狗狠狠地叫着，不讓他們過去。他們叫喚牠的名字，先哄牠，再騙牠，可是都沒有用。這條狗彷彿瘋了，呲着牙向他們撲來。兩個人嚇壞了，沒有別的脫身之法，叔父便抽出手槍，接連不斷地把二十四顆子彈全打了出去。每開一槍，那條狗就張開血盆大口，像吃麵包捲似的把子彈一顆顆的吞下去，

同時越變越大，向他們逼過來。兩個人以為這一來必死無疑了，幸好忽然想起聖羅科和維其亞諾的聖母；他們懇求救命，還劃了十字。這條狗已經變得龐大無比，跟房屋差不多大小了，這時候突然停下來，肚子裏的二十四顆子彈一顆接着一顆的爆炸，發出可怕的聲響，最後，牠像肥皂泡似的炸破了，變得無形無踪。路上沒有阻礙了，他們回到卡梅洛的母親家。這位老太太是個巫婆，常常和死人的魂靈溝通，和地精見面，還和墓地裏的真鬼談話。她是個瘦削、整潔、好性情的農民。

這個荒僻地方的上空和農民的屋子裏都充滿了精靈。不一定是愛開玩笑和反覆無常的地精或者惡鬼。還有以守護神面目出現的善良的鬼怪。

十月末有一天，將近黃昏時，一個農民來找我替他更換膿瘡上的綑帶。我把髒綑帶和棉花扔在畫室的地板上，吩咐裘里亞掃出去。裘里亞的習慣和加里亞諾人完全一樣，總是把垃圾掃出門口，扔到街上。大家都這樣做，讓豬去消除街上的垃圾。可是那一晚，我發覺裘里亞把綑帶掃成一堆，就讓它堆在門裏，不往外掃了。我知道這樣做法絕不是為了衛生，便問她是什麼緣故

“傍晚啦，”裘里亞回說。“我不能掃出去。天使要見怪的，但願不這樣吧。”接着，她因為我的無知而覺得奇怪，繼續解釋說：“黃昏時，天上有三位天使來到每一份人家。一位站在門口，另一位坐在桌子旁邊，第三位守在床上。他們照料並保護每一份人家。整夜狼和惡鬼都闖不進來。如果我把垃圾扔出門外，可能扔到我們看不見的天使的臉上；天使就要見怪，以後再也不來了。我明天天亮，等天使離開之後再扔出去。”

## 第十六章

時光在這種瀰漫着神鬼的氣氛中飛逝過去，我晚上有天使守護，白天有巫女似的裘里亞照顧。我診治病人，繪畫，看書，寫作，獨來獨往，只有動物和精靈做我的伴侶。我幾乎整天待在家裏，儘量避開鄉紳們的糾紛和算計。雖然如此，我還是免不了要和他們見面，因為我每天早晨要到村公所去簽名報到，非得走過學校的陽台底下，唐·路易握着竿子，在那兒抽烟；午飯後我到米里洛大夫家去喝杯咖啡，晚上更不用說了，大家都在廣場上等待郵件和報紙。

單調無聊的十月悄悄地溜走了；天氣冷了一些，雨也下了，但是大地並不因此而青綠些，仍舊是一片骯髒的黃白色。天氣好的時候，我在戶外寫生，不過大部分時間不是在畫室，就是在平台上工作。我畫了不少靜物，常常用小孩當作模特兒，因為他們養成了習慣，喜歡來看我，幾乎在我屋子裏消磨一整天。我很希望畫畫農民們，但是男人在田裏幹活，女人儘管因為我的請求而很得意，却不願意。連裘里亞都說沒有時間讓我替她畫像，我知道她之所以不願意，一定有些神祕的理由。

裘里亞把我當作她的主人，我要她做什麼，她從沒說過不；事實上，有許多分外的事情，我連做夢都沒想到請她代勞，她却滿不在乎地替我做了。我從巴利那兒弄來一隻搪瓷浴盆，早晨我關上通廚房的門，把它搬到臥室裏去洗澡，裘里亞帶着她的孩子在廚房裏幹活。這種事情使裘里亞覺得非常奇怪，有一天早晨，她打開門，雖然看見我一絲不掛，却絲毫沒有難為情的樣子，她問我，沒有人幫我擦背、幫我擦乾身子，怎麼能夠洗澡。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

那個神甫替她規定了這種職務呢，還是她秉受了荷馬時代女人替戰士洗澡塗油的傳統，從那一天開始，她總是用她那雙粗糙而有力的手替我打肥皂擦背。使裘里亞吃驚的是，我並沒有表示向她求愛的欲望。

“你長得很結實，”她老是這樣說。“什麼都不缺。”但也只到這裏為止，不往下說了。在這方面，她已經習慣於像牲畜一般馴順，她尊重我的冷漠，認為其中一定有些神祕的理由。因此，她只以稱贊我的漂亮為限。“你多麼漂亮啊！”她會說。“多麼漂亮，多麼胖！”在這一帶，跟在東方一樣，胖是給當作美的；也許因為吃不飽肚子的農民永遠沒有發胖的希望，肥胖只是富人的特權。

裘里亞雖然願意替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斷然拒絕讓我畫像。我猜想她的拒絕一定和巫術有關，有一天她終於吐露真相了。一幅畫像奪去了被畫人的某些東西——說得明確些，奪去了她的形象。這樣一來，畫家完全掌握了任何一個被畫的人。由於同樣的理由，許多人不知不覺地避免攝影。生活在巫術統治的世界裏的裘里亞，害怕我把她畫下來，倒不是因為我可以把這幅畫像當作一個蠟像，從而詛咒她，而是因為我可以在她身上加以有形的支配，正如她所想像的，我一定已經支配了我畫中的人物、樹木和村子。我還發覺，為了克服她的顧慮，我必須運用一種比恐懼更強烈的力量，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就是暴力。於是，我拿毆打來威脅她，裝出要打她的樣子；儘管裘里亞的胳膊跟我的一樣粗壯，事實上我真的打了。她一看見我舉起來的手，挨到了我的第一下打擊，臉上就充滿了快樂，動人地微笑起來，露出一排像狼牙一般的牙齒。不出我意料，她認為在一個絕對力量的支配之下是最快樂的了。突然間，她變得羔羊一般溫順，服服貼貼地坐着讓我畫像了。面臨着無可反抗的暴力，她忘了所有的自然而合理的恐懼。在我替她畫

的像上，她披着一條黑肩巾，襯托着她那張蒼老的、蛇頭似的黃臉。

我又替她畫了一幅大一些的像，她懷抱孩子躺着。她的母性的神氣沒有絲毫傷感的意味，她是一個由怨憤、憐憫和順從所組成的肉體和世俗的附屬物；她像是一座風吹水刷的山，從那上面長出一片起伏的綠色的山巒。裘里亞的孩子長得滾肥，性情又好；他還不大會說話，說的話我一點也聽不懂，他跟在巴隆尼身後，在我屋子裏亂跑，把我給他的無花果乾、麵包塊和糖果分給巴隆尼吃。尼諾會踮起腳尖，小手握着他的寶貝，舉得高高的，但是巴隆尼比他高大，只消利落而小心地一跳，就把他手裏的東西搶過來了。當巴隆尼伸直四腳躺在地板上的時候，尼諾就躺在牠身上，一同玩耍。接着，小孩玩累睡着了，狗像墊子似的在底下一動不動，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唯恐把他驚醒。他們在廚房裏可以這樣躺上好幾個鐘頭。

儘管我有工作可做，在屋子裏忙來忙去，日子還是過得非常沉悶單調，這種死亡一般的生活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愛情和自由。對我說來，一個活的生物要比無數無形的精靈更真實，這些精靈一直盯着我，跟在我後面：動物和草木的魔力經常以一種哀傷的魅惑力壓制着我，唯一要擺脫它們的方法只是具有更大的魔力。裘里亞把她的春藥方單和符咒告訴了我。但是，和愛情完全對立的，除了魔力之外，還有什麼呢？因為愛情是解脫，魔力是抑制。有些符咒可以贏得近邊的人們的心靈，還有些符咒可以束縛不在近邊的人們的心靈。裘里亞賭神罰咒地說，有一個符咒特別有效，可以超越田野海洋，達到你所鍾愛的人，迫使他們拋下任何事物，來應答愛情的召喚，回到被遺棄的情人身邊。這個符咒是一組詩句，其中有意義的句子和巫術的荒謬的疊句互相交錯：

Stella, da lontano te vuardo e da vicino te saluto

'N faccia te vado e 'n vocca te sputò  
Stella, non face che ha da muri  
Face che ha da turnà  
E con me ha da restà.

星啊，我看到你在遠遠的地方，我向你招呼；  
我走上前，把唾沫吐在你的臉上而滿不在乎。  
星啊，別讓他死掉；  
讓他回來，回來  
和我一起相處。

這些詩句必須在夜裏念，必須站在門口，對着那顆爲它而發的星辰。我試了好幾次，但是毫無結果。我靠在門上站着，仰望着天空，巴隆尼在我腳邊。十月過去了，黑暗的天空中閃爍着那些看我誕生的星辰——人馬座的冷冽、明亮的星辰。

## 第十七章

在這種使人心如死灰的日子裏，在這種孤獨困人、遭到埋怨而不作答覆的時間裏，馬台拉突然來了一封信。我獲得許可，在格拉沙諾待上幾天，去畫幾幅在那兒開了頭而沒有完成的圖畫，唯一的條件是，我得自己掏腰包，支付我自己的、以及押送我的警察的旅費。很久以前，我就提出了這個請求，幾乎連自己都忘了，現在却批准了。原先限我在一天內調到加里亞諾的時候，我曾經給馬台拉的當局打了一份電報，請求延期十天，因爲我開始了一些圖畫，非常希望把它們完成。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藉口，我希望可以借了這個理由不定期地逗留下去。回信沒有來，我只得收拾好行李



動身。但是藝術的動機緩慢地對警察當局產生了影響，他們考慮了三個月之後，給了我一個假期，既出乎我的意外，又使我高興。

我根本不認識馬台拉的管理政治犯的官員，不過他們顯然並不太壞。由於這種差使是這樣不受歡迎，擔任這種差使的人一定是一些繼承了布旁的懷疑主義、被文書和例行公事搞得偏狹的老練的人。這些老官僚的腦袋裏，幸好還沒有灌入新教員的文化，和夜校的唯一論，那種唯一論激發了青年人的歇斯特里的熱狂，使他們認為國家具有倫理的特質；是個跟他們自己一樣的人，也有人的德行；在個人說來，這是他<sup>①</sup>自己的猥瑣的野心、卑劣的虐待狂和露體狂的擴張，在一般羣衆說來，却是不可捉摸的、神聖的、龐大的。年輕的法西斯分子把自己和他們的偶像視為同一，他們從中得到的肉體上的快感和調情時所得到完全一樣。在某些方面，唐·路易是他們之一。但是馬台拉的官員們却像是老派的；他們墨守成規，老持鄭重，把所有的文件至少擱上三個月，才去處理。

唐·路易和善地微笑着，把這個了不起的消息告訴了我，彷彿國王賜恩給一個臣民似的。他因為自己代表國家，便覺得警察局的姍姍來遲的恩典中也有他的一份，並且還為他所代表的國家的仁慈而高興。但是他的快樂中有一絲損傷的公民的尊嚴感，還有一種不知名的憤懣，使他覺得總有點美中不足。我可以離開幾天，為什麼竟會這樣高興呢？難道我對格拉沙諾比對加里亞諾更有好感嗎？作為國家的代表，唐·路易認為政治犯應當受到嚴厲的待遇，不能在他的管轄之下作樂；但是作為加里亞諾的公民，尤其是第一位公民，他聲稱政治犯在這個村子裏應當比在省內任何別的房子舒服，至少要假裝舒服。這種矛盾和妒忌的心情，使他醜迷於

---

① 指墨索里尼。

他故鄉的最古老的風氣——好客。在好客的名義下，農民們時常開門迎接一個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把自己的粗糲的食物分給他吃，甚至不詢問他的姓名；每一個村子都竭力爭取最友善、最好客的名聲，因為過路的客人可能是神道的化身。照唐·路易的想法，我沒有權利為自己的離開而高興。我可能在格拉沙諾的鄉紳面前說他的壞話，而格拉沙諾又和省城馬台拉距離得這麼近。倘若我又設法調一個地方，再也不回到加里亞諾來，那麼由誰來照料他的假想的病痛呢？由誰把病人從他的仇敵基比里斯科那兒爭取過來，把那個老大夫活活氣死呢？

唐·路易在他貧乏和幼稚性格的限度之內，以他自己的方式，逐漸依戀我起來；他眼看我離開，覺得很傷心。我不得不安安他的心，說明我之所以興奮，主要是爲了有一次旅行的機會，我好久沒體味到這種簡單的快樂了，我要去格拉沙諾完全是爲工作着想，我的圖畫一完成，我就非常樂於回到他的治區裏來。

於是，第二天一早，我帶着一束畫布、輕便畫架、顏料箱、巴隆尼和兩個警察，出發上路了。這一條路程我很清楚，我熟悉格拉沙諾，就好像熟悉自己的臥室那樣。往常我不喜歡回到我以前住過的地方去，然而我對格拉沙諾的印象却是很愉快的。我到那兒之前，過了好幾個月的單獨拘禁的生活，我在那兒才重新看到太陽、星辰、生物、動物和人臉，因此，我把它和一種類似解放的感覺聯系了起來。長期的孤獨促使感官脫離了現實，這種情況有時候和神聖超然的境界相同；回到正常生活中來是劇烈和痛苦的，正如大病初癒一樣。格拉沙諾的貧困和淒涼，配合着一片沒有溫情和美感的單調可悲的景色，目前顯得毫不討厭，並且非適合於我的緩慢的復原。我在格拉沙諾過了快樂的日子，我愛它。

那早晨，坐在“美國人”的小汽車裏，看到了公墓背後的禁地，

通向沙羅河的道路以及斯的里亞諾的高地，使我多麼欣喜！當我們在河邊的岔路口等着坐滿了陌生人的郵車時，巴隆尼跳跳蹦蹦的多麼快活！好像在倒映的影片裏一樣，我們經過了我先前從相反方向走過的地點：斯的里亞諾、亞塞都拉、聖馬羅堡、農民農婦們擠進擠出的汽車站、森林以及住有我想像中的人物的房屋。最後，巴森托河的寬闊的白色河床和格拉沙諾的火車站在遠處出現了。到了這兒，汽車掉頭駛向格羅多爾和馬台拉，我們則留下來，等別的車輛載着我們走過那十哩盤旋、陡削、多塵的路程，到村裏去。我們等了好久，才看到一輛汽車開來，迎接大蘭多來的火車。我在看河床，橋梁的第一個拱洞給洪水沖塌了好幾年，沒有加以修理。格拉沙諾光禿的石山，像地面上的一個大浪頭似的，矗立在我面前，村子彷彿海市蜃樓一般架在山頭。它比我上次所看到的更虛幻、更不真實了，因為在我離開的期間，所有的房屋都刷過一次白粉，眼前它們像是一羣胆怯的綿羊，推推搡搡地擠在灰黃色的山頂上。

最後，我們聽到了遙遠的喇叭聲，先看到路上揚起了一陣滾滾的塵烟，再看到汽車在搭在斷橋旁的木板上顛簸而來，在車站前停住。三個月以前，送我到加里亞諾去的就是這個司機，他認出了巴隆尼和我，第一個歡迎了我們。火車拉着汽笛，駛進車站，沒有上下車的乘客，於是又開走了。現在，我們得等候從那不勒斯和波頓查開來的火車，那次列車原該就到的，可是誤了時。我並不趕忙，在山谷裏等一會兒也無所謂，因為可能以後再也不到這兒來了。我在中午的靜寂中散散步，在寬闊的乾河床的白石塊上坐坐，河床兩邊逐漸和山混成一片，不可辨識。我吃了隨身帶着的食物，消磨時間。一個鐘頭之後，那不勒斯來的列車進站了，跟先前一列一樣空；我們這才上了汽車，開始爬山。

這一段長僅十哩的路程要拐幾百個彎，一路盡是洞穴、山巒和殘稈滿佈的田野，可是一株樹都沒有；一陣風過，揚起一蓬蓬的塵灰。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向上爬，離村子只有四分之一哩路了，一會兒往這邊拐，一會兒又往那邊拐，坼裂田地的隆起的輪廓擋住了我們的視線。接着，我們來到一條像是地面上的傷口似的大裂罅前面，到這裏，道路繞了一個大圈子。這地點叫做“屍壑”，因為病死而不能供食用的牲口都給扔在這裏面，現在它的底上堆滿了牲口的白骨。我們已經接近村子了；可以望見那片傾斜的、無遮無蔽的公墓，像是一方攤在山坡上晒乾的白手帕；小徑從那兒開始，穿過兩排高高的迷迭香樹；早先我常常坐在那兒，看上幾小時的書，直等到一條山羊突然出來，拿牠那雙神祕的眼睛盯着我；那兒還有一株橡樹，七十年前，盜幫裏的老頭兒曾在那兒殺了一個警察。拐了最後的一個彎，我們便看到路上豎着一個木頭十字架，上面釘着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耶穌像，再爬上一段短坡，道路在村舍中縮小了。我們的車子響亮地按了一下喇叭，使得行人都把身子貼在牆上，讓出路來，我們便在普里斯科的旅店門口停車。嗓音隆隆的旅店主人招呼了我，喊他的妻子兒女說：“卡比達！瓜格里奧！唐·卡羅來啦！”他們興奮地叫叫嚷嚷，聚攏在我身邊。

他們這一家子可不壞。普里斯科是個五十來歲的瘦削結實的漢子，愛吵愛鬧，富有進取心，眼睛靈活銳利，頭顱圓圓的，頭髮剪得很短，鬍子四天沒刮了。他生性活潑愉快，經常和過往小販交易，和鄰村做買賣。他的妻子的溫柔安靜，正和他的敏捷吵鬧成了一個對比，她身材苗條勻稱，愛穿黑顏色的衣服，在整天不停的喧嚷中老是鎮靜仁慈。她已經在煎麵包，替我預備吃的了，在一片人聲中，我簡直聽不到她的聲音。最大的兒子給叫做“隊長”，因為他是村裏小孩們公認的頭目，憑着他的早熟的智力和聰明，在小孩中

樹立了威信。他年紀有十三四歲，身材矮小，跛了一條腿。他那張蒼白瘦削的臉上長着一雙明亮、機警、好色的眼睛，幾根稀稀朗朗的鬍子正開始冒出來。他腦筋靈活，說話極快，總留下半句沒講完。我從沒見過有哪一個像他這般年紀的孩子，計算或者理解得有他這般快，碰到有關生意買賣的事情時尤其如此。他玩紙牌的速度快得驚人，別人的牌還沒放到桌子上，他就出牌把別人的吃了。所有的小孩都聽他支配，村裏到處可以聽到呼喚“隊長”的聲音，到處可以看到他的細瘦敏捷的身形和一瘸一瘸的步態。他的弟弟就完全不同了，弟弟的身材又高又瘦，眼睛非常大，表情溫和；跟幾個妹妹一樣，是像母親的。

我還沒有和普里斯科一家寒暄完畢，理髮師安東尼諾·羅塞里和他的妹夫里卡多來到了；他們已經通知我其餘的朋友，他們也都陸續來到。安東尼諾是個黑皮膚、黑鬍子、愛吹笛子的小伙子。他像格拉沙諾隨便哪個人一樣，極想遠走高飛，他仍舊希望以私人祕書的身分跟着我周遊歐洲。他打算替我修臉、支畫架、調顏料、預備畫筆、找模特兒、銷售我的畫、在我厭煩時吹笛子給我聽、在我生病的時候照料我，總而言之，他打算替我照料一切，比那跟隨着詩人維多里奧·亞爾斐理①，在古加斯底爾高原上漫遊的忠誠的艾里亞更加體貼。也許我應該讓他如願以償，但是啊，我一生由於怠惰、愚蠢或疏忽，錯過了成千上百的機會，這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個好人，對我的要求說來，也許理髮師和笛手的氣息比較濃重些，雖然如此，他的依戀之情使我非常感動。我從羅馬的監獄給流放到這兒來的初期，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偷偷地來看我，他離去之

---

① 維多里奧·亞爾斐理 (Counte 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悲劇作家，詩人。

後，安東尼諾認為我一定情緒低落，便約了兩個朋友，在我窗戶底下演奏小夜曲，安慰我。在夜晚的靜寂中，他的笛子、一個小提琴和一隻六絃琴發出哀怨的迴響。

里卡多是來自威尼斯的水手，當他們的船從敖德薩回到特里斯底時，船上發現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他和別的船員都被捕下獄。他身材高大、頭髮金黃、愛好運動，得到過五百碼游泳比賽的錦標，他的藍眼睛像烏眼一般高高地長在額上，有一種茫然的神情。我第一次碰到他，就覺得他這張臉好像在特·比錫斯<sup>①</sup>的畫裏見過。里卡多喜歡格拉沙諾；他和安東尼諾的妹妹馬台藍娜結了婚，快要生孩子了。他過着美滿的家庭生活，彷彿他是格拉沙諾的居民，而不是一個政治犯似的。事實上，被迫居留在格拉沙諾的人都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可以在村區的範圍以內自由行動，並且每星期只要到村公所去報一次到，宵禁制度執行得也比較馬虎。里卡多為人和藹可親，我很喜歡聽他的威尼斯口音。在他們兩人之後，又來了一批朋友：店主、木匠、一個裁縫和幾個農民。

我在格拉沙諾認識的農民比在加里亞諾認識的少。因為我待在格拉沙諾的時期比較短，沒有行醫治病；此外，這裏的農民沉默多了。在加里亞諾，大多數農民自己都有土地，不管那塊地是多麼小。可是格拉沙諾却不同了，土地分散在幾個大地主手裏，他們只是佃戶而已。兩個地方的農民同樣貧困，生活條件都壞得難以想像。格拉沙諾的農民靠賣青來維持生活，等到收成的時候，他們難得還清以前的借款。他們的債務一年比一年大，他們的貧困和負債也越來越深。加里亞諾的農民固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可是他們的出產從來不足以養家活口，繳納稅款。收成好的年頭，他們

---

① 特·比錫斯 (De Pisis 1896—)：意大利著名的印象派畫家，批評家。\*

攢下了一點錢，却又花在治瘧疾的醫藥費上；因此他們也是吃不飽肚子，沒有遷移到任何地方去的希望，也沒有改善他們命運的可能。總之，兩個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是不相上下的。不過，加里亞諾是由兩個界限分明的階級組成的，一個是鄉紳階級，一個是農民階級；格拉沙諾却有一個爲數很多的中層階級，包括買賣人、技術工人（尤其是木匠）。我常常想不通，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活計來供給格拉沙諾的木匠。實際上，活計是不夠分配的，木匠只能勉強餬口罷了。這個中層階級的存在使村裏的生活有了不同的面貌。工人們整天站在工場的進口處，儘管配備着美國機器，工場還是沒事可幹。在另一方面，農民們只在太陽上山下山的時候才露臉，他們好像遠離現實，給放逐到另一個遙遠的世界裏去似的。

安東尼諾正如一個好理髮師應有的情況那樣，是新聞和流言的泉源，沒多少時候，他就把格拉沙諾發生的一切事情全告訴了我。發生的事情並不多：有幾個“美國人”，學了我們前面談過的那個有着金牙齒和金配備的傢伙的榜樣，溜到紐約去了；本地法西斯民兵隊的頭子，第更托中尉，是唯一志願到阿比西尼亞去打仗的人，他已經走了；報名參加體力勞動的人並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仍然跟加里亞諾的人一樣不滿；這兒來了一個新的政治犯，他是大爾馬底亞<sup>①</sup>來的斯拉夫人，手藝高明，會做船隻模型和蠟人像。

三個月以前，我的出乎意外的調動，現今仍舊是討論的題目；像本地任何事件一樣，我的調動成了本村兩派人的爭論的起因。反對派把這件事歸罪於當權的一派，說他們向馬台拉告發了我，引起了我的調動，因為我跟他們的某些敵人——例如奧蘭多先生和木匠拉沙拉——相處得很好。相反地，當權的一派聲明：反對派就

---

① 大爾馬底亞 (Dalmatia)：南斯拉夫地區名。

爲了要誣告他們，說他們是造成我調動的禍首，便寫了匿名信，向當局說我壞話。對於這兩派人說，我的離去使他們好客的名氣產生了一個嚴重的裂罅。我認爲兩派人的意見都沒有理由，但却形成了激烈的爭論，擴大了兩派之間由來已久的憎恨和敵意。

我對這類事情毫無興趣。我希望利用白天剩下的幾小時的亮光，出去散散步，看看我非常喜歡的界標，於是，我跟一羣朋友一起出去了。和加里亞諾比較起來，格拉沙諾的駭人的貧困幾乎像是繁榮了；這裏的人民比較有生氣，噦噦喳喳的亞布里亞①口音，說得非常快，使我覺得彷彿置身於一個最近代化的城市中。我終於看到商店了，儘管這些商店小得可憐，簡直沒有貨物；考萊凡斯哥男爵邸宅前面的廣場上還有許多手推車，陳列着布疋、刀片、陶甕和廚房用具。一架手推車裝着書籍，“隊長”和他的小朋友們，以及年紀大一些的農民，平時看的就是這一類書：法國國王的傳記、盜幫故事、柯拉狄諾的傳記、年鑑和曆書。

再過去一點的地方有一家貨真價實的咖啡館，後房有彈子台，酒吧後面的架子上擺着一排古老的、收藏家視爲奇珍的玻璃酒瓶，瓶上吹成各種花樣：有維克多·愛麥虞埃二世②、加里波的、瑪格里塔女皇的肖像，有頂着皮球的裸體女人，還有舞弄手槍的手。在普里斯科的旅店和這家咖啡館之間的幾百呎路上逛一個來回，就可以看到格拉沙諾社會生活的面貌。左右上下只有穿過農舍之間的胡同、小道和寬石階。這裏的農舍比加里亞諾的更寒酸、更骯髒。房屋周圍沒有菜畦和果園，房屋都擠在一起，好像害怕極了似的。許許多多綿羊和山羊在垃圾充斥的窄街上跑來跑去；半裸的、

---

① 亞布里亞 (Apulia)：意大利西南之地區名。 ② 維克多·愛麥虞埃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1820—1878)：意大利第一任國王。



臉色蒼白、肚子膨脹的小孩在垃圾堆間互相追逐。格拉沙諾的婦女不披面紗，也不穿農婦服裝，但是她們也有那種凡俗、靜止、動物般的神情。這裏，人們的臉上和荒涼的景色上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忍耐和安於命運的神氣。由於外面的世界距離這裏比較近，切望逃避的氣氛也比較濃，雖然結果免不了同樣的失望。

我獨自沿着老路，到村子最高點的風雨剝蝕的教堂那裏去，再度眺望路甘尼亞境界之外的遠景。我脚下是格拉沙諾的房屋，房屋之下是灰色的山麓和巴森托河床；我正對面的是亞塞都拉山脈，從擋住了費侖狄那的山麓小丘伸展到比特拉·彼多沙的白雲石山嶺，巴森托河就在那邊蜿蜒而去，流到看不見的地方。左右兩邊都是一直展開到比里奧索河之外的不成樣的土地，以及盜幫和地精的洞窟，伊新那高高地矗立在樹木叢生的山上。到處可以望見遙遠的村落，像是一片汪洋上的點點船帆。那兒是薩蘭德拉和班齊，在那炙熱的沙地上簡直難以想像詩人荷拉斯所描寫的泉水，“比水晶更晶瑩；只有它才值得拿鮮花和美酒來供奉。”附近別的村落彷彿揚帆向格羅多爾這個港口駛去，從這裏望去，格羅多爾就在聖安東尼教堂後面，它那兩棵樹孤苦無告地立在一塊沙地上。好幾年來，這些無邊無際、淒涼、起伏的荒地上播種了小麥，可是小麥的品種是這樣壞，以至花了本錢和勞力把它們種在地裏都不上算。我第一次眺望的時候是在夏天，將近收穫季節。一眼望去，陽光下盡是起伏的麥浪，打麥機的各脫各脫的聲響劃破了靜寂。現在只是一片暗灰色，沒有別的色彩來打破這種單調。

我待了很久，暮色降臨，開始下了幾滴雨，我連忙下山回旅店去。已經有幾個人在等開晚飯了：牧人、小販和巴邦尼。我在街上就聽到了巴邦尼和普里斯科的特別響亮的叫喊聲，一個是那不勒斯口音，另一個是亞布里亞口音，他們正在玩他們所喜愛的假裝吵

架的遊戲。巴邦尼是巴諾里來的水果販子，他常到格拉沙諾來收購梨子；夏天時我就認識他了。他和普里斯科交情非常好，他們老是互相咒罵，表示他們之間的友誼。“你這個老浮屍，”巴邦尼嚷道。“一點不錯，上面還插着一面旗呢，你這個混蛋……”普里斯科喊道。於是他們開了頭，又罵又笑，瞪眼睛吹鬍子。巴邦尼以前做過神甫，貪心、肥胖、並有些小聰明。他燒菜的手藝非常高明，老是把普里斯科的老婆從廚房裏趕出去，自己來調製一種加在通心麵裏的那不勒斯醬油。他毫無例外地給我吃一份，我可以聲明，我生平沒有吃過比這更好的了。他還有一種了不起的天才，那就是講些最放肆的故事，他一面講，一面還做着表情豐富的手勢。但是這些故事神甫氣十足，內容又太淫蕩，我不便重提，即使那晚上吃飯時所講的故事也不行，儘管那個故事也許是他肚子裏最乾淨的了。

我終於和別人一起吃飯了，這種單純的愉快使我覺得彷彿恢復了自由。從我住在加里亞諾以來，我最不喜歡一個人吃飯，即使一個討厭的伙伴也比沒有好。在我說來，這頓樸素的晚飯好比酒席，巴邦尼的故事比薄迦丘①的最著名的故事更為風趣。我們吃飯時，普里斯科在旁作陪，他袖管捲起，兩肘支在桌上，手裏拿着酒杯，不是跳上跳下，就是高聲賭神罰咒。一個新到的客人加入了我們一桌，他是布林狄西來的布商，以前我在這家旅店裏也見過。他身量高大，臉相長得像是童話裏的吃人魔鬼：大鼻子、大眼睛、大耳朵、厚嘴唇、寬下巴。他吃東西時下巴卡搭卡搭直響，食量抵得上四個人，不過他這天還沒有吃過飯，並且已經花了好幾個鐘頭，聲嘶力竭地勸說婦女們買他的布。儘管他的下巴駭人，長相像是畸

---

① 薄迦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傑出的意大利人文主義作家，代表作有十日談等。

形的巨人，汗水順着臉上的皺紋直淌，他爲人却非常和氣，幾乎跟他的朋友巴邦尼一般討人歡喜。我們這一桌有說有笑，興高采烈。

“隊長”和他的弟弟以及他們的朋友波西亞，待在角落裏，埋頭在看一份過期的體育報，波西亞是在村公所裏工作的，小時候害過腦病，現在雖然到了青年時期，發育却不完全。布林狄西來的“吃人魔鬼”斜楞着眼睛，看看他們那分耽迷的樣子，然後聲音像暴雷似的向“隊長”喝道：

“卡比達！這些時日裏除了體育之外就沒旁的了嗎？戰爭和體育！你腦子裏就沒有旁的！體育這門玩意兒裏有什麼新鮮的事？”

“隊長”想替自己辯護，他說：“卡納拉成了世界重級拳擊選手！”

布商笑得這樣厲害，連桌上的酒杯都震動了。“你的卡納拉就像是加里波的，”他說。這句話說得非常明確，“隊長”一時竟答不上來，這個巨人便接着說：

“他們兩個都是哄人的。卡納拉所以獲勝，只因爲事先全都佈置好了。正像是加里波的，我告訴你；還是老一套。當然啦，你的教科書裏談了許多漂亮話，其實完全是兩碼子事。當國王弗蘭西斯基羅要離開那不勒斯上加埃達去的時候，加里波的和他的紅衣志士出動去攻擊他，他們意氣揚揚，像獅子一般勇敢。軍隊從加埃達的城牆上向他們開砲，紅衣志士毫不理會；彷彿去參加婚禮似的繼續前進，隊伍前面還有人擎着旗子，打鼓吹笛。弗蘭西斯基羅看到大砲傷不了他們，便想：‘或者他們是瘋子，或者整個事情有些毛病。我要親自放一砲打他們。’他想到就做。他挑了一顆好砲彈，裝進砲筒，親自開了出去。嘭！加里波的和他的紅衣志士一看不對頭，轉身就跑，不讓國王再放第二砲，把他們打死。當然啦，先前

的幾砲全是空的。你瞧，加里波的跟卡納拉一樣，預先佈置好一切。當國王發了一砲實彈的時候，加里波的說：‘加埃達這兒沒有作爲了。弟兄們。咱們上特亞那去吧。’他們便去了。”

巴邦尼、普里斯科、車夫、小販等等全笑了。在這一帶，加里波的的名聲流傳得並不廣，那晚卡納拉的名譽却遭到了徹底的破壞。“隊長”認輸了，只有波西亞還保持着他自己的看法。波西亞小時害過腦膜炎，如今腦子還有毛病，不能很快地了解人家所說的話。由於這種缺陷，村公所給了他整理檔案和打雜的差使。這地方的居民相當優待和關懷有殘疾的同鄉人。波西亞腦筋雖然遲鈍，記憶力却好得驚人，這種取長補短的例子是很多的。話又說回來，他的記憶力也只限於他最喜愛的事物：體育和法律。他背得出幾年以前意大利每一個足球隊的隊員名單，他眼睛裏時常露出喜悅的光芒，念經般地背給我聽。他的另一種癖好更爲強烈。法律、律師和訴訟使他興奮。他知道本省所有律師的姓名，記得他們最著名的辯護狀裏的片斷。在這一方面，他還不能算唯我獨尊，因爲這地方的人普遍愛好律師的辯才。兩三年之前的一件事是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地方法院在格拉沙諾舉行審判，處理兩片地產的界限和圍籬之類的小問題，區裏最著名的一位律師，拉特隆尼哥，從馬台拉來出庭辯護。波西亞背得出拉特隆尼哥結論的全文，天天反覆背誦，裏面的華麗的文字使他欽佩不已。“亞塞都拉的狼，聖馬羅的狗，特里加里科的烏鴉，格羅多爾的狐狸，加拉古索的蝦蟆！”拉特隆尼哥是這樣說的，在波西亞看來，這些普通名詞是人類史中登峯造極的演說。“加拉古索的蝦蟆！”他喃喃地自言自語說，聲調有時得意，有時憐惜，要看當時的心情而定。“對啊，蝦蟆，因爲加拉古索在一片沼地上，四周全是水，多麼好的講詞啊！”

晚飯除了用巴邦尼的醬油所調製的通心麵之外，還有一些火

腿，這種火腿切成厚片，又精又鮮，氣味跟我們在北方吃的完全兩樣，我認爲非常好吃。我向普里斯科誇獎這種火腿，他告訴我說，這是山地熏製的，是他從住在最高最遠的村落裏的農民那兒買來的。火腿很小，每磅要兩個里拉。我對普里斯科說，在大城市裏至少要賣五倍的價錢，他的靈活的頭腦立刻打了一個主意，要我跟他一起做這行生意。他提出，我們可以組織一家公司，他到山地去收購火腿，我在城市裏的朋友中間委託代理人。他可以保證一定的供應，將來出產量也許還能提高。

我大概沒有生意頭腦，認爲他的建議非常好。我還提起，我應該學加里波的榜樣，因爲他處境和我相同的時候曾經販賣過蠟燭，蠟燭和火腿的性質相差也不太遠。我接受了普里斯科的建議，一時高興，立刻寫了信給我的一個朋友，他經營各種各樣的貨色，和他有生意往來的國家有的古怪得連名稱都沒聽說過。不久，他回了信，說是對火腿不感興趣，因爲消費者不習慣於這種氣味，並且產量不大，不值得組織一個企業。他請我留意，是否可以弄些金雀枝，因爲這種植物可以提煉染料，目前由於政府希望經濟自足，非常需要。其實金雀枝就是我在所在的這片荒地上的唯一植物；各處的矮樹叢中都有山羊最喜歡吃的這種植物。但是，我想在路甘尼亞創辦事業的雄心已經消退了，再也沒有下文。

跟同伴們談談生意計劃，說說笑話，講講加里波的軼事，這一個黃昏很快地過去了。布林狄西來的“吃人魔鬼”到外面的貨車上去睡覺，以免夜裏有人偷他的布疋，車夫們趕夜路到特里加里科去。只有巴邦尼和我留宿在普里斯科的旅店裏，因此我們每人可以睡一間屋子。我打算第二天早些起身。我計劃一直走到巴森托河床上去，把我下午從車站看到的格拉沙諾的景色畫下來，從那個角度看來，格拉沙諾高高在上，像是空中的城堡。安東尼諾自動要

跟我去，天剛亮他就等在門口了，他預備了一頭騾子馱我的畫架畫布。還有一羣朋友也要去，其中有里卡多·加梅洛（那個見過地精的修路工人兼自行車手）、一個木匠、一個裁縫、兩個農民和幾個小孩。

天色陰暗多風，不過不像會下雨的樣子。從雲間透露出來的模糊暗淡的光綫使景色更加清晰，較之在太陽灼熱的光綫下，單調淒涼的氣氛可以減輕些。這種天氣正適合我繪畫。普里斯科的小兒子跟我們一起去，“隊長”在門口向我們揮手告別，因為這段路程太長了，他癱腿不便。巴隆尼在前而打頭，像是一個興高采烈的旗手，我們沿着一條陡削的小徑出發，這條小徑穿過迂迴曲折的公路，到谷底只有五來哩路。八月裏，我有一天到一個偏僻的死水塘去游泳，所走的路綫和現在一樣，伙伴也幾乎完全相同。這個池塘是巴森托河形成的，周圍有幾株白楊，和環境格格不入，彷彿是出於某種奇怪的錯誤，在那裏扎了根。仲夏的下午空氣悶熱，我們赤身裸體的跳進水裏。我的伙伴們想空手去摸在岸邊淤泥裏打滾的魚，他們利用這種原始的方法，居然摸到了幾條。在這些河裏捉魚是不許可的，因為魚會吃掉蚊子的幼虫，但是誰都不去理會法律條令。格拉沙諾的窮人一年到頭混不飽肚子，有一盤魚吃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運氣。之後，我們擦乾身體，周圍滿是蟋蟀的唧鳴和蚊子的嗡叫，粘土反射出灼熱的陽光。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天氣涼爽，不過景色依舊，不是黃色而是灰色罷了。我們到了一個地點，我認為適於寫生，便停下來。安東尼諾留在我身邊，遞給我顏料管，一個小孩則看守騾子吃草。其餘的人都下了河，希望得到一些意外的收穫，我便開始繪畫。

從我們所站的地方望去，景色毫無圖畫的氣氛，這就是我喜歡它的原因。沒有一株樹、一道籬笆、或者一塊岩石可以當作畫面的

中心。在這片景色中，沒有大自然或者人與土地的美，只有一片單調的荒原，和荒原之上的白色村落。灰暗的天空中，一小朵形似天使的雲低低地罩在房屋上。

我的伙伴們空手回來了。他們圍住我的畫架，看到原本空白的畫布上出現了格拉沙諾，覺得非常詫異。我早就注意到，農民不像受過教育的人那樣抱有成見，因而對圖畫的鑑賞力反而高明，我便時常徵求他們的意見。我繼續繪畫，我的朋友們生了一個火，熱好我們帶來的食物，我們坐在地上吃起來，同時望着畫架上的畫布，我們已經把畫布拴在石塊上，免得被風刮跑。吃了東西之後，開始下雨了，我們只得回家。我的畫將近完成。我們用被單把它包起來，攔在驢子背上，在濛濛細雨中步行回去。

## 第十八章

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村裏等着我們。一班演員剛乘了一輛駕着瘦白馬的篷車，來到村裏。他們打算逗留幾天，演出幾場。他們那輛用防雨布蒙着的篷車停在廣場上，裏面裝着道具佈景和捆成一長條一長條的幕幃。演員們忙着向農民借宿，以免住旅店，多花錢。這個班子是一家人：父親是丑角；母親是主要女演員；還有兩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兒和她們的丈夫，以及幾個別的親戚，都是西西里人。那個家長跑來找普里斯科要些熱的食物，給他的發熱病倒的妻子吃。當晚她不能登場了，也許第二天都不能，不過他們一定會多待幾天的。他是個中年人，有些矮胖，兩頰下垂，老是學着著名演員柴可尼①的樣子，指手劃腳。他聽說我是畫家，便問我能不

① 意大利演員，他所扮演的角色中最傑出的是易卜生劇本陰魂不散中之奧斯華。

能爲他畫些佈景，因爲他的佈景裝在篷車裏風吹雨打，顛簸折騰，已經弄得不像樣了，迫切需要添補一些。他又告訴我，他原先屬於高級的劇團，後來才跟他的天才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到處流浪。他們通常在西西里附近一帶巡迴演出，這次到路甘尼亞來還是第一回；他們停在最大最繁榮的村子裏，停留時期的長短要看賣座的情況而定。他們掙不了多少錢，日子不很好過；他的一個女兒又有了身孕，沒多久就不能上台了。我很樂意替他畫佈景，可是村裏買不到畫布或紙張，也買不到合用的顏料，因此我無從幫忙。他接着請我去看準備在兩天之後演出的戲，同時讓我見見他的班底。這一家人中間只有父親像是一個老演員。那些女的簡直不是演員，而像是化爲人身的女神。母親和兩個女兒活脫活像；她們彷彿是地底冒出來的，或是天上掉下來的。她們都有着極大的黑眼睛，跟塑像的眼睛一般茫然而不透明；她們的又黑又濃的眉毛和飽滿鮮紅的嘴唇，使大理石似的凝定的臉蛋分外顯眼；她們的頸項又白又均勻。母親長得丰腴艷麗，像是倦慵肉感的裘諾<sup>①</sup>；兩個苗條雅緻的女兒却像是穿着花俏服裝的林地女神。

我趕忙到當地的警察局去，請他們准我在演戲的晚上遲些回去。格拉沙諾的村長，柴加列拉大夫，和唐·路易不同，不喜歡幹警察份內的事情，他讓警察全權負責管理政治犯。他是一個能幹而有教育的人，由於他和另一個名聲極好的醫師，加拉古索大夫，成功地推行了一些撲滅瘧疾的措施，使格拉沙諾成爲全省瘧疾最少的地方。這兩個人在這些地區是例外的，因爲大多數的醫務工作者都像加里亞諾的兩個飯桶郎中。事實上，我去訪問的目的之一是向他們討教討教，從他們豐富的經驗中得到一些益處。他們

---

① 裘諾(Juno)；羅馬神話中主神朱必特之妻。



告訴我的話非常寶貴，並且還把他們的統計資料給我看。幾年來，即使省級沒有給予鼓勵或經濟援助，格拉沙諾仍舊做了許多預防和排乾沼地的工作。現在瘧疾的死亡率已經非常低，最近兩年來，新的病例也大大減少。

在這地區，瘧疾確實是駭人的災難；誰也逃不脫它的魔掌，如果不妥為治療的話，可以纏綿終生。生殖率減低了，種族衰弱了，窮苦人家的積蓄花光了；結果造成了悲慘的赤貧，近於沒有解放希望的奴役。瘧疾流行的原因是：粘土田地因為樹木給砍伐光了，變得貧瘠，水流處理不當，田地耕作得不好；反過來，瘧疾導致了惡性循環，使農民日益貧困，撲滅瘧疾需要大規模的公共工作。除了許許多多的小河之外，路甘尼亞的四條大河——勃拉丹諾、巴森托、亞格里、辛尼——必須築起水閘；四邊必須植樹；好的醫師、醫院、派出的護士、藥品和預防措施必須為全民服務。即使小規模的改善也能產生一定的效果，柴加列拉和加拉古索就證實了這一點。但是大家都漠不關心，農民們繼續罹病死亡。

已經有了秋意。演戲前一連下了三天雨，我不能到戶外去繪畫了。我在村裏逛逛，看看朋友，在自己的房間裏畫一點。普里斯科去打獵，打到了三隻紅狐和一隻河鳥。我把牠們畫了下來，還替“隊長”畫了一幅像。有一天，當我正在畫狐狸的時候，我休息了片刻，從窗口望望外面的街道。那時剛過了中午，旅店裏的人都在睡午覺，周圍是一片靜寂。我聽見樓梯上有急促的赤着腳跑下來的聲音，接着便看到了普里斯科穿着汗衫、光着腳板，跳到街上，衝進對街的一個門口，他出來的時候手裏握着一把刀。我打開窗子，聽到了嘈雜的人聲。對面是馬夫們住宿的倉房。普里斯科在他自己的房間裏睡覺，但是非常警惕，一聽到些微聲響就醒過來，他知道對街的馬夫們在玩“門口”的遊戲，總覺得不大對頭。他看到一樣

亮閃閃的東西，連鞋子都不穿，霍地跳出來，不聲不響地走進倉房，及時從一個自露兇光的人手裏把刀子奪了過來。

“鬥口”這種遊戲在這一帶地方非常通行，農民們尤其喜歡。遇到休假，或是在漫長的冬夜，他們往往在酒店裏玩上幾個鐘頭。結果往往鬧事；如果不是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拔刀相見，至少也得吵架毆打。其實“鬥口”也說不上是遊戲，只是農民們的口才比賽罷了，他們指桑罵槐地說了一大套話，暴露了大量的宿冤、憎恨和仇視。先賭一會兒紙牌，兩個贏的人就做鬥口的主持人和助手。主持人有權支配大夥湊份子買來的酒，隨自己高興替大夥斟酒或不斟。他的助手拿酒杯，不過有否決的權力，那就是說，他可以不讓該喝酒的人喝酒。主持人和助手都得為他們的選擇和否決找出理由來，他們互相盤問，爭論很久，話裏充滿了譏刺和隱隱約約的仇恨。有時候，這種遊戲還無傷大雅，只限於開開玩笑，逼一個酒量最小的人把所有的酒都喝下去，或者故意不給一個好酒的人喝。但是主持人和助手所提出的爭論多半反映了參加遊戲者的仇恨和利害衝突，爭論起來像所有的農民一樣，講得慢吞吞的，轉彎抹角，充斥着狡猾、猜疑和自以為是的氣氛。這樣賭賭紙牌，把酒瓶遞來遞去，一連可以玩上好幾個鐘頭，最後大夥都有了幾分酒意，加上天氣又熱，聽了報復的話，鬱結在心頭的怨氣爆發出來，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即使不發展到打架的地步，在場的人都覺察到那些不露骨的侮辱話裏含有許多怨憤。普里斯科很了解農民們的這種消遣，所以時時刻刻提防發生意外。

在這件事之後，我畫好了狐狸，出去散散步。雨不下了，空氣中飄來一股烤肉的氣味——街上有人在火盆上烤羊肚子，把它夾在麵包裏賣，一個銅子一塊。我爬上一溜寬闊的石級，向村裏較高一頭的一座房子走去。當初我離開格拉沙諾、去加里亞諾之前，原

以爲可以在格拉沙諾住一個時期，便從普里斯科的旅店裏搬出來，租了這座房子。房東是一個寡婦，那不勒斯人，我向她租下了二樓的一個有兩扇窗子的房間。底層是一家木匠舖子。木匠的妻子，瑪格里塔，替我洗衣服，收拾房間，待我很好。現在她看到我來了，便跑出來接我，喜出望外地歡迎我。“你回來了嗎？你要住在這兒，和我們待在一起嗎？”我說我還得走的，她聽了很難過。

瑪格里塔年紀很大了，面相和善，脖子上長了一個極大的甲狀腺腫。大家都認爲她是村裏教育程度最高的女人，因爲她念過小學五年級，學過的東西都記得。她到我房間裏來收拾的時候，常常把她在學校裏念的詩背給我聽，有時候背沙普里遠征記，有時候背厄曼加達之死。她筆直地站在房間中央，雙手垂在兩旁，聲調平板地背着。她不時停下來，把某些難字解釋給我聽。瑪格里塔的性格又溫和又熱情。她往往對我說：“別因爲你媽媽離得很遠而悲傷。你雖然和一個母親分別，却找到了另一個母親，因爲我將像母親那樣對待你。”

儘管瑪格里塔長了一個大脖子，她的天性是仁慈的。她有兩個兒子，現在都成人了，一個在美國。她常常愛戀地提到他們，並且把她孫兒孫女的照片拿給我看。有一天，我問她有沒有別的兒女，她哭了起來，因爲她第三個鍾愛的男孩子已經死了，還把那個孩子的事情告訴了我。在三個孩子中間，這個長得最漂亮；十八個月的時候，已經很會說話，人家說的話也都聽得懂，一頭烏黑的鬚髮非常美麗，眼睛閃閃發亮。有一個冬天，下了雪，瑪格里塔把他交託給一個鄰人照顧，鄰人平時到田地裏去檢柴火時便把孩子帶在身邊。那晚上，鄰人獨自回家，有點心不在焉。她在樹林中一條小道旁檢些樹枝的時候，把那還不會走路的小孩攔下了幾分鐘，回來時小孩已經不見了。她到處找尋，可是找不出絲毫痕跡。一定

是狼或者別的野獸把他拖跑了，再也找不到了。瑪格里塔和她的丈夫，還有一羣農民和警察，在四周仔細搜索了一夜，以後又搜索了幾天，可是一無結果，三天後，他們也不找了。

第四天早上，瑪格里塔獨個兒哭哭啼啼地在田地裏亂跑，在小道的拐角上碰到了一個黑臉的高大漂亮的女人。那就是維其亞諾的聖母，她對瑪格里塔說：“瑪格里塔，你別哭啦。你的孩子還活着。他在樹林裏的狼窩裏。回家找人跟你一塊兒去，你找得到他的。”瑪格里塔奔回去，找了幾個農民和警察，來到聖母所指點的地方。她的孩子睡在狼窩裏的雪堆中，雖然天氣很冷，孩子却很暖和，面頰紅噴噴的。母親抱起他，把他叫醒，其餘的人，甚至警察，都哭了。孩子告訴她說，一個黑臉的女人跑來找他，在狼窩裏帶了他四天，給他吃，使他暖和。他們回家後，瑪格里塔對她的丈夫說：“這個小孩不是普普通通的。維其亞諾的聖母在狼窩裏親自餵他吃奶。誰知道他大起來是什麼呢？我們到格羅多爾的星相家那裏去替他算算命吧。”

“格羅多爾，”瑪格里塔對我說，“有一個出名的星相家。我們去找他，付了一個里拉，他便把剛發生的事全告訴了我們，彷彿親眼見到過似的。之後，他沉下臉，說是孩子長到六歲的時候，會從梯子上摔下來，跌斷脖子。哎，果然是真的。我那可憐的孩子到六歲時，果真從梯子上摔下來，跌死了……”瑪格里塔說到這裏便放聲哭起來了。

別的孩子也有不見以後、經黑臉聖母的指點而找回來的。一個只有幾個月的嬰兒失蹤了，後來在聖安東尼教堂旁邊兩棵樹中的一棵樹頂上給找到的。聖安東尼教堂離格拉沙諾有五來哩路，在去格羅多爾的半路上。一個魔鬼把他攝到了那裏，聖安東尼保護了他。但是我所認識的發生過這種事情的人家，只有瑪格里塔。

上演的一晚終於來到了。我到臨時搭起的戲台去的時候，雨已經過去了，星星在閃亮。當地沒有公衆集會的場所，只得挑了一個地窖之類的地方，這地方一半在地下，硬泥地上排了從學校裏借來的長凳。一頭搭了一個小舞台，用一幅舊幕遮着。那裏已經擠滿了農民，好奇地等待開幕。上演的劇本是鄧南遮編寫的不露鋒芒。我料想這種注重說白的劇本由二流演員演出，一定是非常沉悶的。我所以來看戲，只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能夠在戲院裏消磨一個晚上，真是難逢的機會。但是結果使我非常愉快而驚奇。那幾個天仙般的女演員演得極其出色，她們的黑色的大眼睛顯出茫然的神情，她們的態度沉靜而熱情，在這個寬度不到四碼的舞台上，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這個悲劇的冗長的說白、矯揉造作和虛誇全都消失了，只留下鄧南遮劇本中最主要的成分：在一個不受時間影響的背景中的終古不變的情欲故事。他的作品中終於有一個不摻雜虛假的美學，使我滿意的了。

我不久體會到，這種淨化不能完全歸功於演員，觀衆也起了一部分作用。農民們極感興趣地參加到戲中去。戲裏的村落、山巒和溪流離格拉沙諾不遠；農民們都很熟悉，這些名稱一給提起，他們就喃喃表示贊同。故事中出现的神靈鬼怪，和這個區域的土洞裏的神靈鬼怪完全一樣。情節也很真實，因為農民把它真正的氣氛給了它——農民們閉塞、無望、沉默的世界的氣氛。不論演員也好，觀衆也好，他們都把這次演出的“鄧南遮氣氛”給剝除了，因此這次演出的內容是粗糙而簡單的，農民們却覺得它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件事本是幻想，但是說明了一個真理。鄧南遮出身是農民，然而他成爲一個作家之後，必然會背叛農民。他來自跟這個地區一般默默無聞的亞勃魯齊山地，但是他硬把當代詞句的色彩加在它上面，這些詞句基本上是囉嗦、凡俗、充滿了時間感的。

這樣一來，他把這個世界貶低到修辭工具的地步，把它的詩情變爲華而不實的空話。他的努力只能造成背叛和失敗；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混合物只能產生一個怪物。西西里的女演員和格拉沙諾的農民們把它扭轉過來：他們扯去了假面具，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掌握了劇本的農民性的中心。這使他們感動，激發了他們的熱情。鄧南遮想把兩個世界結合成一個空虛的美學世界，可是徒勞無功，兩個世界仍然分裂開來，彷彿知道它們不能共處似的，並且在農民們看來，那些浮誇的字句下，命運和死亡的形象仍舊很突出。

第二天，有一位奧蘭多先生請我吃飯，他的弟弟是一個住在紐約的著名的新聞記者。他身材高大，神情憂鬱，自己有一座大房子，座落在村中最偏僻的地區，他非常安靜地住在那裏，與世無爭。他因爲反對當權的集團，便儘量不過問當地的事情。他的弟弟曾經寫過一本關於美國的書，是我設計的封面，因之我才認識他，他非常客氣。他家裏還是遵守路甘尼亞的舊風俗：他的太太沒有出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也不出來招待。

我們談着農民、瘧疾、農業和南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那天早晨，我剛和一個政治犯談過話，他是都靈來的會計員，以前做過法西斯工會工作。照他的說法，他是代人受過才被捕的，因爲他的上司貪污了公款。他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工作，替一個大地主管帳，他讓我看帳簿。根據政府的命令，這個地主的田地上除掉小麥之外，不能種別的作物。遇到收成好的年頭，花了辛勤勞動和大量肥料，生產小麥的價值也只抵上種子的九倍；收成不好的年頭，就低得多了，有時候只有三四倍。換一句話說，堅持要種小麥是再傻不過的事。這片田地比較適於栽植杏樹和橄欖樹，最理想的就是把它改成樹林和牧地。農民們賺到的工資混不飽飯。我還記得剛來格拉沙諾的那天，正是收穫季節的高潮，我看到接連不斷的一隊隊

的女人，頭上頂着麥子袋，從田裏沿着巴森托河走來，她們在中午太陽無情的曝曬下渾身大汗。她們搬一袋麥子到村裏來，可以賺一個里拉。她們幹活的田地裏，瘧疾又很流行。奧蘭多和我都贊同一般人的錯誤的看法，認為這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起源於大田產，還認為唯一的改革辦法是把大田產分散給農民。其實加里亞諾的小地主並不比這裏的佃戶好到哪裏去；在某些方面說來，他們更加困難。那麼又該怎麼辦呢？

“毫無辦法，”奧蘭多帶着南方人特有的憂鬱態度說。這句絕望的話是鳩斯蒂諾·福都那多提出來的，他是當地最傑出最人道的思想家之一，他時常自稱為“毫無辦法的政治家”。我不由得想起這句話，我每天聽到農民們講了多少次。加里亞諾的人把“沒有”說成“沒得”。“你今天吃些什麼？”“沒得。”“你明天有什麼打算？”“沒得。”“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沒得。”回答千篇一律，他們翻起眼睛，表示沒有。他們之間還有一個最常用的詞兒：“明朝”。他們所等待的、該來到的、該補救或者該照料的都是“明朝”。但是“明朝”就是“永不”。

奧蘭多失望的起因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這種失望情緒普遍地存在於憂心國事的南方人中間。由於這種情緒，他們永遠不能徹底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國家的問題。他們的不自覺的出發點是：永遠不應當把自己的國家和別的國家作比較，至少在國家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能作比較。由於他們認為農民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差，他們便陷入一種不是無能便是仇恨的感覺了。而無能和仇恨向來是沒有創造性的。

我在格拉沙諾的幾天全花在繪畫、看戲和朋友往來上，一晃眼就過去了。我該離開了。一個灰暗的早晨，汽車在門口等我。在普里斯科一家、安東尼諾和里卡多高聲而熱誠的告別聲中，我離

開了這個村子，以後再也沒有回去。

## 第十九章

加里亞諾又吞沒了我，把我封閉起來，正如沼澤的綠水淹沒了一隻爬到岸上去曬太陽的蝦蟆。在我的印象中，這個村子越來越荒僻，越來越枯寂；外界的聲氣達不到這麼偏遠的地方；也沒有走江湖的演員，或者貨郎小販來打破沉悶。那個巫女在我家門口等着我，跟我和她分手時一個樣兒，高高的身材，黝黑的皮膚，不受時間影響的軀體。唐·路易在廣場上等着我，我再度落到他的掌心之中，使他好不快活。我的病人們躺在他們的茅舍裏等我，我離開了一星期，他們的人數越發多了。日子又像以前那樣，磨磨蹭蹭的拖了一天又是一天。

天氣轉冷了。風從峽谷裏旋捲而來；從四面八方一勁兒地吹刮過來，直透骨髓，在隧道似的小徑上吼號而去。夜間，我孤單單地待在屋子裏傾聽風聲——一種不歇不休的嗥叫和悲鳴，彷彿大地上的幽靈集合在一起，齊聲訴說着它們的悲慘的無期徒刑。大雨下了很久；一層白茫茫的霧氣籠罩在村子上空，直壓到下面的山谷，彷彿凝結了起來，停滯不動，山峯浮現在這片沉悶慘淡的霧氣中，像是沒有生氣的大海中的點點島嶼。山上的粘土開始瓦解，慢慢地順着山坡滾下來，在這個溶化的世界中，形成了一股泥土的洪流。雨點打在我住屋上面的陽台上，發出了一陣陣擂鼓似的鏗鏘聲，加上寒風的呼嘯怒號，使我覺得好像置身於沙漠裏的篷帳中。一道半暗不明的陰森森的光綫從窗子裏透進來；周圍的岡巒似乎睡着了，可是睡得很不安逸。巴隆尼還是在潮濕的戶外快樂地玩耍，時而嗅嗅濕漉漉的地上，時而跳回屋裏來抖擻牠濕透了的毛



皮。狂風把烟子倒吹進烟窗，每間屋子都瀰漫着杜松和松樹枝桠所發的香中帶苦的氣息，那些樹枝是一個老農婦從森林裏用驢子替我馱來的。不生火的話，我就要挨凍受寒，生火的話就要迎烟流淚；過了好幾個鐘頭，我的眼睛直淌淚，變得通紅，門外的世界却讓雨水溶化了。隨後又下起雪來；女人們的手都生了凍瘡，凍得紅紅的，她們在白面紗之外裹了厚實的黑色羊毛圍巾。陰鬱的寂靜比前更深沉，籠罩了這片荒涼的山地。

有一晚，一陣猛風暫時吹開了空中的陰霾，我聽到了市鎮傳呼吏的鼓聲和喇叭聲，接着，他拖長了他的尖得出奇的嗓子喊道：“婦女大姊們，聽着：豬醫生來啦。明天早晨七點鐘，帶了你們的豬，到泉水旁的土墩那兒去！婦女大姊們，聽着，豬醫生來啦！”

下一天，天氣陰晴不定，可是低垂的雲層中間露出了蔚藍的天色，雪幾乎都溶化了；只剩下幾個給風吹攏來的雪堆。我起了一個早，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泉水旁的土墩”在村子口教堂右側，靠近那個古泉，周圍儘是高低不平的粘土，本身却是一大塊幾乎平坦的空地。我到的時候，天還沒有亮，可是那地方已經擠滿了人。幾乎所有的女人，老老小小，全到場了，她們大多像牽狗似的，牽了一口豬。沒有豬的人則跑來湊湊熱鬧。白面紗和黑圍巾在風中飄拂着，寒冷的空氣中響起了一片模糊的談笑聲、呼喚聲以及豬的嗥叫聲。女人們非常激動，臉脹得通紅，心裏交織着恐懼和期望。孩子們到處亂跑，狗叫個不停；一切都在動盪之中。

土墩中央站着那個豬醫生，他長得挺結實，約莫有六呎高，紅面孔，紅頭髮，藍眼睛，一叢毛茸茸的搭拉下來的鬍子，這一切使他看來活像一個古高魯①人，活像一個突然闖進這個黝黑民族的土地上來的梵爾辛托立克斯②。他的任務是把小母豬的卵巢割掉，

至少把那些不需要傳種接代的小母豬的卵巢割掉，使牠們長得又肥又嫩，吃來可口。對於公豬，這種手術並不困難，牲畜還小的時候，農民自己就可以做。但是割除母豬的卵巢就需要外科技術了。執行這種禮式的豬醫生是介乎神甫和外科大夫之間的人；精通這門技術的人很少，向來是父子相傳的。我這次看到的這個豬醫生在這門行業中很有名氣；在這一區的鄉村裏，他每年來兩次。儘管他的手段高明，有口皆碑；儘管死在他刀下的豬為數極少，可是女人們和她們的牲口相依為命，想起可能碰到的危險，總是惴惴不安。

那個高大的紅頭髮的人站在空地中央，正在磨刀。為了騰出雙手，他嘴裏咬住一根家具商用的粗針；穿過針眼的那條繩子垂在他的胸口。他在等候下一個受難者，圍着他的猶豫的女人們突然客氣起來，推推搡搡，鬧鬧嚷嚷，讓她們的朋友街坊走在前頭。那些母豬似乎也明白即將落到牠們身上的災難，不是把蹄子插進地裏，就是使勁拉拽脖子上的繩索，妄想逃走，同時用了近似人類的嗓子一勁兒尖呼怪叫，活像一羣嚇慌了的姑娘。一個年輕女人終於牽着她的牲口走出來了，豬醫生的兩名農夫助手把那口駭得氣喘吁吁、竭力掙扎的淡紅色小母豬抓住。他們把牠四腿朝天的縛在地裏的木樁上，讓牠躺在地上。母豬嚇得直噓，那女人畫了一個十字，又向維其亞諾的聖母作了禱告，旁觀的人也念念有詞的附和着。

於是，手術開始了。豬醫生拿起彎刀，又穩又快地在肚子上開

---

① 高登 (Gaul)：歐洲古國，即現在的意大利北部、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及德國的一部。 ② 楚爾辛托立克斯 (Vercingetorix)：高登人的領袖，做了六年奴隸後，於公元前四六年被凱撒處死。

了一個很深的切口。鮮血噴射在四周的泥土和積雪上，但是那個紅頭髮的人連一秒鐘也沒停頓。他把手齊腕伸進切口，抓住一個卵巢，拉了出來。母豬的卵巢是有韌帶依附在腸子上面的；他拉出了左卵巢之後，還得去找右邊的一個，不再開一個切口了。他並不把那已經拉出來的卵巢割掉，却隨手用粗針把它縫在母豬的肚皮上。繫牢了之後，他雙手捏住腸子往外拖，把腸子當作一團絨綫似的解了開來。一碼又一碼的腸子從傷口裏拉出來，玫瑰色的，紫紅色的，灰色的，在網膜的接連處還有藍色的血管和一球球黃色的脂肪。腸子還是源源而來，好像沒完沒結似的，最後右卵巢出現了，像左邊的那個一樣，也依附在腸子上。接着，那個人並不惜重刀子，只是用力一扯，把兩個卵巢都撕了下來，頭也不回，就勢兒往肩後擲給他的幾條狗。他有四條高大的白毛看羊狗，尾巴挺粗，眼睛又兇又紅，項圈上滿是用來抵禦豺狼的釘子。那些狗擺好架勢，專等他來這一手；血淋淋的卵巢還沒着地，牠們就張口咬住了，然後把撒在地上的鮮血舐個乾淨。豬醫生可沒有停頓。弄掉卵巢之後，他就用手指把腸子塞回去，可是腸子已經脹得像橡皮胎一樣，他用了相當大的力氣，好不容易才塞了進去。一切回原之後，他從大鬍子下面取出穿了綫的粗針，縫了幾針，打了一個外科手術結，靈巧地縫好了切口。從木樁那兒解下來的母豬，不知如何是好的躺了一會兒，然後站起來，渾身一搖，尖叫着竄出那塊空地，女人們跟在後面追，至於牠的主人呢，她心裏打開了一個疙瘩，從裙子裏的口袋掏出兩個里拉付了豬醫生的手術費。整個手術不過花了三四分鐘；助手們早已把另一口豬縛在木樁上，把牠拉直了躺在地上，準備受苦。

整個上午，母豬一個挨一個的給割去了卵巢。日光出來了，一陣寒風吹動了空中的縷縷殘雲。空氣瀰漫着血腥味兒；幾條狗吃

飽了鮮肉。鮮血染紅了積雪；女人們的嗓子越來越尖了，所有的母豬，不管是否動過手術，一碰上牠們中間的一個給按在地上，就齊聲尖叫，好像送殯人的合唱，彼此表示哀慟。但是，觀眾都很高興；看來連一口豬都不會死。日中時分，那個創造奇跡的人挺直了腰板，宣稱他下午再來解決剩下的不多幾口母豬。女人們牽着母豬，邊談邊散了。豬醫生數了數他的收入，領着幾條狗到寡婦家裏去吃中飯，他一走，我也回去了。幾天之內，村裏不談別的，盡談這個話題。女人們依舊担着心事，生怕手術後某些併發症會帶來豬的喪亡，但是一切順當，她們寬了心，種種憂慮終於全部消除了。那個養着德洛伊僧侶①的紅鬍子、操弄刀子的豬醫生當晚就離開這兒，往斯的里亞諾去了，村子裏的人紛紛向他表示謝意。

現在天日很短，我在烟霧瀰漫、劈拍作響的爐火旁邊度過了鬱鬱寡歡的長夜，巴隆尼聽到風吼聲或者遠處的狼嗥聲，就豎起耳朵來。農民們的活計越來越少；天氣惡劣，下地也是白搭，所以他們不是坐在家裏向着小火，就是到酒店裏去會朋友，玩着那沒完沒結的“門口”的遊戲。甚至唐·路易都喜歡這種口才比賽。他常常花了整個下午來玩這種遊戲，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教師同事、那個多年不斷讀書的普姓律師、四五個地主，爲了表示民主，還有當地的警察或者那個“美國”理髮匠。他到斷黑的時候才出來，醉眼惺忪，踉踉跄跄的站都站不穩，這麼一來，在廣場上跟他相逢的危險便可解除了。警官離開之後，他失去了他的好朋友兼最得力的幫手，警官是他政治生涯中不能分離、無可代替的合夥人。那個警官，據當地的流言說，在加里亞諾貧困的老百姓身上榨取了四萬來個里拉之後，就想辦法調到油水更多的新地方去了。

---

① 德洛伊僧侶 (Druid priest): 古高魯民族中一種能魔術、預言等的祭司。

繼任的警官的性格和他完全相反，是一個從巴利來的、孩子氣十足、頭髮金黃、眼睛碧藍的小伙子。他剛從訓練學校出來，這兒是他初出道的職位；他帶來了熱誠、信心和真正為正義事業服務的願望。他滿懷理想，一聽到貪污就退避三舍，自以為是孤兒寡婦的保護人，隔不了多久，他便明白自己陷入了豺狼的洞窟。他來了幾天，稍微了解村裏的上流人物、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他們對窮苦無知的農民所表示的輕蔑之後，他理會到，要對抗那個建築在一個階級為所欲為，另一階級忍辱負重的基礎上的利益集團，他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在廣場上碰見的時候，他看來滿腹牢騷，神色沮喪。“老天哪，大夫，這兒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啊！”他說。“村裏只有兩個正派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我。”我竭力勸他不要灰心，我說：“警官，不止兩個。何況，兩個仁義的人就足以拯救所多瑪和蛾摩拉免遭浩劫了<sup>①</sup>。農民中間就有許多正派人；你自會碰到的。再說，還有唐·科西米諾。”

唐·科西米諾站在郵政局的窗口裏面，他身上那件黑麻布的長衫遮蓋了他的駝背。他耐心地傾聽每個人要說的話，以銳利悲憫的眼睛瞧着世界上的形形色色，面上總是露出和善的笑容。他出於一番好心，偷偷地把政治犯的信件未經檢查就交給了他們。

“大夫，有你的一封信，”他會從窗口裏面悄悄地說；“待會兒沒有人的時候，你來取吧。”之後，他會把信夾在一份報紙裏塞給我。照說，他應該把我們的郵件都轉送馬台拉，過了一星期之後再送回加里亞諾。但是事實上，如果寄來的是明信片，我就當場掃了一

---

① 創世記十八章二十至三十三節：所多瑪和蛾摩拉是兩個城市，上帝因其罪惡甚重，要把它們毀滅。由於亞伯拉罕的祈求，上帝答應，如果城裏有五十個義士（最後減到十個），就饒恕那兩個地方。

眼，立刻還給唐·科西米諾；至於信札，我就帶回家去，小心翼翼地拆開來。如果信封沒有損壞，第二天我把原信送回郵局，這樣，檢查員們不至於爲了信件突然減少而起驚慌。誰也沒有向那位好心的駝背提出這種優待的要求；他這樣做，完全是自覺自願地出於善良的本性。起初，我還不敢接信，生怕牽累他；可是他硬把信塞在我手裏，帶着不由分說的笑容，逼得我非拿不可。發出去的信件也得打馬台拉繞一個彎，也得耽擱同樣的時期，在這方面，好心的唐·科西米諾實在愛莫能助了。

約莫在這個時候，檢查條例改變了。馬台拉的警察，或許因爲過於繁忙，授權村長檢查外發的郵件，這一來，大大地提高了他的權力和威信。信件不再由唐·科西米諾轉到馬台拉去，而是送到村長手裏，經他看過後再發出去。據說新條例是爲了加速郵件的傳遞，但是所得不償所失，人們得忍受當地的虐政，把最祕密的私事暴露給一個每天要在街上碰見十幾次的好事幼稚的傢伙。希望唐·路易把信札草草看一篇就發出去，是辦不到的。他認爲檢查信件的職責是無上的光榮，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新的機會，可以滿足他的虐待狂的心理和偵探小說般的幻想。這裏剛來了一個新犯人，他是熱那亞的一個重要的油商，他之被捕是由於同行中的利益衝突，並不是政治上的問題。他年紀很大了，害着嚴重的心臟病，以前過慣了舒適的生活，他又是個實惠和熱情的人。他初到加里亞諾，一面想家，一面遇到種種不便，因而覺得非常痛苦。他的業務非常複雜，這次被迫離開，來不及料理，因此，他用通訊方式指示那些代理人。他寫的信裏滿是因襲的商業詞彙和簡寫，例如：“月之七日件悉，等等”，還有許多日子、支票號碼、到期款項，諸如此類的數字。這些信件再清白也沒有了，但是唐·路易不懂生意上的術語，況且他把新得到的權力看得非同等閒。他立刻認爲這

些省略的詞句和數字一定是什麼密碼，以爲自己即將破獲一件很重要的陰謀案。他把那些信札扣留了好幾天，枉費心力地從事解釋。末了，他把它們寄到馬台拉，一方面密切監視着那個老頭兒。有一天，他實在按捺不住了，狂暴地對那犯人發了一頓脾氣，把那個犯人罵得莫名其妙。他歇了好久才平靜下來，我知道，他始終不相信他的疑慮是沒有根據的。

說到我自己，情況完全不同了。唐·路易把我發出去的信帶回家去，細細地閱讀。在後來的幾天裏，只要我在街上碰見他，他就把我的文筆捧得天一般高，他說：“你寫得太美啦，唐·卡羅。你真是一位道地的作家。你的信件，我都細細讀過，一字一字的欣賞。你三天之前寫的那封信簡直是一篇傑作；我正把它抄下來。”唐·路易把我的信都抄了下來；我弄不明白，他的動機是欣賞文章呢，還是忠於職務，或者是兼而有之。事實上，他花費了許多時間，而我的信件彷彿永遠寄不出去似的。

## 第二十章

到了十二月中旬，荒涼的田地上撒滿了厚厚的白雪。農民們都到村子裏來，街道上熙熙攘攘地擠滿了人。傍晚時分，烟肉冒出來的烟子在昏暗的巷子裏面直打旋，烟裏傳來咕咕噥噥的人語聲和拍達拍達的脚步聲。成羣結隊的孩子穿來穿去，在他們的“古波一古波”上敲出扎耳的音調。

“古波一古波”是一種簡陋的樂器，用一只小鍋子和一只開口的鐵罐頭做成的，鐵罐口上綁了一層皮，像鼓膜一樣。這層皮上插了一根木棍，用手直打下來就發出一種低沉淒切的隆隆聲。在聖誕節的前兩星期，男女小孩都做了“古波一古波”，聚集起來，在這

種單音的伴奏之下，重複唱着平板的調子。他們哼着漫長而無意義的疊句，也別有風味，但是他們主要的活動是在大戶人家的門口唱小夜曲，中間夾雜着臨時湊成的恭維的詩句。受到恭維的人通常應該送他們一點禮物——無花果乾啦，雞蛋啦，糕餅啦，或者幾個銅子兒。每天一斷黑，人們就可以聽到一成不變的詩句，唱了一遍又一遍。空氣中瀰漫着孩子的、隨着“古波—古波”古怪的節拍、拉長了嗓門的哀號。我老遠就能聽到他們。

Aggio cantato alla lucente stella;  
Donna Caterina è una donna bella;  
Sona cupille si voi sunà.

Aggio cantato dal fondo del core;  
Il dottor Milillo è 'nu professore;  
Sona cupille si voi sunà.

我在燦爛的星光底下歌唱：  
唐娜·凱德林娜是個美人；  
鈴兒鈴兒響叮嚕。

我打從心坎裏歌唱：  
米里洛大夫學問通暢；  
鈴兒鈴兒響叮嚕。

這樣，他們一家一家的走去，悲哀地嚷着。他們居然也到我的家裏來，唱了一連串的詩句，煞尾是下面的幾句話：

Aggio cantato sopra 'nu varcone;  
E Don Carlo e 'nu varone;



Sona cupille si voi sunà.

我在陽台上歌唱：

唐·卡羅是個男爵；

鈴兒鈴兒響叮噠。

這些幼稚的詩句，在“古波—古波”的伴奏下，響徹了黑漆漆的街道，聽來好像是具體而微的海嘯。它們在冬令的寒星底下飄揚，在充滿着熱麵包氣息的哀愁的節日氣氛中消失了。“先前，牧羊人帶了風笛到這個村子來，”裘里亞告訴我。“每逢聖誕節，他們在教堂裏演奏‘聖子基督誕生了’。不過近幾年，他們沒有到這裏來。”

剛在聖誕節之前，倒有一個牧羊人來了，他帶着風笛和一個小孩，但他沒有待多久，也沒有在教堂演奏，只是拜望了幾個老朋友，當晚就離開了。我是在泥水匠的母親，瑪麗亞·羅沙諾老大娘的家裏跟他見面的，這位老大娘曾經鼓起勇氣，獨個兒來看過我。那晚上，她招待客人，我路過時，她邀我進去喝點酒吃點糕餅。屋子裏的家具已經出清，二十來個跟女主人多少沾點親戚關係的年輕農民，隨着風笛如怨如訴的音調，正在跳舞。他們跳的是泰蘭特拉舞<sup>①</sup>；跳舞的人互相轉着圓圈兒，連手指都不大碰到，似乎是求愛。之後，一個年輕的農民帶着他的未婚妻，瑪麗亞·羅沙諾的女兒來了，他們手牽手的走到屋子中央，跳舞的人都停下來。那姑娘生得健壯頰長，臉色紅潤，她跟着當泥水匠的哥哥扛活兒。我時常在街上看見她頭上頂着非常沉重的東西——好幾袋水泥、幾桶磚頭、甚至巨大的天花板條，她彷彿把它們當作樹枝，若無其事的頂在頭上，連手都不去扶一扶。其餘的人默默無聲的旁觀着，笛手吹起一

---

① 泰蘭特拉舞 (tarantella)：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土風舞。

支新穎、獷野的泰蘭特拉舞曲，發出了帶着鼻音的吡吡聲。那一對情人對舞蹈好像對宗教禮式似的，有一種本能的感受——他們開頭謹謹慎慎地跨出步子，側着身子走，然後背對背的分開，打着旋轉，各不相碰，腳隨着音樂的拍子踏步，神態和姿勢表示勉強和拒絕的樣子。接着，他們加快了步子，彼此擦過，握住手，像陀螺一般疾轉起來；他們越跳越快，圈子越縮越小，彼此相碰了，腿磕着腿，最後，他們面對面，雙手插腰，跳了起來，彷彿那幕打情罵俏、假推佯阻的啞劇演完了，而一次愛的舞蹈就要開始似的。然而不，旁觀者大拍其手，風笛停止吹奏，兩個跳舞的人臉頰通紅，眼睛明亮，呼吸急促，坐了下來。大家斟起酒，在爐火搖光之下談談說說，之後，那個笛手告別了。我待在加里亞諾的一年中，看到的跳舞會只有那一次。

到了聖誕節前夜，這片荒涼的土地上積滿了深雪。教堂陰森的鐘聲隨風飄揚，好像來自天上。我在街上走過時，家家戶戶都向我祝福。一羣羣的兒童帶着“古波—古波”，兜了最後的圈子，農民們紛紛向大戶人家送禮。這兒還保持着古老的風俗，窮人向富人表示封建式的禮儀；富人收了禮物，認為理所當然，也不回禮。聖誕前夕，我也不得不接受幾瓶酒和油、雞蛋、幾籃無花果乾；我沒有把它們當作正當的獻品，不是設法推辭，就是回送了一些小東西，使送禮的人大為詫異。我居然不贊同三位賢人的故事<sup>①</sup>，反而歡迎雙手空空到我家來的人們，我到底算是什麼上等人呢？如果那些賢人從東方隨着一顆星的指引，送財寶給一個木匠的兒子，那就

---

<sup>①</sup> 基督降生時，有三位賢人從東方來送禮物，據說是東方的三王：茂爾契埃（光明之王）贈送黃金表示尊貴；加斯巴（潔白者）贈送乳香代表神聖；巴爾塞石（寶物之主）贈送沒藥預示基督日後遭人迫害而死。

是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徵兆。這兒，基督從沒來過，所以賢人們也從沒出現過。

唐·路易慷慨地派人來說，因為過節，我們政治犯可以在外邊多待一些時候，要是高興的話，還可以參加午夜的彌撒。剛敲十二點鐘，我就到了教堂門口，周圍已經擠滿了村民，大家在鬆散的雪地上跺着腳。夜色清朗，疏星熒熒，聖子基督即將降生了。但是沒有鐘聲，教堂門上了鎖，唐·特拉也拉連影子也找不到。我們在教堂上了鎖的門口等了半個鐘頭，越等越不耐煩。到底怎麼啦？神甫生了病呢，還是，照唐·路易大聲斷定的說法，喝醉了酒？末了，村長決定派一個孩子到神甫家裏去叫他。幾分鐘後，唐·特拉也拉出現了，穿了長統雪靴，手裏拿着一把大鑰匙，在小道上走過來。他走到教堂門口，含含糊糊地說了一些道歉的話，打開了鎖，連忙去點祭台上的蠟燭。我們一窩蜂擁進了教堂，彌撒開始了，一個倉倉皇皇、可憐相的彌撒，既沒有音樂，又沒有歌唱。彌撒完畢，說了 *Ite missa est* ① 之後，唐·特拉也拉走下祭台，經過我們所坐的長凳，爬上了講經台，預備佈道。

“親愛的同胞們！”他開始說。“親愛的同胞們！同胞們呀！”他說到這兒停住了，忙着在口袋裏摸索，嘴裏不知所云的咕咕嚶嚶。他戴上眼鏡，脫下來，又把它架上，拉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汗水，仰天望了一望，然後瞅着聽衆，嘆了一口氣，搔搔頭，神氣非常狼狽痛苦，啊呀啞呀的連聲叫喚，雙手捏緊了又放開，放開又捏緊，念了一篇主禱文 ②，最後，帶着沒巴沒望的樣子，嚙聲不響了。羣衆間響起了一片唧嚶聲。究竟出了什麼事？唐·路易脹紅了臉，喊道：

---

① 拉丁文，意思是“去吧，彌撒完了。” ② 主禱文(the Lord's prayer)：即新約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節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至四節。

“他喝醉啦！而且在聖誕前夜！”

“親愛的同胞們！”唐·特拉也拉重新說。“在這個神聖的節日裏，我以你們的神甫的資格，到你們面前來談話，你們都是我親愛的教徒，我打算給你們帶來一個虔誠的指導人的口信，solliciti et benigni et studiosi pastoris<sup>①</sup>。不是誇口，我確實預備了一篇出色的講稿。我原想把它念給你們聽，因為我的記憶力太差了。我裝在口袋裏，可是現在，唉，找不到了；它一定丟了，我連一個字也記不起來。叫我怎麼辦呢？我的忠實的教徒呀，你們等着聽我說話，我有什麼話可說呢？唉，我實在無話可說。”到了這兒，唐·特拉也拉又默默無言了，他的眼睛矇矓地盯着天花板。農民們等着，又好奇，又拿不準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路易再也沉不住氣了；他怒氣勃勃地站起來。

“真是一件醜事！褻瀆教堂！法西斯黨員，到我這兒來！”農民們不知道看哪面才好。

唐·特拉也拉彷彿從昏睡狀態中醒了過來，在講經台邊上的木質十字架前跪下來，雙手合抱，禱告道：

“耶穌，我的耶穌，看我罪孽深重，落到了什麼地步！上帝呀，幫幫我吧！耶穌呀，快來救救您的僕人！”突然間，彷彿蒙受了天恩，神甫一躍而起，手裏抓着一張藏在十字架腳下的紙頭，喊道：“奇跡！奇跡！耶穌聽到了我；耶穌拯救了我！我丟了講稿，他却幫我找到了更精彩的東西。我的卑不足道的語言有什麼價值呢？還是聽聽遠方來的話吧！”他就開始誦讀在十字架下找到的那張紙頭。唐·路易却不聽。他對於宗教的虔誠受了糟蹋，不禁憤火

---

① 拉丁文，意思是“一個既關切、又仁慈、又熱情的牧羊人。”這裏的“牧羊人”和上句的“指導人”都指基督。

中燒，暴跳如雷。

“法西斯黨員，跟我來！簡直是褻瀆神靈！聖誕前夜，在教堂裏，喝得這樣醉！到我這兒來！”他向教友中間七八個法西斯童子軍招招手，自己唱起小黑臉來。

村長和孩子們唱着，但是唐·特拉也拉似乎充耳不聞，自顧自念下去。那張神奇的紙頭是一封阿比西尼亞的來信，寫信人是一個加里亞諾的被徵入伍的士兵，從小由教士撫養成人，大家都熟悉的。

“這些話是你們中間的一個說的，他是本村的子弟，我最親愛的教徒。我的卑微的道理簡直不能跟它相比。耶穌造成了一個奇跡，把這封信給了我。請聽信上的話吧：‘聖誕節快到了，我的心思飛回了加里亞諾，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能想像他們集合在我們的小教堂裏做彌撒的情景。我們背井離鄉的在這兒作戰，為的是把我們神聖的宗教傳播給那些蠻子，使邪教徒皈依正教，給他們帶來和平與永恆的幸福……’”這封長篇大論的信全是這種調門，煞尾向所有的人問好致意，在場的人有許多被提到。農民聽了天上送來的非洲的一封信，深為滿意。唐·特拉也拉把這封信作為主題，作了一次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傳道。“聖誕節是一個和平的日子，而我們正在打仗。但是我們剛才所念的信裏說得很透徹，我們打的仗是和平的前驅，是爲了十字架，十字架是人們在塵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真實的和平象徵……”講道的聲音給一陣大混亂淹沒了。唐·路易和他的小孩們從小黑臉唱到法西斯黨歌青年進行曲，由青年進行曲又唱回到小黑臉。當農民並不響應他，而神甫又不理會周圍的事情，自顧自說下去的時候，村長一路闖到門口，一路喝道：

“全體離開教堂！教堂已經受了污辱！法西斯黨員，都跟我

走！”童子軍和他的寥寥幾個朋友跟着他走出教堂，他領着他的黨羽，繞着教堂兜圈子，一面把小黑臉和青年進行曲唱了又唱。他們堅持到佈道完畢才歇。唐·特拉也拉滔滔地說個不休；他似乎是全教堂唯一泰然自若的人；他身上和往日不同的只是蒼白的臉頰上泛起了兩塊紅斑罷了。

“Pax in terra hominibus bonæ voluntatis ①，親愛的同胞們。Pax in terra，這是神示，我們在這有戰事的年頭，必須用特別悔悟和虔敬的心情來聆聽它。聖子基督就在此刻誕生，爲的是給我們帶來和平的音訊。Pax in terra hominibus；如果我們要做有價值的人，必須清洗自己，如果我們預備用純潔的心靈去接受上帝的訓導，必須檢查自己的良心，看看是否盡了自己的責任。你們做了壞事，你們都是罪人，你們一向不來教堂，你們從不禱告，你們唱邪惡的曲子，你們褻瀆上帝的聖名，你們不給你們的孩子受洗禮，你們既不來通悔，也不參加聖餐，你們對上帝的僕人一點也不尊敬，上帝的物不歸給上帝 ②，你們中間沒有和平。Pax in terra hominibus。你們不懂拉丁文；這幾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Pax in terra hominibus 的意思是說，在這聖誕節的前夜，你們應該遵守規矩，給你們的神甫帶一隻小山羊來。你們不是信徒，沒有盡你們的責任，你們不是 bonæ voluntatis，換句話說，你們不是親善的人，對於你們，世界上不會有和平，上帝也不會降福。記住我的話，給你們的神甫帶一隻小山羊來，用你們去年起就欠他的錢，把他抵押掉的土地贖回來。這些事情都得快做，如果你們希望上

---

① 拉丁文，意思是“世界上的人類應該和平親善。”下文把這句話拆開來說。

② 新約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節：“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

帝另眼相看，降福給你們，使你們心地寧靜，如果你們希望世界上太太平平，戰事結束，免得你們爲了親人和可愛的祖國的命運，老是牽腸掛肚，寢食不安……”

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夾雜着一大串滑稽、威脅的話和拉丁文。小黑臉的調子從門口飄送進來，給佈道插科打岔，同時，那個敲鐘的孩子依了神甫的手勢行事，像報喪似的，使勁拉鐘，企圖壓倒村長的歌聲。佈道就在這片喧囂和驚恐情緒中結束的。唐·特拉也拉走下講台，目不斜視，逕直走出教堂，教友們跟在他的後面。唐·路易仍舊在外面唱歌。一個穿黑衣服的農民等在教堂門口，牽着一頭配好鞍子的騾子，接神甫到加里亞奈洛去主持午夜彌撒。唐·特拉也拉鎖上教堂門，把鑰匙放在口袋裏，那個農民扶了他一把，他便跨上騾子，揚長而去。他得在峽谷的雪地上趕兩個鐘頭的路程，今年，聖子基督一定是清早四點鐘來到加里亞奈洛的。到了那兒，唐·特拉也拉把他的奇跡重演了一次，因爲那邊比較冷落，既沒有村長，也沒有鄉紳，一切都順順溜溜。農民們很喜歡他的佈道，這個可憐的神甫總算得到了一次應分的歡迎。他把酒喝了個暢，喝得酩酊大醉，結果三天之後才能回到加里亞諾。

我匆匆離開教堂門前的人羣，大家在紛紛議論當夜的事件。除了米里洛大夫對他外甥的行爲搖頭不滿之外，其餘的鄉紳都站在村長的一邊，同意向上級控告神甫。“我們終於可以把他轟走啦，”唐·路易嚷着。“這正是我們要找的機會。”唐·特拉也拉是不是摹仿了司湯達的作風，有計劃地安排了這個奇跡，從演戲般的遲到起，到講稿的丟失，在講經台上的尷尬相，使聽衆對他的佈道體味得更深刻，或者是不是別有用意，打算把他自己和迫害他已久的敵人嘲笑一番，那就無法知道了。不過，他沒有喝醉這一點是肯定的；哪怕他比平時多喝了一兩口，他的機智反而更其敏銳。但是

唐·路易深信神甫真的喝醉、丟失了講稿，因而鬧出這場笑話，他的憤怒害得那可憐的老神甫摔了筋斗。儘管第二天是聖誕節，休假日，匿名信還是紛紛向省府、警察局和主教發了出去。不久特里加里科有兩個神甫來調查。他們所訊問的對象中，也許只有我一個人替那老頭兒說公道話，但是我的話不起什麼作用。主教裁定，唐·特拉也拉應該住在他自己的教區，加里亞奈洛，不准到加里亞諾來充當候補牧師。但這都是以後的事了。

聖誕節那天陰沉寒冷，農民們起身都很遲。烟囱裏冒出來的烟子要比往常濃厚；爐架上大概都吊着煮羊肉的鍋子。這是一年中主要的假日，一個粉飾昇平、假冒富庶的日子。尤其是，在這一天裏可以暢所欲言、爲所欲爲，平時不論在哪一天就辦不到了。裘里亞到我家裏來，打扮得容光煥發，圍巾一塵不染，面紗剛剛燙過，她的孩子也穿得比平日像樣些，腳上還穿了一雙大了好幾個碼子的鞋子。我不耐煩地等她來；因爲今天她可以把大部分的巫術傳授給我，並且只限於今天。雖然她已經把各種挑逗愛情和醫治疾病的咒語教給了我，可是她隨便怎麼也不肯告訴我咒死的魔術——那種可以促使敵人生病以至死亡的本領。“這類事情只能在聖誕節傳授。而且要極端祕密。得傳的人必須起誓，除了聖誕節以外，決不把他學到的東西向人宣露。要是在平日宣露，便造了莫大的罪孽。”儘管這樣，我還是費了不少口舌，才哄得她把祕密告訴了我；即使在聖誕節傳授這種咒語也不是完全沒有罪孽的，爲了逃避魔鬼的捉弄，我還發了一個重誓，保證守口如瓶。臨了，她下定主意把那些可怕的咒語告訴我，咒語一念，對方的五臟六腑立刻受到損害，全身漸漸乾枯，終於送命。讀者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知道了這些魘魔的咒語，可能大有用處，要不要我轉轍洩漏一些呢？斷斷使不得。現在不是聖誕節，而我也受了重誓的約束。



年底到了。我要遵守那個由來已久的習慣，守歲守到午夜，於是，我獨個兒坐在劈劈拍拍的灶火前面，戶外寒風怒號，白雪飛舞。我手裏有一杯酒，但是叫我慶祝什麼呢？我的鐘已經停了，在這個時間停頓的地方，沒有鐘聲迎接新年的降臨。在一個模糊的時刻，那個令人膩煩的一九三五年就這樣結束了，它的繼任者，一九三六年，開始重演那些熟悉的、不相干的、已往和未來的事跡。一九三六年開頭就不吉利，來了一個日食。

## 第二十一章

日食是天文上的兇兆。暗淡失色的太陽，半閉着眼睛，瞅着一個正在進行毀滅性戰爭的世界。這一切之下隱藏着罪惡不只是眼前用毒氣進行屠殺的罪惡，還有一些農民們看了直搖頭的事，因為他們知道，罪惡總是有報應的。是的，爲了這種罪惡，不管清白無辜的人也好，犯罪的人也好，大家都得受罰。太陽沉下了臉，警告道：“未來的日子裏只有悲哀憂傷，”農民們也都那麼說。

連日寒冷蕭瑟；太陽陰淒淒的，似乎費了好大的勁才升到白皚皚的山嶺上空。飢寒交迫的豺狼在村子周圍徘徊。巴隆尼本能地老遠就嗅到了牠們，變得坐立不安，非常激動。牠在屋子裏邊跑邊嘍，身上的毛豎了起來，在房門上亂抓亂扒，儘想出去。我一放牠出去，牠馬上在黑夜裏消失了，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來。我始終不知道，牠對於狼的激動是出於痛恨和恐怖呢，還是出於愛情和欲望，也不知道牠半夜裏到森林深處去是狩獵呢，還是去找多年的老朋友。只有這一點是明確的：每逢牠出去的夜晚，北風總是從山谷裏帶來了騷動和咆哮的迴音。巴隆尼早晨回來時，累得精疲力竭，渾身稀濕，盡是泥塊。牠在爐火旁伸直身子躺下來，抬起半開半閉

的眼睛瞅着我。

有幾只狼竄到村子裏來，在雪地上留下了足跡。有一晚，我在陽台上親眼見到一條狼，那狼又大又瘦、像狗似的，從黑暗中冒出來，在風中晃搖的燈光之下站了一會兒，嗅嗅四周的空氣，然後慢慢地投入陰影裏不知去向了。

這是狩獵的好季節。有幾個人越過亞寒都拉去打野豬，據說那邊野豬很多，雖然今年加里亞諾附近沒有見過牠們的踪跡。農民們利用農閒的時期，穿了撈條布的短外套，帶着亮閃閃的槍枝去打兔子和狐狸，往往滿載而歸。雄兔右後腿的骨頭，用燒紅的烙鐵把骨髓通掉之後，可以做雪茄烟嘴。老漢們非常珍惜這些烟嘴，不讓它們受到冷氣而裂開，最後，它們蒙上了一層黑油油的光彩。一個老農夫不知道害了什麼病，給我治好了，硬要把他保存了多年的古色古香的雪茄烟嘴送給我。後來村裏的人傳開了，說我很欣賞這種禮物，農民們爭先恐後地送我做好的烟嘴子和兔子骨頭，而我在大街上徘徊的時候，一勁兒抽着整腳雪茄，用烟油來使他們發黑。

郵件不來了，因為道路堆滿了雪，這個峽谷中的孤島跟地球上其餘的地方完全隔絕了。一天與一天之間的區別只在於雲海的變幻和陽光的多少；看來，新年並沒有什麼進展，只像一棵倒下的樹幹，紋風不動的靜止着。在沉悶枯寂的時日裏，不可能有回憶或希望；已往和未來是兩個水波不興、不相連繫的水潭。我對整個未來（甚至世界末日）的看法，也消沒在農民們渺渺茫茫的 *crai* 裏去了，它包藏着徒勞的煎熬，遠離着歷史和時間。語言的矛盾是多麼弄人！在這個沒有時間的地方，方言裏對於衡量時間的辭彙倒比任何別種語言來得豐富；除了那個靜止和永遠的 *crai* 之外，未來的每一個日子都有它的專名。*Crai* 的意思是明天和永遠；後天是

prescrai, 大後天是 poserillo, 再之後是 pescrufflo、marufflo、marufflone; 第七天是 marufflicchio。不過這些精確的字眼含有諷刺的意味。人們不大用它們來表示某一個日子, 多半把它們一連串的念出來; 光是它們的聲音就離奇古怪, 它們彷彿反映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 要想在模糊的 *crai* 弄個水落石出, 是枉費心力、徒勞無益的。我也開始沒有了盼頭, 不希望 *marufflo*、*marufflone* 或者 *marufflicchio* 會出現什麼新鮮的東西了。在烟霧繚繞的廚房裏, 我獨個兒消磨岑寂的夜晚, 值班的警察偶爾作一次例行的訪問, 留下來跟我喝一杯酒。房東預先告訴我過, 我房間下面的榨油機常常會發出嘈雜的聲音; 榨油機安裝在地窖裏面, 通地窖的小門在正屋的階磴旁邊。他說, 榨油機是在夜裏操作的。當那隻古老的磨盤被蒙住眼睛的驢子牽着打旋的時候, 整座屋子都震動起來, 下面傳來了連續不斷的喧鬧聲。但是, 今年橄欖的產量不多, 只做了兩三天的活; 之後, 又照舊冥然無聲了, 我的夜晚簡直沒有受到什麼擾亂。

有一次, 晚餐之後, 新到的警官和普姓律師到我家裏來玩紙牌。他們說是知道我寂寞, 也許歡迎客人來談談; 他們並且建議此後常來跟我消磨時光。我暗暗叫苦, 生怕他們走順了腿, 每天都來, 害我把時間浪費在無聊的牌戲上, 因為我寧願獨個兒做做事情, 或者念念書。

讀書以消永夜,  
在我樂趣無窮,  
遠勝沉湎於博奕之中。<sup>①</sup>

可是, 爲了表示感激他們的好意起見, 我勉爲其難, 一起不停地玩

---

① 引自英國詩人喬叟的公爵夫人篇四九至五一。

了一晚紙牌。但是他們此後沒有來過。唐·路易幾乎立刻從他的助手之一那兒接到了他們來訪的報告。他對我一字不提，但是跟警官在公共廣場上吵了一架，責備他不該交結政治犯，揚言要向他的上司打報告，把他調走。這之後，除了病人和農民們之外，沒有人敢上我的門，那些農民來看我倒不受干涉，因為他們並不是給當作人類看待的。唯一的例外是米里洛大夫，他喜歡自作自主，而且作為一個長輩，他也不怕他的外甥村長。

這樣一來，我倒可以自由自在的支配我的時間和身子了。即使我不跟鄉紳來往，孩子們却喜歡跟我打交道。他們人數很多，大小都有，一天到晚不拘什麼時候，都有孩子來拍打我的大門。起初，他們是給那奇異的孩子氣的巴隆尼吸引住了。接着，我的繪畫迷住了他們；他們看到畫布上彷彿變魔術似的，出現了他們所熟悉的房子、山丘、人物的景象，不禁連連稱奇。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高興來就來，高興去就去；他們給我做模特兒，看到了自己的肖像，非常得意。小孩們打聽到我什麼時候到村外去繪畫，就會有二十來個一起跑來陪伴我。他們都要替我扛顏料箱、畫架、畫布，竟然你爭我奪，揪打起來，後來由我硬性指定，他們只得罷休。畫箱佔第一位，它的分量使它成了衆所欣羨的寶物；被選中的力伏興沖沖喜洋洋地扛着它，活像古代騎士的侍從。

一個十歲的男孩，奇奧凡尼·范奈里，特別喜歡繪畫，他面色蒼白，生着黑色的大眼睛、細長的脖子，幾乎像是小姑娘。小孩們都問我要廢棄的顏料管和畫筆當作玩物，奇奧凡尼也分到了一份，但是他拿去派了別的用場。他在我面前不露聲色，暗中却想成爲一個畫家。他仔仔細細地觀察我的一舉一動，從畫布上膠起到把它綁在架子上爲止。他認爲這些簡單的動作跟敷料設色同等重要。他找了些木片，做成幾個不整齊的架子；之後用幾塊舊的另頭

布綁在上面，再塗上一些粘糊糊的東西代替膠礬。趕上他做完這些事情時，他以爲主要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他用廢管裏剩餘的顏料、一塊舊的調色板和幾支破畫筆，試着摹仿我的筆觸。他是個胆怯害臊的孩子，絕對鼓不起勇氣把他的作品拿出來給我看。後來他受了小朋友們的攛掇，我才看到了他的繪畫。他心目中的繪畫不是普通的孩子畫，也不是依樣畫葫蘆。他塗上了大塊大塊的不成形的顏色，但也不能說它們完全沒有韻味。我說不上，奇奧凡尼·范奈里有沒有繪畫的天才，但是我沒有見過比他更有信心的孩子，他相信孜孜不倦總有融會貫通的一天，相信學習技術自會發生不可思議的效力，相信他的努力一定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這些孩子在聖誕節帶着“古波—古波”串門子，在街上奔走，彷彿一羣隨時準備起飛的烏雀，可是沒有像格拉沙諾的“隊長”那樣的首領。他們都很活潑、機警，然而也很陰鬱。大多數穿得里里拉拉，破爛不堪，捲起袖管的短外套都是哥哥傳下來的；他們要麼赤腳，要麼登着沉甸甸的大人的破鞋。他們瘦削蒼白，皮膚往往因瘡疾而變成黃色，睜曠而茫然的黑眼睛老是含着一種急切的神情。他們中間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的天真爛漫、有的富於機智、有的老老實實、有的假仁假義，可是天性都早熟而活潑，然而在這種單調而苦悶的生活中，這種活潑注定要隨着年月而消退。我看着他們靜悄悄的在我周圍打轉，充滿了無言的忠心和隱蔽的願望。我所有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使他們心醉神迷、艷羨不已。我扔掉的最不值錢的小東西，譬如空盒子啦，碎紙頭啦，在他們眼中都是值得一爭的寶貝。他們主動地爭先替我做各式各樣的事情。他們從田地裏爲我採來一束束的野蘆筍，或者沒有味道的鬚狀菌子，這一帶的人把這些東西當作食物，因爲沒有更好的東西可吃了。他們老遠地跑到加里亞奈洛，去採只在那兒才有的苦味野橙子，讓我當

作靜物畫的材料。儘管我們這樣友好，他們依舊很羞怯胆小，不大開口說話，也不暴露思想，像一羣怯生生的快脚的小山羊，浸沉在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神祕而不可捉摸的動物世界裏。

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做奇奧凡尼諾，圓圓的黑眼睛，白皙的皮膚，頭上一頂大人帽子常常落到額角上來，臉上總是顯出驚奇的神色，他有一隻黃眼睛的茶褐色的母山羊，像狗似的形影不離地跟着他。當他和別的小孩到我家裏來的時候，那隻山羊納奈拉在他的背後溜進了廚房，到處嗅聞有沒有牠最愛吃的鹽巴。巴隆尼曉得牠厲害，很敬重牠，我們出外繪畫時，納奈拉蹦蹦跳跳的跟在孩子們後面，巴隆尼則一路當先，無拘無束地歡叫着。我們停下來時，奇奧凡尼諾看我工作，一隻手抱着納奈拉的脖子，過會兒，牠忽然掙脫開去啃金雀枝了。最後，我不得不叫孩子們走開，不要來打擾我。他們委委屈屈地散開了，黃昏時才回來，那時候大羣的蚊子圍着我嗡嗡直叫，玫瑰色的夕陽映照着我的已經完成的圖畫，他們興高采烈地把畫布抗回村子。

大地佈滿了白雪，我們不再到郊外去了，孩子們却到我家裏來找我；他們向着灶火烘手，或者要求到陽台上去玩耍。其中有三四個孩子老是待在我身邊。頂小的是拉·巴羅柯拉的兒子，住在離我家不到幾碼路的茅舍裏。他年紀五歲，一顆圓圓的大腦袋、短鼻子、厚嘴唇、孱弱的身子。他母親的頭顱很像教區神甫的帶着疙瘩的手杖，因而得了“拉·巴羅柯拉”<sup>①</sup>這個綽號，她是當地巫婆之一，巫婆中間數她長得最醜，心眼兒却最好，也沒有她們那麼裝神弄鬼。她的龐大無比的臉盤、又大又塌的鼻子、歪歪扭扭的嘴巴、粗糙發黃的皮膚以及稀稀落落、糾纏不清的頭髮，給了她一副怪

---

① 意大利文中“巴羅柯”(parroco)是“教區神甫”的意思。

相。她蒙着飄拂的面紗，肥矮的軀體裹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她是一個善良的人，靠洗衣維持生活，如有必要，還可以在她的大得像公共廣場的床鋪上出賣風情，對象不是警察，便是年輕的農民。我跟她只有一街之隔，天天見面，我有時打趣說，我看中了她，希望她別推三阻四。拉·巴羅柯拉的厚臉皮裏泛出了紅暈，回答道：“俺攀配不上，唐·卡羅；俺不過是鄉下粗婆娘！”儘管粗野，儘管長相像夜叉，她的仁慈倒是衆所周知的。那個極像她的小娃娃是她身邊唯一的孩子；其餘的子女不是死掉，就是遠在異鄉。

我的另一個忠實的隨從是密契里諾，一個十來歲的、機警、貪心、陰鬱的男孩。他暗昧的黑眼睛似乎是祖祖輩輩傷心淪淚的遺產，也是他所住的荒蕪之地的反映。我最親密的隨從却是裁縫的子女，尤其是最小的湯尼諾。他是個咪咪小的男娃娃，儘管羞怯，他的身心却很敏捷，一頭黑髮剃得光光的，銳利的眼睛像兩顆黑色的別針頭。父親寵愛他的子女，總想把他們教養得比旁人高明一些；他爲自己的行業驕傲，對於在紐約做過裁縫一層也很自豪。但是，他重返故鄉之後，時乖運蹇，比起農民來並不富裕，這叫他怎麼辦呢？他的孩子們漸漸長大，並不比他們的遊伴優秀，所以他一邊做着飛針走綫的活兒，一邊因爲沒法提高他們的身分而懊喪，他甚至沒錢醫治他們的扁桃腺炎和腺狀腫。湯尼諾雖然像地精一般活潑，似乎已經懂得分担他父親的失意了。

這些孩子有一個不尋常的共同點，那就是一種幼獸的血氣和早熟的成年人氣概的揉合，彷彿他們一出生就感染了哀愁的意識和逆來順受的耐心。他們的遊戲跟全世界的城市兒童的遊戲不同；他們只有牲畜作伴。他們自抑自制，擅長緘默。他們孩子氣的坦直下面隱藏着農民們不爲小恩小惠所動的冷漠，以及衛護自我、對抗懷有敵意的世界的保守性。一般說來，不管在智慧上或是體

格上，他們比起同年齡的城市兒童來得早熟。他們有見識，有求知的渴望，對外界的奇妙事物非常敏感。有一天，他們有幾個人看見我在寫字，便要求我傳授這種本領。在唐·路易的長竿、雪茄烟霧和愛國大道理的啓發之下，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東西簡直少得可憐；儘管他們非上學不可，他們離校時還是一字不識，跟入學以前完全一樣。有幾個孩子晚上自動到我的廚房裏來練習寫字。回想起來，我至今還覺得慚愧，因為我一向厭惡染有教授氣息的玩意兒，所以我沒有在他們身上花了較深的功夫和更多的精神。可是比他們更用心的學生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在這些奇特的環境中，四旬齋<sup>①</sup>之前的狂歡節相當突兀地來臨了。加里亞諾沒有什麼特別節目，我早已把它忘却了。一天，我正在廣場那邊走路，看見村子下面的一頭出現了三個穿白衣服的鬼怪似的東西，朝大街衝過來。他們像發狂的野獸，跳呀嚷的，陶醉在自己的吶喊騷鬧之中。這些是蒙着假面跳舞的農民。他們慶祝狂歡節的化裝包括白袍、白布縫成的帽子（或者用插着白羽毛的長統襪子代替帽子）、刷了白粉的鞋子。他們的面孔塗了麵粉，手裏握着捲成棍子形的乾羊皮，耀武揚威地揮動着，碰上那些來不及躲避的人，便沒頭沒腦的打下去。他們活像是掙脫了羈絆的魔鬼，樂而忘形，在這段簡短的時期，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洩一下，跟平日猥瑣的生活和被人呼來叱去的情況完全不同。我記起羅馬城的聖奇奧凡尼節，兒童們拿着一大串一大串的大蒜頭，亂打過往的行人。但是，聖奇奧凡尼節是崇拜男性生殖器的集體歡樂，大家在仲夏溫暖的夜晚，吃吃熱氣騰騰的蝸牛，放放焰火花砲，載歌載舞，調情求愛。加里亞諾的假面舞者的強作歡笑的胡鬧却是孤另另、

---

① 復活節前四十日間的齋期，紀念基督在荒野禁食。



冷清清的；他們用偽裝的自由試圖補償他們平時的辛酸艱苦和牛馬生活，舉動固然過火，可是反映了他們鬱結的怨火。三個鬼怪逢人便打，毫不容情，不問碰到他們手裏的是誰；這一回，鄉紳和農民之間的界限消失了。他們在街上亂竄亂跳，大叫大嚷，彷彿煞神附了身，他們頭上的白羽毛顛巍巍的直晃，活像瞎衝亂闖的生番，或是宗教上的恐怖跳神的角色。他們來也突兀，去也突兀，眼睛一眨，又隱沒在教堂後面，不知去向了。

之後幾天，孩子們抹黑了臉，用燒炭畫了鬍子，也東奔西跑起來了。一天，二十多個孩子就這樣打扮着來看我，趕上我說真的面具並不難做時，他們紛紛要我做。我着手給他們每個人做了圓筒形的白紙面具，挖了兩個洞，可以從裏面往外瞧，面具相當大，可以把整個臉蓋住。我不是記起農民的鬼臉跳舞者，就是無意中和本地的守護神通了神意，因為我做的黑白兩色的面具完全一樣。它們都成了骷髏，露出眼、鼻、牙的地方是黑黢黢的窟窿。孩子們毫不害怕；他們興沖沖地戴上，在巴隆尼的臉上也套上一個，然後跑回家去。到了晚上，這些幽靈吶喊着衝進廚房裏去，廚房裏只有灶火照明或者燃着一盞搖晃的煤油燈。母親們嚇得魂不附體的逃了開去，在這個地方，每一個象徵都代表現實，對她們說來，戴了面具的兒童意味着死亡的勝利。

## 第二十二章

天日漸漸長了起來；時序推移，冰雪退讓給了雨水和太陽。春天不遠了，我以為正應該趁現在蚊蚋沒有回來的時候，儘量採取各種措施，防止可怕的瘧疾。儘管村裏設備簡陋，還是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我們可以向紅十字會索取巴黎綠<sup>①</sup>，把附近幾潭死水消

消毒，把古泉那兒的污穢物疏濬一下，購貯一些奎寧、阿滌平和撲瘧母星的抗瘧成藥——同時給兒童預備一些糖果——準備迎接熱天。這些預防方法都很簡單，照法律來說也是勢在必行的。我向唐·路易提了許多次，不久我發覺他雖然贊成我的計劃，可是下定決心，置之不理。爲了叫他重視他的責任，我寫了一篇二十來頁的備忘錄，把該做的事列了一張清單，包括當地可以辦到的以及必須向羅馬請求的項目。村長看了備忘錄，表示滿意，誇獎了我的努力，滿臉笑容地跟我說，他第二天要上馬台拉去，預備面呈省長，省長有能力幫助我們。他一從馬台拉回來，就來通知我，省長大人看到我的建議非常高興，我爲了撲滅瘧疾而請求的一切都會得到批准，並且我和別的政治犯都會因這個計劃得到好處。唐·路易因爲我受他管轄，覺得臉上有了光采，一切事情似乎都非常美滿。

村長回來了三四天之後，馬台拉的警察局來了一封電報，不准我在加里亞諾行醫，如有違犯，要受監禁處分。這個突如其來的禁令是不是由於我的備忘錄顯得過分熱心，那就不得而知了。農民們常說：“瘧疾壓在我們身上不肯放鬆，你要打什麼主意，他們準會轟你走路。”還有人以爲當地的醫生跟我作對，設謀陷害；還有人疑心警察怕我太得人心，因爲我着手回春的名聲已經宣揚開了，遠處村莊的人都來找我看病。

馬台拉來的電報是由警察在晚上交給我的。第二天破曉時分，村裏還沒有人曉得這個禁令，一個騎馬的人到我家來敲門。

“快來，大夫，”他說。“我哥哥病啦。我們住在沼澤附近，有三個鐘頭的路程。這匹馬是我帶來給你騎的。”

沼澤是亞格里河附近一個偏遠荒涼的地區。那邊有個大農

---

① 一種殺蟲藥。

場，農民們就住在那兒，離開任何居留地都很遠。我告訴那個人，我不可能去，第一，因為我不能越出村界，其次，因為我奉命不能行醫。我勸他去找米里洛大夫或者基比里斯科大夫。

“那兩個第十流的傢伙嗎？還是不要請教的好。”他說罷搖搖頭，走開了。

外邊下起雨夾雪來了。那天上午，我待在家裏寫信給警察局，抗議這個禁令，要求把它撤消。我請求他們在未接到新的命令之前，至少准我繼續診治我的舊病人，並且爲了居民的福利起見，實行我的撲滅瘧疾的計劃。發出這封信以後，我始終沒有接到回音。

下午兩點鐘左右，我剛吃好中飯，那個騎馬的人又回來了。他又到沼澤去了一次；他哥哥的病更重了，無論如何，我得想想辦法去救他的性命。我叫他跟我一起去找村長，要求破例通融。唐·路易沒有在家，他到他姊姊家裏去喝咖啡了，我們趕到那兒，看見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我把這種情況提了出來。

“不可能。馬台拉來的命令必須遵守。我不能負這種責任。待在這兒吧，大夫，喝杯咖啡。”

那個農民是個聰明而堅決的人，不肯就此罷休，支持我的唐娜·凱德林娜替我們說了好話。馬台拉來的命令替她的敵人基比里斯科掃清了道路，很可能推翻她所有的計劃。她提高了嗓子表示遺憾，末了還嚷道：

“這都是匿名信的結果！誰知道他們寫了多少封？基比里斯科上禮拜就到過馬台拉。警察局可不知道你給我們這兒的人帶來了多少好處。這件事交給我辦好啦；我們自己在省府裏還有些力量，禁令一定會撤消的。真是死不要臉！”她請我們吃糕餅，喝咖啡，竭力安慰我們。

但是問題需要立刻解決，儘管唐娜·凱德林娜站在我們一邊，

唐·路易還是不肯讓步。

“我不能那麼做；我的敵人太多啦。事情一鬧開，我的差使就完蛋啦。我得依照警察局的命令行事。”

老教師唐·安德里亞，在打瞌睡和吃糕餅之間，勻出工夫贊成了他，我們的討論拖延下去，得不出結論。村長素來喜歡以人民之友自居，不願意一口回絕那農民的請求，但是恐懼心理佔了上風。

“這兒畢竟還有旁的大夫呀。幹嗎不去找找他們？”

“他們狗屁不值，”農民說。

“他說得很對，”唐娜·凱德林娜嚷着。“舅舅太老啦，至於另外那個，哼，還是少說爲妙。何況天氣這麼壞，路上又濕，他們都不會去的。”

農民站了起來。

“我去找找他們看，”他說罷走了。

他走後幾乎過了兩個鐘頭，這一家人繼續討論，可是找不出具體的辦法。儘管有了唐娜·凱德林娜的支持，我還是不能使村長打消顧慮；因爲一來事無前例，二來責任太重。最後，農民回來了，手裏拿着兩張紙頭，臉上帶着經過長期掙扎而得到勝利的神色。

“兩個大夫都不能去；他們都鬧着病。我要他們自己開了證明書。現在，你得讓唐·卡羅去啦。請你看看這些……”他把紙頭送到唐·路易面前。

那個農民費了許多口舌，爲了穩當起見，可能還加上幾句恫嚇的話，終於弄到了兩個大夫的親筆證明，說是氣候壞，年事高，又生了病，實在不能到沼澤去。以米里洛大夫而論，這的確是事實。照說現在再也沒有不讓我去的理由了，但是村長還不同意，繼續權衡正反兩面的理由。他派人去找村公所的書記來。他就是那個寡婦房東的小叔子，爲人很好，他主張准我前去。米里洛大夫也親自來

了，作為一個人家不肯請教的醫生，他多少有點揪心，但是他不反對我去。

“診費得先拿到手才行。老遠跑到沼澤去嗎？我呀，哪怕人家給我二百里拉，我也不幹。”

時間過得很快，重新添了糕餅和咖啡，我們的談論還是沒有進展。於是我建議把警官請來；要是他肯負責讓我去的話，村長的責任比較輕些，或許可以答應下來。事情果然這樣解決了。警官一聽到這種情形，就叫我去，他說他信任我，不必派手下人押送。他又說人命關天，先不考慮別的問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這個決定甚至連唐·路易似乎也很滿意，爲了表示好感，他派人去取了一件厚大衣和一雙長統靴，他說，我到山峽裏去，非要這些東西不可。當時，天色已黑；他們不得不准我在農場過夜，第二天早晨再回來。末了，他們紛紛向我提出意見，祝我順利，我就和那農民、他的馬以及巴隆尼一起出發了。

雨雪已經停止；天氣開朗了。勁風吹散了空中的雲塊，一輪明月從疾馳而過的堆絮白雲中露了臉。我們剛離開村裏聖母丘附近的陡峭的石子路，我的伴侶原先牽着馬走，現在停了下來，招呼我上馬。我好幾年沒有騎馬了，在這種峽谷裏趕夜路，我寧願自己兩腿跑。我叫他儘管騎馬，我自會在旁邊趕。他瞅着我，大爲詫異，這年頭真是天翻地覆啦——哪有莊稼漢騎馬，紳士徒步走路的道理？——簡直不能想像！我花了許多時間說服他，最後，他才勉勉強強地照着我的話做。之後，我們展開了一場道地的奔向沼澤的賽跑。我在陡峻的小道上洒開大步，馬緊跟在後面；我覺得着牠鼻子呼出的熱氣，聽得着馬蹄踩在泥地上的得得聲。我心情愉快地在這陌生的地方走着，好像有人在後面追趕似的，身子似乎給夜氣托了起來，一片靜寂包圍了我和我的動作。月光充滿了整個天空，彷彿

要氾濫到地球上來。我們經過的土地給寧靜的月光照得雪白，沒有任何植物，連一莖草也找不出來，土地經常受到洪水的侵蝕，打了褶子，千孔百瘡，崎嶇坎坷，簡直可以說是月球的表面。大片粘土形成了一連串形形色色、明滅掩映的圓錐、岩洞、丘墩，向亞格里河傾斜下去。我們曲曲折折地穿過這個時間和地震所造成的迷宮，誰也不說話。我覺得自己彷彿成了一隻飛鳥，在這片陰森的山川中振翼而過。

我們跑了兩個多鐘頭，周圍的岑寂給下面傳來的狗吠聲打破了。我們穿出了粘土地帶，到了一片傾斜的草地上；前面，在一個高坡之後，出現了一座白色農舍的輪廓。我的伴侶和他的哥哥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就住在這個遠離人羣的地點。比斯蒂切來的三個獵人在大門口招呼我們，他們頭一天到河邊來獵取狐狸，因為同情他們的朋友，就待了下來。妯娌兩人原是姊妹，也是比斯蒂切人，她倆身材都很高，長着烏黑的大眼睛、端莊的臉蛋。她們村裏的農婦服裝烘托了她們的美貌——打着黑白兩色褶子的長裙和面紗上的黑白兩色的飄帶，使她們的模樣很像一種奇怪的蝴蝶。她們準備了現成的最好的食品——新鮮牛奶和乳酪——等我一到，就端了給我。她們照老法款待客人，絲毫沒有低三下四的神情，這樣一來，大家顯得平等了。她們像等一個救主似地等了我一整天，但是我立即發現自己實在無能為力。那個人的闌尾炎穿孔了；他已經到了臨死掙扎的地步，即使我能動手術，也無濟於事。我所能做的，只是給病人打嗎啡針，解除痛苦，眼看他死去。

這座房子有兩間屋子，中間有一道寬闊的門。病人在裏面的一間，他的兄弟和女人們在照看他。外間的壁爐生了火，三個獵人圍坐着取暖；對角已經替我搭了一張有軟墊褥的高床舖。我過一會就去看看那垂死的人，再回來，壓低了嗓子，跟那些向火的獵人

聊天。

約莫午夜時分，我沒脫衣服，爬上床去休息休息，但怎麼也睡不着。我的床舖像是一座懸空的戲院包廂。四壁掛着剛打死的狐狸；我聞到了牠們的臭味，搖晃的火光映出了牠們的尖嘴。只消一伸手，我就能碰到那些獸皮，它們還帶着一些森林和岩穴的氣息。我聽到門裏的病人在不斷哀叫，像是沒完沒結的痛苦的連禱<sup>①</sup>：“耶穌救我；大夫救我；耶穌救我；大夫救我；”還聽到女人們悄悄的禱告聲。我瞅着跳躍的火焰、顛巍巍的陰影以及戴着帽子、面對爐火、一動也不動的三個獵人的黑影。

死神光顧了這個屋子：我愛這些農民，可是愛莫能助，覺得又悲傷又慚愧。然而，爲什麼同時又有一種寧靜之感滲透了我的心靈呢？我覺得超然物外，遠離時間和現實，到了一個空幻的境界。我又像藏在樹皮裏面的幼芽，沒有人碰得到。我傾聽夜晚的岑寂，覺得自己一剎那間貫穿了宇宙的核心。一種生平從未有過的極度的快樂掠過了我，帶來了怡情悅心的感覺。

天快亮的時候，眼看病人不濟事了。他的模糊的求救的叫喚變成了咯咯的嚙氣聲。在最後掙扎中越來越弱，最後完全沒有了。他剛斷氣，女人們便把他睜開的眼皮闔了攏來，開始號哭。這兩個帶着黑白飄帶的溫柔端莊的蝴蝶突然變爲煞神了。她們扯掉了面紗，揉縐了衣服，把面孔抓得皮破血流，大步在屋子裏跳來跳去，把頭往牆上撞，高聲哀慟。她們時不時伸頭到窗外去，仍舊高聲號啕大哭，彷彿向地方上和全世界報喪似的；接着，又縮進頭來，哀慟撞跳，這樣要繼續兩天兩夜，直到出殯爲止。她們的音調拉得很長，叫了又叫，痛苦不堪。聽了它的人會身不由己的覺得難過；喉嚨梗

---

① 連禱 (Litany)：英國國教祈禱書中的禱文。

噎，胃裏也不受用。我忍不住也要流淚了，只得匆匆告辭，帶着巴隆尼，在曦微的晨光中上了路。

天氣晴朗。我昨晚看到的草地和陰森森的粘土地在萬籟無聲、灰濛濛的光綫中顯得光禿禿，冷清清。在這些枯寂的荒地上，我自由自在，還保留一些昨夜的快樂。當然啦，我得回到村裏去，但是目前我可以在原野上流連徘徊，旋弄着手杖，嘯呼着我的狗，牠也非常興奮，說不定哪裏有了些隱藏的禽獸。我決定繞着彎兒走回家去，取道加里亞奈洛，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到那地方去。

加里亞奈洛是一簇房屋組成的，甚至連一條街道都沒有，位在那條瘴疾猖獗的河流附近一座荒蕪的小山上。那兒只有四百個居民，既沒有醫生和收生婆，也沒有警察和政府的任何代表。話雖這麼說，那個帽子上縫着兩個簡寫字母的稅吏却經常光顧他們。使我驚奇的是，他們竟然知道我要去。老百姓曉得我到過沼澤，盼着我回去時停留一下。農民們站在外邊歡迎我，患了各種疑難雜症的人給抬到門口，以便我路過時診看診看。這情形使人回想到中古時代無奇不有的底層區<sup>①</sup>。多少年來，沒有一個醫生在這兒歇過腳。除了咒文之外，始終沒有受過別的治療的宿疾舊病，在農民身上積累起來，好比爛木頭上的菌類，蔓延成了古裏古怪的樣子。一早晨，我儘在各個茅屋裏打轉，診看那些面黃肌瘦的病人，瘧疾啦，老爛瘡啦，壞疽啦，形形式式的疾病都有；因為我不能再開藥方，只得儘可能給他們一些口頭指導，一面喝着他們款客的酒。他們要我耽擱一整天，但是我非走不可，因之，他們陪我走了一程，央求我以後再來。“誰知道呢？”我對他們說，“只要能夠，我一定來

---

① court of miracles：中古時代巴黎盜賊妓女雜居的區域。



的。”但是，我後來沒有去過。我在路旁跟加里亞奈洛的新朋友分了手，開始爬上峽谷中的小道，回家去了。

眩眼的太陽高高的掛在天空；彎彎曲曲的小道所通過的凹凸地形擋住了我的視線。突然間，警官和他的一個屬員在一個拐角上冒了出來，他們是來接我的，我便和他們一起爬山回去。許多大黑毛鳥棲歇在高梁稈上，在我們經過時，撲撒撲撒的沖入天空。“大夫，你要不要打上一槍？”警官遞過他的來福槍，說道。我打中了一隻，鳥毛紛紛掉在地上，但是那顆大彈丸一定把鳥打得粉碎，所以我們也沒有停下來找它。

我們一回到加里亞諾，我看到農民們的神色，就知道有些什麼事情正在醞釀。我出門的期間，大家都聽到了不准我行醫的禁令，以及頭天爲了請准到沼澤去，浪費了許多時間的事情。病人死亡的消息彷彿通過某種神奇的地下無線電，到達了這裏。村民都認識那個病人，和他的感情相當好，這幾個月來，在我經手治療的病人中間，他是第一個死亡的人。根據這個理由，他們確信，只要我及時趕到他那兒，我一定能夠救他的命，他的死亡應該完全歸咎於村長的延宕。我告訴他們，即使我早到九小時，我對於腹腔手術的知識有限，又缺少器械，加上運送病人困難，甚至到聖阿克安琪羅都沒辦法，我也不見得能出什麼力，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大相信地搖搖頭。在他們心目中，我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只要我及時趕到，天下沒有什麼我辦不到的事情。這件事向他們說明了禁令後面的惡意，從此以後，這道禁令就攔住了我，不讓我幫助他們了，農民們的神色是我從未見過的。絕望交織着拚命的決心，使他們的眼睛看來比平時更黑，他們抗着火槍或者斧頭，從家裏走了出來。

“我們是狗，”他們跟我說，“羅馬方面要我們像狗一樣的死掉。

一位基督徒憐憫了我們，他們却要把他弄走。我們把村公所燒掉，把村長宰掉好啦。”

空中瀰漫着暴動的氣氛。農民們深刻的正義感受了侵犯，儘管他們平日馴良、消沉、逆來順受，對於政治理論和法西斯黨的宣傳漠不關心，他們心裏還是激盪着古老的盜幫精神。這些受盡壓迫的老百姓一直有一觸即發的暴動的傾向。一些人謀不臧的禍患激起了他們結鬱的憤恨，他們便會放火燒掉稅局兵營，或者割斷統治者們的脖子。在短短的時間中，他們內心產生了一種西班牙式的兇猛，便會突破樊籬，去尋求一個只有用流血和暴動才能換取的自由。之後，他們就被打入牢監，泰然自若，毫不在意，正如那些在一秒鐘內擺脫了幾百年的負累的人們。

那一天，我要是高興的話，大可以領頭帶上幾百個亂民，或者佔領村子，或者落草曠野。片刻間，我非常動心，但是在一九三六年，時機尚未成熟。相反地，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使農民們冷靜下來。他們把火槍斧頭拿回家去，但是憂慮的神色仍舊留在他們的臉上。羅馬和政府傷透了他們的心；他們的一分子死於非命。在死神沉重的壓力之下，他們感到遙遠的政府的辣手，要起來反抗它的冷酷的虐政。他們第一個衝動便是立刻向羅馬的代表和使者們報仇雪恨。我勸阻了他們之後，他們還能採取什麼行動呢？永遠像從前一樣，毫無辦法。但是，對於這個天長地久的“毫無辦法”，他們這一次却不能消極忍受了。

第二天，農民們三三兩兩的跑來看我。他們的怒火和狠勁兒多少有點消退了；他們克制了自己，沒有發動一次屠殺，浴血報仇的時機給放過之後，它火辣辣的熱度也隨之消失了。現在，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准我合法地在他們中間繼續行醫，他們決議替我發動一張集體簽名的呈請書。他們雖然仇恨一個外在的、和他們敵對

的政府，可是（說來似乎有些矛盾），同時却很自然地尊重公道正義，自發地了解政府和國家該是怎麼樣的，認為政府和國家該以法律條文表達出人民的意旨。“合法”是他們最常用的字眼，它的涵義不是一些核准制成法典的玩意兒，而是道道地地、貨真價實的東西。一個人該怎樣做便怎樣做，就是“合法”的；沒有加水的酒也是“合法”的。在他們眼中，大夥兒都簽了名的呈請書是完全合法的，因而具有了真實的効力。他們當然很對，但是我不得不向他們解釋那個他們或許比我明白得多的事實：他們的對方是一個全不合法的權力，法律的途徑根本行不通，不但他們的力量過於薄弱，不足以用暴動來獲取勝利，而且處處受到那種敗壞了的、失去効用的司法局面的限制，總而言之，他們的呈請書所產生的唯一結果將是我給調到另一個幽禁的地方。我說，要是他們確實相信呈請書會生効的話，儘可以進行，但是千萬別存幻想，除了我的調遷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的。他們對於我的說法知道得太清楚了。

“只要羅馬統治我們一天，操着生殺之權，我們就得做一天牛馬，”他們說。呈請書的事終於放棄了。但這件事對他們真是創巨痛深，不能不有所抗議。暴動和法律既不能發生作用，他們只得採用計謀了。

一天，兩個青年來看我，詭詭誕誕的要求借用我的白色醫生罩衣。我不必問他們為什麼，因為他們的企圖目前不能公開；第二天一切自會明白，他們晚上就會把罩衣送回來的。第二天，我在廣場上散步，看到老百姓紛紛向村長的住宅跑去，那邊已經集合了一小羣人。我跟着他們到了那兒，看熱鬧的人給我讓出一條路來。街道中央，既沒有戲台，也沒有佈景，他們正在演戲，四周圍了一圈好奇的男女和兒童。我後來才知道，每年四旬齋開始的時候，農民們別出心裁的演出了一齣未經排演的喜劇。他們偶爾選一個宗教的題

材，偶爾演出古騎士或盜賊的事跡，但是通常却拿日常生活來諷刺。今年，我上面已經交代過的事件，還使他們懷恨在心，便用了帶有詩意的諷刺，發洩發洩他們的情緒。

演員都是男人，甚至女角也是男人扮演的，他們都是我認識的農民，可是在離奇的化裝之下，我辨不出誰是誰了。戲文只有一幕場景，演員們觸景生情的隨時湊出他們的台詞。男女合唱隊宣佈病人來了，他躺在担架上給抬了進來，臉上抹了白粉，眼睛畫了黑圈，面頰的黑點子表示肉陷骨露，似乎已經死了。哭哭啼啼的母親陪着病人，一勁兒喊道：“我的兒呀！我的兒呀！”作為全戲的單調而哀傷的伴奏；在合唱隊的催促之下，一個穿着我的白罩衣的人在病人身旁出現了，他剛要着手治療，一個穿黑衣服、戴山羊髯的老怪物突然出頭攔阻。兩個醫生，一白一黑，分別代表善神和惡鬼，像天使和魔鬼一樣，爭奪担架上的病人，說了許多諷刺刻毒的話。天使似乎快得到勝利了，忽然來了一個羅馬的使者，猙獰兇惡，面目可憎，他把天使趕跑了。穿黑衣服的人，白斯底奈里大夫（借用了那個著名的外科醫師白斯底奈里的名字；甚至這些地方都知道他）成了勝利者。他從包裹拉出一把刀，動起手術來。他假裝割開病人的衣服，手法很快地在傷口裏掏出一個預先藏着的豬尿泡。之後，他意氣洋洋地轉向那些驚怒交併的合唱隊員，搖晃着那個尿泡，大聲說：“喏，看他的心臟！”他用一枚大針戳穿了心臟，鮮血四濺，同時母親和合唱隊唱起悼歌來，戲文便收場了。

我始終不知道誰是編劇的人；說不定參加的人都有一手，不是一個人的創作。那篇即興創作的對白集中於當時的一個迫切的問題，但是機警的農民儘量不使那些指桑罵槐的話顯得太露骨；那些話說得又恰當又尖銳，然而無懈可擊，不至於肇事闖禍。使農民演員們出神的不僅是道出他們哀痛的諷刺話，主要的還是真實的藝

術氣息。每個人都演得栩栩如生，恰如其分——那個哭哭啼啼的母親活像希臘悲劇中不顧一切的女主角，也像耶可波那·達·安提<sup>①</sup>筆下的聖母；病人的臉真像死人的樣子；那個穿黑衣服的庸醫帶着生番般的快樂，挾了心、抽了血；羅馬佬通過猙獰的怪物的形式來代表國家，合唱隊帶着無可奈何的忍耐心情，作了批判和解釋。這個古典的佈局是不是一種古老藝術的回憶，降到了通俗的水平呢，還是因爲這兒的生活只是一部沒有戲台的悲劇，從而用了通俗的語言，別出心裁地、自發地重新創造出來呢？

戲文一完，那個死人便從担架上爬起來，所有的演員匆匆穿過一條巷子，到向基比里斯科大夫家去，又演出一次。這一天中間，演了又演，米里洛大夫家、教堂、兵營、村公所、廣場以及上加里亞諾、下加里亞諾的小街陋巷裏，都演到了。夜晚，天使的白罩衣勝利地完成了任務，給送了回來，衆人都回家去了。

## 第二十三章

通過這次演出，農民們的怨憤固然得到了詩意的發洩，但是他們的情緒却沒有完全安定下來，他們的仇恨也沒有消除。他們認爲禁令是無理取鬧，所以置之不理。他們像以前一樣，仍舊來找我看病；唯一的區別是，他們等到天黑才來，敲門之前，先四下裏小心地張望張望，拿準附近沒有告密的人，才舉手打門。他們的需要是那麼緊急，他們的懇求又是那麼迫切，我簡直不忍拒絕。我完全信任他們的忠誠和謹慎；他們寧死也不會出賣我。儘管這樣，我的活動受了限制；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訴他們治療的辦法，把我留存的藥

---

① 耶可波那·達·安提 (Jacopone da Todi 1230—1306)：意大利詩人。

品小量的分送給他們。有親戚在那不勒斯的病人來找我看病，我才開藥方，藥品可以在那兒配好，由郵政局寄來。我不能使用綑帶包紮，或者施行小手術，它們的痕跡會落在大家眼裏，洩露我所做的事情。

這種偷偷摸摸、避人耳目的勾當引起了普遍的憤激。村子暫時擺脫了無聊，因為禁令彷彿是塊石頭，扔進了大戶人家乏味生活的死水中。基比里斯科醫生意氣洋洋，不可一世。不管他是不是幕後牽綫的人<sup>①</sup>，他滿心喜悅，樂不可支却是事實。米里洛老醫生的情緒非常複雜矛盾。沒有了我的競爭，固然滿足了他業務上的自尊心，也增加了他的收入，可是作為一個老資格的自由黨員，以前又擁護過尼的，他不能不反對警察局的高壓行爲。他的地位相當有利，給他帶來了雙重的滿意。一方面，他在經濟上得到了好處，另一方面，由於憎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對我表示友好，他可以發洩道義上的憤慨，大放厥辭。對唐娜·凱德林娜說來，這件事是個嚴重的失敗；她的計劃受了挫折，當着仇敵面前，她在情感上受了奇恥大辱。她非常憤激，甚至說：

“要是我那懦弱的傻兄弟再不想辦法的話，我親自上馬台拉去，跟省長辦交涉。”

唐娜·凱德林娜繼續做我主要的盟友，唐·路易就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態度了。他姊姊和輿論的影響促使他採取行動，“爲了照顧全村的福利，”盡力向上面反映，但是他怕幫了我，會引起上級的不愉快，這種畏蕙使他限於口頭上的幫忙，只在嘴裏支持唐娜·凱德林娜和她的朋友。於是鄉紳分爲兩個派別，像是教皇黨員和皇

① 原文是拉丁文 *deus ex machina*，意思是“機器裏跳出來的神道”（特見於古代戲文情節中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相當於我國俗語：“畫不窮，神仙添。”

帝黨員<sup>①</sup>，一派以扶助平民爲己任，另一派則是孤立的，然而享有馬台拉神聖羅馬帝國的支持。唐·路易在分歧的意見中，採取了一條鄭重的路線。他身爲村長，畢竟是所謂法律的監護人，但是他對法律的概念却很奇特。

有一晚，他派了女用人來叫我去；他的小女兒喉嚨痛，他怕她害了白喉。我傳了一個口信，說我不能去，因爲禁令如此。他又叫女用人回來說，我到他家裏去是可以的，因爲他是村長，不受法律的約束。我回答，要是他准我診治任何來找我的農民，我就去看他的孩子。他的回話是，我得先去醫治他的孩子，之後再作商量；他不能公開准許我，但是可以眼開眼閉，只做不知。小姑娘的白喉，不用說，又是她父親神經過敏的假想毛病之一。這一來，我建立了一個永久的暫定條約，在不徹底的隱隱諱諱的指示下，我執行着不徹底的醫務，有効期間以我守口如瓶不漏風聲爲限。我倒願意撒手不管，專心繪畫，但在我留居加里亞諾的期間裏，這是辦不到的。自然啦，這個不合法律和鬼鬼祟祟的局面帶來了各種不便，後來又發生了許多事情，人民的憤怒本來好不容易才壓了下去，現在又有重燃的傾向。

有一晚，一個年輕的農民，手上紮着綳帶，跟幾個伴侶從加里亞奈洛來到。他兩個指頭中間給鐮刀扎傷了，我解開綳帶時，鮮血直濺到牆壁上。一根動脈破了，得用鉗子找到動脈的斷口，加以接合。我不能動這個手術，因爲它的痕跡瞞不過旁人的眼睛。所以，我叫他去找米里洛大夫，並且捎去了一張便條，說是我願意當他的助手；我本想借他掩護，讓我來動手術，因爲我怕他對付不了那種

---

<sup>①</sup> 十二世紀，意大利羅馬教皇的黨羽稱爲“歸爾甫”(Guelphs)，皇帝的黨羽稱爲“吉不蘭”(Ghibellines)，大致貴族歸皇帝管轄，大城市歸教皇管轄。

手術。但是老頭兒竟然見了怪，回答說，不用我費心，他自會處理的。第二天一清早，那個青年農民騎着驢子又來了，他的哥哥陪着他。他面色慘白，出了一整夜的血。我看看他的手，發現老頭兒僅僅縫了一兩針，根本沒有去找動脈的斷口。昨晚還相當簡單的手術，現在却變得很困難了，懸在我頭上的禁令不容我干涉另一醫生的病人。農民既不願回到米里洛那兒，也不願請教基比里斯科，只有借用“美國人”卡嗒卡嗒的汽車，到斯的里亞諾或者更遠一點的地方，另請高明了。他們出發之前，那農民的敢作敢為的大哥，在村公所前面的廣場上召集了一羣農民，大聲疾呼的抱怨訴苦，毫不顧忌地斥責着鄉紳、村長和羅馬當局，獲得了聽衆的鼓掌喝采。當時的情景令人難忘，那一天又是個混亂不安的日子。

裘里亞並不重視那道禁令。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做，”她說。“他們又能把你怎麼樣？他們不讓你做醫生，你還是能夠治病。你可以做一個巫師。你已經知道這一門的一切祕訣。他們簡直拿你沒有辦法。”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由於裘里亞和別的來看我的女人們的指教，加上我的臨床經驗和在農民家裏親眼目睹的事情，我居然成了一個巫術的能手，能把它用來行醫治病了。我真打算聽從裘里亞的話，她的話說得很認真，一面用她惡毒、倦怠、冷酷的眼睛盯着我，一面說：“你應該做巫師。”每聽到我唱歌，裘里亞就會同樣認真地說：“可惜你不是神甫；你的嗓子真行。”對她說來，神甫只是個用歌唱來讚美上帝的人。在裘里亞的心目中，如果我集了神甫、大夫、巫師的大成，我就會擁有東方巫醫洛飛的種種威力了。

巫術幾乎能夠醫治各種毛病，通常只消念念咒語，或者念一篇咒文。咒語各各不同，有的用來對付特殊的疾病，有的用來對付一般的疾病。據我所知，其中幾個是本鄉本土的；別的是古典學問的



集成，究竟什麼時候或者怎麼傳到這兒來，誰也說不準。最普通的是那個用字母排成的符籙<sup>①</sup>。我到人家裏去看病的時候，常常發現病人脖子上掛着一卷極小的紙頭或者一塊金屬牌子，上面有如後的三角形的銘文——

A  
A B  
A B R  
A B R A  
A B R A C  
A B R A C A  
A B R A C A D  
A B R A C A D A  
A B R A C A D A B  
A B R A C A D A B R  
A B R A C A D A B R A

起初，農民們老是掩掩藏藏的不讓我看到他們的護身符，或者因為用了它們而表示歉意，他們曉得大夫蔑視這種迷信，大夫憑了理知和科學，把這種迷信認為憾事。在理知和科學能夠替代巫術的地方，這當然不成問題，但是在這窮鄉僻壤，理知和科學還沒有成爲，說不定永遠不會成爲大眾所崇拜的神道。我尊重那些護身符，尊重它們的古老的歷史和神祕單純的作用，寧願做它們的盟友，而不做它們的敵人。農民們很感激我的敬意，或許符籙真的對他們起了一些作用。不管怎樣，就加里亞諾的情況來說，巫術多半

---

<sup>①</sup> 二世紀時，諾斯替教徒用來籲求善神除病消災的符籙，一說是從希臘文 *abraxas* (“至高無上的神靈”) 衍化而來，另一說是希伯來文中聖父、聖子、聖靈三個名詞的字首組成的 (*Ab Ben Ruach Acadsch*)，中古時代以後，漸漸失去了玄妙的意味。

是沒有害處的，農民們認爲它跟正式的醫藥絕對沒有衝突。不論什麼病，甚至不需要開方子的時候，大夫開藥方的習慣豈不是等於巫術，以前用拉丁文或者潦草得辨不出的筆跡來開藥方時，尤其使人有這種感覺。大多數的藥方，哪怕不送到藥房去配，只用繩索把它像符籙一樣的掛在病人脖子上，也會產生同樣的効力。

符籙之外，許多不同的東西都有一般治療的特性——神祕的和占星的暗號、聖徒和維其亞諾聖母的肖像、古老的錢幣、狼牙、蝦蟆的骨頭等等。某些疾病的療法來得更有意思。兒童患了腸蟲，用了如下的咒文，就可以一掃而清——

神聖的星期一  
神聖的星期二  
神聖的星期三  
洗足的星期四①  
聖靈的星期五②  
神聖的星期六  
復活節的星期日  
腸蟲滾蛋日

之後，又倒過來念：

神聖的星期六  
聖靈的星期五  
洗足的星期四  
神聖的星期三  
神聖的星期二

---

① 洗足的星期四 (Maundy Thursday)：耶穌受難前一日各門徒洗足的紀念日。 ② 聖靈的星期五 (Good Friday)：即耶穌受難日。

神聖的星期一

復活節的星期日

腸蟲滾蛋日

這篇咒文，在孩子面前連續念三次，每次先正後反。腸蟲受了驅祓，一概死去，孩子就醫好了。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方式，結合着天主教的厭穢和基督教的象徵，那種厭穢是留傳給我們的最早的拉丁經文之一。

農民們管黃疸病叫做虹霓病，因為它使人變色，變成太陽光譜中最強烈的黃色。一個人怎麼會害黃疸病的呢？虹霓在天空中行走，可是腳踩在地上。如果虹霓的腳踩到晾在外邊的衣服上，衣服就被虹霓的色澤浸透，不論誰穿上哪件衣服，就會染上色澤，病倒在床。他們又說（但是第一個說數比較有根據，因此相信的人也多），人們必須小心，不可以朝着虹霓小便，因為彎曲的小便像是天空中彎曲的虹霓，並且反映了虹霓的色彩，整個人身可能變為虹霓的映像。黃疸病的治法是在黎明時把病人抬到村外的小山頂上，用一把有黑柄的刀比着他的腦門子，先直後橫，劃了一個十字。然後全身關節一一劃到，手勢稍有不同，但不離十字的形式。這個法術一早晨連使三次，要做三個早晨，不能漏掉任何一個關節。之後，虹霓消退了，每次褪去一種顏色，病人的皮膚又變成白色。

醫治丹毒的符咒附帶要用一塊銀子。農民家裏總藏着一枚專作此用的老銀克朗<sup>①</sup>，這種病相當普遍，我所看到的害這種病的人，沒有一個不在他紅腫的皮膚上放了一枚厚厚的銀幣。

符咒的種類很多，有的治跌打損傷，有的醫牙痛、肚痛、頭痛，有的把毛病轉移到別人身上或者轉移到牲畜、植物或其他物品上

---

① 意大利幣制名，等於五個里拉。

面，有的擺脫毒眼或妖術的威力。在這一方面，符咒治病的作用倒比較少，咒人生病以至死亡的作用却比較多了。巫術中另外有一門非常重要，不消說，當然是指挑動愛情或者擺脫愛情的法術。我常常親眼看到這種巫術的施使，說不定我自己常常做了巫術的對象或犧牲品。即使我當時沒有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後來我的急躁易怒的心情，很可能是由於對我而發的咒語和我所喝過的下了蠱的茶水。當時，我却要招架像瑪麗亞·西那種巫婆的直接攻擊。當她的丈夫（曾經因妒殺人，坐過牢）下地幹活的時候，她總是找我去診看她的大概害了病的孩子。我的寡婦房東的當家人就是這個女人害死的，據說，她的孩子——一個美麗天真的小東西——是那死者生的。做娘的却是一個嚇壞人的醜八怪。她生得又矮又粗，腦門子那麼低，以至她那光滑的藍黑色的頭髮幾乎壓到了兩道濃厚的黑眉毛，頭髮從當中分開，左右兩股盤在頭頂。眉毛下是一個又短又闊的鼻子、兩片厚嘴唇和一口銳利的白牙齒。從這座林莽裏窺覷出來的，是一張蒼白的臉；青藍色的眼睛巨大無比、茫茫然睜得很開，佔了面部主要的地位，彷彿是以腐爛的熱帶榛莽作背景的、四周圍着險惡流沙的兩個湖泊。

“你真該做一個巫師；你懂得我們治病的方法……”我暗中繼續行醫，同時儘量避免跟巫術起衝突。在這兒，巫術和魅力構成一切事物相互關係的基礎，因此不管醫師多麼正派，多麼科學化，不管醫師本身毫無神祕之處，醫學的力量還是來自巫術。說來可惜，奎寧已經失去了它的效用，因為在農民眼中，它屬於一個失去信用、莫名其妙、裝模作樣的科學本體。叫他們服用，必須再三叮囑，可是由於他們心理上的反抗，即使吃了也不發生什麼作用。我喜歡使用比較新的藥品，例如阿滌平啦，撲瘧母星啦，効力和魔力都大得多。它們具有雙重的効用，一則由於它們的化學成分，二則由

於它們在心理上佔了優勢。除了奎寧之外，各種藥品都受農民們的歡迎，不過這種藥品往往缺貨，或是太貴，而醫師和藥房則時常利用病家的需要，進行剝削。這一帶的村莊只有寥寥幾家灰蒙蒙的藥房，藥方是否能夠正確地配齊，或者，碰上好運道，給配成一種無害的粉末的混合物，只有天知道了。一般說來，最好還是用成藥，不過成藥的價錢太貴。

拉·巴羅柯拉的小孩長了一個惡性的膿疱。在牲畜衆多、又和人們非常接近的地方，炭疽是很普遍的，我看到的這種病例就很多。傍晚時，我去看那個孩子。我存儲的一小點兒血清已經用光了，村子裏又買不到，我便叫那個母親抄近路趕到聖阿克安琪羅的藥房去買。“你有錢嗎？”我問她。“有三十個里拉。警察剛付了我這禮拜的洗衣錢。”我知道血清的價錢是八個半里拉一瓶；她的錢夠了。“爲了保險，買三瓶吧。”炭疽是個險惡的毛病，只有用大量的皮下注射，才能治好。天已黑了，拉·巴羅柯拉不敢走夜路。“一路上都是鬼靈，它們不會讓我通過的。”儘管這樣，離天亮還很久的時候，她就上路了，憂心加快了她矮胖畸形的腿腳。去五哩，來五哩；早晨，她回來了。但是她只帶來了兩瓶。我表示詫異，她才告訴我說，藥劑師問她身邊有多少錢。“有三十個里拉。”“那麼，你只能買兩瓶。你識字嗎？每瓶十五個里拉；籤條上面印得很明白。”籤條上面印着八個半里拉。這便是中產階級怎樣永久保持權利的方式！僥倖得很，兩瓶血清也夠了。

拉·巴羅柯拉非常窮；除了一張大床舖和粗鄙的嫵媚之外，她身無長物了。她應該享受免費的藥品和治療，她應該列名於符合她那種情況的窮人的清冊上。清冊是有的，大概藏在村公所裏一個架子上，但是儘管赤貧的人是那麼多，清冊裏只有四五個名字。申請任何一種救濟的人，總碰上許許多多的藉口，被認爲不合資

格。不然的話，那些醫生和藥劑師（他們也是訂定清冊的一分子）會有誰來供奉呢？這是當地另一個由來已久、習以為常的罪惡，必然跟國家的權力結合起來，連訴冤都不可能。“我們要是識字的話，他們就不可能這樣剝削我們了。現在他們造了學校，但是什麼也不教給我們。羅馬要我們一直像牲口那樣渾渾噩噩。”

這些給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農民會徒步從生尼司趕一天路，來販賣只值兩個里拉的芹菜，或者老遠的打美太邦多帶來一籃海邊出產的橘子，海邊流行着一種兇險的瘧疾，種橘子的人常常死於非命。然而，趕上政府號召捐獻結婚戒指和其他一切黃金物品，以充攻打阿比西尼亞的軍費時，他們盡其所有的響應了號召。當地所存的金子實在不多了。做黃金生意的商人每年下鄉來，各處都走到，通常在五六月收割農作物之前，那時農民短少糧食，背了債，弄得走投無路。政府搜括黃金時，給了他們暗示——捐獻是義務，規避者將受重罰，教皇本人也規定把教堂裏的黃金全部獻出。因此，他們認為這個新負擔是無可避免的，便把所有的一切都送給了國家。甚至連裘里亞和拉·巴羅柯拉也勒下了很久以前的結婚戒指，那是她們的一到海外就音訊毫無的丈夫的紀念品。

裘里亞的丈夫帶了她十七個孩子中最大的兒子到阿根廷去了，之後消息杳然。可是有一天，裘里亞收到了一封信，拿來請我念給她聽。信是用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夾雜着寫的，發出的地點是西維大凡基亞①海港。她那個不見了二十年的兒子在布埃諾斯艾利斯②長大成人，寫信來說，他已經志願參軍到阿比西尼亞。信上沒有提起父親，只說希望在離開意大利之前有個假期，以便回來看看母親。假期並未實現，但是他寄了一張照相來，以後又經常從

---

① 意大利羅馬的主要港口。 ② 阿根廷的首都。

非洲寫信來，我照着裘里亞的話寫了回信。

最後他有一封信說，戰事快結束了，他要求母親在加里亞諾替他找一個妻子，回來就結婚。儘管他離開村子時年紀非常小，一點記不得，美國却並沒有使他改變，這種情形太多了。他打算回到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地方，跟一個由他巫婆母親所挑選的陌生女子結婚，而這個母親，他也不過記得名字而已。裘里亞對加里亞諾的姑娘個個熟悉，替她的兒子挑了一個農村新娘，人很健康、羞怯，說不上美麗，幾乎就住在我對面的街上，她們倆安安心心地等候少年回來，舉行婚禮。

## 第二十四章

四月是個變化不測的月份，一會兒晴霽，一會兒陰雨，雲堆忽聚忽散。大氣中帶着些微震動，要是在遠處，這說不定便是春天的前兆。但是這兒却沒有任何新生的激動跡象，沒有北方的那種萌芽滋長，住在幸福的北方的人，這時候擺脫了冰雪的累贅，可以在明媚的陽光和新綠中逍遙自在。隆冬總算過去了，天際起了一陣陣清新的微風，但是山腹沒有青草，更不必談什麼紫羅蘭和別的鮮花了。景物依舊，粘土荒地還是像從前那樣陰沉淒涼。歲月推移，短了一種必需的活力，哀愁便湧上人們的心頭。隨着氣候的好轉，村裏大街小巷又空蕩蕩了，因為男人們整天都到老遠的田地裏去幹活了。孩子們牽着山羊在水坑裏巴扎巴扎的走着。我穿着楞條布的衣服，到處走走，或者待在陽台上繪畫寫生。從農民家裏交叉地傳來了婦女的說話聲和小豬的尖叫聲，依照當地風俗，小豬全身都要塗上肥皂泡沫，洗呀刷的，而牠們則像紅噴噴的小娃娃一樣，碰上水就畏縮號叫。

一天下午，我在上加里亞諾和下加里亞諾之間的熟路上，翻高落低的走回家去，時不時停下來，無意識地眺望着山景，哪裏有起伏，哪裏有坑窪，我都知道，跟我們認得的熟人面目一樣清楚，因為日常看見，也就熟視無睹。我這樣凝視着風吹日晒的灰色景象，其實並沒有看到什麼，彷彿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感覺，逸出了時間的範疇，進入一個沒有回程的萬古汪洋。古泉附近當時悄無一人，我在那邊稍坐一會，傾聽着這片汪洋的迴聲，這當口，信差追上了我。她是一個病懨懨、瘦嶙嶙的老婦人，整天咳個不停，平日頭上頂着郵包在村子陋巷裏掙扎行進。她帶來一封曾由檢查員扣壓了一個時候的電報，通知我的一個至親的死耗。我到了家，隔一會兒，又接到通知說，由於我家屬的迫切請求，警察局准我在嚴密監視下回故鄉去幾天。我黎明時動身去趕公共汽車，由當地警察唐·日那羅押送我到馬台拉。

我就這樣從一連串沒精打采的日子中脫了身，居然有了行動，上了路，搭了火車，見到了綠茵茵的田野。那次旅行相當淒楚，至今幾乎全忘却了。我遠遠地看到格拉沙諾童禿的山頂和那個那麼接近蒼穹的枯燥無味的村落；接着，朝馬台拉進發時，我們經過了格羅多爾和米里奧尼科，在巴森托、勃拉丹諾和格拉維那三條河流之間，我們走過一段對我說來是新的地方，甚至比別處更荒蕪，更蒼涼。到了馬台拉，我待了幾個鐘頭，等候押送的警察。我因此有工夫去看看鎮上，也明白了我姊姊對於此地的恐怖，雖然它悲劇性的美麗景致同時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臨了，我在警察監視下，乘了火車，日夜不停地從意大利的這頭駛向那頭。在都靈，我只待了幾天，兩個警察形影不離地釘着我，他們是奉派來監視我的，甚至包括我躺在床上時間，但是，我在家裏給他們安排了一個小房間，他們就睡在那裏。



我這次回家來，且不說奔喪的事兒，處處都教我看了傷心。我原以為重新看見這城市一定非常高興，跟老朋友談談啦，參加從前所熟悉的錯綜複雜的生活啦，哪怕參加的時間極為短暫也無所謂。但是我到後，就覺得又孤獨又疏遠，不能適應我渴望已久的地方和人們了。許多熟人爲了明哲保身起見都避開了我，別的人，我又怕牽累他們，自己知趣躲開了。有幾個比較大胆，或者遭受危險的可能比別人少，不怕我的監視人每天打報告，還是跑來看我，但是我覺得跟他們也很難相處。眼前，我身上有一部分跟他們的利益、志趣、活動、希望，似乎已經格格不入了；他們的生活不再跟我的交流，不再對我有所影響了。幾天一晃就過去了，在兩個新的押送人陪伴之下，我又動身了，心裏渾然沒有遺憾。這兩個人煞費苦心的謀得了這個差使，因爲他們希望設法縮短我們的行程，勻出時間去探望他們的家屬。其中一個是瘦瘦的西西里人，家眷住在羅馬，我們將在那邊耽擱幾小時，等候換車。他要留下來看看妻子，其餘的路程不再陪送我了，並且請我不要聲張。我叫他儘管去樂一陣子，他的同伴獨個兒也能看管我的。他說了聲再會就不知去向了。

另一個監視人，特·魯加，一直陪我到加里亞諾。他膚色黧黑，衣著漂亮，年紀相當輕，可是已經有了禿頭的趨向。他爲眼前的職業相當慚愧，並且告訴我，他出身很好，是亞格里山谷蒙的謀羅地方的人。後來我在加里亞諾證實他說的全是真話。他的父親是個瞎子，從前非常富裕，在這個省份裏是大名鼎鼎的，人人都認識他。他在路甘尼亞各處偏遠的地方都擁有土地，他騎了那匹著名的識路的馬，單獨上路去訪察分散的地產，中間距離常有二十五哩或二十五哩以上。他有八個兒子，幾個大的都是大學畢業生。父親一死，家道立刻衰落。年輕的特·魯加的哥哥們都有了很好的職業，但是他還在學校裏念書。他不得不輟學，照例他所能做的

只有警務工作。他痛恨他的職務，蓄意回到學校裏去混一張高中文憑，然後另謀較好的位置。他這樣訴苦抱怨的當兒，問我能不能給他介紹介紹。他的幾個哥哥和叔伯都在羅馬政府機關裏任職，他要去看看他們；他既不能丟下我一個人去，只得邀我一道走。所以，我也拜訪了幾個政府官員，介紹時給當作他的朋友；每到一處，我們喝了咖啡，問起我的歷史時，我便東拉西扯的支吾一陣。特·魯加對他的職業實在覺得丟臉，甚至在他家裏人面前都瞞得鐵桶似的。他告訴他們，他在北方幹着一個好差使，而我呢，是他的同事。

不久，火車把我們帶出了羅馬，向南方開去。是深夜了，我怎麼也睡不着。我坐在硬座位上，沉思默想着過去幾天的事情。我想到自己的生疏之感，想到那些關心政治問題的朋友們相互之間根本不了解，又想到我現在匆匆趕回去的地方。他們都問起南方的情況，我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們。但是，他們雖然很感興趣地聽了一番，真正領悟我的話的人似乎極少。他們的性格和主張各各不同，從頑固的保守黨起，一直到激烈的急進黨。其中許多人很能幹，自稱都考慮過“南方的問題”，並且作了有系統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們的計劃和敘述計劃時的辭令不會得到農民的了解，農民的生活和需要對於他們也是一個闕葫蘆，他們甚至不耐煩去打開它來看一看。

於今我看出來了，說到頭，他們都是不自覺的崇拜政府的人。他們所崇拜的政府不管是法西斯政府也罷，另一種夢想的化身也罷，他們總把它當作一些超越人民和人民生命的東西。不管它是暴虐的或溫情主義的，獨裁的或民主的，他們總認為它是高高在上、唯我獨尊、大權獨攬的。這便是那些政治領導人和我的農民們為什麼彼此不能了解的緣故了。政客們把事物看得過分簡單，哪

怕他們替那些事物披上了哲學的外衣也是枉然。他們的解決辦法都是不徹底的概略計劃，是抽象化的，脫離現實的，早已過了時的。法西斯主義施行了十五年，已經把南方的問題從他們心中連根拔去，即使現在偶爾想到，他們也只用黨派、階層、甚至種族的虛構的概說來看待事物，把它當作某種別的困難的一部分。有些人認為它純粹是技術和經濟上的事情。他們口口聲聲說着土木工程啦，工業化啦，吸收移民回國啦，要不然，就重新提出社會黨的老口號：“改造意大利”。有人以為南方背了一個不幸的歷史包袱，受了波旁皇朝奴役的傳統，只有用進步的民主政治才能點點滴滴的解除這種包袱。有人說，南方的問題不過是資本主義壓迫剝削的又一個結果，只有等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才能解決。還有人提起遺傳的種族劣根性，把南方當作北方經濟的負擔，研究一些補救這個糟糕情況的方法，以供政府採納施行。他們一致主張，應由政府設法作出一些切實可行、有利民生、甚至神效的事情。因此，他們聽到我的見解時，不免大吃一驚。我說，他們所理解的政府是任何事業的最大障礙。我說，政府不能解決南方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謂的“問題”不是別的，只是政府本身的問題罷了。

政府和農民之間存在着一個深淵，不管政府是法西斯黨的、自由黨的、社會黨的，或者某一個新的黨派的，只要中產階層的官僚主義繼續生存，情形就永遠如此。只有建立了一個農民覺得也當了家的政府時，這個深淵才能溝通。土木工程和荒地開墾都是好事，但是它們解決不了問題。吸收移民回國或許會產生一些效果，但是它不僅把南方，並且會把整個意大利變成一個巨大的殖民地。由中央政府所擬定的計劃，儘管妙處無窮，還是落一個南北對立、中間隔着深淵的結果。我們所討論的困難，我向他們解釋，要比他們意想中的複雜得不知道多少倍。

問題有三個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說，一個中心的現實有着三個面貌；要是分開來的話，就既不容易了解，也不會得到解決。首先，我們面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誰也不能吸收誰。農村和城市，一個是紀元以前的文化，一個是不再信奉基督教的文化，彼此對峙。如果後者要把神化的政府強加在前者的頭上，它們就會引起衝突。非洲的戰事以及未來的戰爭，一部分就起因於這個世世代代的爭端，現在爭端已經趨於尖銳化，並且不局限於意大利一地。農民文化總是處處吃虧，但是決不會全部消滅。它在忍辱負重之下會堅持下去的，時不時發生一些散見的爆裂，精神上的危機始終存在。盜幫活動——農民的戰爭——就是我所指的一個徵象，上世紀的動亂絕不是這類活動的最後一次。只要羅馬統治馬台拉一天，馬台拉就一天唉聲嘆氣，不把法律放在眼裏，而羅馬也是唉聲嘆氣，可更其兇暴了。

問題的第二方面是經濟上的——貧窮的窘境。土地逐漸枯竭——森林採伐光了，河流降為時常乾涸的山澗，家畜越來越稀少了。他們不栽樹養草，反而做了一個不幸的嘗試，在土壤不宜的地方播種小麥。沒有資本，沒有工業，沒有積蓄，沒有學校；國外移民已經不行，捐稅過分沉重，瘧疾到處流行。這一切大部分應歸咎於政府考慮欠周、處理不當，農民們覺得這種政府沒有他們的份，它只給他們帶來了窮困和荒涼。

最後，說到問題的社會方面。一般人認為，大地產及其業主大有罪過。不錯，這些產業原不是慈善性質的，但是住在那不勒斯、羅馬或者巴拉莫的地主們，假定是農民的敵人，却不算是農民所要對付的最惡劣的敵人。他至少住得很遠，並不干涉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真正的敵人，那些使他們永世不得超生、沒有自由希望的人，是那些中產階級的農村土豪。這個階級，不管實質方面也

罷，道德方面也罷，已經墮落不堪，不能再起原先的作用了。它靠狗盜鼠竊和封建權利的惡劣傳統來維持生活。只有消滅這個階級，用某些較好的制度來代替，南方的困難才能獲得解決。

這個分三方面的問題，在法西斯主義來到之前，已經存在了。但是法西斯主義把它隱瞞起來，根本不承認有這一回事，結果火上加油的使它到了爆發的地步，因為，在法西斯主義下，中產階級當家作主，跟政府的權力合而為一。我們不能預料未來的政治面目，但是在一個像意大利這樣的中產階級的國家，城市的工人羣衆沾染了中產階級的意識，繼法西斯主義而起的新的制度（或者出於逐漸演變，或者出於暴力，不管外表怎樣激烈、怎樣革命），還是很可能在不同的形式下維持同樣的意識，建立一個新政府，而這個新政府照舊遠離實際生活，照舊崇拜偶像，照舊抽象，那些永遠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最壞現象，照舊會在新的口號和新的旗幟下繼續下去。如果不發生農民革命，我們就絕不會有真正的意大利革命，因為兩者是息息相關、分不開的。

南方的問題不是在法西斯政體，或者換湯不換藥的別的政治體下所能解決的。如果我們能夠建立新的政治觀念和一個新的、農民也有份的政府，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新政府可以導致他們擺脫勢所必然的混亂和冷淡。要南方光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困難是不可能的。要是這樣，我們就會發生內戰，發生一種新型的可怕的盜幫活動，結果跟以往一樣，無非農民失敗，百姓遭殃。意大利必須同心協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從上到下徹底加以改造。我們必須鍛鍊自己，創造一種新的政體，不是法西斯政體，也不是自由主義政體，因為它們都把國家宗教化了。我們對於國家概念的基礎必須加以改造，用人民觀念來代替，因為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源。對於法律上和抽象的人民概念，我們必須調換一個新的概念，實事求

是，具體表現，從根本上除去那個存在於國家和人民之間的不能飛越的深淵。人民並不是一個分離的個體，而是一種鏈環，一個包羅萬象的關係的集合點。沒有這個關係的概念便沒有生活，這個概念才是國家的基本。在理論上，人民和國家是一致的，在實際上，也必須一致，否則都不會存在的。

這個逐漸地、不自覺地在我們心裏成熟的政治生活的概念，原是包含在農民文化中的。只有這一條路才能把我們領出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惡性循環。這條路的名稱叫做自治。國家只能是一個地方自治的集團，一個有機的聯盟。農民們通過自治的或者自主的農村社會，作為單元或核心，才能參加複雜的國家生活。在我們的時代裏，只有這個方式才能解決三面關聯的南方問題；它允許兩種不同的文化並存共榮，不至於有單方面逞威作福、或者壓倒對方的情形；它提供一個擺脫窮困的良好機會；最後，由於消滅地主和中產階層的權力和機能，它保證農民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對各方面都有益處。但是，假使沒有工廠、學校、城市以及各式社會生活上的自治，地方自治或者地方自主便無法存在。這是我在一年幽禁生活中體會到的。

以上一切，我統統告訴了我的朋友們，夜晚列車駛進路廿尼亞時，我還在考慮這個問題。後來幾年，經過海外流亡和戰爭之後，我進一步發展的一系列意見就是這樣產生的。我腦中縈迴着這種思想，終於睡着了。

## 第二十五章

我醒來時，已經日上三竿了，我們過了波頓查，到了崇山峻嶺中的布林狄西。天空中似乎有一種不尋常的氣氛，我摸不清究竟

是怎麼回事。我們進了巴森托山谷，駛過比特拉、貝托沙、加拉古索和特里加里科三處冷清清的車站，不久便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格拉沙諾。在這兒照例要耽擱幾個鐘頭，等候公共汽車。車站闕無人跡，我在站外的道路上來回走走，一面跟我的監視人談談說說。格拉沙諾高高在上的向我打了招呼，它像是一個間歇跟我打交道的友好的怪物，但是它的容貌有了改變。這時候，我恍然領悟，早先我從火車窗子裏望見的、引以為奇的景色才有了分曉。山巒還是像從前一樣屹立着，蜿蜒上升，隨處有坎坷的巉岩，最後通到公墓和村落，可是我一向看到的灰黃色的泥土出乎意料地變為青綠色了，因此覺得有些不自然。在我出外的短期間內，春天冷不防地來了，在別處，綠色固然是和諧與希望的象徵，在這兒，却顯得做作勉強；跟環境格格不入，像是鄉下姑娘晒黑的臉上擦了胭脂似的。這種生硬的綠顏色在通向斯的里亞諾的山路上隨處可以看到；它很像送喪行列中一個不合調門的喇叭聲。我們走下沙羅山谷，又爬上到加里亞諾去的一段路，山巒就像牢獄的鐵門一般，在我身後封閉起來。在陽光的照耀下，一塊塊的綠色像補釘似的，散佈在白色的粘土上，看來更其濃烈突出，好不觸目驚心。它們彷彿是撕成片的假面具，被人胡亂的甩在地上。

我們到村裏時，差不多是黃昏了。人人認識我的監視人特·魯加。他告訴我的關於他本人和他家庭的狀況都是事實；村裏居民把那個騎識途老馬的瞎地主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子弟一樣歡迎，許多人還邀他在離去之前到他們家裏去吃晚飯。但是他急於要走；設法借到一匹馬，便向蒙的謀羅出發，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到了。

在城裏待了一個短時期之後，我覺得加里亞諾在一成不變的波旁氣氛中顯得更渺小、更淒涼了。還得在這兒待上兩個年頭！未來的單調乏味的日子突然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在夾道歡迎和

“你回來啦”的招呼中，走向我的住所。我留下給裘里亞照看的巴隆尼，像一位紳士老爺似的，站在廣場中央，一看到我就奔過來迎接，樂得汪汪直叫。

我總以為裘里亞會在家裏等我，可是屋子裏沒有人，既沒有生爐火，也沒有預備晚飯。我派一個小孩去叫她，但是小孩回來說，她不能來，甚至明天也不行。她並沒說明理由。我只得回到寡婦家去，在她那兒胡亂地吃了些東西。後來，我在唐娜·凱德林娜那兒打聽到，在我出門期間，裘里亞的情人，那個羊白頭理髮匠忽然心血來潮，妒忌起來——天曉得有多麼冤枉——他威脅那個巫女，要是她再回到我這兒來，一定用剃刀割她的脖子。這一來，嚇得她再也不敢跟我見面了，甚至在路上碰到時也不敢點頭。過了相當時間，裘里亞的恐怖消退了一些，我們碰上時，她才敢跟我說話，臉上帶着詭秘的笑容和一個冷淡的、近乎沾沾自喜的神情。就連後來，她也沒說明離開我的原委。

唐娜·凱德林娜費了多少心思，給我另找用人。“有一個要比裘里亞好得多。目前她非常忙，但是我希望把她找來。”這當口，村子裏幾個巫女都來看我，但是我決計等待唐娜·凱德林娜最得意的人。我打發走的巫女中間有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婆特別不好對付。後來我驚奇不置地發現，她快近九十了，她是唐·路易八十二歲的老太爺的情婦，承她的情，居然看中了我。我根本沒有理會到自己竟冒過了絕大的危險，幾乎被我所認識的年事最高的老婆婆吞滅。

最後，村長的姊姊叫瑪麗亞來看我。她的巫女成分比裘里亞還多，說真的，她確實是那種隨時隨地可以騎着掃帚飛走的傢伙，可是她沒有裘里亞那種旺盛的血氣。她年紀四十左右，瘦骨嶙嶙，中等身材，乾巴巴的面孔滿是皺紋，鼻子又尖又長，下巴突出。她



身手很矯健，做事又快又好。她似乎備受內心的火焰、無厭的貪婪和窮兇極惡的欲念的煎熬，因而弄得心勞神疲。她常常帶着曖昧、熱烈的眼光盯着我，我馬上知道，她不像裘里亞那樣安分守己，我必須對她敬而遠之。在她伺候我的全部時間中，我不敢跟她親近。話得說回來，她是個善良的女人。

在我出門期間，除了裘里亞的開小差之外，村子裏還發生了別的事情。唐·鳩塞比·特拉也拉已被驅逐，前往瘧疾流行的加里亞奈洛去送死了。聖誕節前夜的事情發作了，唐·路易獲得了勝利。主教下了命令，加里亞諾教區的神甫另行委派，不准特拉也拉繼續主持。繼任他的唐·彼得·李瓜里已經從米里奧尼科來到。他在廣場附近的大街上找到了一所舒舒服服的房子，帶着女管家和非常豐富的食品，安頓了下來。我回來的第二天，在廣場上碰到他，他客氣地笑着跑過來跟我打招呼。他說，他早就聽說過我了，能夠跟我結識，覺得非常高興；他邀我到他家裏去喝杯咖啡。跟那個被放逐到加里亞奈洛的老厭世者一比，不論在態度方面，或者精神方面，唐·彼得·李瓜里恰恰完全相反。他年紀五十來歲，長得相當高，胖登登厚實實的，膚色白中帶黃，因而顯得虛胖。他的烏黑的眼睛像西班牙人，眉宇之間滿是狡獪；大臉盤，稍微有些鈎形的鼻子，薄薄的嘴唇，黑色的頭髮。我覺得好像在哪裏見過他似的，或者極像一個熟人，接近一看，更加眼熟了。事實是，新神甫的面孔是這些年來的意大利人的典型。所謂典型便是由演員、教長、理髮匠三種人揉成一團的人物，也就是墨索里尼和戲台上的勒格羅·勒格里所拼成的雜種。唐·彼得·李瓜里是這地方的人，可能出身於農民家庭；他的神情像是專會玩鬼聰明，他的舉止轉彎抹角。他走路倒還氣概，衣着很潔淨，法冠上的紅流蘇又新又光鮮，手上戴着一只寶石戒指。

我走進他的屋子時，注意到屋梁上掛着大量的香腸、火腿、乳酪、無花果乾、胡椒和蔥蒜，櫃架上放着無數瓶的糖醬、果凍、食油和葡萄酒。加里亞諾哪一份有錢人家所儲藏的食物，都沒有這樣豐富。女管家打開了門。她是瘦長條子，年紀四十來歲，生着一張莫測高深的嚴厲面孔，白領圈，黑衣服，頭上沒有面紗。據我後來聽到，這位凜然不可侵犯的人物，是來自蒙的謀羅的農婦，手段高明的廚司，四個兒子的母親（謠言傳說，四個兒子是好幾個神甫生的），現在四個兒子分散在本省各地的神學院裏念書。唐·李瓜里領着我參觀他的房屋和食品儲藏室。

“過幾時，你務必請到舍下來，跟我來一次苦行贖罪<sup>①</sup>，”他說，同時指指一些新鮮的黃油，加里亞諾根本沒有這種東西，我來這兒之後從沒有見到過。“我的管家做通心麵是個拿手。將來你自會知道。現在，我們坐下來，先喝杯咖啡吧。”

等我們喝完咖啡，神甫開始談論本村的情況，想打動我跟他交換意見。

“這兒要做的事情可不少，”他說，“的確不少；是啊，一切的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教堂不成個樣子，鐘塔還沒有興修。應該付給神甫的什一稅不是搞忘，就是拖欠。主要的是，大夥壓根兒不信仰宗教。許許多多的兒童甚至連洗禮也沒受過，除非生了病，快死的時候，才會有人想起。到教堂來的，只有少數幾個老婦人；教堂甚至連禮拜天都是空落落的。沒有人來通悔，也沒有人參加聖餐。這一切都得變更，而且，你等着瞧吧，很快就會實現。當局不瞅不睬；說實話，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搞得一塌糊塗。他們是實利

---

① 苦行贖罪 (to do penance)：天主教希臘教的懺悔式，這裏是請客人吃飯的客氣話。

主義者，平日所談論的，不外乎戰爭兩個字。他們以為，憑了法西斯主義，就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真是一夥可憐的白癡！他們沒有領會到，自從教會和國家和解之後，他們的權力已經轉到我們手裏來了，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神靈的威權。盟約<sup>①</sup>的意義全在於此，換句話說，我們神甫已經當權作主了。要是村長以為自己在村裏可以大權獨攬，獨斷獨行，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唐·彼得·李瓜里收住話頭，好像覺得話說得太多了。但是他知道，他跟我高興怎樣，便可以怎樣直言無諱的談說，我是不會告發他的。再說，他想獲得我的好感。提起政治犯，他說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是什麼，他總是有責任幫助他們，撫慰他們。這一番話當然極其中聽，可是他討好巴結的態度和腔調流露了他的自私自利，決不是出於惻隱之心。這一套開場白講過之後，他終於說到他要見我的真正理由：

“我們必須使人民棄邪歸正，重新皈依宗教，不然的話，他們就會被那些覬覦政權的異教徒所利用了。儘管宗教信仰不同，大家對於這一點，却是必須承認的……”說到這兒，他意味深長地瞟了我一眼。“何況，誰都有蒙受神恩的可能……但是，要帶動農民重新回到教堂裏來，我們須把禮拜儀式搞得引人入勝，想辦法投合農民的心意才成。這兒的教堂又窮苦又空虛，佈道也不足以吸引人。要農民回到教堂來，我們必須弄些音樂。我打米里奧尼科運來了一架小風琴，昨兒把它安裝在教堂裏了。這正合我們的需要，但是有箇困難——誰來演奏呢？村裏誰也不會彈風琴。當然囉，我一想就想到你；你的文化程度很高，又是這麼多才多藝……我們都是

---

① 盟約 (Concordat): 羅馬教皇和國王或政府間的盟約。1929年2月11日，加斯貝利紅衣主教代表教皇與墨索里尼締結拉特滿條約 (Lateran Treaty)。

上帝的兒女，你知道……”

他生怕我藉辭推托，可是我根本沒想到拒絕。我告訴他，我學過鋼琴，然而多年沒有碰鍵盤了。我表示願意試試，幫他一兩次忙，但是，要我正式充任風琴手，我可不能應承下來。要是有人唱歌的話，我很樂意彈琴伴奏，但是，我首先得弄一些樂譜來。我們到教堂裏去看看風琴，它堂堂皇皇的放在祭台的一旁，已經大大的引起了兒童們的好奇心。神甫滿心喜悅；他原先怕我會拒絕，誰知道我竟一口答應了，這使他大了胆子，向我作進一步的要求。他指指教堂裏斑斑駁駁、空落落的牆壁，說：

“這兒真需要弄一些畫。”

這個主意可不壞。

“說不定，我哪一天給它們加上壁畫，”我跟他說。“我還得在這兒待上兩年，儘有時間來考慮考慮。情況這樣糟，真不像話。但是，我不願意引起莫納斯契的不快，他真是個老好人。”

教堂的天花板已經畫上藍底金星，跟下面牆壁交界的地方還有花式的條帶。這是幾年前莫納斯契幹的工作，他是一個米蘭籍、金黃色頭髮的青年畫家，輪流在各村莊裏做些修飾教堂的工作，等一個地方的任務終了後，再到別處去。他在加里亞諾結束了他的流浪生涯。原先他只打算修飾天花板，可是課稅評價處請他充當書記。不安定的生活換了穩定的職司，藝術大師一變而為政府官吏，他從此放下畫筆，在這兒待了下去。他為人謙虛、緘默而客氣，成了唯一的在加里亞諾落戶的外鄉人。我時不時會見他，他總是和和氣氣的。

“莫納斯契可以幫你忙，”神甫說，顯然，他已經摸熟了當地的情況，非常熱心地想把誤入迷途的教徒引歸正道。至於我呢，也是一隻迷路的羔羊，那位好人竟想入非非了。他隱隱約約地提到另一

個展望，一種成人受洗禮的莊嚴儀式，到時候，主教本人——爲什麼不行呢？——可能前來參加。一開頭，他並沒把這個希望說得過於具體，雖然我能猜到 he 爲什麼這樣熱心。唐·李瓜里是個狡猾的外交家，在一連串考慮周詳的暗示中，他僅僅漏了一句，說是讓我過着這樣孤獨的生活實在太不應該了。我雖還年輕，也到成家的時候了。之後，當我們離開教堂的時候，他邀我下星期日到他家裏去吃飯，他說：“大夫，請你賞光，來和一個可憐的神甫做一次苦行贖罪吧。”

我在他廚房裏看到了堆積如山的食品，心下有數，這次苦行贖罪不至於過於艱苦。那個來自蒙的謀羅的、凜然不可侵犯的女管家，的確是個出色的廚司；老實說，整整一年來，我從沒有吃過這般可口的飯菜。最可口的一道菜是家常香腸，照本地習尚，用西班牙紅椒灌製的。

從這時起，神甫少不了我了。他到我家來，要我替他畫肖像，並且希望畫好後送給他。唐·路易猜忌神甫的殷勤，但是唐·李瓜里自有說服人的本領，很可能以宣揚福音之類的話作爲藉口，把他哄過了。有一天，他在我的床側小桌上看到了一本新教<sup>①</sup>版的聖經，嚇得直往後退，彷彿把它當作毒蛇猛獸似的。“大夫，你竟會看這種書！我求求你，把它扔掉吧！”他跟我相當不拘形跡，每次見着我，總是帶着長輩似的關切，說：“先受洗禮，再辦喜事。交給我來辦好啦！”

某一個星期日，我回請他吃飯，叫我的巫女瑪麗亞盡了最大的努力，務必使這一頓飯不至於成爲真正的“苦行贖罪”。事情也湊

---

① 指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從羅馬天主教脫離出來的基督教。歐洲西北部的人民大多信奉新教。

巧，那個白鬍子的老漢普愛里奧在兩天之前，星期五，死掉了；他病了好幾個月，因為他跟基比里斯科大夫同是聖·奇奧凡尼的信徒，不便找我治病。星期日出殯，斯的里亞諾有兩個神甫來參加喪禮，我不得不邀他們一起來吃飯。一個是胖胖的大個兒，另一個是骨瘦如柴的矮個子，兩人都是唐·李瓜里一流的類型——詭詭詐詐，過慣了安閒優裕的生活，對於農民的情況洞若觀火。這三個離奇的人物給了我很好的消遣，他們深以為憾的說，死亡的人大多是窮家貧戶，像我們剛參加過的風風光光的大出喪，可惜只有一年才碰上一次。

這期間，我收到了一些教堂樂譜，練習了幾次小風琴。我覺得能夠演奏彌撒樂曲了，不至於出什麼大岔子，好在聽衆也不會過分苛求，就跟唐·李瓜里接洽，幫他做禮拜，以一次為限。我已經打聽清楚，那個兼做拔牙生意的理髮匠不用樂譜也會彈琴；我認為由他來充當固定的風琴手，一定比我好得多。雖然他不很情願到教堂裏來，我打算做了這一次已經答應過的彌撒之後，把差使轉讓給他。

那個星期天，教堂居然滿座。神甫已經傳開了消息，說我出場演奏，誰也不願意錯過這個不尋常的奇觀。蒙着白面紗的婦女們一直擠到大門口，還有許多人等在門外。不知道何年何月來過教堂的人現在都來了。其中有斯律師的女兒唐娜·康采塔和她的妹妹，我傍晚常常在廣場上看見那位律師。唐娜·康采塔自從她的兄弟亡故之後，深居閨房大概有一個年頭了；這一年中，她沒有離開屋子，所以我始終沒見過她。她決定在這個星期天的彌撒結束她的守喪，她坐在第一排的長凳上。據說唐娜·康采塔是加里亞諾最秀麗的姑娘，果然名不虛傳。她約莫十八歲，嬌小玲瓏，生着一張十全十美的聖母型的圓面孔，水水靈靈的大眼睛。當中分開、

光可鑑人的黑頭髮，潔白無瑕的皮膚，紅殷殷的小嘴巴，秀秀氣氣的頸項，外加一種逗人憐愛的羞怯神情。

我在一羣蒙着面紗的女人中見到唐娜·康采塔只有這一次，她的嗓子是怎樣，我始終不知道。可是農民們却胸有成竹。“如今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分子啦，”他們常常這麼說。“你應該跟唐娜·康采塔結婚。村裏待嫁的大閨女中間，數她是最有錢最漂亮的了，跟你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那麼一來，你就不會離開我們，可以永遠待在這兒了。”他們給我挑了這個深居閨房的新娘，所以我存心要見識見識。

婦女們對這次彌撒非常熱心。“你真行，真有本領呀，”我離開教堂時，她們這樣喊道。然而，神甫對於音樂的吸引力却估計錯了。儘管那個理髮匠彈琴比我高明，不久教堂又沒有什麼人光顧了。唐·李瓜里並不灰心；他成天價挨戶去給兒童們施行洗禮。點點滴滴地積少成多，他可能得到了一些收穫。

離離奇奇、曇花一現的春天已經消逝了。鮮明的青綠色存在了不過十天，好像是一個荒誕可笑的幽靈。接着，它便在五月的熱風驕陽下枯萎了，夏天又突然到了人間。景色又回到從前那麼單調的白堊色。就像我幾個月前來到的時候一樣，火辣辣的大氣在一片荒寂的粘土地上顫動，懸掛在這片淒涼白海之上的雲層的灰影，看來似乎經久不變，沒有動過。我太熟悉土地的每一種色澤、每一個起伏不平的地方了。

隨着燠熱，加里亞諾的生活進行得更緩慢了。農民們下了地，房屋的影子懶洋洋地撒在街上，山羊站在太陽下木然不動。這個村子是建造在纍纍白骨上的；萬世不變的、波旁皇朝的苟且消沉的情緒沾染了它。每一起聲浪、每一個悉率響聲、每一種響動，我都辨得明明白白，彷彿我知道了一輩子，聽了無數遍，將來也會這樣反反

覆覆地傳下去似的。我繪畫寫生，診治病人，但是心情全然陷入了無可無不可的境界；自己覺得像是一隻作繭自縛的蠶兒。遠遠離開了親人，處在近乎寺院式的枯寂之中，我等候着歲月的消逝。我的生命沒處扎根，荒荒唐唐的懸在空中，甚至連我自己的聲音也會使我吃驚。

戰事已近尾聲。亞的斯—亞貝巴①已經陷落了，帝國升上了羅馬的山頭，唐·路易想把帝國也引上加里亞諾的山頭，開了一次羣衆大會，照例，參加的人寥寥無幾，垂頭喪氣。不會再有陣亡受傷的人了，不久，當地幾個參軍的人要回家。裘里亞的兒子寫信來說，他很快就要回來，希望一回來就見到新娘。唐·路易比前更神氣活現了，大有帝國的皇冕落到了他頭上的勢派。至於農民呢，儘管有了種種諾言，他們對那得之不義的神話式的新土地，看不出有什麼出路。他們走下亞格里河岸時，心中根本沒有想到非洲。

有一天中午，我走過廣場。烈日當頭，空中瀰漫着給風刮起來的灰塵，唐·科西米諾站在郵政局的階礎上，急切地向我揮手。我走近時，看到他眉宇之間流露着慈愛和喜氣洋洋的神色。

“好消息哪，唐·卡羅！”他說。“我決不是讓你空歡喜，可是，馬台拉剛來了一封電報，准許開釋那個熱那亞來的政治犯。我已經派人去叫他了。電報吩咐我，今天下午隨時收報，還有別人。我希望你的名字也在裏面。好像爲了慶祝亞的斯—亞貝巴的攻陷，要舉行大赦了。”

我們一夥人整天等在郵政局裏。時不時，我們聽到收報機的滴嗒聲，接着，唐·科西米諾堆滿笑容的面孔在窗口出現，他高聲喊了一個新名字。我的名字是最後的一個；天快黑時才來到。我

---

① 阿比西尼亞的首都。



們全數開釋，只有兩個共產黨員是例外——比薩的學生和安科納的工人。鄉紳們圍着我道喜，這次解放，我自己完全沒有出過力。天外飛來的歡喜轉眼又變成了惆悵，我喚了巴隆尼回家去。

別人第二天一早就動身了，但是我實在不想那麼急急忙忙的趕路。我爲了要離開，心頭不免有些淒惋，想出了許多需要逗留的理由。病人有的是，我不能一走了事，還有需要我完成和包紮的繪畫，行李也得拾掇拾掇。我得定做木箱，替巴隆尼也得做一只箱子，牠野性未馴，即使套了皮帶，也會溜走的，讓牠在行李車裏亂跑不大妥當。這樣那樣，我又留了十天。

農民們跑來看我說：

“別走吧。待在這兒吧。跟唐娜·康采塔結婚。他們一定請你當村長。請你一定留下來。”

我動身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他們說，要把那輛送我上路的汽車車胎扎破。

“我會回來的，”我說。

但是他們搖搖頭。

“你一走，再也不會回來了。你是基督徒，是個真正的人。跟我們待在一起吧。”

他們要我切切實實地作一個一定回來的諾言，我的確誠誠懇懇地作了諾言，但是至今還沒有履行我說過的話。

最後，我向衆人一一告別——寡婦、掘墓人兼傳呼吏、唐娜·凱德林娜、裘里亞、唐·路易、拉·巴羅柯拉、米里洛大夫、基比里斯科大夫、神甫、鄉紳們、農民們、婦女們、山羊們、地精們以及神靈們。我留下了一張畫，給村子裏當作紀念。之後，我打點行李裝上了車子，用那把大鑰匙鎖上了我屋子的大門，向卡拉勃里亞山嶺、公墓、沼澤和周圍的粘土荒地，投了最後的一眼。

黎明時分，農民們牽了驢子下地去，我和巴隆尼爬上了“美國人”的汽車出發了，我們繞過運動場下面的拐彎地方之後，加里亞諾就看不見了，至今再也沒有見到過。

我因為免票的關係，只得搭乘慢車；這大大地延長了我的行程。我又會見了馬台拉和它的岩穴與博物館。之後，穿過亞布里亞平原，平原上星羅棋佈的白石頭像是公墓的樣子，夜裏又走過影物迷離的巴利和福基亞。這之後，我分段向北方行進。我到安科納的大教堂作了巡禮，頂到末了，終於看到了海洋。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縱目望去，千里海景盡在眼底。大爾馬底亞那面吹來清新的微風，在寧靜的海面上掀起了些微白沫。海闊天空的念頭掠過了我的腦海——這片海洋的生命極像世人的命運，萬世千古逃不出一連串一成不變的浪濤，在流光中前推後移，毫不改變。我想到靜止的時間和我剛離別的蒙昧的文化，心頭便湧起了親切的哀愁。

火車把我越帶越遠，經過了羅馬納那些棋盤似的田野，把我帶向比特蒙的葡萄園，帶向神祕的未來，那裏面有海外流浪，有連天烽火，有生離死別，但當時，我好似仰望風雲變幻的萬里長空，還看不真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寫於佛洛倫薩。